世界儿童文学丛书

日本儿童小说

张国强 编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献给中国母亲和孩子们

（前 言）

儿童文学，顾名思义，是指适合不同年龄的少年儿童阅读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它浅显易懂，生动活泼，适应儿童心理，富有儿童情趣，融知识性和思想性于娱乐性和趣味性之中，是向少年儿童进行审美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的重要手段。

古往今来，世界各国产生了浩如繁星、璀璨夺目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它们在各民族间交流传播，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像《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著名童话，都早已跨越了国家的界碑，冲破了时代的藩篱，成为各国儿童共有的精神财富。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儿童文学丛书”，包括童话和儿童小说两个系列，荟萃了各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精华，为我国的小读者展现了一片文学新天地。愿它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广大小朋友生活中的亲密伴侣。

编者

1995 年 6 月

日本儿童小说

樱花贝

长崎源之助

第一章　姥姥的来信

新川幸子是小学四年级学生，身高一米三，体重三十二公斤，虽然不知道腰围和胸围是多少，可是她的腿很长，是个挺苗条的女孩子。

“学习怎么样？”

一听到有人这么问她，她就耸耸肩，支支吾吾的，不过，她微微一笑的时候，脸上就露出两个小酒窝，怪可爱的。

“我也能像妈妈那么漂亮吗？”

她总是盯着镜子，笑啦，做鬼脸啦，瞪眼睛啦，不厌其烦地看着自己的模样。

幸子的妈妈个子很高，长得也很漂亮，谁也想不到这么年轻的人居然有个上了四年级的孩子。

“爸爸喜欢妈妈是理所当然的啦！”

幸子想。听说爸爸和妈妈热恋了好久才结婚的。

可是，可怜的爸爸。

两年前，爸爸去北海道出差，回来的时候，因为飞机失事而丧失了生命。

可怜的妈妈。

妈妈每天都哭啊哭啊，哭得眼睛像个兔眼似的。她简直跟丢了魂一样坐在那里，呆呆地望着爸爸的相片。

可怜的幸子。

她怕妈妈疯了。她越想越担心，就“呜呜”地哭起来。

“我给幸子买了一只爬树的狗熊，明天就回去了，你们好好等着吧！”

前一天晚上，爸爸还在电话里哈哈大笑。可是，爸爸和那个爬树的狗熊统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给幸子做竹蜻蜓的爸爸；让幸子骑在脖子上的爸爸；和幸子一块儿思考作业题的爸爸；吉他弹得特别棒，常常坐在窗户边咚咚弹着吉他的爸爸；在吉他的伴奏下妈妈唱着歌，幸子也跟着一块儿唱。这一切美好的时光，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

从那一天起，幸于就非常寂寞，她最感到寂寞的是，妈妈又工作了。妈妈回到了她原来工作过的妇女杂志社当记者去了。

“工资比我想的要挣得多！”

妈妈高兴地说。可是她常常回来得很晚，真让人难过。

幸子爱撒娇，有点任性。放学回到家，妈妈不在屋子里，没有人对她说：“你回来啦！”她就想大哭一场。

”对啦，今天，学校里……”

她想把这些事情第一个讲给妈妈听，可是妈妈总也不回来。

“妈妈不好，就不好……”

好几次，幸子就这么哭着，用手指敲着玻璃窗。

所以，当幸子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她就使劲撒娇，常常钻到妈妈的床上，把头枕在妈妈的胸脯上，妈妈也紧紧地搂着她，唱着和爸爸一起合唱过的歌曲，用这代替儿歌，这时候，幸子就真的快乐起来了！

早晨，上学以前，妈妈给幸子梳头，也是幸子的一件美事，幸子的头发

又密又长。

“油黑油黑的，多好的头发啊，和你爸爸的一样！”

妈妈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梳着幸子的头发。

晨光照得镜子亮闪闪的，幸子从镜子里面看见了靠在妈妈身边的自己的身影，她幸福极了。

今年的暑假就要到了。

以前的暑假生活都过得很快活，爸爸活着，妈妈在家里。他们去海滨洗海水浴，还到山上去捉蝴蝶。暑假过得别提有多高兴了。

可是，去年的暑假惨极了。爸爸死了，妈妈工作去了。幸子一个人做作业，然后去游泳池游泳。

从游泳池出来，幸子饿得肚子咕咕直叫，回到家里，妈妈还是不在。幸子坐在闷热的方屋子里，孤零零地喝着牛奶，狼吞虎咽地吃着果子面包。

填饱了肚子，幸子又困了，她精疲力竭，连爬到床上去的力气也没有了，就一头倒在席子上，好几次就这样睡着了。

一想到今年的暑假就要到了，谁也不管自己，幸子心里实在不高兴。

幸于的好朋友绿绿说今年的暑假要到信州去，就盼着早点放假了。正男君也得意洋洋他说，全家到北海道去旅行。可是幸子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过暑假。

“哎，太没意思了，如果不放暑假该多好！”

就在这个时候，幸子接到一封特别来劲儿的信，这封信像春风一样吹走了她心里的乌云。

幸子：好吗？

就要放暑假了吧！放暑假时，你到九州来玩吗？姥姥的门前就是大海，这里的大海好看极了，连海里的鱼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你和妈妈一定要来啊！我等着你们。

读这封信的时候，幸于忍不住高兴地跳了起来，她的眼前出现了蔚蓝蔚蓝的大海，雪白的浪花四处飞溅，海浪发出哗哗的响声。幸子的心里激动极了。

幸子游泳游得挺出色，她进了游泳学校，连冬天也要在室内游泳。

“你如果学习像游泳那么热心就好了！”

妈妈说。幸子的学习虽然不大好，可是在学校里游泳比赛时却谁也比不上她，每次肯定第一。

九州的姥姥是妈妈的妈妈。幸子只是在爸爸的葬礼上见过她一次，她是个小个儿，身体挺硬朗。

幸子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焦急地盼着妈妈回来。

妈妈脱鞋的时候，幸子手里拿着那封信，在妈妈眼前一边晃一边说：

“喂、喂，妈妈，暑假时带我去九州的姥姥家吧，看呀，姥姥来信了，姥姥说，一定要去呢！”

“我想带你去，不知能不能批下假来。”

听妈妈这么一说，幸子像泄了气的皮球，满心的欢喜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暖，妈妈，带我去吧，绿绿啦，正男啦，他们都去旅行，求求你啦，妈妈，带我去吧！”

幸子拼命地给妈妈作揖。

“是啊……”

妈妈低着头说：

“我要想办法满足你的要求。”

“哈，太好了！”

幸子高兴地跳起来，然后作了个鬼脸，像拜神那样，给妈妈行了个最郑重的礼：

“谢谢，妈妈真英明啊！”

“你这孩子，别胡闹了！”

妈妈和幸子面对面地看着，笑了起来。

“嗯，一放假，马上就带我去吧！”

“好的，好的。”

从那以后，幸子总是喜气洋洋的。她骄傲地告诉大家，要到九州去了。

到了九州，我天天都得去游泳，把身体晒得黝黑黝黑的；还要捡好多珍奇的贝壳，把它们做成标本；还要做暑假作业；还要交很多很多的新朋友，做各种各样的游戏……

幸子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梦。

有一天，幸子又去催问妈妈，可是，妈妈为难他说：

“有两个人病了，工作脱不开身，所以，恐怕请不下假来！”

什么？妈妈说什么？我这么盼着这一天到来，我做了这么多的计划，我和这么多的同学都说我要到九州去。

“妈妈撒谎！妈妈太坏了！”

幸子一边哭，一边捶打着妈妈。

妈妈任凭幸子捶打，说：

“原谅我吧！幸子！”

“讨厌！我才不原谅您呢！”

幸子摇着头，死死地缠着妈妈：

“妈妈废活，不讲理！”

最近，不管什么事，妈妈总是说：

“工作太忙了，不行！”

运动会也好，参观教学也好，连幸子得了金质奖的图画展览会她也没有去。

工作，工作，什么都是工作，什么都把工作放在前面，讨厌死了！

“妈妈，幸子和工作哪个重要？”

幸子这样质问妈妈，妈妈悲伤地看着幸子，幸子哭了好长时间，最后，她突然抬起头来，斩钉截铁他说：

“幸子一个人去！”

“什么？你一个人去？”

妈妈一听，眼睛都瞪圆了。

“九州很远呀！”

“远也去，我自己去！”

“你能行吗？”

“能行！如果你不让我去，我就离开这个家。”

幸子眼里含着泪水，瞪着妈妈。

“你是威胁妈妈吗？”

“谁让妈妈不守信用！”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

妈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幸子磨了三天三夜，妈妈才同意她一个人去旅行。妈妈想啊想啊，给九州的姥姥打了两次电话谈这件事，最后终于下了决心。当妈妈表示同意的时候，幸子高兴极了。

第二章　妈妈的故乡

铁志第一次看见幸子，是在 S 车站前。那天一大早，他到 S 市的奶奶家去送鱼，回来时碰上了幸子。

“请问……”

听到喊声，铁志回过头来，看到身后站着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她大概比自己小一两岁，穿着像蝉翼那样薄的粉红色的连衣裙，从那短短的裙子下面露出两条又细又长的腿。她就是幸子。

“请问，到美梦湾的公共汽车在哪儿？”

看见幸子那双滴溜滴溜转动的大眼睛笑眯眯地望着自己，铁志慌神了，他眯缝起眼睛，看着幸子说：

“那个，那个，那……”

他结巴起来。

“糟透了，我怎么不能像大家那样，想说什么马上就能说出什么来！”铁志忿忿地想。

铁志因为口吃，不知吃了多少苦头，自己想说的话，一句也讲不出来，急得要命，这种难受的滋味不知尝过多少遍。

在学校里，他不能流利地念课文，也不能马上回答问题，他越想快点讲出来，越结结巴巴他说不出话来，同学们觉得可笑，都笑话他，这样，他越来越不愿意讲话，也不和朋友们一起玩了。

现在，他突然碰上了幸子，因为紧张，他说不出话来，他本来想详详细细地告诉幸子去车站怎么走，可是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害羞，他满脸通红。

铁志的脸被太阳晒得黑亮黑亮的，虽然脸红了，却一点也看不出来。

铁志只好打手势，比划着告诉幸子怎么走。

幸子提着一只大旅行提包，跟在铁志的后面。她琢磨着：“这个孩子是个哑巴吧？”

铁志头也不回，穿过人群，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幸子为了跟上他，拼命地跑着，可是提包很沉，幸子怎么也走不快。

终于来到了一辆公共汽车的人口处，铁志这才回过头来看幸子。他原来以为幸子紧紧地跟在后面，没想到幸子落后了十几米，她两手拎着大提包，喘着粗气，脸涨得通红。

“怎么，她这么没劲儿啊！”

铁志看到幸子那副玩命的样子，觉得怪可笑的，他嘻嘻笑着走回来，接过幸子手里的提包。

“谢谢！”

幸子说。铁志有点不好意思，他迈着大步向前走去，蹬上公共汽车的踏板，幸子也跟着上了车。

“哟，那不是铁志吗？你到哪儿去了？”

一个头顶亮光光的老爷爷问。他长着一个大蒜头鼻子，鼻子下面有两撇泥鳅似的胡须。

“这老爷爷真有点像海豹！”

幸子想。

“你是去接亲戚的孩子吗？”

铁志摇摇头，说：

“我，刚、刚才……才遇……遇见她的。”

他说话的时候，显得特别困难。

“噢，这个人不是哑巴，是结巴。”幸子想，她对海豹爷爷说，“我问他到美梦湾的公共汽车在哪里，他告诉我了。”

“哈，这个淘气的小子对女孩子倒挺热心。”

说完，海豹爷爷哈哈大笑，他的大肚子颤颤巍巍的，胡须也跟着一上一下地抖动起来。

“姑娘，你到美梦湾谁家去啊？”

“松川竹家。”

“噢，松川竹吗？这么说，你是……”

“我是她的外孙女。”

“嗯，你是玲玲的孩子？”

“是的，我叫幸子。”

“原来你是玲玲的女儿啊……”

海豹爷爷兴趣十足地从头到脚地打量着幸子，仔细地端详着她。

“看来，你和妈妈长得挺像，那么精神，活泼，真是一模一样啊！”

老爷爷说完，又大笑起来。

幸子和铁志在老爷爷前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不一会儿，汽车启动了。

“铁志，最近你爸爸怎么样？还是喝酒赌钱吗？”

海豹爷爷从后面的座席探过头来，问铁志。

铁志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真是拿他没有办法。”

老爷爷厌恶他说。

铁志的父亲原来是一个很勤劳的渔夫，可是在他的妻子——也就是铁志的母亲死去以后，他就一点也不愿干活了。

“别勉强他，过一段时间会好的。”

开始，人们都这么说。后来日子一长，大家都失望了。

爸爸怀念妈妈，总喝些闷酒，这酒把他的心给腐蚀了吧？爸爸只要有了钱，就不去打鱼，拿着钱去赛车、赛马，和他的狐朋狗友在一起赌博。

铁志还小的时候，爸爸就让他洗衣服、做饭，真是个叫人讨厌的爸爸。

可是，如果人们这样议论铁志的爸爸，他并不高兴，特别是在一个可爱的女孩子面前说这些，铁志真有点受不了。

竹奶奶特别宠爱铁志，她常常给铁志送去煮芋头，有什么事也和铁志商量。竹奶奶的孙女对铁志来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可是，她是一个多么精神的女孩子啊！铁志想，她一点也不胆怯，也不害羞，跟自己完全不一样，铁志又惊奇又羡慕。

汽车开始爬坡了，发动机隆隆响着。海豹爷爷用盖过发动机响声的声音说：

“幸子，你妈妈的肚子上有个做盲肠手术的痕迹吗？”

这个问题太突然，幸子吓了一跳。

乘客们一齐把目光投向幸子，到底是幸子，她只是脸微微一红，小声说：

“嗯；有哇！”

“给你妈妈做手术的，就是我啊！”

老爷爷又哈哈大笑起来，他的肚子颤动着，泥鳅胡须晃着。他的笑声太

响了，整个汽车被震得好像都摇晃起来了。

“这么说，老爷爷是医生？”

“啊，是的，村子里的人，都管我叫庸医。铁志的父亲也这么叫，说我杀死了他的老婆。可是，不论是什么样的名医，对癌症也毫无办法啊！”

这么说可太无情了，后面几句，老爷爷像是自言自语似的，悄声说着。幸子从这几句话中仿佛看到了这个开朗的、喜欢热闹的老爷爷内心的苦恼。

铁志突然紧紧咬住嘴唇，凝视着窗外，因为讲到了母亲的死，他伤心了。母亲死的时候，他还是一年级的学生，现在他虽然已经五年级了，还是常常想起母亲那消瘦苍白的脸。

“你要好好听爸爸的话。”

这是妈妈临死前留下的最后的一句话。他还记得妈妈用冰凉的、枯瘦如柴的手抚摸着自己的情景。

幸子看见铁志眼里含着泪水，改变了话题。

“手术的时候，妈妈哭了吗？”

“噢，哭了，哭了。声音大着呢，把医院震得直晃。”

“好哇，这回可有词了，以后就拿这件事嘲笑妈妈。”

幸子说完，海豹爷爷又笑开了，铁志也忍不住轻轻地笑起来。

汽车爬上山坡，路很窄，两旁的树枝抽打着窗户。拐弯的时候，车子突然开到了悬崖边上，幸子吓得尖叫起来。

“不要紧，不要紧，这个汽车司机熟悉这里的路。”

听海豹爷爷这么一说，幸子的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

汽车喘着气终于开上了山顶，视野豁然开朗起来。眼前是广阔的天空和无边的大海。

“噢，太好了！”

幸子的眼睛瞪得圆圆的，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这么美丽的大海。海水湛蓝、清澈，闪动着光泽，地平线也好像凸现出来。海面上浮动着如画般秀丽的云朵。

带着咸味的凉风，吹到汽车里来，幸子的长发随风飘曳。

“山下就是美梦湾，怎么样？你喜欢妈妈故乡的海吗？”

“嗯，非常喜欢。”

幸子用力点了点头说。

“那就太好了。”

海豹爷爷说。铁志不知为什么也很高兴。

汽车向左拐了一个大弯，海角出现在眼前，连接海角的沙滩上，像花边一样的浪涛滚滚而来。“那个海角叫鲸鱼海角。听说很久以前，在那里捕获过鲸鱼。再看，看见那边的松林了吧，那是梦的松林，松林的旁边，有密密麻麻的屋顶，那就是美梦湾镇。”

海豹爷爷用他粗大的手指指着汽车前进的方向，介绍着：

“竹奶奶的家就在松林旁边。那里有棵很大很高的松树，喏，就是在松林边上。她现在肯定焦急地等着你，进进出出地不知干什么才好。”

汽车一开进充满了乡土气息的小镇，售票员就喊着：

“下一站，是松原口。”

“到了到了，铁志，你帮幸子拿提包吧！”海豹爷爷说。

“哎，哎，我……我拿。”

“好好，太好了，正好这里有个有劲儿的小伙子下车。”

铁志拿起幸子的提包，向车门走去。

“哎，看到了，看到了，在邮局前面，竹奶奶正伸长脖子等着呢。”

听到海豹爷爷的话，幸子站了起来。她看见小个子的姥姥正焦急地等待着，踮着脚望着汽车。

幸子一下车，姥姥就直奔过来：

“可来啦！可来啦！”

姥姥说着，紧紧地抱住了幸子。

“幸子，在美梦湾住着的这段日子，可要当心身体，不要找我给你看病啊！”

海豹爷爷从汽车窗户里伸出头来说。他到下一站才下。

“哎，你和先生一起来的吗？”

姥姥说着转过身去看着汽车，低下头说了声“谢谢你。”

“我问过他，到美梦湾的汽车怎么坐。”

幸子指着拎着大提包在前面走的铁志说。

“噢，是吗？太好啦，他是我们家邻居的孩子，很能干，有点口吃，不太讲话。”

姥姥的家离汽车站不远，家前面就是沙滩，沙滩的对面就是大海。

姥姥在这里一个人开了个小店，镇子里的人都说，姥姥开的店是“杂货铺”、“百货店”，什么都买。

铁志把提包放在商店前面，就跑开了。

“不喝点可乐吗？”

姥姥喊着，但铁志头也不回。

“他看到了幸子这么漂亮的姑娘，有点不好意思。”

哈，哈，哈，姥姥张开了没有牙齿的大嘴，笑了起来。

“家里不太干净，你别客气，在这儿好好待几天。”

姥姥说着，掏出钥匙，哗拉哗拉地打开了玻璃门。

商店里的确什么都有，手纸、扫帚、肥皂、刷帚、方便面、面包、点心、笔记本、铅笔、草帽、钓鱼竿……而且在杂货店的一角，有个冷冻柜，里面装着可口可乐和冰淇淋。

“姥姥的店里什么都有啊！”

幸子兴致勃勃他说。

“是啊，这个地方很不方便，所以，什么东西都得准备一些。”姥姥说。

幸子好奇地在店里走来走去，她觉得姥姥的小铺子就像一个小型的超级市场。

第三章　铁志和幸子

姥姥的杂货铺虽然很小，顾客却不少。附近的家庭主妇有的洗着衣服，就跑来买衣服夹子，有的擦着湿漉漉的手，说：“我真糊涂，清洁剂早就用完了。”还有的小孩来买冰淇淋，或者来买装昆虫的小笼子。还有的时候，以为是客人敲门，结果是位青年背着背囊来问路：

“请问，到虹岛去，在哪儿上船？”

“什么人都来，真有意思。”

幸子说，在姥姥做饭或者洗衣服的时候，她就兴致勃勃地帮姥姥照应着店铺。

附近的家庭主妇们，都挺和善的，而且很爱聊天。

有的人衣服刚刚洗了一半，就和姥姥没完没了地聊了起来。

从马路新闻、夸自己的猫、昨天的渔汛、晚上做的菜，到明天的天气……嘿，简直是无所不谈，说不完的话。她们不光是爱和姥姥聊天，见了谁都聊，大家亲热得很，所以，幸子刚一到这里，“杂货铺有个东京来的小姑娘”的消息就传开了。还说，那个孩子的头发很长，眼睛很大，跟玲玲长得一模一样；甚至说她挺大人气，脾气很倔犟。

“哎，她就是竹奶奶的外孙女呀！”

有人一边说，一边买那些并不急着用的手纸，这些人跑到店里来是特意想看幸子的。

总之，这是一个很小的镇子，难得遇上件新鲜事，所以，有点什么事大家就感到好奇。

开始时，幸子有点讨厌，因为她觉得自己像个动物似的被人们评头论足，渐渐地，她觉得大家都很亲切。

“我想叫幸子尝尝！”

有人送来炖南瓜，有人送来刚捞出来的新鲜乌贼。

对幸子来说，最让她高兴的是，姥姥家门前就是大海，她好像生活在海水浴场里一样。这儿和东京不同，东京附近的海水浴场人多得几乎看不见海水，可是在这里，幸子好像自己买了个海水浴场，自由自在地游着。

海水清澈透明，能看见鱼在水里游来游去。

幸子觉得自己和鱼差不多，无拘无束地一会儿游泳，一会儿潜水。

阳光照射着海水，光和影像网眼一样交织在一起。海底的石块如同宝石五光十色。

海草在水中晃动着，幸子往前游去，一群红色的小鱼惊散了。

幸子憋足一口气，沉到水中，当她轻轻地浮上水面时，发现铁志不知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站在岩石上，他额头上戴着水镜，手里拿着鱼叉。

铁志看见幸子，就咧开嘴龇着雪白的牙，下好意思地笑了。幸子也笑着说：

“前天，多谢你啦！”

铁志难为情地挠挠头。

铁志原来早就想找幸子玩儿，可是，一想到自己口吃，就有点胆怯。因为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反倒惹幸子嘲笑，所以，他没有勇气来找幸子。可是，刚才他碰到竹奶奶，竹奶奶对他说：

“幸子就一个人，你去找她玩儿吧！”

竹奶奶的话给了铁志勇气，所以他才来找幸子。

他来到这儿的时候，幸子正游得得意忘形。这个东京来的孩子，游泳游得太棒了。红色的比基尼游泳衣很合身，洁白的手和脚在水里划动着，长长的头发像水草一样飘浮在水面上。

真漂亮啊！铁志的学校里没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她们都和铁志一样，个个长得黑黑的，不仅难看，而且当铁志说话结巴的时候，她们哈哈笑个不停，都是些让人生气的女孩子。

“我，我……”

铁志越不想口吃越口吃得厉害，他一紧张，就更说不出话来。

铁志的嘴唇哆嗦着，费力地喘了一口气，说：

“竹，竹奶奶……”

这次，他一口气说了出来：

“叫我来、来的。”

“你说什么？”

“叫我来、来和你、你玩儿。”

幸子看铁志那受罪的样子，觉得很可怜。但是，她故意装作轻松地说：

“是么，请你多关照。”

说着，幸子低下头来行礼，铁志慌里慌张地点点头还礼。看到铁志那惊慌的样子，幸子觉得挺逗，就笑了起来，铁志为了掩饰自己的窘迫，说：

“我们一、一起……”

玩还没有说出口，就扑通一声跳进海里。

一个浪飞过来，打在幸子的身上，幸子吃了一惊，她抹了一把脸。这时候，在她前面的铁志把头露出水面：

“我告诉、诉你、鱼、鱼的秘密。”

铁志好容易说完这句话，就哗哗地向海滩游过去。幸子也跟着他游了起来。

不一会儿，铁志就游到海滩上，幸子也随后上了岸，游泳衣上的水吧嗒吧嗒地淌了下来。

“姥——姥！”

幸子对着杂货铺的方向大喊了一声。

姥姥慌忙跑了出来。

“铁志说要告诉我鱼的秘密。”

幸子把手卷成喇叭状，喊着。

“是吗？那太好了，不过，铁志，你可别带她到危险的地方去啊！”

姥姥说。

“嗳。”

铁志扛着鱼叉向前走去，幸子正要跟着他走。姥姥说：

“等一会儿。”

姥姥拿来一双拖鞋，叫幸子穿上。

“要是让贝壳扎破了脚，可了不得。”

幸子穿上拖鞋，刚想走，姥姥又说：

“孩子，等等。”

她急急忙忙跑回杂货铺，从出售的草帽中挑出了一顶系着红绸带的草帽。

“天太热了、把这个戴上。”

幸子听从姥姥的活，戴上草帽。

铁志和女孩子一起走路，似乎有点不太自在，他大步流星地走进松林。

幸子为了不落下，一路小跑，凉鞋底灌满了干沙子。

铁志在前面走着，他那黝黑的背上跳跃着从树叶的缝隙中透出来的点点光斑。”

小鸟站在树枝的枝头上，啾啾地唱着歌。

“这里就是松林吧！”

幸子对着铁志的后背说，铁志回过身来，点了点头。

“这个名字真棒！”

铁志好像自己受到夸奖了似的，嘻嘻笑了起来。

松树林里到处是草丛，草丛中开着红色的小花。

“啊，太好看了。”

幸子蹲下去，用手把花摘下来。

“这种花有什么稀罕！”铁志心里想，他停下脚步，看着幸子在那里兴致勃勃地采花。

松林的前面，就是闪耀着波光的夏天的大海，雪白的浪涛拍打着海滩，清爽的海风徐徐吹来。幸子草帽上的红绸带微微飘动着。

“哎，采了这么多花，真像新娘子手里的花束。”

幸子吃吃地笑着，脸上露出了小酒窝。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幸子一边哼着婚礼进行曲，一边捧着花束，轻轻地跳了起来。她开心极了。

铁志想，如果我和她一起跳，该有多好啊！要是自己是那个新郎，那就更妙了……

铁志想起在电视中看见过的芭蕾舞：蒙着薄薄一层雪白面纱的新娘跳起舞来，穿着燕尾服的新郎也随之翩翩起舞，他们一会儿挥手，一会儿踢腿，一会儿跳起来，一会滴溜溜地转圈儿，时快时慢，他们跳得兴高采烈，真带劲儿啊！

铁志的脑海里不知什么时候把那两个芭蕾舞演员换成了幸子和自己。

幸子飞起来，铁志也飞起来，幸子转圈儿，铁志也转圈儿。

他们滴溜溜地旋转着，像花样滑冰一样，轻松、自如、流畅。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刚才那些不过是铁志的空想，实际上，幸子像燕子一样跳着，铁志只不过是站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

幸子跳着跳着，突然，被树根一下子绊倒了。

“呀，危险！”

铁志立刻扔下手里的鱼叉，急忙抱住幸子。

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变成了幻想中的芭蕾舞的场面。

“谢谢你。”

幸子在铁志的怀抱里说。

幸子柔软的长发和肌肤给人一种非常愉快的感觉，可是，看到幸子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就在眼前，铁志不由得心头一惊，急忙跑开了。

“哎呀，太好了，花没有弄坏。”

铁志一边听幸子说，一边捡起鱼叉。

铁志飞跑起来。

“等等我。”

听到幸子娇滴滴的喊声，铁志跑得更快了。

“等一等，我叫你等一等！”

幸子边跑边喊。

不知为什么，铁志特别激动，他穿过草丛，越过巨大的松林窟窿。

跑出松林，就是干燥的沙滩，沙于热得烫脚，铁志却满不在乎，故意把沙子踢得老高老高的。

“喂，快、快来吧……

铁志回头大喊着。幸子刚刚跑出松树林，她怕草帽被风吹掉，就一面用于按着草帽，一面尖声嚷着：

“真讨厌！”

铁志故意又拼命跑起来，他跳过文殊兰，但裤子被文殊兰的叶于挂住了。跌倒在地上。

看到铁志那副可笑的样子，幸子忍不住吃吃地笑起来。

幸于一看到沙滩上有贝壳，就跳过去捡起来。

“呀，大可爱了，活像木偶用的太阳伞！”

她一边说着，一边饶有兴趣地捡起来。

“喂，铁志，这里有樱花贝吗？”

幸子这么一问，铁志一下子想起去年从名古屋来避暑的阿胜。阿胜刚刚上一年级，由于工厂公害的污染，得了哮喘病，正在保养嗓子。他利用暑假休息的机会，到这里来换换新鲜空气，他管铁志叫哥哥。因为阿胜不笑话铁志口吃，铁志跟阿胜很要好，直到他们分手的时候，铁志也没有口吃。

铁志把捡到的樱花贝送给阿胜，他高兴极了。

“阿胜君说好今年也到这里来，为什么没来呢？”铁志想到这里，说：

“这，这，这一带不、不大多……”

“是吗？”

幸子有点失望，但又说：

“可是，在我回去以前，非找到不可。”

第四章　东京来的女孩子

沙滩的旁边是礁石林立的海滩，海滩对面就是从汽车上看到的那个插入海中的、长长的鲸鱼峡。

铁志一下子跳到岩石上，幸子也学着他的样子跳了上去。岩石上的海蛆吓得四处奔逃，幸子吃了一惊，其中一只愣头愣脑的家伙突然爬到幸子的脚上。

“哎呀，妈呀！”

幸子吓得跳了起来。

“它、它不咬、咬人。”

铁志笑着说。

“可是，怪吓人的呀！”

幸子还是吓得发抖，尽管海蛆不咬人，可是也怪叫人恶心的。

“嘘——嘘。”

幸子使劲跺脚，赶跑海蛆。

铁志不理哆哆嗦嗦的幸子，他像兔子一样，敏捷地在岩石上跳来跳去。

海浪哗哗地拍打着海滩，掀起层层浪花。在岩石的洼处积存着一汪清水，里面游着小螃蟹。

幸子把手一伸进水洼，螃蟹就急匆匆地躲到岩石底下。

“喂。”

铁志高兴地举着鱼叉，喊了一声。

幸子走到他的身边时，铁志已经戴好水镜，从岩石边上一头扎进海里。

扑通一声，水花溅到幸子脸上，幸子一愣，忙用手抹抹脸，这时候，铁志已经无影无踪了。

幸子目不转睛地看着水面，只见铁志那用力划动的白白的脚底板露出水面。

铁志的一口气憋得真长啊，半天也没有浮出水面，幸于看不见他的影儿了，不知道他游到哪儿去了。

海面上重重叠叠的浪花向岸边涌来，浪头卷着白色的泡沫，好像消失了，但随后又掀起更高的浪，扑向岸边。

哗啦一声，波浪撞在礁石上，变成一簇簇细碎的闪光的玉珠，四处飞溅。

幸子看铁志还没有浮出水面，有点沉不住气

幸于游泳游得也很好，但她不能潜到水下这么长时间。

“铁……”

幸子刚喊出半句，铁志的脑袋突然钻出了水面，幸子怎么也想不到他能潜在水下这么长的时间，游得那么远。

铁志晃晃脑袋，抹了一把脸，龇着白牙，对幸子一笑，又钻进波涛里。

幸子摘下草帽，把鲜花放在草帽里，慢慢地向海中走去。

幸子不慌不忙地俯游着，看着铁志潜泳。

铁志第二次露头，是在刚才露面的那个地方的右面，他换了一口气，又钻进水里。

幸子也试着潜入水里，水很清澈，能看清水里的鱼，可是一靠近它们，它们就迅速地游开了。幸子想，不管铁志游泳技术多高明，也难抓住它们。

幸子刚浮出水面，就听到礁石上有人喊：

“喂！”

她向四处一看，原来礁石上站着三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他们是真吉、时男、正木，还有正木的妹妹春美，他们都是这个镇子上的小孩。

“你就是那个从东京来的孩子吗？”

他们中间个儿最高的真吉问道。

“是的。”

幸子一边梳着长发，一边回答。

“没想到你游得这么好。”

时男说。这时，春美忽然插嘴说：

“我哥哥……”

“混蛋，住嘴！你别说废话！”

时男马上打断了春美的话头。春美一边笑，一边说：

“他说你像一个小美人鱼。”

“我只是说她头发长。”

时男闹了个大红脸。

“什么，美人鱼……”

幸子不好意思地擦着脸说，不过，她心里却有点高兴。

“听说你是和山下医生坐一辆汽车来的？”

真吉问。

“我可怕那个先生了，在学校里打预防针的时候，可疼了。”

“哈哈，真吉，你说得对，山下先生说你身体结实、应该多打几针。”

“我说，那可不行，想跑掉，没想到他一把抓住我，别看他是老头，还真有力气，我使劲儿挣，也没跑掉，在我拼命挣扎的时候，只听噗哧一声，针头就扎进去了，还问疼不疼。”

真吉好像真在打针一样，翻着白眼，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幸子也不由得笑了。

“喂，真吉，我家的柿子，是不是你偷的，你要不说实话，这针可疼了，你要实话实说，我会给你柿子的。怎么能用石头往下打呢？石头是打不下柿子的，结果把玻璃打碎了吧？为了赔我的玻璃，我得再给你打一针，很疼的针。哎，吓得我简直不想活了。”

“哈哈，那回真吉吓哭了。”

“胡说，那是装哭。”

“什么，装哭？连眼泪都流出来了。”

“我那是假装的。”

“装的？比真的还像呢！”

哈哈哈，哈哈哈……孩子们开心地大笑起来。真吉挠挠头。

在笑声中，幸子走到岩石上。

“嘿！这游泳衣多棒！”

春美一眼看见幸子身上的游泳衣，羡慕他说。

幸子身上穿的游泳衣是可以分成上下两部分的比基尼游泳衣，像火一样鲜红，美丽，孩子们都瞪大眼睛看着。

“噢，你还是个美人鱼嘛！”

喜欢大惊小怪开玩笑的真吉，故意瞪圆了眼睛说。

幸子把垂在胸前的秀发拧了拧，然后一甩，把头发甩到身后。

她的这个动作，孩子们都觉得有大城市的风度。
铁志从海里钻出来了，他手里的鱼叉上叉着一条银白色的鱼，正蹦着。
“哎呀，叉住了！”
幸子惊喜他说，铁志自豪地把鱼叉上的鱼拿给幸子看。
这时候，真吉轻蔑地笑着：
“怎么，铁志，你这家伙也想在东京的女孩子面前露一手吗？”
真吉这么一说，大家就跟着起哄，说风凉话。
“什、什么？”
铁志瞪着真吉。
“怎么？你生气啦！”
真吉做着鬼脸。
铁志从鱼叉上摘下鱼，啪的一声摔到真吉脸上。
“混蛋！你敢动手打人？”
真吉像恶狼一样扑向铁志，小个子的铁志当然不是高大的真吉的对手。
铁志轻轻一闪，躲过真吉，向后退了一步，拾起鱼叉。他把尖尖的鱼叉对准真吉的胸。
“呀！太危险了，住手！”
幸子喊了起来。
听到幸子的喊声，铁志想抽回叉子。
就在这时候，时男从后面抓住了叉子，铁志为了不让时男抢去鱼叉，使劲一拉，结果铁叉的尖碰破了幸子的手。
“啊！”
幸子叫了一声，捂住左手，蹲在地上。铁志的脸刷地一下变白了。
“没关系吧？”
孩子们拥到幸子的身边。
“幸、幸、幸……”
铁志结结巴巴地，连“子”也说不出来了。
这意外的事故把他吓呆了，他颤抖着，想跑开，两条腿却像被钉子钉住了似的，一动也不能动。
“呀！血！”
春美尖叫着。
幸子哭了。
“铁志真混！”
正木啪地扇了铁志一个耳光，铁志没还手。
“幸子，怎么样？”
“幸子，忍住啊！”
孩子们扶着哭着的幸子往回走。
幸子死死捂着伤口，她不知道伤有多重，铁志心里七上八下的。
“请原、原谅。”
铁志跑上前去道歉，被真吉一把推开了。
春美捡起幸子的草帽说：
“你太野蛮了！”
“混蛋。”铁志心里骂着，他摄紧拳头，但忍住了。
刚才铁志用来打真吉的那条鱼，掉在地上，已经断气了，白色的肚皮上

鱼叉叉伤的地方正在流血。看到鱼血，铁志想起幸子受的伤，更加惴惴不安。

鱼像活着似的，那圆圆的，像玻璃球一样的眼睛仇恨地瞪着铁志。

可是，这都是铁志的想象，也是他的心情，偏偏碰伤了可爱的幸子，他后悔莫及，心里非常难过。

“妈的，就怪真吉那小子。”

铁志紧紧地咬着嘴唇，几乎咬出血来了。

第五章　幸子，请原谅

幸子受伤这件事，虽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其实她的伤并不重。

海豹先生说，四五天就会好的，可姥姥不放心，絮絮不休地说：

“要是得了破伤风就糟了，您可得好好看一看。”弄得海豹先生挺烦的。

开始时，姥姥对用鱼叉碰伤幸子的铁志很生气，但是平静下来后，又对嘲笑铁志口吃的真吉他们不满：

“这帮淘气鬼，真讨厌！”

姥姥摇着她那布满皱纹、肌肉松弛的头说。

幸子只是在吃晚饭时起来一会儿，其他时间一直躺在床上。

她说，手碰伤了用不着躺着，但姥姥不听，非让她卧床休息，说只有静静地休养，才恢复得快。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算同意她起来一会儿。

“你要是闷得慌，就起来吧。”

姥姥寸步不离地给幸子扇着扇子，说：

“你受了伤，可把姥姥吓坏了，幸好伤不重，不然怎么向你妈妈交待。”

幸子是不顾妈妈反对来到姥姥家的，可来了不久就受了伤，她觉得没脸见妈妈了。

这件事必须瞒着妈妈，于是，她和姥姥签订了秘密协议：

“我们得拉钩起誓，谁也不许说出去。”

幸子伸出那只没受伤的小拇指拉了拉姥姥那只硬邦邦的小拇指。

“我已经几十年没拉过钩啦。”

哈、哈、哈，姥姥说完开心地大笑起来。

幸子也跟着笑了起来。

这时，有顾客到杂货铺来，姥姥站起身来，走了出去。看样子是附近的邻居，他们正饶有兴趣地谈着幸子伤手的事，说起来没个完，幸子有点生气。

丁零丁零丁零，屋檐下的铁风铃清脆地响着。

幸子心想：起风了，这回浪一定很高，天也会凉快点，最近的天气又闷又热，睡也睡不着。幸子又想，这么点伤就翻不了身，人类实在是太娇气了。

伤口一跳一跳地疼，不过，比开始时好多了。

“山下先生虽然粗鲁点，但他是位名医呐。”姥姥打保票说。

可是，幸子是特意来这里游泳的，现在却不能下水。

“真没劲！”

幸子看着缠着绷带的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

没劲，没劲，风铃也好像随声附合。蚊香的烟雾四处飘漫，带咸味的风从房间吹过。

“妈妈现在正干什么呢？”

幸子的脑海里闪出妈妈的身影。

已经吃完晚饭了吗？只有一个人，也许吃点泡饭或者吃点剩饭对付一顿就算了。

不，也许在加班，现在刚刚下班。

当回到那个闷热的四方形的房间里时，妈妈肯定会体会到幸子等待妈妈时那种寂寞、悲凉和孤独。

也许妈妈吃过晚饭后懒得收拾，呆呆地坐在桌子前，连个发牢骚的对象也没有。妈妈真够孤苦伶仃的了。

现在妈妈大概明白了吧，幸子的存在是多么重要啊！

对于妈妈来说，幸子远比工作，比一切一切都重要。

想着想着，幸子脑海里又闪现出另一个念头。

不，幸子不在家，妈妈也许会说：“这回可以轻松一下了。”她去看电影，或者根本不是买东西而去银座散心，一边散步，一边看商店橱窗。

“我用不着买那些西服、项链、鳄鱼皮包，这些都是我的，现在摆在那里，是供大家参观的。”

不知什么时候，妈妈曾经这样说过。

等我长大了，有了工作，挣了钱，给妈妈买点什么好呢？买一个漂亮的胸针吧，要那种闪闪发光的，妈妈个子高，所以大一点好看，颜色要和妈妈的衣服协调。贵一点也不要紧，用上我的全部工资也可以，只要妈妈高兴。

可是，到那时候，还需要多少年呢，大概总要过十年吧，真太长了。

幸子想到这里，给妈妈买礼物的喜悦马上就不翼而飞了。

然而，不知为什么，幸子心里总是想着妈妈的事。

妈妈总是不在家，整天就是工作，工作，工作比幸子都重要。跟妈妈吵了架，赌着气自己一个人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为什么心里还总是想着妈妈呢？

幸子有点烦恼。

这时候，铁志正一个人躺在席子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月光和带着海腥味的海风一起来到他的小屋里。

爸爸直到吃晚饭时还不回来，不知在什么地方喝酒呢。

铁志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自己一边做饭，一边看电视，平常他最喜欢的超人万太郎今晚却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看电视的时候总是走神，眼前常常浮现出幸子的面孔。

在电视节目还没演完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他不想看了，也不愿意收拾饭桌，只是躺在席子上来回翻身。

他感到闷得慌的时候，常常去杂货铺找竹奶奶，竹奶奶就不断地给他讲死去的妈妈。竹奶奶回忆往事时曾经说过：

“你爸爸小时候也是个好孩子。”

铁志听到这句话，感到是个极大的安慰。

竹奶奶还说：

“这个菜留着你明天吃吧！”

在铁志回家的时候，竹奶奶给他一碟小鱼酱时说。

铁志想：竹奶奶真是个好奶奶，他觉得她的外孙女幸子也挺好的。

铁志想起了最初在S车站前见面的情景：幸子那惊人的美丽，雪白光洁的皮肤，粉红色的合体的连衣裙，还有那苗条的身材。

不仅如此，她游泳也游得那么棒，油亮乌黑的长发飘浮在水面，她就像波涛中穿梭的鱼一样，摇着、摆着，激起层层水花……

正木说她像条美人鱼，这家伙说得太对了。正木的父亲在邮局工作，他也很聪明，经常读些外国童话，所以才能脱口说出这样有水平的话来。

可是，我却干了什么呢？干了一件无法弥补的事，……糟透了……

铁志望着布满灰尘的天花板，心里这么想着。

这时，耳边响起了蚊子的嗡嗡声，但是他却没有心思去轰蚊子。

“真吉这家伙，简直是个畜生！”

他直到现在还是这么认为。

真吉膀大腰圆，打不过他，而且时男这帮人，总跟在他身后。

铁志一说话，总是口吃，越不想口吃越口吃得厉害。这时，真吉就学他。真吉学得像极了，逗得伙伴们哄堂大笑。

人们常说，谁学口吃，就会变成结巴，但真吉说话却一点也不结巴。

“幸子生我的气了吧？”

铁志难受极了，竹奶奶叫我和她玩儿，作她的朋友，说不定我们真挺要好呢！

“她会不会觉得我野蛮呢？”

铁志想起春美的话，有什么办法能挽回名誉呢？

“原谅我，幸子。”

如果能流利他说出这句话就好了，可是，自己却说不出来，实在可悲。这种悲伤别人是无法理解的。

“原、原、原……”

他只要一开口，就会变成这种样子，不但不会使幸子原谅自己，还会遭到她的嘲笑。想到这儿，铁志难过极了。

一只蚊子嗡嗡叫着，叮在铁志的脸上，铁志虽然痛，却没有伸手去打，他觉得自己疼一点好，可以用这个向幸子表示歉意。

他心里想：和幸子的伤比起来。这点疼算得了什么呢！

既然无法用语言来表现歉意，那么，能不能送一点什么表示一下呢？想来想去，他也不知道幸子喜欢什么。

当然，他没钱去买东西。可是，送件什么东西幸于才能高兴呢？

“这种东西，总会有的。”

哗啦……哗啦，

哗啦……哗啦。

大概是风向的缘故吧，波涛声近在咫尺。

第六章　美人鱼的钱

幸子的伤好得很快，已经拆下了绷带，伤口那儿只用橡皮膏贴了一块药布。

有一天，幸子到海豹先生那里去换药，回来的路上，碰上了真吉他们。

“竹奶奶还生气吗？”

真吉观察着幸子的脸色问道。

“当然啦，还生气呢，她说下次看见真吉，非把他的脑袋揪下来不可。”

“真的吗？”

真吉问，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脖子。

“我也一样吗？”

时男提心吊胆地问。

“那当然，如果你不抢鱼叉，就不会出事了。你要是不信，就和我一起去问问。”

“竹奶奶想揪掉我的脑袋吗？”

真吉说，他可没有勇气和幸子一起去见竹奶奶。

“你还生气吗？”

时男问幸子。

“可不是。你们笑话铁志是不对的，说什么结巴铁志，大不好了。”

“他就是口吃嘛，所以才叫他结巴。”

“那就不对了，铁志自己也不愿意口吃，嘲笑人家的缺陷最不道德了。”

幸子的嘴一点也不饶人。

“啊，太可怕了。”

时男瞪圆了眼睛。

“这本书借给你看吧！”

正木小心翼翼地递过来一本书书皮上写着《美人鱼》。幸子觉得这个书名好像在漫画或者电视里见过，她高兴地接过书，回家这是丹麦作家安徒生的作品，描写一位爱上了王子的美人鱼想变成人，情节凄凉而动人。幸子想起自己以前在漫画故事里读过这篇文章，而且越读越爱读，写得大棒了。美人鱼那种沉痛悲凉的心情，深深打动了自己。

读完这本《美人鱼）的时候，姥姥正巧有事，从后门出去了。

外面，银色的月光如水一般，海浪哗啦哗啦地响着，幸子想象着海底美人鱼的王国。在那裙带菜和海带菜的森林中，有一座城堡，美人鱼就住在那里。想着想着，幸子在恍惚中自己也仿佛变成了美人鱼。

她想起正木说过她像个美人鱼这句话。心里很得意。

这时候，突然听到有个女人的声音传过来：

“晚上好！”

幸子吓了一跳，向铺子前面一看，那儿站着一位身材苗条的女人。她的头发很长，脸色苍白，好像很累的样子，正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您来啦！”

幸子穿上凉鞋走了出去，那个女人用刚刚能听见的、细微的声音说：

“请给我一点饮料。”

幸子毛骨惊然。那个女人苍白得几乎透明的脸，给人一种清冷的感觉，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张人的脸。

“是要可乐还是要汽水？”

幸子问，那个女人回答：

“要汽水。”

她说话时，好像很费力气。

“请问，是在这里喝吗？”

女人点点头，她那长长的头发遮住了脸。幸子把汽水瓶的盖子打开，递了过去。那个女人迫不及待地接过来，也不用吸管，几口就喝了下去。

她那扬起的长长的脖颈，像鱼肚子一样雪白。

“啊！真好喝。”

喝完汽水，她好像精神些了，就轻轻地笑了笑。

“给你钱。”

女人放下一枚一百元的硬币，摇摇晃晃地走远了。

“喂，找零钱……”

幸子急忙喊了起来。

但是，那个女人连头都不回。踉踉跄跄地向海边走去。月光下，她那长长的头发泛着亮光。

幸子打开钱箱找零钱，她手忙脚乱地翻了一阵，一下子找不到十元的硬币，耽误了一会儿时间。

等幸子找到零钱去追赶那个女人的时候，海边已经看不见那个女人的踪影了。

“喂！客——人！”

幸子一边大喊，一边在海滩上寻找，但哪里也没有。

哗哗哗哗，哗啦

哗哗哗哗，哗啦

波浪在月光的照耀下，泛着金光，向海边扑来。

“奇怪，她刚才是向这边走的，怎么不见人影？”

幸子没办法，只好回到店铺里。

可是，刚才收的那枚一百元的硬币不见了，在放汽水的冰柜上，放着一枚樱花贝。那像指甲一样光洁的贝壳，闪闪发光。

“啊！”

幸子仿佛坠入了五里云雾之中，不知怎么办才好。

她拿起来一看，真是一枚美丽的樱花贝。幸子把贝壳放在手里，久久地凝视着，贝壳像是从月宫中飘落下来的樱花瓣那么可爱。

这时，姥姥回来了。

“一聊起天来，就忘了时间，请原谅！回来晚了，你一个人闷了吧？”

“嗯。不过，刚才来了个怪人。”幸子把刚才来的那个女人讲给姥姥听。

“说不定，她是个美人鱼呢？”

“什么？美人鱼？”

“美人鱼可能用樱花贝当钱，来买东西。我读过这个故事。而且那个人走路好像挺费力气似的。”

“那么，那个人的脚，是鱼尾巴吗？”

“我没注意看，不过看样子不怎么会走路。”

“怎么，她装成难受的样子来买汽水？现在的美人鱼也时髦了，喝起汽水来了？”

姥姥张开没有牙的大嘴，哈哈地大笑着。

“哪儿有什么美人鱼，那是故事里的事儿。”

姥姥觉得是幸子记错了，说是不是把那枚一百元的硬币放在钱箱里忘了。

姥姥这么一说，幸子觉得也有可能，她把硬币放在钱箱里找零钱，找到零钱后就跑出去了。

“没准是这样的，不，肯定是。我怎么这样毛手毛脚的。”

幸子吐了一下舌头说。

“别泄气，我的女店员。”

姥姥说幸子的那副模样实在可笑，幸子又捧着肚子哈哈笑起来。

“可是……”

幸子突然又推翻了自己的想法。

“这枚樱花贝是谁送来的呢？刚才可没有啊！”

樱花贝放在冰柜上，这就是说，是在幸子拿出汽水后放的，因为幸子曾经打开冰柜，给那个妇女拿过汽水。

幸子想，说不定还是那个女人放的，但她没吭声，因为姥姥根本不相信。

这时，一个少年在松林里飞快地跑着，他是铁志。

铁志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就在松林里拼命跑起来。

他为什么这样高兴呢？因为他送给了幸子一件珍贵的礼物，这件珍贵的礼物，就是樱花贝。

是的，就是幸子以为来买汽水的女人——美人鱼送给她的那枚樱花贝，铁志是在幸子追赶那个女人的时候，偷偷地把樱花贝放在冰柜上的。

为了这枚樱花贝，铁志在海滩上找了很久很久，不知潜到海底多少遍，最后终于找到了。他记得幸子说过希望得到一枚樱花贝。

怎样把这件礼物送给幸子呢，铁志想了好长时间，也没找到好办法。

“这个送给你，就算给你赔礼啦。”

铁志在心里可以这样流畅地讲话，可是一张嘴，怎么也讲不出来。

如果一言不发地把樱花贝放在幸子手里，然后再恭恭敬敬地行个礼，她也许能理解我的心情吧！

可是，也许幸子还生气呢！一走近她，说不定她会扭过头去，连理也不理我，说：

“我讨厌你！”

铁志怕听见这句话，所以决定把贝壳悄悄地送给幸子。

“不过，这样做幸子就不知道是谁送给她的了。”铁志心神不宁地想。

“算了，总有一天她会理解我的。”铁志这样对自己说。

于是，他跑到杂货店，想乘姥姥和幸子不注意时悄悄放下贝壳就溜走。

正好在这个时候，那个女人来买汽水。

铁志躲在松树的阴影里，观察着动静，看见那个女人走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幸子也跑了出来。

那个妇女本来是向海边走去的，可她突然改变了主意，走到杂货店后面的松林里，而幸子却大喊着，向海边跑去。

“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女人。”铁志的脑海里突然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但他没有工夫仔细想。

“现在可是个好机会！”

铁志向杂货店跑去，急急忙忙地把贝壳放在装汽水的冰柜上，转身跑了回来。他的动作特别麻利、敏捷，连他自己都觉得干得很漂亮。

当铁志飞快地向松林那边跑去的时候，幸子正好回到杂货店，前后只差几分钟，差点就被幸子撞上了。

“好险哪！”

铁志捂着胸口说。

可是，仔细一想又觉得被幸子看见更好，那样，她就知道樱花贝是我送的了。

我何必偷偷摸摸的呢？铁志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太蠢了。

他那股子高兴劲儿一下子云消雾散，再也没力气向前跑了。

第七章　探 险

“美人鱼给我一个樱花贝。”

幸子对春美说。

“什么？真的？”

“可不是真的！”

“给我看看行吗？”

“好吧！”

幸子轻轻地把小心翼翼装到钱包里的樱花贝拿出来，给春美看。

“这真是美人鱼送的吗？”

春美怀疑地问道。

“真的，昨天晚上美人鱼到杂货店来了。”

幸子把昨晚那个疲惫不堪的“美人鱼”来买汽水的情况说了一遍。

“美人鱼漂亮吗？”

“嗯，漂亮极了！”

老实说，当时她有点毛骨悚然，不过，这些她没说。

“她的头发长长的，不知怎么的有一股大海味。”

“嗳。”

春美瞪大了眼睛，惊讶极了。幸子一见她这副模样，就同她开起玩笑来了。

她有声有色他说美人鱼的声音如何动听，她在月光下的大海中游泳的姿势如何优美。幸子刚读过《美人鱼》这篇童话，所以能把美人鱼描绘得非常形象。

幸子说着说着，仿佛美人鱼真的出现在眼前。

哗啦，哗啦，美人鱼在闪动着皎洁月光的波涛中慢慢地游着，连身上的鱼鳞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也想见见美人鱼！”

春美羡慕地说。

幸子手背上的伤痊愈了。姥姥一直不同意她下海游泳，说怕感染，但现在终于同意了她的请求。

“这回我可要游个痛快，把以前亏的游泳都捞回来！”

幸子说着，在海里自由自在地游了起来。

春美每天都来，像妹妹一样陪她玩儿。

有一天，两个人正游泳时，一条小船驶过来，船头上插着一面画着骷髅的小旗。真吉和时男一人握着一把桨，划着小船，正木也坐在船上。

“喂，幸子！”

真吉一面划船，一面大喊着。

“喊什么！套什么近乎！”

幸子板着脸说。

“嗨，你别老那么气呼呼的，我们把你碰伤了，给你道歉还不行，请你和我们一起去探险。”

“什么？探险？”

“是啊，我们坐正木的小船，去美丽滩探险！”

“那不危险吗？”

“要是不危险还算什么探险！”
真吉挺着胸说。
幸子犹犹豫豫的。
“哈哈，你别担心。”正木说，“你甭听真吉瞎说，他尽吓唬人。”
正木瞪了瞪真吉。
“哈哈哈……”
真吉作了个鬼脸。
“没关系！我们都会划船，从鲸鱼滩转到母子岛，再穿过龙门就回来。”
正木解释说。
“什么龙门？”
“就是几百年来浪涛冲开的一个大洞，像隧道一样。”
说到这儿，时男插嘴说：
“听说很久以前，龙住在那儿，龙往天上飞的时候，把岩石撞了一个大窟窿，传说里是这么讲的。”
“噢。”
幸子终于下决心去龙门看看。
“而且在那儿还有和美人鱼差不多的人，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正木说完，又问幸子：
“听说你最近遇到了美人鱼？”
幸子知道这是春美告诉他的，就更不能否认了，于是就用力点点头，回答说：
“是的。”
“那我们就更得请你去探险啦！”
“幸子，你就说声OK，我们一起去吧！”
真吉央求着。
“你肯定还想见见美人鱼！”
时男也起劲儿地劝着。
时男说的有道理，以前看见的那个美人鱼不知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就应该像姥姥说的那样，下半身是尾巴，有鱼鳞，有尾鳍，真想再好好看一次。
“好吧，我们走吧！”
幸子一说，男孩子们“哇”地一声欢呼起来。
“我也想去。”
刚才一直听大家说话的春美娇声娇气地说。
“你不行！”
正木说。
“你真坏，讨厌！”
春美使劲儿摇着脑袋。
“喂，带她去吧！”
幸子说。
“幸子，你别管闲事，快，上船，上船！”
真吉和时男拉着幸子的手，用力地把她拽到船上来。
小船忽然摇晃起来，幸子赶紧抓住船帮。
“危险，快坐下！”

时男用命令的口气说。
“嗨，还是把春美带上吧！”
幸子坐在船尾正木坐的那个位置上，请求说。
“不行，已经满员了，再上人就快出事了！”
时男回答道。
“好，出发，向左转舵。”
正木船长下了命令。
“阿依阿依撒——”
真吉用力一划桨，船头轻轻一转，改变了方问。
“哥哥真坏！”
春美一边哭，一边往船上撩水。
“坏了，快走！”
男孩子们都穿着衬衫，个个狼狈不堪。
“快，快划！”
正木冲真吉和时男喊起来。
两个人玩命似地划桨。
小船飞快地向前驶去，春美的哭声渐渐落在后面。
“我去告诉爸爸，爸爸说过，小孩不能自己划船。”
春美看撩水也没用了，就声嘶力竭地大喊起来。可是，男孩子们已经没心思听她说些什么了。幸子坐在船上，他们都挺得意，真吉和时男卖力气地划着船。
天空湛蓝湛蓝的，海面上风平浪静，令人心旷神怡，小船箭一般地向前驶去，船头的小旗迎风飘扬。
夏天的烈日照在身上，幸子湿透了的头发和游泳衣马上就晒干了。
“热了吧，你把这件衬衫穿上。”
正木脱下衣服，递给幸子。
“我的帽子给你戴吧！”
时男也摘下自己的帽子。
“谢谢！”
幸子诚恳地接过了衣服和帽子。
“怎么样？合适吗？”
“嗯，挺合适的！”
男孩子像迎接女王的海盗一样欢呼起来。
“我们是本领高强的海盗！”
正木唱道。他的声音宏亮、清澈。
时男和真吉应声附合着：
“嗨哟、嗨哟、嗨哟！”
男孩子们一边伴唱，一边用力划桨。
“渡过七个大海呀！”
“嗨哟、嗨哟、嗨哟！”
“来到美丽宝岛呀！”
“嗨哟、嗨哟、嗨哟！”
男孩子们的歌声，飘荡在闪烁着金光的海面上，像飞沫一样，落到大海里。

这首歌是正木那个正上大学的哥哥作词作曲送给他们的，名字叫《我们自己的歌》。男孩子们非常喜欢这首歌，为自己的歌感到骄傲。

小船驶到鲸鱼滩前面时，波浪突然高了起来。鲸鱼滩插入大海，褐色的山崖十分陡峭，凌空而起。

“那就是赤壁。”

正木对幸子说。

“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赤壁通红通红的，好看极了。”

“噢。”

幸子和正木一起抬头仰望着赤壁。

已经是下午了，高高的石壁遮住了太阳，刚才还热得透不过气来，现在突然凉爽多了，就像是打开了冰箱的门。凉飕飕的风吹着幸子的头发，幸子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

在悬崖绝壁的缝隙中间，开着一朵白色的小花，小花随风轻轻摇摆。

日阴下的大海，黑乎乎的一片，怪吓人的。那些撞击在岩石上的浪花，像洁白的飞絮。一只雪白的蝴蝶，好像从浪花中飞出来似的，轻盈地扇动着翅膀，随风远去。

“那只蝴蝶大概想飞到那朵白花上，在那里休息一会儿。”

幸子正琢磨着，小船突然摇晃起来。

“啊，危险！”

幸子吓了一跳。

“哈哈哈，不要紧，没关系！”

真吉说，“只不过被横浪撞了一下。”

小船改变了方向，调转船头慢慢离开赤壁，一出赤壁的阴影儿，又来到了火辣辣的太阳底下。

前面出现了两个岛屿。

这两座岛虽然分别叫作大岛和小岛，其实都像小山一样，上面没人居住。因为这两座岛就像是母亲和孩子依偎在一起，所以又叫“母子岛”，两座长满了杂草，还有几棵被风吹得弯弯曲曲的松树。母亲岛和孩子岛上，布满了悬崖峭壁，着陆很困难。

小船从两座岛中间穿了过去。两座岛之间只有二十米，因为浪急风大，小船被打了回来。

“加油！加油！”

正木大声助威。

“嗨哟、嗨哟！”

“嗨哟、嗨哟！”

真吉和时男憋足了劲儿，脸通红通红地划着桨，额头上汗水涔涔，鼻尖上的汗珠闪闪发光。

“嗨哟、嗨哟！”

幸子也好像在和他们一起划桨，攥紧拳头。

小船穿过两座岛之间的海峡，好像被浪推着似的摇摇晃晃地沿着“母亲岛”向左拐去。

可能是涨潮的缘故，海浪哗啦哗啦向岸边涌来，把小船向赤壁推去。

白色的三角浪越来越多，常常打在船舷上，飞沫溅到幸子的脸上。

“哎呀！”

幸子刺耳的尖叫声使男孩子们很开心。

虽然小船摇摇晃晃，但这对于那些在海边长大的孩子们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可幸子却心惊肉跳，尽管她擅长游泳，却不熟悉大海的禀性，在这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究竟能游多远，她心中无数。

小船又回到赤壁的阴影中，看着那漆黑的海水，幸子生出一种就要被大海吞没的恐怖来。

第八章　我们是海盗

“那就是龙门。”

坐在船头的正木，回头瞧着船航行的方向说，在那骤然间增多的三角浪中，耸立着一块巨大的岩石，这块岩石原来可能是和海岸连在一起的，后来因为地震和波浪的冲击分离开来，在巨石中间，有一个大洞，像隧道，也像一个雄伟的凯旋门。

岩石上有几棵半截枯树，歪歪斜斜地立在那儿，下面是随风摇曳的野草，在枯树枝上，站着一只鸟。

“那是什么鸟？”

幸子问。真吉回答说：

“是鹰。”

“不会扑过来啄人吧？”

“不会的，用不着害怕。”

“那就好，如果飞下来啄脑袋，可就糟了。”

“假如幸子的脑浆是甜的，它说不定会来尝一口。”

真吉大大咧咧地说。

“真吉太坏了。”

幸子扬起拳头，假装要打他。

真吉调皮地嘿嘿笑起来。

枯树上的那只鹰一动也不动，像个标本似的。

“喂，那是结巴铁志。”

时男说。

“是的，他爸爸在那儿抓过不少家鲫鱼，他大概觉得自己也能抓住，坐在那里守株待兔。”

真吉讥讽地说。

铁志的小船停在龙门前，随着浪潮的起伏摇摆着。铁志好像看见了正木他们的船，抬头往这边瞟了一眼，又举起鱼竿，用力把鱼钩向远处甩去。

“还挺会装样的。”

时男气哼哼地说，冲着铁志嚷起来：

“喂，结巴铁志，你碰伤了幸子，干嘛不道歉！”

但铁志装作没听见，连头也不回。

“喂，铁志，你怎么不说话？”真吉大喊起来。

铁志还是默不作声。

“畜生！别小看人！”

真吉轻蔑地说。

“时男，划到那边去，揍他一顿！”

“不行！我受伤也不是铁志一个人干的事儿，不管怎么说，真吉是罪魁祸首，姥姥说要揪掉你的脑袋。”

“呀，太可怕了。”

真吉瞪圆了眼睛，耸了耸肩膀。

“好好划，小心漩涡。”

正木提醒大家。

“使点劲儿。”

真吉嗨哎嗨哎地喊着，用力划桨，时男唱起刚才正木唱的歌：
“我们是本领高强的海盗……”
“哈哈，时男唱得不错嘛！”
真吉笑着说。
正木也嘻嘻哈哈地唱道：
“渡过七个大海哟——”
山崖把歌声反射回来，听起来就像在浴室里唱歌似的。
“嗨哟、嗨哟、嗨哟！”
“来到美丽宝岛呀——”
“嗨哟、嗨哟、嗨哟！”
船头上的骷髅旗迎风飘扬，小船乘风破浪。
正像刚才正木说的，龙门附近有漩涡。当海水迅速流过那些突兀的礁石时，就形成漩涡，一旦小船驶进漩涡，就像一片树叶滴溜溜地转个不停，怎么也出不来。
不过，时男和真吉经验丰富。
船身只是轻轻摇晃了一下，就从漩涡旁边过去。
“不管白熊怎样吼叫——”
“嗨哟、嗨哟、嗨哟。”
“不管鲸鱼怎样凶猛——”
“嗨哟、嗨哟、嗨哟。”
小船穿过大浪，飞速地向龙门驶去。
被龙门两侧岩石挡住的波涛，都向门内涌去，流速快极了，幸子就像坐在飞速旋转的过山车上一样，身体直挺挺的、紧紧地抓住船帮。
穿过龙门的那一瞬间，幸子担心小船撞在岩石上，脸色煞白，使劲儿闭着眼睛。
“我们是无畏的海盗——”
正木的歌声和浪涛声混在一起，撞击着幸子的耳鼓，这声音又被龙门顶上的岩石反弹回来，显得愈发高亢，幸子觉得正木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怖，才这么声嘶力竭地唱歌。
“嗨哟、嗨哟。”
时男和真吉的伴唱声也颤颤巍巍的。
哗、哗、哗啦……
波浪撞在岩石上，激起的水花像雨点一样溅落到四个人的头上。
小船一股劲儿穿过了七米长的石洞。
“可过来啦！”
听到真吉的喊声，幸子睁开了眼睛，眼前是明媚的阳光，亮得眩目。
突然，小船急剧地摇晃起来，大浪迎面扑来，幸子的膝盖全被海水打湿了。
“哎呀！”
幸子尖叫起来，几乎是同时，时男也喊道：
“糟啦！”
时男手里的木桨落在海里，马上被浪卷走了，他急着伸手去捞，不料身子一歪，小船倾斜了，幸子死死地抓住船帮。
这么一来，船倾斜得更厉害了。

“大可怕了！”

幸子惊慌失措地站了起来。

“别动，幸子，快、快坐下！”

正木大喊着，小船猛烈地摇晃起来。这时候，一排横浪迎头打来，船一下子翻了，四个人全部掉进海里。

幸子觉得自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缓缓地沉到海底。

白色的浪花在四周翻卷，绚丽的水珠闪动着光彩飞向蔚蓝的天空，又慢慢地落进海里，在无数浪花的上面，掠过一只大鸟。

哎呀，是老鹰！”

幸子惊叫着。

“老鹰来吃我的脑浆啦！”

幸子渐渐地沉入海底。

在湛蓝的海水里，她的身体转悠转悠地往下沉，像做梦似的，她想喊救命，却怎么也喊不出来。

她感到窒息，想换口气，但是一张嘴，就灌了一嘴海水。

“真受罪……我要死了。”

幸子想，就在这时候，一个人拨开海草，朝她游了过来，那个人伸出白嫩柔软的手，轻轻地握住了幸子的手腕。

“别害怕，我来了！”

这声音好熟啊！幸子好像在哪里听见过。

“啊，是那个人。”

没错，是前几天来买汽水的那个女人。

“啊，到底还是美人鱼啊！”

那个女人苍白的脸上浮着亲切的微笑，长长的头发像海草一样飘来飘去，身体的下半部是鱼尾，鱼鳞闪闪发光。

“注意，紧紧抓住我。”

美人鱼说话时不知为什么散发着一股迷人的奶香味。

“把幸子送给美人鱼吧！”

美人鱼拉着幸子穿过裙带菜林。幸子已经不觉得难受了，不知为什么，她感到很幸福，心里充满了小时候被妈妈抱在怀里那种甜美的感情。

“幸、幸、幸子，不、不要、不要说话。”

突然，幸子眼前的美人鱼变成了铁志。

铁志一把抓住幸子的手，使劲儿一拉。

“好痛呀！”

幸子想喊，却喊不出声来。

铁志不管不顾地把幸子从美人鱼的手中夺了过来。

“啊，幸子！”

美人鱼悲伤地喊道。

“妈妈！”

幸子也不由自主地大喊起来。

海水一下子灌进幸子的嘴里。

“妈，妈妈！”

第九章　珍贵的宝贝

“啊，醒啦！太好了！”

姥姥不断地眨着眼睛，高兴地说。

“恰好在你快要淹死的时候，被铁志救了上来。”

铁志站在姥姥身后，目不转睛地看着幸子。

幸子想道声谢，却好像还在做梦一样，只觉得嗓子发干，说不出话来。

只好用目光和行礼来表示感谢啦，不过，因为她躺着，行礼也仅仅是点点头而已。铁志又高兴又有点害羞，一边笑，一边挠挠脑袋。

“非常感谢你，铁志，你是幸子的救命恩人！”

姥姥张开大嘴，哈、哈、哈地笑起来。

铁志更难为情了，不停地挠头。见到他那副难堪的样子，姥姥更开心了，大笑着。幸子也笑了，不过她一笑，脑袋一跳一跳地疼痛。

“我以后，以后，再……”

铁志想说“我以后再来”，但他说不清楚，于是慌里慌张地行了个礼，跑开了。

“医生说，你好好躺着休息，马上就会好的，哎，好好休息吧。”

姥姥说着，轻轻地摸了摸幸子的头，幸子点点头，闭上眼睛。

姥姥沉下脸，唠叨着：

“万一你要淹死了，我也不想活了，这件事在你回去之前不要告诉妈妈。”

反正早晚要讲给妈妈听的，不过为了让妈妈安心工作暂时保密，姥姥觉得如果告诉妈妈，万一妈妈工作时走神，出了事故可就得不偿失了，不如晚一点告诉好。

幸子一直闭着眼睛，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是她自己硬要来九州的，所以也不愿意让妈妈知道这件事。

如果妈妈知道了，肯定会竖起眼睛，嚷着：

“我说过不行吧，你一点也不听妈妈的话。”

不仅如此，妈妈还会没完没了地教训一通。

不过，如果真被淹死了，妈妈会怎么样呢？像爸爸死去时一样，天天哭，哭得死去活来，把眼睛都快哭瞎了吧？

那时候，妈妈会想：

“啊，我应该对幸子更好点！”

可是，已经晚了，幸子一边想着妈妈的样子，一边在心里说。

幸子突然好像又闻到了美人鱼叫她时散发出来的那股奶香味，就不由自主地想起妈妈来。

过了一会儿，她又担心妈妈会不会改嫁。因为妈妈很漂亮，男人们不会不注意她。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如果有人这样问并不奇怪，不！应该说，要是没人这么问才怪呢。

如果妈妈喜欢那个人，与那个人结婚可怎么办呢？这样一想，幸子急了。当然，妈妈很可能带着自己一起去，可是，如果那个男人不喜欢小孩儿就糟了，即使他不讨厌孩子，妈妈也不属于我一个人啦，那个人也有孩子，那个孩子也管妈妈叫“妈妈”……

哎！太讨厌了！这种事实在让人心烦，我不愿意让妈妈结婚。

泪水从幸子紧闭的眼睛里滚落出来，打湿了枕头。

铁志沿着海滩没命地跑着，高兴！高兴！简直是没法控制的兴奋。

“太好啦！棒极了！幸子醒了，我是她的救命恩人，嘿嘿，嘿嘿……”

铁志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索性在海滩上打起滚来。

滚呀，滚呀，来来回回地滚着。湛蓝湛蓝的天，湛蓝湛蓝的海，还有那雪白的云朵，都在铁志的眼睛里转来转去。

后来，他滚到海里，跌了个屁股墩儿。铁志得意极了。

“对了，为了让幸子快点好起来。我每天捉鱼给她送去。”

铁志向自己的小船跑去，他故意一纵身就跳进海里，哗啦哗啦激起一阵浪花。

傍晚，海豹先生来看幸子。

“怎么样了？”

“噢，多亏了先生。”

姥姥笑着说。

“醒了吗？”

“醒了！”

“太好了。”

先生大步向里面房间走去。

“啊，好了好了，脸色也好多了，这样我就放心了。”

说着，先生盘腿坐在幸子的枕头旁边，掀开幸子的睡衣，用听诊器听起来。

他一点儿一点儿地移动着听诊器，仔细地听着。听完了，他用力点了点头说：

“已经不要紧了！”

“谢谢！”

姥姥很高兴，站起来去倒茶。

“怎么样，野丫头？还想下海扑腾吗？”

“嗯，我更想游泳了！”

幸子笑嘻嘻地说。

“真行啊，跟她妈妈一个样！野丫头！”

哈哈哈哈，先生颤动着肚子大笑着。

“幸子的妈妈也跟男孩子似的，二年级时，学校举行长距离游泳，她坚持到最后，性格也够犟的。”

正说到这儿，窗外的背阴处有几个人影在晃动。

“谁？”

先生突然大声喝道。

人影迅速消失了。

“站住！”

先生又大叫了一声。随后站起来，打开窗帘。

正木、时男和真吉木呆呆地站在那里，躺在床上的幸子，只能看见他们三个人的头。

“你们干什么呢？”

“我们……”

真吉结巴起来，正木忙替他说：
“我们是来向幸子道歉的。”
“你们差点把幸子淹死。”
海豹先生瞪着他们说。孩子们马上缩了缩身子，眼睛看着地面。
“这个……我们……什么也……这个……。”
时男提心吊胆地解释说：
“我们可不是故意让幸子挨淹的。”
“那是理所当然的。”
先生的声音大如雷响，三个孩子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脖子。
“如果是故意的，那就是杀人，你们带她去探险也好，和她一起去玩儿也好，都必须对她负责。我生气的是，你们怕自己淹死，一个劲儿地挣扎，而不去救救带来的女孩子。平常你们总欺负的铁志，才是好样的，他是真正的九州的男子汉，你们不觉得害羞吗？”
“对不起。”
正木连忙鞠躬：
“我们是觉得害羞才来道歉的。”
“是吗，那好，快向幸子道歉。”
先生说着就站到了一边，让幸子好看着他们。
“幸子。”正木说，“我们对不起你，请你原谅。”
正木低头行礼，其他两个人也跟着行礼。
真吉个子高，他用力一低头，没想到额头撞到了窗台上。
“哎哟，哎哟，哎哟……”
幸子看见真吉捂着额头叫唤，忍不住笑起来。
先生和孩子们也都笑开了。
这时候，姥姥端着盘子走进来，问：
“什么事这样高兴？”
“哎哟，揪我们脑袋来了。”
时男狂叫一声：
“快跑！”
孩子们撒腿就跑，海豹先生看着他们的背影，一面捋着胡子，一面哈哈大笑。
“怎么啦？”
姥姥问。
“刚才……”
先生解释着。
姥姥听了先生的话，板着脸生气地说：
“今后抓注他们，非把他们的脑袋揪下来不可。”
第二天和第三天的早晨，铁志都送来了刚刚打上来的鲜鱼。
“给……给，幸、幸子。”
说完，铁志“哗啦”一声把鱼倒在姥姥的杂货店前，就慌慌张张地掉头跑了。
第四天早晨，幸子等着铁志送鱼来。她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了。
“谢谢你。”
幸子说。铁志一声不吭地把鱼放在幸子的脚下。

“我应该好好感谢你，想了好久，决定送给你一件最珍贵的礼物。你知道是什么吗？”

幸子调皮地看着铁志的脸，微笑着。铁志被幸子那双大眼睛紧紧盯着，浑身不自在，他觉得那双眼睛亮得叫人眼花，不由得避开了。

“这个。”

幸子把紧握的拳头伸到铁志眼前，铁志一愣。幸子像花朵一样的手张开了，手掌上放着一枚樱花贝，其实，这就是铁志偷偷放在冰柜上的那枚樱花贝。

“这是美人鱼送给我的，美人鱼来买汽水，把这校贝壳当作钱送给我，我把它看成是护身符，只要拿着这枚樱花贝，我觉得就能得到幸福。所以，它是我的宝贝。但是，我把它送给你，因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幸子微微一笑，露出了洁白雪亮的牙齿。铁志慌了神，不知如何是好。幸子说：

“你别客气，在这里樱花贝可能并不珍奇，但这枚贝壳和普通的不一样，是美人鱼送给我的。”

说着，幸子把樱花贝塞到铁志的手中，并且用双手握着铁志的手说：

“谢谢你，铁志！”

铁志顿时感到一股暖流传遍了全身。

“铁志，你也应该相信，只要有了樱花贝，就会有好运气，我想，你的口吃马上就能好，我为你祈祷，你也努力。”幸子热诚地说。

铁志“嗯”了一声，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铁志又高兴又震惊，激动极了，他紧紧地握住樱花贝，抬腿就跑。

他觉得脚踏在早晨的海滩上，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铁志边跑边笑，笑声越来越大，约于变成了哈哈大笑，他对着那像刚刚擦洗干净的琉璃瓦似的天空笑个不停。

现在握在乎里的这枚樱花贝，确实是自己送给幸子的那一枚，形状和大小完全一样，肯定没有错。可是，幸子却说是美人鱼送给她的，真逗死了！

幸子为什么这样想呢，铁志并不知道，可是，幸子却说这是她最珍贵的宝贝，对这点，铁志高兴极了！

幸子说，拿着这枚樱花贝，就能得到幸福，还说口吃马上就能好。

幸子说，为铁志祈祷，铁志也要努力！

努力！再努力！口吃就会好的。

第十章　美人鱼送来的樱花贝

那一天，幸子的妈妈事先没有通知，突然来了。当时，幸子正在床上写日记，姥姥喊着跑进来：

“幸子，妈妈，妈妈来了……”

“啊？妈妈来了？”

幸子像触了电似地从床上蹦起来，扔下铅笔和日记本，向前屋跑去，这时，妈妈正好走进客厅。

“妈妈！”

幸子扑进妈妈怀里。

妈妈身体一晃，不过她马上紧紧地抱住幸子。

“妈妈，妈妈！”

幸子抱住妈妈的脖子，头一个劲儿地妈妈的胸前蹭着。

“哈哈，这个大宝贝！”

妈妈笑了，幸子没完没了地撒娇，妈妈简直不知道怎么办了。

“过得怎么样？”

“妈妈……”

幸子刚想说什么，又打住了。

“怎么啦？”

妈妈亲切地问。幸子觉得虽然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妈妈了，她还是那么漂亮。

“嗯，没什么。”

“幸子，你可真逗啊！”

幸子想说我不愿意让妈妈结婚，不过这句话要是说出来，大家肯定会笑，所以她又咽了回去。

“你怎么穿着睡衣？”

妈妈不放心地问。

幸子怕说出事情真相后姥姥会生气，就偷偷地瞟了瞟姥姥的脸色。

“老实说，这件事我很过意不去……”

姥姥断断续续他讲了幸子溺水的事。姥姥讲话时，幸子一直紧紧地抱着妈妈，像不好意思似地把头埋在妈妈的胸前。

“是吗？我有一种预感，突然特别想看一看幸子，所以就硬请了三天假跑到这里来了。本来想打个电话告诉你们，又怕吓你们一跳，就没打。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你要牢牢记住教训啊！”

幸子点了点头说：

“妈妈，原谅我。”

“果然不出所料，幸子是个毛手毛脚的冒失鬼，一个人出来了，实在不放心。那一带很危险。妈妈小时候，决不敢到那里去玩儿，不过，有点教训也好，你这个野丫头。”

妈妈说着，用前额碰碰幸子的头。

“嘻嘻嘻……”

幸子耸了耸肩膀。

这时候，妈妈突然开口说：

“你想让我永远抱着你吗？躺下躺下，我的大宝宝。”

妈妈说着，把幸子放在席子上。

“妈妈不会觉得自己也是个野丫头吧，我可从海豹先生那里知道了您不少的事。”

“海豹先生？”

“怎么？不行吗？”

幸子咋了一下舌头说。

“‘野丫头’是山下医院的海豹先生给我起的外号。嘻嘻，怎么样？妈妈？这个名字好不好？”

“我看倒挺合适的！”

妈妈忍不住笑了起来。

“是吧！”

嘻嘻嘻，哈哈哈……母女俩大笑起来。

“你们笑什么呢？”

姥姥奇怪地问。

“你从海豹先生那里还听说了什么？”

“妈妈在做阑尾手术时大叫大喊，差不多把医院都震塌了；妈妈从树上掉下来，磕了一个大包，昏了过去；妈妈还和男孩子打架，把人家的脸都挠伤了，还有，……”

“行了！”妈妈打了个手势，“已经够多的了。海豹先生真糟糕，那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多嘴，这回妈妈的权威扫地了。”

“可是，这都是真的啊？不光海豹先生讲，姥姥也是这么说的。”

“好了，好了，别说了。”

“好，我不说了。不过，海豹先生还夸你呢！”

“夸奖？说了些什么？”

“你不想听，我也不想说了。”

“幸子够坏的。”

妈妈瞟了幸子一眼。

“你说‘幸子先生请说吧！’我就告诉你。”

“好吧，幸子先生，请告诉我！”

妈妈给幸子行了个礼。

“那我就告诉你。海豹先生说，妈妈小时候很坚强，很倔犟，调皮，但心地善良，是个可爱的孩子。还说，幸子很像她的妈妈，将来会成为像妈妈那样漂亮的好姑娘。”

“海豹先生是这么说的吗？可过去他见到我就叫我野丫头，不过，应该改变对他的看法，他是个名医。”

妈妈一本正经地说。

“还说呢，幸子也是个任性的孩子，你们娘儿俩半斤对八两，都够呛。”

姥姥看见幸子和妈妈亲热得不得了，把自己冷落在一旁，有点吃醋。

第二天，幸子和妈妈一起到美梦湾去散步。妈妈去看了自己的小学母校，为姥爷扫了墓，又在八幡神宫的林荫道上走了一会儿。

好久没有和妈妈一边散步，一边聊天了，幸子真快活！妈妈离回东京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幸子心里七上八下的，真想大喊一声：时间，你停下来吧。

幸子本来想让妈妈体验一下幸子不在家时的孤独和寂寞，但现在却反过

来了。
不肯认输的幸子气得不行，但她又不得不认输。
她现在终于明白了，自己是不能没有妈妈的。
不过，在这种时刻，妈妈虽然没说什么，尽情享受着母子在一起的幸福，但同时也感到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自己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
当妈妈说要回东京的时候，幸子迫不及待地说要一起回去。
“什么？这就是那个说如果不让我去九州，就离家出走的孩子吗？”
妈妈笑着说，但她悬在半空的那颗心终于放下了。
“娇气包，你还不能独立生活，真拿你没办法。”
不管妈妈怎么说，幸子并不在乎，如果妈妈一个人走了，她会觉得妈妈离开自己，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了，会坐卧不安的。
“直没办法，好吧，我们一起回去吧！”妈妈说。
铁志一直看着幸子乘坐的那辆汽车上了坡，直到在山顶上消失。
“再见，我还会来的。”
幸子上车的时候，对失望的铁志说：
“铁志，祝你健康！”
“也祝你健康！”
铁志看了一眼幸子说，铁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发觉自己说得很流利，幸子也没发现。铁志的这句话，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任性的幸子到底走啦！”
姥姥无法掩饰内心的寂寞，烦恼地说。不！姥姥已经不是寂寞，而是生气，“我那样喜欢她，但她还是和妈妈亲啊！”
“铁志，到我家去吧，喝点可乐，我给你做好吃的！”
姥姥想叫铁志到家里去说会儿话，但铁志不去。
铁志想自己呆一会儿。一个人跑到海里去游泳，他尽情地游啊游啊，不游到筋疲力尽决不罢休。不这样，他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孤独得难以忍受。
“好不容易成了好朋友，又走了！”
铁志见到幸子和妈妈又说又笑地上了车，心里有股说不出来的滋味。
铁志在海里没目标地游着，直到游不动了才上岸，他觉得身体像铅块一样沉重，连抬脚的力气也没有了。他无精打采地跪在沙滩上，然后轻轻地坐下了。
海浪哗哗地涌过来，撞在铁志的屁股上，溅起雪白的飞沫，然后，又哗的一声缩了回去，好像要把铁志拖回到大海里似的。
波浪连续不断地涌来，撞着铁志，在铁志的身体四周漫溢。但铁志就像退潮时留下的一块岩石。一动也不动。
“哎呀，这不是铁志吗？”
听到这个声音，铁志一惊，清醒了。在海边站着一个妇女，头上盘着一圈一圈的长头发。
“啊，你是胜妈妈？”
“哎哟，你还记得我？”
胜妈妈说，她那苍白的脸上浮起了一丝微笑。
“胜君呢？”
铁志这么一问，胜妈妈脸上的一丝微笑一下子就消失了，她的眼泪好像就要掉下来了，摇了摇头说：

“他死了！”

“什么？”

“他在交通事故中死了。”

太可怕了！铁志去年和胜成了好朋友，他们一起在海里玩儿，铁志教他游泳，他学得很快，游得相当好，胜很高兴，和铁志握手告别的时候说，明年暑假还要来。

铁志怎么也不敢相信，活蹦乱跳的胜会在交通事故中死去。

“他很喜欢这里的海，盼望今年夏天到这里来。可是……”

胜妈妈说到这里，抽了一下鼻子。又接着说：

“一个月前，他在放学的路上被撞了，一个醉汉把汽车开到人行道上……”

胜妈妈再也说不下去了，用双手捂住了眼睛。

“太可怕了，实在太可怕了……”

胜妈妈用手捂着脸，失声痛哭、肩膀剧烈地摇晃着。

铁志不知道应该说点什么，只是默默地坐着，凝视着胜妈妈在海风中飘拂的连衣裙。

海浪涌过来，淹没了铁志的膝盖，又向前涌去，打湿了胜妈妈的凉鞋，但她只是抽抽嗒嗒地哭着，一动也不动。

过了一会儿，胜妈妈停止了哭声，急忙擦了擦眼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对不起！”

“去年胜和铁志在一起时拾到的樱花贝，回去时不知掉到哪里了，他心疼死了，他说，以后来，一定要找一个更好的。可是……，我来到这儿，就是替他找樱花贝的，不过，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

胜妈妈到胜生前喜爱的海滨来，以为能使悲伤的心得到一点安慰，可是来到这里，她心情格外沉重，好几次想跳进大海了此一生。

胜妈妈就是幸子误认为是美人鱼的那个妇女，那天晚上，她喝了从未喝过的酒，到海边去，中途醉了，觉得难受，所以来买汽水。

不过，胜妈妈并不知道自己被当作美人鱼，铁志也不知道幸子说的美人鱼就是胜妈妈。

铁志站起来，向扔在沙滩上的裤子走去，他从裤兜里掏出了装着八幡神护身符的小口袋，打开口，底朝下一倒，里面掉出一枚樱花贝，这就是幸子送给他的那枚樱花贝。

“把这个送给你吧！”

“真的？”

胜妈妈眼睛闪着光，接了过来。

“谢谢，真漂亮啊！”

胜妈妈把樱花贝握在手心里，仔细端详着说，在夏天的阳光下，樱花贝玲珑剔透，闪闪发光。

铁志看着看着，有一种把心爱的宝贝送给别人的失落感，他知道这宝贝一去不复返了，不由得后悔起来。

“拿着它就一定会走运，铁志的口吃也马上能好。”

铁志眼前浮现出幸子说话时的神情。

“这个……”铁志说，“这个樱花贝，是美人鱼给的。”

说到美人鱼时，铁志心里想着幸子，没有口吃，说完之后，铁志才突然发觉自己说得很流利。

“啊，这回没口吃！”

铁志一惊，他决定继续说下去，可是，他说得太快，在说到“得到幸福”时，又卡住了。

不过，这次铁志没有着急发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面的话慢慢地说了出来：

“会保佑你得到幸福的！”

“啊，终于说出来了。”铁志的脸上闪着喜悦的光。

胜妈妈并不知道美人鱼是怎么回事，但“保佑你得到幸福”这句话使她感到振奋。

“谢谢你，尽管胜死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但总愁眉不展的，胜也不会回来了，应该坚强地活下天，坚强地活下去，把胜活着时想干的事干完，这样，他会高兴的。”

胜妈妈像说给自己听似地一板一眼地说，说完，她的神色开朗了许多。

“衷心感谢你。”

她向铁志低头行礼。

“可是，这样珍贵的宝贝，我要好吗？”

“嗯，好的，已经……”

铁志觉得没有樱花贝，自己也会走运，而且这种自信越来越强。

这时，幸子正坐在火车上跟妈妈讲遇到美人鱼的故事，她说美人鱼把樱花贝当作钱给了她，而她把这枚贝壳当作礼物，送给了铁志。可是，妈妈怎么也不相信，笑着说：“幸子是不是睡糊涂了！”

陈喜儒　寒梅　译

画的悲哀

国木田独步

不喜欢图画的孩子是很少的，尤其是我，在孩子的时候对图画更是比任何东西都喜欢。（这是冈本某的开场白。）

俗语说得好：喜欢哪一门，就会成哪一门的能手。在学校里的各项课程中，图画这一门同班同学中没有一个比得过我。只要是图画和数学，对不起，随便你们哪一位来比一比好啦——我对此真是感到得意非凡。当然，所谓得意，也多少包含着一些竞争的意思。我之喜欢画画，也许可以说完全是出于天性吧。只要是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老是画画。

独自一个人在画画，尽管听来这是一件非常文静的事情，但事实上我的淘气，不但在自己班级中无与伦比；就以全校来说，我也是名列第一，这只要看校长对我感到无法处理，因而常常以退学来威吓这一事实，也就可以知道了。

不论是淘气也好，数学也好，我都是全校第一。但在天性爱好画画这一点上，这个全校第一的名誉却被一个姓志村的少年夺去了。这个少年在数学方面不必说，就是其他学科方面，在全校同学中也只属于二三等；可就是画画的天才，却几乎没有一个人赶得上他，唯一可以和他较量一下的，那只是我一个人而已，其余的同学们，都只有向志村的天才表示崇拜。不过，我可并不崇拜志村，我只是以“等着瞧吧”这种意志来不断地激励着自己。

本来，论年龄，志村是我的兄长；论班级，他也比我高一年。可是，我因为自己的学力属于优等，而原来应该对我的班级和志村的班级平等看待的校长，对我却加以特别处理；因而我也自然地把志村看作自己的竞争者了。

而且，以人缘来说，自校长和教员开始，以至全校的几百个同学，也都是倾向着温顺的志村一面。志村是一个肤色白皙、性情柔和而有些像女性似的少年。而我呢，虽然也有美少年之称，可是性情粗暴傲慢，喜欢吵架，再加上在班级里学习第一，考试时的成绩也总是最优等，以至教员对我这种高傲的态度感到生气，同学们对我这种压倒一切的气势也感到不顺眼，于是，我的人缘也非常之坏。因此大家的心里都在这样想：至少在画画方面志村占着第一，可以打击一下冈本的气焰。我对这种情绪是完全了解的，但心里暗暗地感到不平的是，志村的画有时即使不太好，校长以至所有的人还是那样欣赏他；而我的画即使非常出色时，大家也不来称赞一句。我当时虽然还是个少年，对人缘这件事也就感到非常厌恶。

某天，学校里举行学生成绩展览会。展出的作品主要是习字、图画和女生的针线活。来参观的父兄们，从一清早开始就络绎不绝，评判意见也分歧不一。有作品展出的学生都感到有些坐立不安，在展览室里一会儿进一会儿出的，兴奋得安静不下来。我也特地为这一次展览会画了一幅画，那是一个很大的马头的侧影。对一个少年来说，这一画题当然是太深了些，但我却存心要借此来一举把志村打下去，因此在这幅画上也花尽了心血。想当时，放学一回到家里，我就独自躲在一间屋子里画着、照着画帖临摹还不够，甚至狂妄地还去实物写生。幸亏那时离我家一百多米的地方有一处桑园，那里面就有一个专门出租马匹的马厩，我到那里去了不知多少次。我自信，这幅画无论从轮廓、阴影、笔触等各方面来看，不但确实地超过了我自己过去所有的作品，而且在志村所作的画里面，也没有一幅可以比得上的，今番的这幅

画，一定可以胜过他啦。无论怎么样不公平的教员或同学，这一次总要被我的实力所压倒。我期待着一次伟大的胜利，展出了自己的作品。

当时，大家都是在自己家里制作展品的，各人都守着秘密，谁也不知道谁在画什么。尤其是志村和我两个人，都对自己的画题绝对保守秘密，决不让对方知道。我在画马的时候，老是猜测着：志村在画什么呢？

因此，展览会开幕的那天、在全校几百个同学中，以最激动不安的心情走进展览室的，恐怕要算我了。在展出图画的那间屋子里，已经挤满了同学们以及父兄们。尤其是在并排放着的两幅大画（在今天来说也就是所谓”大作”）面前，聚集的参观者也最多。不用说，这两幅大画也就是志村和我的作品了。

我向那边一望，自己先就吓慌啦！志村的画竟然是一幅哥伦布的肖像！而且是粉笔画！原来，我们学校里教的只是铅笔画，粉笔画从来没有教过。我对粉笔画简直想也没有想过。所以，画的好坏暂且不论，单是粉笔画这件事就先把我吓倒了。何况，以一个马头来和髭髯满面。威武堂堂的哥伦布肖像来比，那一看就知道是无法比拟的了。而且，笔法再高超，铅笔的色彩终究是抵不上粉笔的。因此，我自己也觉得，不论画题也好，色彩也好，以一个少年所作的画而论，志村的作品才是真正的货色。不谈技术的好坏，单就可以拿出来放在众人面前供展览的作品这一点而论，不管我平日怎么自负，今天也不敢说自己的画比志村的更好了。本来就崇拜志村的同学们，看到了他的作品更是一致欢呼。“马头固然不错，可是人家画的是哥伦布，你说怎么样！”这一类话随处可以听到。

我奔出校门，也不回家，径直向田野问走去。眼泪扑簌簌掉下来，忍也忍不住。自己也不知道是恼恨呢，还是悲痛；只是茫茫然地来到了河岸边，就在那里的草丛中躺倒下来。

我顿足大哭，这还不够，又爬起来捡起脚边的石块向四面八方投掷着。

在这样暴跳如雷的时候，我心里还只是在不断地想着：这家伙是什么时候学的粉笔画啊！是谁教给这个家伙的啊！

像这样哭啊跳啊的，等到胸中多少舒畅一些之后，也就感到疲倦了，于是不知什么时候重又就地躺了下来。我仰面望着那蔚蓝的天空，倾听着河滩边淙淙的流水声。微风吹拂着嫩草，一阵阵难以形容的春天的芬芳气息掠过鼻尖，我心里感到很舒畅。就这样呆了一会儿。对！对！——我突然想起来——我也来试试粉笔画看。打定主意，我跳起身来急忙回家；得到父亲的同意之后，我立刻去买了粉笔，于是提着画板，转身又飞奔着出门去了。

到这时候为止，我是连粉笔也从来没有上过手的，怎样画法，那更是一无所知了。但是，我又这样想：用粉笔画的画却是常常看到的，至于说自己过去没有画过，那是因为自己认为力量不够，所以没有去碰它，现在既然志村能够画到那个程度，我大概也可以画画的吧？

我又来到了河岸边，当时首先想到的画题就是水车。我想，这个水车我过去是画过铅笔画的，现在何不再用粉笔来试一试。于是我就沿着堤岸向上游的方向走去。

那个水车坐落在河对岸，环境非常古雅。水车有一半覆盖在繁茂的树木下面，四处都爬满了常春藤。我虽然还是个少年，但心里也觉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题材。因为必须从对岸来写生，我就先走下堤岸，来到河岸斜坡的草地上，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被柳荫遮没的地方，已经有一个少年坐在草丛

中，正在对着水车写生哩。虽然和这个少年还隔着五六十米的距离，但我一看就知道这是志村。他正专心于写生，似乎并没有发觉我走过来。

好，好！这家伙也来啦！为什么这家伙老是赶在我前面转来转去啊！真是太可恶啦！我虽然感到非常生气，但要回头走，我却更不愿意。看他能把我怎么样！我就这么停下步，向志村看着。

他正在热心地画画，只有上半个身子露在草外面，画板就搁在耸起着的膝盖上。柳树的阴影从后面遮住了他整个身子，只有白哲的脸颊到肩头一带，承受着那从树叶间漏下来的淡薄的阳光。这真是一幅美丽的画面，就把他画下来吧！我这样想着，于是就地坐下来，把志村这个人作对象，开始写生。而最使我惊异的是，当我在画板上动笔作画时，志村是一个可恶的家伙这类念头早已消失，我的心已全部放在画图上了。

他一会儿抬头望望水车，然后又低下头来在画板上画着。而且仿佛感到很愉快似的，脸颊上不时地浮现出微笑。而我呢，每当他微笑时，也禁不住跟着露出了微笑。

这样地过了一会儿，志村突然站起来，这时候他看到了我。他望着我，带着一种温和得难以形容的神情向我微微地笑着。我也不由得向他笑着。

“你在画什么？”

我听到他这样问，就答道：“画你啊！”

“我已经把水车画好啦。’”是吗？我还没有画好哩。”

“是吗？”志村这样说着，就重新坐了下来，恢复了原来的姿势说：“你画吧，我也趁这会儿工夫把自己的画修改一下。”

我又动笔画起来。就在这样写生的时候，我原来那种厌恶他的心理已经完全消失了。不多一会儿，画已经完成了，我就向他喊道：“画好啦！画好啦！”

志村来到我身边一看。又说：“喔，你是画的粉笔画哩。”

“这是第一次，简直不像一张画哩。你的粉笔画是跟谁学的？”

“噢，我是跟前些时候从东京回来的奥野先生学的；但也是才开始，所以什么也画不成哩。”

“那张哥伦布画得很好啊，我吃了一惊哩。”

这样，我们俩人就一起回学校去了。从此以后，我和志村完全成了好朋友，我从心底里佩服他的天才；他原来就是一个温顺的少年，因而也就把我当作知己，对我非常亲热。不知有多少次，俩人带了画板携手到山野去写生。

不久以后，我和志村都进了中学，离开了故乡的小村，寄宿在县城中央的某市镇。在中学念书时，我们俩还是以画画为最大的乐事，和从前一样常常结伴出外写生。

从这个市镇到我们的村落有七里路程，如果沿着车马通行的大道，就得绕路走十三里。因此我们在中学时期，从寄宿的地方回家时，绝不搭车；每逢冬夏两季的定期休假，我们总是穿着草鞋，在这条七里长的小路上步行。

这七里尽是山路。沿途有斜坡，有山谷，有溪涧，有深渊，有急流，有村落，有儿童，有树木，也有森林。一清早从宿舍出门，日暮时分回到家里，在这一日之间见到的种种形象、色彩、明暗。雅趣，我将怎样把它们画下来才能解除像梦也似的深锁在心底的谜呢，一路上我尽转着这种念头。志村的心情也和我一样。他有时走在我前头，有时落在我后面。我们俩走着走着，小时地又在路旁坐下，拿出铅笔来写生。他不站起来，我也不想起身；我没

有停笔时，他也不肯停笔。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发现时间已经晚了，吃惊之余，两个人只好拔腿跑上一里路。

这样地过了几年，志村因故辍学，回到村子里去了；我则远离故乡，来到东京游学。我们俩没有通信，一晃又过去了四五年。自从来到东京之后，我对于画画虽然还是心向往之，但也自然地不能再画了；因此也只得欣赏一些都会里大画家们的名作，聊以满足一下自己爱画的心情而已。

记得那是我二十岁时的事情：我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偶然在家里的壁橱中发现了自己曾经带着它到处去过的画板，同时也就想起了志村这个人。我赶快向人打听他的结果，哪里知道他已在十七岁上因病去世了，这怎能叫人不感到吃惊呢？

我提起长久以来没有碰过的画板和铅笔走出家门。故乡的风景依；比只是我早已不是过去的少年了。也不知道这是幸运呢还是不幸：我不但已经长了几岁，而且人生问题，生死问题都深深地苦恼着我，因而现在面对着这种和以前一样的自然景色，我的情趣也和以前完全不同了。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哀愁，心里一时平静不下来。

那正是仲夏时分，我只是手里提着画板，心里却没有想画什么，就这样漫步来到了原野的尽头。这是常常和志村一起来写生的地方。

黑暗中也有欢乐，光明中也有悲哀。我把头上的草帽推起一些，远远地眺望着那边的山丘、这边的树林，但见阳光照耀下，一片眩入眼目的景色。我禁不住啜泣起来。

金福　译

少年的悲哀

国木田独步

倘若少年的欢乐是一首诗，那么少年的悲哀也是一首诗。倘若蕴藏在大自然胸怀中的欢乐值得诵吟的话，那么向大自然的胸怀细细叙说的悲哀也是值得诵吟的吧。

总之，我想讲述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悲哀——一个男人这样说着。

从八岁到十五岁，我寄居在叔叔家里。那时，父母亲都住在东京。

叔叔家是本地的豪族，有许多山林。土地，家里常常雇佣着七八个男女仆人。

父母亲让我在乡村度过少年时代的这番厚爱，我不能不表示感谢。如果八岁那年我随父母亲去东京居住的话，那么我的今天就会有很大的不同。至少我会比现在更富有智慧，但我的心灵却不能享受鸟屋兹奥斯第一卷起的那种远大而充满清新的诗情。这一点我是相信的。

我在山野的怀抱里生活，度过了幸福的七年。

叔叔的家坐落在山岗的山麓下，近郊树林茂密，有河川、山泉、水池，不远处还有濑户内海的海湾。无论是在山野、田问，还是在海河、小溪，我都自由自在地生活着。

记得我十二岁的时候，一个名叫德二郎的男仆说今夜要带我去一个有趣的地方，问我是去还是不去。

“什么地方啊！”我问他。

“什么地方你就别问了，我德二郎带你去的地方肯定是很有趣的。”德二郎脸带微笑他说道。

这个名叫德二郎的男仆当时大约二十五岁，是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他是个孤儿，从十一、二岁起就被叔叔家雇为仆人。德二郎皮肤微黑，体形很漂亮，一喝酒必定要唱歌，不喝酒时也是一边唱歌一边干活的，他是个精力极其充沛而又招人喜欢的男仆，看上去心情总是那么愉快、温和。叔叔及当地人都很感动，说在孤儿中像德二郎这样的人极为少见。

“对你叔叔、婶婶可要保密啊！”

德二郎对我说着，他一边唱着歌一边爬上了后山。

时值盛夏，那个夜晚皓月当空。我跟在德二郎的身后，穿过庄稼地，在稻穗飘香的田埂上跑着，然后来到了河堤。河堤比庄稼地高出一截，从那儿爬上去的话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原野。天刚黑，明月高垂，皎洁的月光洒满了原野、山冈。田野尽头，烟雾缭绕，如在梦境，树林仿佛飘浮在雾中。低矮的河柳的叶梢上，挂着露珠，宛如珍珠熠熠闪光。小河尽头的不远处便是江湾，那儿已经涨满了潮水。船板搭在岸边，似架起的一座小桥，由于水面上升，看上去好像变低了，河柳半泡在水中。

河堤上徐徐微风，但河面上却没有漾起涟漪。水面宛如一面镜子，映着万里晴空。德二郎下了河堤，解开系在桥下的小船的缆绳，轻快地跳了上去。顷刻间，刚才还是平静的水面上即刻荡起细波。

“少爷，快点快点！”

德二郎一面催我一面摇起橹来。

我一跳上小船，小船便向江湾方向摇去。

随着海湾的临近，河面渐渐地宽阔起来，月亮把其缕缕清光泻在河面上，

两岸的河堤渐渐远去。

回首眺望，上游已隐没在雾霭之中，小船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江湾。

穿越这宽阔的如同湖泊的江湾，唯有我们这条小船。今夜，德二郎不像平时那样引吭高歌，而是轻声地哼着。他一边唱着一边静静地摇着橹。退潮时如同沼泽的江湾，眼下因满潮和明亮的月光而完全改变了模样，似乎已经不是我平时看惯的有着土腥味的江湾了。南侧山影幽暗，倒映水中。月色苍茫，北侧和东侧的平原水陆难辨，小船径直朝西而去。

西边是江湾人口，水面狭窄且水深，陆地逼近且地势又高，把此处作为港口停泊抛锚的船只为数不多，大都是些船体庞大的西洋帆船，装运当地海滩出产的食盐。此外，还有不少本地人拥有的船只，他们从事和朝鲜进行贸易，也有些来往于内海的日本式船只。两岸有数百户人家，居屋依山傍水，或在高处或在低处。

从江湾深处望去，高悬的舷灯犹如星斗，灯影低低地映在水面上；如同金蛇。这一片景色浮现在山爸月影之中，看上去宛如白昼一般。

随着小船的前进，渐渐地听见了这个小港的声音。现在我虽然不能详尽地描绘这个海港景色，但我仍要尽可能地把那晚亲眼所见至今仍能清晰地回忆起来的情景讲一讲。那是个月色明媚的夏夜，船上的人走上甲板，岸上屋里的人来到室外，临海的窗子洞开着，灯火随风摇曳，水面光亮。有吹笛子的，也有唱歌的，好一片欢腾。喧闹的景象。但是，同时我不能忘怀隐藏着这幅华丽画卷的寂寥的月色、山影、水光。

穿过西洋帆船的暗淡的影子，德二郎把船摇向微暗的石阶。

“上岸吧！”德二郎催促着我。在河堤下，自他对我说过一句“请上船吧”之后，在船上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带我上这儿来，只是照着他说的下了船。

系好缆绳，德二郎随即上了石阶，他走在前面快步拾级而上。我默默地跟着他向上走去。石阶很窄，两边是高高的墙壁。上完石阶，来到了一家人家的像是里院的地方。四周是木板围墙，院角放着盛水的木桶。一棵像是酸橙的果树把它微暗的、茂密的枝叶露出墙头。地面上印着清晰的月光，四周寂静，寥无人迹。德二郎停立了一会儿，好像是在竖耳静听，然后他毫无顾忌地走近右侧的木板墙，向里推了一下。原来这里是便门，黑乎乎的门无声无息地被推开了。我看了一看，紧挨着门的是个楼梯。在门开开的同时，响起了下楼梯的轻轻的脚步声。

“是阿德吗？”一个年轻女子看了我们一眼。

“你在等我们吧。”德二郎对那女人说道，随后特意朝我看了一眼。

“我把少爷带来啦。”他补充说了一句。

“少爷，请进。德二郎，你也快进来吧，不要在这儿磨磨蹭蹭的。”女人催促着德二郎，德二郎随即上了楼梯。

“少爷，这儿暗得很。”德二郎只说了这么一句，就和那女人一起上了楼。我毫无办法，只好跟着他们上了光线暗、又窄又陡的楼梯。

女人把我们引进一间临海的屋子，凭栏远眺，不仅港内的一切一目了然，就连海湾深处，田野尽头，甚至西面的海边都尽收眼底。

这屋子只有六张席子大小，席子也显得很旧，一眼就可看出这并不是什么好房间。

“少爷，请这边坐。”说着，女人便把座垫放到栏杆下，并拿出酸桔等

水果、点心让我吃。接着。她又打开旁边一间屋子，那儿已经备好了酒菜。女人把这些搬了过来，然后和德二郎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我把对你说过的这位少爷带来啦，你好好看看吧。”

“刚才我已经打量了一番，你说的不错，确实长得很像，真叫我激动啊！”

“和谁长得一模一样？”我惊讶地问道。

“像我弟弟啊，说少爷像我弟弟实在有点惋惜。可是，你瞧这张相片。”女人从衣带间掏出一张相片让我看。

“少爷，这位大姐让我看过这张相片，我说这和我家的少爷像极了，我这么一说她就要我把您带来，所以今夜我就把少爷带到这儿来了。因此，咱们得让她做好多的好吃的菜。”德二郎说着，他不住地喝着酒。

“想吃什么好吃的我当然可以请客，少爷，什么菜合你的口味啊？”女人向我跟前凑了凑，亲切他说着，然后微微一笑。

“什么也不想吃。”说着，我转过了身子。

“那么坐船吧，和我一起坐船吧。”说着，女人先站起来走了，我顺从地跟随在后面下了楼梯。德二郎只是一个劲儿地笑嘻嘻地看着。

一下先前的那个台阶，女人让我先上了船，她解开缆绳，轻轻一跃上了小船，然后轻巧地摇起橹来。我虽然是个孩子，对她的一系列动作感到惊讶。

小船离开了河岸，抬头一看，只见德二郎凭栏俯瞰。室内的灯光和月光射在他的身上，他的身姿看上去十分清晰。

“不留神的话可危险啊！”德二郎在楼上喊着。

“不要紧。”女人在下面答道，又说：“我们很快就回来，你等着啊！”

我们乘坐的小船在六七艘大小船只间的缝隙中穿行，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宽敞的海面。月亮越来越清朗，总让人感到似秋夜一般。女人停止了划船，坐到我的身边。她仰望着明月又环顾了一下四周。

“少爷，你多大了？”她问我。

“十二。”

“我弟弟的照片也是在十二岁时照的，现在该是十六岁了吧，对了，是十六岁了。十二岁那年，弟弟和我分开后一直没有见过面，我觉得他就像少爷现在这个样子。”女人说着，她的眼神一直在注视着我的脸，不会儿眼眶里热泪饱满。月光照着她的脸，她的面色看上去更显得苍白。

“死了吗？”

“没有，要是死了我就断了思念他的念头。分别之后不知他境况如何，下落不明啊！父母早早去世，就剩下我们姐弟俩相依为命，分别了这么久，生死未卜。再说，最近我就要被人家带到朝鲜去。不知道今生今世是否还能见到弟弟。”她说着，泪珠顺着脸颊往下淌。她也不擦一下眼泪，就那么老看着我的脸，不住地抽泣着。

我望着陆地，默默地听着她的这番话。万家灯火辉映在水中，闪闪发光地摇曳着。划驳船的男子轻轻地摇着橹，用清脆的歌喉唱起了船夫曲。此情此景，使我这样一个少年的心中也感受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哀。

突然，一条小船迅疾地向我们靠近，是德二郎。

“我拿酒来了。”

德二郎在离我们两三间屋子远的地方大声说道。

“我太高兴了，刚才对少爷说了弟弟的事，还哭了。”女人说着，此时小船已划到了我们的旁边。

“哈哈哈，我估计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拿酒来了。喝吧，喝吧，我来给你们唱支歌。”德二郎说着，他好像有点醉了。女人接过德二郎递过来的大酒杯，把酒斟得满满的，一口气就干了一大杯。

“来来来，你再干一杯。”德二郎给女人斟了一杯，女人又一饮而尽。她面对着月亮，嘴中冒出一股酒气。

“嗯，唱得尽兴，下面我唱歌给你们听。”

“不不，阿德，我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在这儿既没有人看见也没人听见，你就让我哭个痛快吧。”

“哈哈哈，那么你就哭吧，我和少爷两个人听你哭。”德二郎望着我笑了起来。

女人竟趴着大哭特哭了起来，泣不成声，身子不住地颤抖着，似乎十分痛苦。

德二郎突然表情严肃起来，直愣愣地看着眼前的情景。他霍地转过脸默默地望着山那一边。

“阿德，回去吧。”过了一会儿，我对德二郎说道。

我这么一说女人立即抬起头来，并且说道：

“真对不起，少爷看我哭泣是很没有意思的……因为少爷来了，我好像见到了自己的弟弟。少爷身体健壮，会很快地长大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她呜咽地说着：“阿德，说真的，回去大晚对府上可不好，你快点带少爷回去吧。刚才我已经哭过了，从昨天起我心里就不好受，现在心里好像痛快多了。

女人送了我们一程，因德二郎的训斥她停止了划船，两只小船渐渐地分开了。和她的小船行将告别时，女人对我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说：

“少爷，别忘了我啊！”

十七年后的今天，那个夜晚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永远难以忘怀。那女人可怜的脸庞仍在我眼前若隐若现。那个夜晚宛如淡淡的彩霞裹着我心灵中的一片哀愁。这哀愁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沉重起来，至今只要想起当时的心情，我就会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深沉的。闷闷不乐的哀伤。

其后，德二郎在我叔叔的照顾下成了一个很出色的农民，他现在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那漂泊的女人流落到了朝鲜，后来又漂泊到天涯海角。她过着渺茫。虚幻的生活呢，还是已经辞别了这个世界走向静谧的死亡天国呢？当然，对这些我一无所知，德二郎好像也不知道这些事。

张国强　译

野　马

今江祥智

太郎家有一个极为精致的屏风，爸爸总是说这是先祖一代一代留传下来的珍贵宝物，只在每年的赏花节才摆设在屋里。

六岁的时候，大郎第一次看见这个屏风，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屏风上画着一头雄壮的骏马，浅棕色的皮肤，浑身是劲，好像是马上要从屏风上跳出来似的。抚摸它的肌肉紧绷的腹部，它一动不动，十分温顺。那双亲切的眼睛宛如真马的双眸，紧紧地注视着太郎。

那一天，太郎几乎在屏风前呆了半天，寸步不离。

爸爸发现了太郎的神情，说：

“到屋外去玩玩吧、和小朋友玩会儿再回来，你们这些小孩子能看懂这屏风上的画吗？”

爸爸想把太郎哄到外面去玩，其实他担心的是如果太郎在屏风上乱写乱画的话那可就损坏了珍宝了。

太郎在想：到外面去玩，和谁一起玩呢？以前常在一起玩的朋友——惠子已经搬家了……

没有办法，太郎只好听爸爸的话。他走到屋外，在通往山里的小路上蹒跚地走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太郎一个人摘起草来了，准是他心里又在想着屏风上的那匹马了，他肯定是在想：如果让马吃点草的话，也许那马就会……

当太郎回到家里的时候，那个珍贵的屏风已被收起来放在仓库的尽里头了。太郎如果还想看那匹马的话，只能等到来年的赏花节了。

但是，太郎始终在惦记着那匹马，几乎每天晚上都梦见那匹马。在梦中，太郎骑上那匹高大的骏马在像大海一样辽阔的草原上飞跑着。

第二年的赏花节来到了。当屏风又摆设出来时，太郎整整一天都在屏风前站着，一刻都没有离开过。屏风上的马和大郎梦中的马一样的肤色，一 样的光彩夺目，它雄赳赳地站着，一眼不眨地看着太郎。多遗憾啊，太郎不能骑上去飞跑一下。

太郎感到有点悲伤，这么好的一匹马却置身于屏风上的全是白的底色中，这大不协调了。

想到这里，太郎看了看四周。当周围一个人也没有的时候，他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拿来了绿色的蜡笔。太郎在屏风上画了起来，他一口气地在马的身后画了一条粗粗的线条。啊，太郎画的是草原上的绿色的地平线啊。太郎心里肯定是这样想的，画一条地平线，骏马就置身于草原中了。

太郎又一次深情地望了望屏风上的马，并轻轻地抚摸着。也许是心理作用的缘故，马的眼睛闪烁着生命之光，全身看上去都是活灵活现的。那条绿色的明亮的地平线在不断地延伸，一会儿就形成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温柔的风轻轻吹拂。太郎的动作看上去像是在抚摸马鬃毛。太郎情不自禁地抚摸了一下马脖子。

“混蛋！”随着愤怒的吼声，爸爸的大拳头挥了过来，把太郎从屏风前赶走了。

爸爸狠狠地盯着太郎：“你在屏风上画什么线条，就是画这么一条线你也会遭到先祖的惩罚，给你说过多少次了！”爸爸怒吼着。

太郎被关进了仓库。在这里关一个晚上，当然晚饭也别想吃了。

我画一条地平线，这对马该有多好啊！太郎只想到这一点，他不明白爸爸为什么要把自己关进仓库，还不让吃晚饭。他心里难受极了，眼泪掉了下来。太郎也愤怒了，他在仓库里大喊大叫，可没有一个人理他，也许爸爸不准任何一个人把太郎从仓库里放出来。闹着闹着，大郎感到累了，他睡了起来。

半夜里，太郎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从仓库里那高高的窗子上射来一道月光，借着这月光太郎在仓库里搜寻了起来。在修理屏风之前，屏风肯定放在仓库的一个什么地方。

屏风放在仓库二楼的一个角落里。太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比自己身高还要高好多的屏风拖到月光下。在明亮的月光中，骏马静静地看着太郎，太郎在屏风前一直一动不动地站着。

不知过了多少时辰，一阵凉风掠过太郎的脸颊，他仰起头，但风并不是从那高高的窗子吹进来的。会不会是……，大郎心里想着，把眼光投向了骏马。

一切都在晃动，风是从马的身后那片无垠的草原上吹来的，马的鬃毛在风中飘动。

“太棒了！”太郎把手搭在了马脖子上。真的，太郎通过手感感到了马的体温，他好像在抚摸一匹真正的骏马。不仅如此，太郎还听到了马的鼻息声，马腿底下的草也在晃动。啊，屏风上的马活了。

太郎激动了，他像每晚在梦中所看到的那样，踢了踢地面，飞身跃上马背，紧紧地抓住马鬃，轻轻地踢了一下马肚子。

骏马向着屏风中的原野笔直地飞跑起来，就像草原上掠过一阵浅棕色的风。

风的气息、充满光明的草原、杰出的骏马，这一切的一切都和太郎梦中的一切一模一样。骏马驮着兴奋异常、发出欢呼声的太郎，向着大草原的另一头飞奔。

第二天早上，爸爸认为惩罚太郎已差不多了，他来到了仓库里。爸爸惊讶了，不见太郎的踪影，原来放在角落里的屏风却被拖到了二楼的中央。

爸爸飞快地上了二楼。

太郎从屏风中望着爸爸。当爸爸站在屏风前时他慢慢地掉转马头向草原的尽头飞去，一点一点地加快了速度……

“大郎！”

爸爸的喊声震动了仓库，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然而，太郎决不回头。骏马飞跑着，渐渐地在草原的尽头消失了。

屏风上只留下了随风轻轻荡漾的大草原。不一会儿，这大草原上的青草在呆呆地站着的爸爸面前停止了晃动，一点一点地失去了光泽。然后，大草原也消失了。屏风上只留下了太郎用力画的那条用绿色的蜡笔画的地平线。

张国强　译

少　爷

今江祥智

阿洋和哥哥洋次郎，走在路上。阿洋身子仍有点飘飘然，眼前不时地出现无垠的宇宙。刚才他俩去天文台参观，灯关后，四周一片漆黑，在一架机器控制下，眼前展现了无数颗星星。“大家看哪！现在我们眼前出现五万年前的星象。”讲解员说着，转动开关，一会儿又变成了五万年后的情形。“嗨，可真神了！”阿洋头一回上这儿，他看得眼花缭乱了，要不是闭馆，他真想再呆上一整天。

“你们都到哪儿去了，你爸爸头碰伤了！”他俩路过伯父家，听到这消息，连饿也忘了。

还好，爸爸的伤没有想象的厉害，三天后，出院回家休养。奇怪的是，没几天，爸爸莫名其妙地去世了。

爸爸死后不久，由内田伯父作主，给他们请来了一个帮手，叫佐胁仁平，虽然六十多了，可很能干，做饭烧菜是他的拿手好戏，画画、开车也在行。阿洋真佩服得五体投地。

战争仍在进行，大贩却十分平静。暑期里，阿洋拉着哥哥上伯父家，去附近的河里游泳。洋次郎是中学游泳队的成员，而阿洋对游泳却一窍不通，他常常做梦也在游泳。二人穿着短裤，坐上小船，向河中央飘去，这时，洋次郎猛地把毫无准备的阿洋推下河去，阿洋还没明白过来，嘴里已灌进了水，眼睛也睁不开了。“救救我！”阿洋吓得大叫起来，洋次郎照样稳稳地坐在小船上，光看没动手。阿洋在水里沉浮了十来次，渐渐觉得没力气了，没法子，只能挣扎。他拼命舞动身子，这下行了，终于游了上来。那年夏天，阿洋过得十分愉快。

阿洋的大哥叫洋一，在当兵，为了给大哥洋一祈祷平安，佐胁老人带着阿洋到上贺茂神社。在回家路上，碰到了阿诸同学，她是阿洋小学里的好朋友。“阿洋，桃花节上我家玩啊！”阿诸大大方方地请阿洋，阿洋怕难为情，佐胁老人代他答应了。

桃花节那天，阿洋鼓着勇气去了。“恭喜桃花节！”他本想说谢谢招待，一紧张，把词忘了。除了他，还有三个女同学也来了，她们反倒落落大方。吃午饭时，阿洋不会喝酒，却不想在女孩子面前丢丑，便硬着头皮喝。不料，一杯下肚，眼前的桌子、椅子马上翻个了。等他睁开眼，已经上灯了。时间不早，他草草地吃了些饭，就告别了，阿渚送他，正当他俩分手时，冷不防五六个男孩围了上来：“在这非常时期，带着女朋友大吃大喝的，真不赖啊！”看情形，他们还想动手呢，阿洋心里焦急，忙催阿渚离开。“阿洋怎么啦！还不回家。”佐胁老人来得巧极了，给阿洋他俩解了围。

为了酬谢阿诸同学，星期天，佐胁老人带着他俩，一同来到六角寺，他们顺便走进一个小祠庙，见到了一个老人正弯着腰在为孩子保平安呢！吃过饭，他们来到了贵船神社，、这儿环境优雅极了。“要是大阪受到空袭，到这儿来躲躲，真不错啊！”阿洋他们却不同意佐胁老人的意见，他们不相信日本大阪、东京之类的城市，会遭空袭。

孩子们的想法太天真了，形势日益严峻起来，报纸。电台天天在大谈战争，对老百姓的管制也严厉了。阿洋有一位同学的哥哥，在家闲着，做了一些模型飞机。舰艇，却给警察带走，说是泄漏了军事秘密。学校也充满了战

争气息，不光要进行军训，连上课内容也增加了不少战争宣传。

最苦恼的要数洋次郎了，音乐是他的爱好，可是，有一天他回家后，啥也不想干，光愣愣地坐着。佐胁老人以为他挑食，特地给他做爱吃的布丁。“哥哥不听音乐，连布丁也不爱吃了，真怪呀！”其实，洋次郎在为游泳池的事犯愁。往年到三四月份，他们游泳队就到学校去训练，今年，陆军部却宣布禁止使用游泳池，而且，不让学生们接近。同学们不服，去问校长，校长也一副哭丧相。他们又到军部去，回答很简单：这是帝国军队的秘密，必须服从。六月起，游泳池四周派出了哨兵，从那以后操场上不时有军队进来，简直把这当成练兵场了。

战争的消息日益不妙，大贩城开始挖防空战壕，同时组织人员疏散，有的地区还采取强制措施，硬把一些房屋拆除。不仅如此，政府还频繁地进行防空演习，唱片放些敌机刺耳的声响，让人们辨别。

新学期开始不多时，桃花节又来临了，阿洋渴望能像去年一样，欢快地度过这一天！

男女同学分开上课后，一天校长把新来的中谷老师，介绍给阿洋他们班级的同学。“他叫中谷老师，原先当过军曹！”接着中谷老师一本正经地自我介绍起来，他说以后要对同学们严格要求。不知怎的，他对学生的发型也爱挑剔，平田同学的发型，他看着别扭，逼着要平田剃掉。第二天，平田就倒了霉，中谷老师大发雷霆，顺手还打了平田一个耳光：“你为啥不剃？”阿洋在一旁看不过去，来代为道歉，也挨了打。

五月的一天，阿洋上平田家玩，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阵亡！阿洋，这可是秘密，对谁也不能说啊！”平田一副神秘样，山本大将死了，联合舰队不就完了！阿洋心里这么想。

由于战争，钢铁不够用，政府号召人们要为“圣战”出力，学校开展了收集铁钉活动。阿洋跟同学们一样，每天上课时，随身总带着一个小榔头，到处“叮叮当当”地乱敲一通，发现有铁钉。马上收集，等积多了，一块拿到学校。

不久，广播播出了一个让孩子伤心的消息：为了防止空袭，上野公园的狮子、豹等动物全给毒死了。洋次郎的学校，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把游泳队全解散了。而且，当局规定，从秋天开始，禁止开运动会。当时，晚报登出了“学生出征”的内容，还附了不少照片。

现在洋次郎也够忙的，不时地得到军工厂去帮着干活，有时一个星期都不见人影，真叫家里人担心。一次，他回家后，兴致勃勃地向阿洋透露起军事秘密来，什么飞机形状啦，性能如何之类的。母亲和佐胁老人在一旁听着，没搭话，但他们心里清楚，防空体制的建立，意味着空袭迫近了。

周末，阿洋很幸运地跟阿渚同学和她父亲一起到天文台看火星。那架望远镜真够大的，那天天气真好，通过望远镜，阿洋看到了火星在闪烁着红色的光彩，他直觉得整个身子部叫火星给吸住了，仿佛这世界只属于他和火星。“火星上，大概没有战争吧！”他自言自语地感叹着。

在紧张的战争气氛中，阿洋升到了六年级，现在学校成立了军队式的编制，阿洋还是第五分团的团长呢！每天早上，他必须带着同学们排队进校。中谷老师调走后，来了川岸老师。

“你可回来了，佐胁老人叫宪兵队带走了。”一天，阿洋刚回家，洋次郎便用担心的口气告诉他。阿洋真想不通，为啥要带走佐胁老人。”听说是

因为我家养的那只猫，名叫东条，跟首相名字一样。”“是吗！”阿洋瞪大了眼睛。

佐胁老人走后，一直没回家，家里人全都忐忑不安，阿洋每天回家就问妈妈。对小哥俩来说，这简直是场噩梦。“唉，真没想到大日本帝国的军队，也会于这种事！”阿洋有些后悔，当初不该给猫取名叫东条的。

1945 年开始后，飞机频繁地袭击大贩、东京。一天，警报响过后，阿洋他们三人赶紧钻进防空洞，不多时，飞机扔下了炸弹和燃烧弹，城市一下子给炸毁了不少建筑物。警报过后，阿洋和洋次郎走出防空洞，眼里看到的只是些废墟，可他们没想到，等待他们的将是整个日本的战败。

李耀年　译

少年总编

中山光义

距今大约九十多年前，一群贫穷的孩子在纽约市的一所小学求学。每年寒冬一到，这些并没有生病的孩子们都不去上课。他们决不是偷懒、逃学，而是因为他们没有鞋穿，即使有鞋也只不过是大窟窿小眼的破鞋，大雪天和风雪交加的日子里，冻得孩子们走不了路。

这群孩子中，有个名叫迪罗·达贝里的少年。一天，放学回家路上，达贝里想了许多许多。

“在这么冷的天气里，同学们要是能穿上袜子那该多暖和啊！”

达贝里自己的袜子补满了补丁，鞋底也快磨破、再过些日子就不能穿了。

一天晚上，寒冷使达贝里冻得直发抖。达贝里在油灯下认真地写着信，桌子上放着一张又一张写满字的纸。

“你写这么多的信，要往哪儿寄啊！”半夜里，妈妈醒来了，她不可思议地问道。

“妈妈，我打算把这些信寄给纽约州的州长、法院的院长。市长、警察局长，还有医院的院长。”

“你究竟为什么要给这些知名人士写信呢？”

听了妈妈的问话，达贝里有点难为情了，他向妈妈谈了自己的计划。

“我打算一个人发行一份杂志，用赚来的钱给同学们买双袜子。因此，我给纽约州的知名人士写信，请求他们写一些能刊登在我的杂志上的文章。”

“哟，你这个孩子……”

“妈妈，我有一件事，请求妈妈原谅我。我没买邮票的钱，今年年初我向妈妈许诺要给妈妈买个新的披肩，您的披肩大旧了。为此，我把一年的零花钱都积攒起来了，但有这些钱就可以买邮票了。很对不起妈妈，请妈妈再等一年，那时我一定给妈妈买个新披肩。”

妈妈听了达贝里的话，眼眶里涌出了热泪，她把达贝里紧紧地搂在胸前。

两个星期之后的星期六的下午，达贝里来到了印刷厂。

“什么，你想一个人发行一份杂志？”

印刷厂的老板听说达贝里只有十二岁时，他又是惊讶又是感动，不知什么时候起他已把稿件拿在了手中。

“达贝里，办杂志是要付很多的纸张费和印刷费的啊！”

“如果杂志卖不出去，请让我在你的印刷厂干活，干一年或者两年都行，用这样的方法来代替支付纸张和印刷的费用。”

“这样的话，你妈妈会很难受的吧！”

“不，我已经征求妈妈的意见了，妈妈说这是件好事，她还鼓励我。”

老板沉默了片刻，他凝视着少年的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好吧，我的印刷厂替你印刷吧！”老板果断地说道，他承担了印刷任务。

“叔叔，谢谢您。”

达贝里紧紧地抓住了老板的手。

十二岁的少年总编创办的杂志《阳光》一发行，顷刻之间就引起了纽约市民的极大好评。因为这份杂志的许多撰稿人都是知名人士，那些一流的报社记者、杂志记者无论怎样请求都不能得到这些知名人士的稿件。

这贝里把卖杂志的钱集中起来，他飞快地跑进印刷厂，除去纸张费和印刷费，只剩下能买 5 双袜子的钱。杂志的订价太便宜了，因此赚的钱并不多，尽管如此达贝里仍高兴万分。

“回家路上我就去买结实的袜子，这样的话从明天起不来上课的人就减少 5 个。谢谢叔叔，请您再印第二期的杂志。”达贝里说着。他刚要转身离开的时候，老板急忙抓住达贝里的肩膀，把桌子上的钱塞进了达贝里的口袋中。

“你脚上的这双鞋已破烂不堪，穿不了一个月了。你用这些钱买鞋吧，算是我的捐赠，这样总行吧，另外，你再组些好的稿子来吧！”

达贝里客气地向老板鞠躬致谢。一出印刷厂他马上就去了大街，用所有的钱买了 50 双袜子，这时他丝毫没有想到为自己买双鞋。

达贝里发行了《阳光》杂志，他组织了一个团体——“光脚会”，并把自己的家做为这个团体组织的总部。很多人听说了达贝里的事迹，他们纷纷为达贝里写稿，并给予了莫大的鼓励。

《阳光》杂志连续发行了两年，达贝里买了一万多双袜子和五百双鞋，他把袜子和鞋都分给了那些困难的人们。

不幸的是，达贝里十四岁时得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疾病而突然去世。生前，他以“光脚会”的名义在银行里存了五千美元，从未为自己花过一个美元。

张国强　译

马戏团的雄狮

川村隆司

村外的广场上来了一个马戏团，有狮子，老虎，还有禁闭这些猛兽的笼子。人们好久没有欣赏马戏了，因而来观看的人络绎不绝。

“过来，奥拉！奥拉，这边来！从这儿回你的笼子里！”训兽员呼唤着猛兽的名字，把它们一一送回笼子里。

训兽员住在一顶帐篷里。寒风把帐篷吹得鼓鼓的，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宛如在大海上行驶的大帆。

雄狮已经上了岁数，它常常轻轻地扇动两只大耳朵在帐篷后面的笼子中睡上整整一天。酣睡之际，雄狮经常梦见自己在非洲草原所度过的岁月。梦中，它见到了父亲、母亲。兄弟姐妹，还梦见自己在草原上风驰电掣般飞奔的情景。

当轮到雄狮表演时，它一下子站立起来。笼子被抬到帐篷的中央，十五根铁条组成了一扇格子式的门，雄狮表演节目的舞台就算搭好了。

舞台中央，五个圆环在熊熊燃烧。

“准备，开始钻火圈！”

训狮员叔叔劈劈啪啪地挥舞着鞭子。雄狮跳了，它向着火圈冲去。真棒，它钻过了两个火圈、三个火圈。尽管训狮员叔叔不看着它，它仍主动地重复钻了三、四回。

夜幕垂落，观众们都回家了，马戏团的小屋显得格外寂静。老虎有时怒吼一阵，发出像狂风呼啸一般的声音。

训狮员叔叔来看望雄狮，他对雄狮说：”你多无聊啊，整天地睡着，总有一天你的眼睛会显得灰白混浊不清的。今天你钻火圈的时候，跳得不带劲啊！”

“那当然啦，每天老是重复这些单调的动作，我都衰老了。”雄狮说道。

“噢，也许是这样。好吧，我让你换换口味，你到笼子外面去散散步吧！”

于是，雄狮穿上了人穿的衣服，为了不让别人认出自己，它还戴上了一只大口罩。它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外面。

“外面的景色多美啊，繁星闪闪发光，好像要被北风刮跑似的。”正当雄狮在自言自语的时候，一个男孩子走到雄狮面前问道：

“叔叔，马戏团的叔叔，雄狮已经睡了吗？我想走近一点看一看。”

听了小男孩的话，雄狮不由得大吃一惊，它用含糊不清的话问道：

“怎么，你很喜欢雄狮？”

“嗯，非常喜欢！可是，白天我们来看表演的时候，雄狮好像有点无精打采，所以我特意来看看它。”

雄狮感到胸口一阵发热。

“我很喜欢看马戏，等我把零花钱攒起来，还是要来看表演的。”

“是吗，你来吧，狮子一定会高兴的！不过今天晚上可太晚了，回家去吧！”

雄狮拉着小男孩的手，决定把他送回家去。

小男孩的爸爸上夜班，不在家。妈妈因病住院，姐姐因为要陪伴妈妈，傍晚时分就去了医院。

“就我一个人看家，已经习惯了。请你给我讲讲马戏团的事……”小男

孩说着。

“那当然可以了。你看，丑角演员总是这样的雄狮作出一副逗人取乐的样子，拉着小男孩往前走。谁知一不小心，脚踩进了一条看不太清楚的沟里。

“哎哟，还真疼、丑角演员可不欢迎光线暗淡的地方啊！”

雄狮用毛巾包扎挫伤的脚脖子。小男孩歪着脑袋说：“叔叔的脸上好像长着毛！”

“哪里是毛啊，天太冷，我披着件毛皮衣服。”说着，雄狮急忙转过身子重新把帽子戴端正。

小男孩居住的公寓在路边石墙上面，他回到了家里。

雄狮抬头看了看，屋里点起了灯，小男孩从高高的窗口探出脑袋大声他说着：“马戏团的叔叔，再见，明天我去看狮子好吗？”

“行啊，你来吧！它一定会很高兴的。”雄狮在底下挥手答道。

第二天，小男孩来到了狮子宠前。雄狮急忙悄悄地把裹着毛巾的那条腿藏了起来，脚脖子仍然钻心般地疼痛，看来晚上连短暂的散步都去不成了。

小男孩伸出手，把掰开的巧克力递给狮子。

“吃吧，咱俩一人一半！”小男孩说道。

雄狮不喜欢吃巧克力，但它仍笑眯眯地接过了巧克力，显得十分高兴。

打那以后，小男孩每天都来看狮子，狮子也不睡觉了，每天都等着他的到来。小男孩每次来时总要带些巧克力来，并对雌狮讲述他妈妈的事情。雄狮探出身体，津津有味地听着，还不住地点着头。

明天是马戏团结束在这一带演出的日子，小男孩气喘吁吁地飞奔而来，他对雄狮说：

“妈妈很快就要出院了，再说我又攒了点零花钱，明天我还来看马戏，看你钻火圈。”

小男孩回去之后，雄狮感到浑身都有了劲，眼睛炯炯有神。“好，明天我要像年轻时候那样，钻过五个火圈。”

这天深夜，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警笛四响，一阵阵叫喊声：“着火了，着火了！”

似睡非睡的雄狮猛地跳了起来，它从被风掀起的帐篷的空隙中看到了外面的情景：小男孩居住的公寓那一带一片火海。

见此情景，雄狮的身体一下子高了许多，它砸坏了陈旧不堪的笼子，迅猛地跑到了外面。它忘记了脚的疼痛，像以前在非洲草原上飞奔似的，宛如一团风，向着起火的地方飞去。

和雄狮所想象的一模一样，石墙上的公寓正在燃烧，消防车尚未赶到，人们正在吵吵嚷嚷地往外搬运行李。

“屋子里有小孩，快救小孩！”一个人叫了起来。

“不行，火太大，已经进不去了！”

雄狮听到这里忍不住了，它向火海扑了过去。

“谁？危险！快回来！”雄狮的身后响起了一阵叫喊声。

然而，雄狮却自言自语地说：“这算什么啊，对火我已经习惯了。”

呼呼地往上直窜的熊熊大火已经烧到了台阶，浓烟在每一个屋子里翻滚，并不断地往外冒出来。雄狮拖着受伤的脚、来到了小男孩的屋里。

小男孩已经失去了知觉，他倒在屋子里。雄狮迅速地抱起小男孩，想冲到屋外。但是，大火已经封住了屋门。雄狮从窗口探出脑袋看了看，不禁全

身一阵哆嗦。太高了，就连雄狮都无法往下跳。

雄狮用尽全身力量，大吼一声。这吼声引起了消防队的注意，消防队急忙把消防车开到墙下，架起了云梯。雄狮把小男孩递给一个爬上来的男子，随后立刻用双手捂住自己的眼睛，因为浓烟的缘故。雄狮什么也看不见了。

抬头注视着抢救小男孩的人们齐声大叫：“快跳下来！快跳！”可是，火势顺着风向越烧越烈，公寓已在一片火海之中。火笛四起，雄狮的身姿被烈火吞没了。不一会儿，人们的面前扬起一团火，这团火顷刻间呈现出狮子的形状，直往高空而去，并闪闪发光，这就是雄狮，它身上已经没有刚才的那种深黑色了。

闪烁着金光的雄狮在空中飞奔，霎那间就消失在夜幕之中了。

第二天是马戏团表演节目的最后一天，然而狮子钻火圈的节目却使人觉得十分伤感。训狮员一个人啪啪地挥舞着鞭子。五只火圈熊熊地烧着，唯独不见钻火圈的雄狮。虽然大家知道雄狮再也不会回到观众的身边，但人们仍然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张国强　译

一支有伤痕的钢笔

池田宣政

一天，我收到一位外国妇女寄来的信和一个小包裹。这位妇女我没有见过，也从未听说过她的名字。

小包裹里有一支带伤痕的钢笔。

这支钢笔大约是三年前在柏林的大街上丢失的，是谁为了什么缘故特意给我寄来呢？寄来这支钢笔的人又是怎么知道我的地址和姓名的呢？

我感到不可思议，拆开了信封。

信上这样写着：

池田宣政先生：一个从未见过。毫不相识的德国妇女给您写信，您会感到很惊讶吧！三年前，一个名叫卡尔的孩子在乌思达林但向您借了一支钢笔，我是卡尔的母亲。

我的儿子卡尔已经去世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惦记着向您借的这支钢笔。卡尔这样说：

“德国孩子不诚实，借了人家的钢笔不还，还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那个日本人如果这样认为的话，我心里多难受啊！这是全体德国少年的耻辱。妈妈，我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支钢笔还给那个日本人。”

卡尔每天都到大街上去寻找您的身影，但是始终没有遇见您。

“那个日本人肯定已经不在柏林了，因此必须把这支钢笔寄到日本他的家中去。”卡尔心里这样想着。在大街上，他看见日本人就跑过去，让他们读你的签名。

“妈妈，我一定要把钢笔送还池田先生！”卡尔下定决心说道。尽管如此，还是无法找到您的家庭地址。我和卡尔都感到不知所措。

但是，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卡尔打听到了您的地址，三年的苦心总算有了结果……

知道了您的地址，我作为母亲也十分高兴。

“这下太好了，可以让那个日本人知道你和其他德国儿童是诚实的孩子了！”

我一边说着一边帮卡尔缝好寄钢笔的小包裹。

“妈妈，我看应该向池田先生写一封表示歉意的信，可是写些什么好呢？”卡尔问我。

“毫不隐瞒，将事情的真实经过告诉池田先生。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归还钢笔，向他表示歉意，这么写最好了。”

“这可太难了！好吧，今天晚上我好好地写一封信，这支钢笔必须早一天寄出去。妈妈，您说对吗？”

说着，卡尔就去寄包裹了。我这下总算松了一口气，又继续开始编织带网眼的花边了。

不一会儿，猛地响起一阵许多人急促地上楼的脚步声，有两三个男人走进了我的家里。

他们抬来了一个孩子——我的儿子卡尔。

卡尔脸色苍白，额头上全是鲜血，一看到卡尔的这种模样我顿时失去了知觉。

卡尔满怀喜悦上了大街，他没有注意看对面的车辆，刚一拐弯就碰着了

卡车，被卡车撞了一下。

我好像疯了一样，使劲地呼唤着卡尔的名字。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当他认出我时，他说：

“妈妈，对不起，请原谅我！”

卡尔快要咽气的一瞬间，他一下子睁大了眼睛，紧紧地看着我，断断续续他说着：

“钢笔……这个小包裹，请妈妈寄到日本去。妈妈，请您代我……代我写一封……道歉的信他把被鲜血染红的小包裹紧紧地抱在胸前，停止了呼吸。

我的文字不好，这封信您读起来一定很费解吧！

我最心爱的儿子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牵挂着您的钢笔，我要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您并向您表示道歉，因为这样的原因，我才拿起笔给您写这封信的。

读完这封信，我沉默了，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张国强　译

掏鹰窝

千叶省三

据说有只大老鹰在大尺望山上的牡丹杉树上做了一个窝。

“喂，你见到过老鹰吗？”我问小仙。

“当然见过，我在割草的时候见过。”小仙洋洋得意地回答我。站在一旁的小个助治也开口说：“我也见过，那是一只很大很大的鸟，张着大翅膀，我还亲眼见到它由西山向大尺望山飞去。”

“助治，你见到的大概是只乌鸦吧。”我半开玩笑他说了一句。他却生气他说：“谁说是乌鸦，我看你才没见过老鹰呢，谁都知道老鹰和乌鸦的展翅扇动的方法是根本不一样的。小仙，你说是不是。”

大家七嘴八舌，都说自己见过。其实我们这几个人谁也没见过，不知道真正的老鹰是怎么样的。于是，我们决定去寻找老鹰，看个明白。

“听说还有小鹰雏呢。”

“是的，没错。村里的小伙子们都已去逮了。”

“他们能逮，我们为什么不能逮？”

“我们也一定能逮到。”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激动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最后我们五个人一致决定瞒着家长，悄悄地去大尺望山掏鹰窝。

小仙、小三、喜作、助治还有我分头准备了麻绳、小刀、柴刀、铁棍等工具。助治还带来了准备放小鹰雏用的竹笼，喜作带来了跳舞用的假面具。“这干啥用？”我问。他说：“戴上它，就不怕老鹰抓啦，我们可要防止大老鹰的袭击啊！”

五人排成一队，唱着旧时的歌，雄赳赳地穿过田地，直向山下奔去。要去牡丹杉树这地方，必须先上一座山峰，然后再从那儿下山谷。上山峰有一条小道，但是，山顶上却是杂草丛生。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吹着口哨，大声地吆喝着，精神饱满地向山下走去。

过去我们一直从远处眺望牡丹杉树，如今在那么近的地方见到这棵牡丹杉树，大家还是头一回。

“啊！真高啊！”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赞叹起来。用惊奇的眼光抬头往树顶看去，一眼望不到顶。怎么办，商量结果，决定先爬上旁边的那棵小杉树，然后再登到牡丹杉树下面的树杈，继而再往上爬。刚说完，善于爬树的喜作就噌噌两下先爬上了小杉树，接着我们几个人也跟着爬了上去。

一登上牡丹杉树就好爬多了，那横七竖八、粗细不匀的树枝好像组成了一阶阶的梯子，从边上伸了出来。我们只要像爬单杠那样往上爬就可以啦。我们爬了没多久就气喘吁吁了，各自坐在树杈上休息起来。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我们简直像在寺院中看树枝呢。”仔细一瞧，可不，不管哪个树枝，只是在枝头上长着树叶，那树叶像圆桶一样把四周包围起来中间却是空荡荡的。光光的树杈像一把伞骨向四周伸展。

突然，小三高喊起来，“你们看，这不是鹰窝吗。”大家朝小三所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小三所指的那根粗壮的树枝上有一个乱莲蓬的东西，现在回忆起来，那也许是槲寄生（一种植物）。但当时我们都说这就是鹰窝。

小三为自己先发现目标而高兴万分，迫不及待地向那根树枝爬去，那是一个十分难爬的树枝，他却很麻利地、一下子就爬了过去。再努一把力，就

能到手了，小三洋洋得意。就在这时候，小三一不小心身体一歪，顿时人失去了平衡，一下子从树上摔了下去。

大家都没吱声，呆呆地看着这一切。半天才醒悟过来，个个吓得脸刷白。都以为小三这一下摔得可不轻，不是重伤就是……

出大事啦！我们几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下子全部从树上滑了下来，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朝着估计小三可能摔倒的地方慢慢地找去，结果没有找到。

“小三、小三，”我们轮流地叫唤着。但不见有人答应。我们心里发毛，不用说小三肯定是死了。但我们还是沿着微微发暗的森林中的斜坡，开始向山谷方向找去。

啊！我们在离谷底很近、一堆发臭的树叶中间见到了小三，他呆呆地坐在树叶上面，半身己埋在下面，我们高兴得大叫一声“小三”急急忙忙向小三奔去。

“怎么啦？小三！”

“没事吧！”

“伸出手来看看，手还在吗？还在、还在。”

“把脚也伸出来看看，好！好！脚也在。”

“快站起来看看，还能站起来吗？”

“啊呀，小三，我们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这下可好啦！”

我们尽力安慰他，一齐动手把他拉了起来，慢慢地带他出了森林。我和小仙在左右两边架着小三，喜作从后面扶住小三的腰，助治走在前面，清除挡路的树枝和蜘蛛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带到了路边，最后终于送到山下。

小三哪儿也没有受伤，只是受了惊吓。已慢慢地恢复了正常，路也能走啦，脸上也露出了笑容。由于我们的过份照料反而使他撒起娇来了。

每当我们对小三说起：“小三，你受苦了。”之类的话，他总是说，“嗯，受苦了。”我们也明白了，这是小三在撒娇。

下了山，喜作问他：“小三，我们村在哪个方向你明白吗？”小三故意转了一个身，朝着反方向指了一指，娇滴滴他说：“那一边。”我们忍不住大笑起来，把小三夹在中间。“那一边，那一边，”边说边笑，来到了村里。

从比以后，“那一边”就成了我们伙伴中最时髦的流行语了。

“小仙，你知道我的帽子在哪里？”当有人这样问小仙时，小仙就故意一转身，指着对面说：“那一边！”每当此时，我们都捧腹大笑。

周德荣　译

广岛之歌

今西祐行

我那时是个水兵，在离广岛大约三十公里的吴山接受陆战队的训练。就在美国飞机扔下原子弹的翌日凌晨三点奉命去了广岛。

整个广岛上空被一片正在继续燃烧的烟雾笼罩着，朦朦胧胧。我通过火苗徐徐燃烧的街道，直奔在广岛车站后面的东练兵场。

啊！那太可怕啦，整个练兵场漆黑一片，到处是死人，还有那动弹不了的残废人的呻吟声。

不久东方开始露出了鱼肚白，天亮了。我们似乎来到地狱，死人多得连我们下脚的地方也没有。能见到的全是些“妖怪”，那些缺耳少眼的怪物。遇难的士兵从破烂不堪的士兵服中伸出了浮肿的双脚。烧伤的军马不断地伸着舌头，有气无力地抬着头直愣愣地望着我们。看着这些我们谁也没说话，只是叹息和呻吟，有的还激动得大喊大叫起来。那时，遭难的百姓还源源不断地从各街巷向练兵场涌来。

在练兵场中间挖了一条长长的演习用的小河。那里还积存着一些发红、混浊的水。被烧得口干舌焦的人们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河边，抢着喝水。他们好像吃了剧毒药一样，水一到嘴边就一头倒在浅浅的水塘边，一动也不动了。

不能让他们喝水，因为给烧伤的人喝水就等于让他们去死。军医提醒我们，我们则提醒那些烧伤的人们，但他们却根本听不进我们的劝告。我们也没有阻止他们喝水，因为他们即使不喝水也会很快地死去的。

我们在练兵场中间搬走尸体，搭了一个帐篷，作为一个临时救护所。

军医像拣鱼那样，一个一个地在检查他们的眼睛，躺在地上的人遍地皆是，我们只是把其中还活着的人抬到帐篷里去。

帐篷很快就住满了人，我们又往树荫底下送，最后索性在毒辣辣的太阳照射下的草地上竖起一个红十字的小旗，把活着的伤员集中起来。

第一天我们运尸体。一到晚上还在燃烧的火焰把街道上空染红，那染红了的天空又映红了小河，那河就像是一条血河。被烧得口干舌焦的那些人的皮肤中渗出来的淋巴液也露出了一些叫人恶心的颜色。

我们几个人在练兵场的外侧的树林中搭了帐篷，轮流睡觉。

那天晚上，我突然听到了一个婴儿的哭声，开始我还以为是在做梦，但刚睡着又被那哭声惊醒，我终于爬起床，拿起手电，开始寻找发出婴儿哭声的地方，可是没有找到。

不久，到了上班的时间，我们离开了帐篷，从那时起到天亮我们要连续干四小时，去修复那些已倒塌的建筑物和被土掩没的广岛车站。天亮回来后，我就呆呆地站在离帐篷不远的地方，就在这地方，突然我发现了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婴儿，起初我还以为那女人已睡着了，婴儿趴在母亲的身上，脸紧贴母亲的胸部。就在这时候，那女人又突然叫了起来：“美儿、美儿，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还不断地抚摸着婴儿的脸和头。仔细一看，那女人的眼睛是看不见东西的。

当这可怕的原子弹爆炸的时候，那个叫美儿的孩子一定不在母亲的身边。那母亲眼睛看不见，摸着从倒塌的家中寻找也许是被谁救出来的孩子而来到这里，但是她看不清孩子的脸，她担心。受惊。

美儿、美儿，母亲刚停止叫喊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这时孩子又开始哭

了起来。不久，母亲醒了，又美儿、美儿地开始呼唤起自己孩子的名字。但是这声音渐渐地小了起来，神志开始昏迷，从背上到头颈的皮肤开始一块一块脱落下来。

“醒醒，小孩他妈，醒醒……”我不由自主地叫了起来，可是她却毫无反应。过了一会儿，她又反复地。有气无力地叫着“美儿、美儿、我的孩子……。”我不能这样默默地离去，但又不知如何是好，束手无策，只是在心中默默地叫着：“坚强些，再坚强些！”

能否把她们带到军医那儿去，我犹豫不定，最后还是一个人回到帐篷里去了，然而，此时我却听到了比刚才更厉害的孩子的哭声，并且一直不断地大声地哭。

我又来到了她们的身边。此时孩子的母亲已经死了，喂着孩子的奶头已发硬了。但是她却紧紧地抱住孩子。一动也不动。

我把孩子轻轻地抱了起来。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紧紧抱住孩子的那双冰冷的双手是多么的有劲。我总觉得我好像是从她手中抢夺孩子，我深感内疚。她的那双手多么的有力量。

放心吧！孩子的母亲，您的孩子由我来照看。

我清楚地知道我是一个士兵，当然不能带领孩子，但是，如果我不这样说怎么能把孩子从她身上抱下来呢？

我抱着孩子，向车站方向走去。途中突然想起这孩子不知叫什么名字，又重新返回到原地，从她母亲身上摘下了写有名字的布条。

我走啊走，一路上似乎没有碰到一个我能放心地交给孩子的行人。可不，大家都正在为自己受伤的身体而发愁呢，谁还会考虑到他人的事呢？

快到车站附近时，我终于碰到了两位正在往三轮车上装行李准备逃难的行人。我赶紧跑到他们跟前，气喘吁吁他说：“喂。喂，麻烦你们把这个孩子也给带走好吗？她母亲已死了，这孩子好像还没有受伤。”说完，又想起了兜里还有昨夜没有吃完的点心——罐头和面包，全都倒了出来。

俩人惊奇地相互看了一眼：“好吧，把孩子放到车上去吧，车站有救护所，到那边吃饭去。”边说边上了车。

“谢谢，大谢谢你们了，全拜托你们了。”说完也就急冲冲地向往处走去，谁料特意取回来的写有名字的布条却忘记交给了他们，半路上想起来了，却没有时间去追赶他们。

我三步并作两步回到帐篷时，已到了开饭的时间。“你去哪儿了？”我受到了责问，紧接着是一顿臭骂和毒打。我没有把送小孩的事情说出来，我知道，即使说出来也是白搭，因为我作为一个士兵违反了纪律。此时此刻我才真正理解到战争这东西是多么的残忍。

从那以后，又过了好多年，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七年的某天，我被收音机传来的广播惊呆了。

广播说，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海军士兵，七年前，在广岛练兵场附近，把一位婴儿放在一辆三轮车上的海军士兵。我感到很惊奇。因这段寻人广播中的开头部分也没听见，因此我也无法了解是谁在寻找。

不过，这一广播却使我已经忘却了的那天的情景又清清楚楚地回想起来。那婴儿母亲的遗容再次在我眼前浮现。开始我还以为是她在寻找呢，但这怎么可能呢？或许是那两位拉三轮车的人吧，但又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两个人的样子。

那以后的三天里，我想也许还会广播找人，所以我很注意收听寻人广播。但是，再也没有听到。那时我又想起从那母亲胸前摘下来的写有名字的布条和当时的日记本还保存着，花了些时间找到了它。我又来到了广播电台，打听到那位寻人启事者的住处。那是一位女人的名字，家住岛根县。

也许跟我毫无关系，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把当时的情景写了一下，把信投了出去。没隔多久回信了，在信上写了一些我未能想到的事情。信上说，“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那么快就能收到你的来信，发寻人启事时还真担心那位水兵还活着吗？即使活着那时的情景还记得吗？还能给我们回信吗……但当我们一想起当时那抱着孩子向我们走来的水兵总是激动不已，再也呆不住了，于是我们就来到了广播电台……”

信中还提到了分手后的情况：“当时我们并没有把这孩子当作一回事，简直像把她当作行李一样给看管了起来，结果到了车站，找遍了各个角落也没有找到接收孩子的地方。我们投靠远亲，正要去二十日市，一起把她带到那里，可是那里也一样，没有收孩子的地方。这孩子一定是广子的再现，我们这样想。因我们家的孩于广子前不久刚死去，因此我们把她取了同名一直抚养到现在。”

“可是，今年二月，我丈夫突然吐血去世。丈夫生前在某军工厂工作，根本就没有遭到原子弹的光的辐射，他从工厂回来时，房子等物品都没有了。尽管如此，原子弹爆炸已过了七年，他还是得了原子弹爆炸而引起的白血病。

丈夫突然病故，我们全家生活变得越发艰难，目前我和广子住在我丈夫的故乡，这是一个广岛和岛根两县交界的村庄。孩子还小，我一个妇道人家怎能把她抚养成人呢？我为此而发愁、迷惑。这时我又想起七年前的事情。如果找不到孩子的亲人，就找正在寻找她的人。

“谢天谢地，孩子还活着，真是大好啦！太好啦！”我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起来，不由自主地朝着长长的来信低下了头。

激动之余，我又为远离他们而发愁起来，恨不得一下子飞到她们身边，亲眼看看美儿。可是我有工作，而且还不能随便请假。

于是我马上拿起笔给她们写了一封简单的回信，意思说让她们等到夏天，那时我能请假去广岛，到广岛后再慢慢地商谈我所能及的事情。

盼望的这天终于来到了，正巧那天和七年前的那天一样，一大早就十分闷热。我们在广岛车站见了面。根据我们事前说好的相识标记，孩子穿一双红帆布鞋和一件水兵服的连衣裙。我穿白衬衣。蓝裤子，头戴一顶鸭舌帽。所以一见面双方就很快地认出来了。

“您是桥本先生吧？”

“是的，您是……。”

“我是稻毛。”

我激动得不知说些什么好。整个广岛城完全变了样，美儿也很腼腆，不管我们说什么，她总是不出声，躲在妈妈的身后边。

孩子还小，什么也不知道，在车站休息室里我就讲起了美儿妈死去时的情景，一直旁听完我叙述的美儿的养母激动得热泪盈眶。“好啦，今天我见到您，我明白了美儿就是我的孩子。不管谁说什么，我也不给！”想把孩子交给谁而特意来商量的广子妈边说边抽泣。

“美儿的母亲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我比不上她，眼下她虽然死去了，从今天起我就是美儿真正的妈妈，要理所当然地担负起一个做母亲的责任。

今天特意让您从远道赶来，真是对不起。不过，听了您今天的叙述，我才真正地觉悟到我必须要做美儿的好妈妈！”

我们俩又在美儿，不，广子不在的地方相互谈了一阵，母女俩就坐当天傍晚的火车回岛根老家去了。我们约定等到广子中学毕业后再见面。

我觉得很寂寞，才见面半天就分手了。跟广子也没说上半句话。等俩人上了车后我在车站售货亭买了一袋菠萝冰淇淋交给了广子。她只是轻轻他说了声“谢谢！”

从那次见面后，我总是惦念着广子的一切。没多久，广子妈妈来了一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悲哀之情。信上说：“我现在所住的家是已故丈夫的老家，婆婆并不把广子看作是自己的亲孙女，不喜欢广子，婆婆心中想的只是已死去的孙女。有一天，她不知为什么发起了火，当着广子的面就说你是路上捡来的。”来信还说到上次在广岛车站见面时的谈话，“广子多少能明白一些，如果让广子一人去别处生活，那就是我做母亲的懦弱和无能的表现。我总有一天要和广子一起离开这地方去别处生活的……”

这年年末，来信又告诉我，她们母女已来到了广岛，在一家小裁缝学校里干活。我心一下子踏实了。从那以后又陆陆续续来了二三封信，但一封比一封短，到后来索性就断了，我好像对此事也渐渐地淡薄了。但是，今年一开春，我又收到了断了几年信息的来信，告诉我广子已中学毕业。简短的来信又激起我要再次跟她们见面和叙谈的念头。于是我又特意选择了原子弹爆炸纪念日的那天来到了广岛。见到了她俩，广子已中学毕业，在妈妈工作的裁缝学校里学裁缝，今年十五岁，已是一个婷婷玉立的大姑娘了。

我选择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去广岛真有点后悔，因这天的纪念活动内容和我们的回忆相差甚远。

那天我终于和广子约定，谈谈有关她生母死去的事情。两个人在街上兜了整整一天，一直没有机会坐下来细谈，人感到很累。傍晚，我们来到了一家饭店，这家饭店的后面是一条河流，因天气炎热，我们就在能见到河流的窗口附近坐了下来。接着开始聊起来：“广子会做西装吗？”“不会，只会做些衬衣。”突然，我望了一下窗外，不知是什么东西，红红的，顺流而下。“这是什么？”我吃惊地叫了起来，广子笑了笑，告诉我这是放河灯，去年也放了，十分好看。放河灯？就是把在原子弹爆炸中死去的人的名字写在红灯笼上放到河里，让其顺流而下。“哦，对了，我现在就跟你说说你死去的母亲的事情吧。”我从兜里取出写着名字的布条问：“广子，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这是一块写着“广岛市横川叮2—3长谷川清子A型”字样的布条，显得有些脏。

“那是什么呀，”广子不明白地问我，用手指摸了摸。我一边看着窗外一边跟她谈起了十五年前广子生母的事情。广子静静地听着听着，突然，“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怎么办，我被突然的哭声弄得不知所措。突然，我又看了一下广子的稚嫩的脸，那七上八下的心情总算平静下来了。广子把那布条紧紧地贴在胸前。边看边哭着问：“我像我妈吗？”此时此刻的心情是高兴呢？还是可怜呢？我眼眶湿润了。

“广子是个坚强的孩子，什么全能对付，决不能让你妈妈操心。”说完，我们就向裁缝学校方向走去。在附近的一家餐馆吃完饭后，来到了一座挤满了看河灯的人的大桥，过了桥走到了一个较暗的地方。“真想念我妈呀！”广子孤零零地一人在自言自语。这坚强的孩子也许正在愉偷地流泪吧！

那天晚上我也在裁缝学校住了下来，第二天早晨起来时，只见广子母亲朝我房间走了过来，并对我说：“这孩子昨晚一夜没睡。”“是吗？”我又担心地问了一句。“不，不，她昨晚给您做了件衬衣，您看！”说完很高兴地把用纸包着的衬衣打开偷偷地让我看了一眼，神秘他说：“这是秘密呀，她知道我让你看了会说我的。”

我悄悄地把那件衬衣展开，只见袖子上用蓝色的丝线绣着一个小小的原子弹爆炸蘑菇云，在蘑菇云下绣着两个英文字母 S 和 I，这是我名字的英文缩写。

真棒啊，我情不自禁地赞扬起来。

“是啊！托您的福，我现在什么都放心了。”广子母亲边说边用手悄悄地擦去激动的泪花。

就在这天晚上，在广岛车站，火车即将启动的时刻，我从车窗口接受了这一珍贵的礼品。我将它紧紧地捧在胸前，十五年前的风风雨雨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

火车拉响了长长的汽笛，徐徐地离开了车站，直向前方驶去。

张美琴　译

一串葡萄

有岛武郎

幼年时代我爱好绘画。

我上学的那个学校在横滨的一个叫做“山之父”的地方。在那一带街道住的大多是西洋人，就连我们学校的老师也都是西洋人。上学、放学的时候，我总要路过那条耸立着旅馆、西洋人公司的海滨大街。

站在临海的大街上远眺，蔚蓝的海面上排满了许多军舰和商船，烟雾从烟筒中喷出，一个个桅杆之间升着世界各国的国旗，这片美丽的景色使观赏者眼花燎乱。

我经常站在岸边眺望这迷人的景色，一回到家就想把记住的景象尽可能地画成美丽的图画。但是，我的那些颜料怎么也表现不出那似乎有点透明的蓝色的海水及涂在白帆船吃水部位的那种浅红色。不管我怎么画也画不出在真正的景色中所见到的那种颜色。

突然间，我想起学校里的一个同学，他也是西洋人，比我大两岁，个儿也比我高，名字叫吉姆。

吉姆有绘画颜料，是进口货中最好的。十二种颜料被压成四方形，像小墨块似的，分两排整齐地放在轻便的小木盒里。无论哪一种颜色都非常美丽，尤其是蓝色和浅红色这两种颜料，其艳丽使人甚感惊讶。

吉姆的个儿长得比我高，但他的绘画却很差。尽管如此，作画时一涂上那种颜料，就会使人产生错觉，总觉得那蹩脚的画也变得漂亮起来了。

我十分羡慕他有这种颜料，只要有这种颜料，我也能把大海的景色画成似真的一般，让人们欣赏的。我心里这样想着，十分怨恨自己那蹩脚的颜料。

从那一天起，我就非常想得到吉姆的颜料。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竟胆怯起来，没有勇气请求爸爸、妈妈给我买，每天只是在心里琢磨着颜料的事情，就这样度过了好几天。

现在，我已记不清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了，大概是秋天吧，因为那时葡萄已经熟了。晴空万里，似乎能看透天空的最深处，这是寒冬来临之前的秋季里常有的好天气。

那天，我们和老师一起吃午饭。即使在那愉快的午餐的最高潮，我的心情和晴朗的天空截然相反，总是忐忑不安，情绪低沉。我独自沉思，想得到吉姆的颜料之欲望越来越强烈。但是，万一有人发现了，说不准我的脸色一定会变成灰白色的。但是，我仍想得到吉姆的颜料，想得胸口都有点发疼。

我偷偷地看了吉姆一眼，心想他一定知道我心中所想的事情。然而，吉姆仿佛一无所知，他愉快地笑着，和坐在身边的同学说着话。不过，我总感到吉姆好像是知道我的想法才笑的。他和同学在说什么呢？我觉得他好像在说：“你们瞧，那个日本人肯定要偷我的颜料！”我心情厌烦，看上去吉姆好像在怀疑我，这样我就越想得到他的颜料。

我的脸蛋也许长得还算招人喜欢，但体质很弱，意志也不坚强，而且是个胆怯者，就连自己想说的话都不敢说，还装作一本正经。因此，我不怎么受人欢迎。那天一吃完午饭，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地去了操场，他们跑来跑去地玩耍。惟独有我心情格外沉重，独自走进了教室。室外很亮，然而教室里却变得灰暗起来了，尤如我心灵深处的变化。

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但眼睛却不时地向吉姆的课桌望去。我想象着：

掀起被小刀刻划得乱七八糟、脏手摸得黑乎乎的桌盖，只见木制的深黄色的颜料盒和书。笔记本、石板放在一起。盒子里有些小墨块似的颜料，蓝的、浅红色的……，我好像感到脸上一阵发烫，情不自禁地移开了自己的视线。可是，我又马上侧目而视，不看吉姆的课桌是无法忍受的，胸口激烈地起伏着，痛苦极了。虽然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但心里却慌作一团，宛如梦中被魔鬼追上时的那种心情。

进教室的铃声“　　”地响了。我不由得一惊，忐忑不安地站了起来。从窗口向外望去，只见同学们一面大声地嬉笑着、打闹着，一面跑向洗脸间去洗手。此时，我虽然恐惧地感到自己的头像冰块似地寒冷，但还是摇摇晃晃地向吉姆的课桌走去，好像有点做梦似地掀起了桌盖。如我所想象的那样，我所熟悉的颜料盒和日记本、铅笔盒混放在课桌里。不知是什么缘故，我惊慌地看了看四周，迅速地打开颜料盒，飞快地取出蓝色和浅红色两种颜料，塞进了自己的兜里。然后，马上跑到平时列队迎候老师的集合地点。

我们被年轻的女老师领进教室，大家各自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此时的吉姆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呢？我非常想看一看，却没有一丝勇气向那个方向转过脸去。我的所作所为好像还没有被谁察觉，虽然我多少有点放心，但仍觉得毛骨悚然。这位女老师是我最崇敬的，她所说的话虽然都灌进了我的耳朵，可我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老师在说些什么。老师也好像不时地惊讶地望着我。

不知怎么的，惟独那一天我极不愿意看见老师的脸庞，在这种气氛下熬过了一节课。我总感到大家好像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什么，这一节课是在这种心绪之中度过的。

下课的铃声响了，我终于放心了，松心地叹了一口气。老师刚离开教室，我们班那个学习最好的大个儿冲着我说：“你来一下！”随即他就抓住了我的胳膊。我情不自禁地浑身哆嗦，就好像学习偷懒没做作业而被老师点名训斥时一般。必须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心里这样想着，随即故意露出满不在乎的神态，无可奈何地跟着大个儿来到操场的一角。

“你拿了吉姆的颜料了吧？在这儿交出来！”说着，大个儿就把张开的大手掌伸到了我的眼前。

大个儿这么一说，我反倒平静了。

“什么颜料？我没拿！”我终于说了谎话。这么一来，吉姆便和三、四个同学一起来到我的身边。他声音颤抖地反驳道：“午休之前我确实检查过颜料，一块也不少，午休过后却少了两块。再说午休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教室里吗？”

我想这下可砸锅了，血一下子全涌向大脑，脸涨得通红通红的。不知是谁，站在我身边的一个人冷不防地把手伸向我的衣兜。我死命不让，但他们人多势众，我无法招架。只好眼看着他们从我的衣兜里把玻璃球、洋画连同两块颜料一起掏了出来。

同学们显得十分厌恶，他们狠狠地盯着我，脸上那种表情好像在责问我：“你瞧，这是什么？”

我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眼前一团漆黑，今天的天气这样好，同学们在休息时间里愉快地追逐嬉闹，只有我从心灵深处感到极其沮丧。我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呢？一切都已无法挽回，这下我可彻底完了。这么一想，胆小的我更加感到孤独和痛苦，便抽抽嗒嗒地哭泣起来。

“别用眼泪吓唬人！”学习成绩很好的大个子用一种瞧不起人的、带有

憎恨情绪的声音叫道。大家围了上来，想把赖着不动的我拽到二楼去。

我使劲地挣扎，不想去二楼，任凭他们用力地拽我，把我架上楼梯。我所崇敬的班主任老师的房间就在二楼。

一会儿，吉姆上前敲了敲房门。敲门的意思是能否进去。

“请进！”屋里传出了老师那和蔼可亲的声音。

我多么不愿意跨进老师的房间啊，这种心情以前还从来没有过。

老师正在写着什么，看见我们蜂拥而入，她似乎感到有点惊讶。她虽然是位女性，但却像男子一样留着齐颈的秀发。她一边用右手拢起头发，一边仍用往常那种可亲而慈祥的眼神看着我们，稍稍歪着脑袋，她那神态好像在问：“有什么事吗？”

学习优秀的大个子走到老师面前，向老师详细地叙述了我偷吉姆颜料的事情。

老师沉下脸，严肃地看着大家的面孔和我那似哭非哭的面孔，并向我问道：“这是真的吗？”这确实是真的，但让我所尊敬的老师知道自己是个很坏的孩子，这对我来说是何等的痛苦啊！因此，我真的哭了起来，以此代替回答。

老师凝视我片刻，不一会儿她平静地对大家说：“你们可以回去了！”同学们有点不大满足似地乱哄哄地下楼去了。

一阵短暂的沉默，老师一言不发，也不看我，只是盯着自己的手指甲。过了一会儿，她轻轻地站起来，搂住我的肩膀，轻声问道：“颜料已经还给吉姆了吗？”

我想让老师清楚地知道颜料已经归还吉姆了，便使劲地点了点头。

“你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这点你认识到了吗？”

当老师又一次轻轻地问我时，我再也忍受不住了，尽管我使劲咬住不住哆嗦的嘴唇，但还是抑制不住哭泣的声音，眼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此时，我真想让老师抱着而死去。

“你不要哭了，明白了就好，别哭啦！下一节课你不去上课也行，就在我房间里呆着吧，安安静静地呆着，一直呆到我从教室里回来，好吗？”说着，她便让我坐在长椅上。这时，上课的铃声又响了，她拿起桌子上的书，看了看我。随后她从爬到二楼窗口的那高高的葡萄蔓上摘下一串西洋葡萄，放在还在抽抽嗒嗒地哭着的我的膝盖上，轻轻地走出了房间。

喧闹一时的同学们都走进了教室，四周突然静了下来，鸦雀无声。我感到十分寂寞，内心极度悲痛。当我想到让自己所十分敬重的老师感到苦恼时，深感自己确实是做了一件坏事。我根本没心思吃葡萄，总是不住地哭着。

突然，有人轻轻地晃着我的肩膀，我被弄醒了。不知什么时候，我哭着哭着竟在老师的房间里睡着了。老师有点瘦，身材修长，她满脸微笑地看着我。

由于我睡了一会儿，情绪有了点好转，刚才所发生的事情都忘了。我有点难为情地朝老师笑了笑，慌慌张张地抓住从膝盖上往下滑落的那串葡萄，霎时我又想起了那悲伤的一幕，笑容和别的什么顷刻间都消失了。

“别愁眉苦脸的，同学们都回去了，你也可以回家啦！不管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必须到学校里来，看不见你我会难过的，明天一定来啊！”说着，老师悄悄地把那串葡萄装进我的书包。

我像往常一样行走在海滨大道上，一面眺望着大海、船只，一面无精打

采地往家中走去。而且，吃完了那串香甜可口的葡萄。

可是，到了第二天我根本没心思去上学。我心想，要是肚子痛，头痛什么的就好了。但是，那一天，连一颗虫牙也不疼。没有办法，我勉勉强强地出了家门，一面遛遛达达地走着，一面思考，总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跨进校门。可是，一想起昨天分别时老师所说的话，又非常想见见老师，如果我不去的话老师一定会难过的。我有一个惟一的愿望，就是想再看看老师那慈祥可亲的目光，于是我钻进了校门。

进校门之后情况怎么样呢？首先，吉姆好像等了很久似的，他飞跑过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仿佛他已经忘记了昨天所发生的事，亲切地拉着我的手，把慌了神的我领向老师的房间。

不知是什么原因，我本以为到了学校后同学们会站在很远的地方瞧着我，说我的坏话：“看啊，那个偷东西、还撒谎的日本人来了！”可是，现在我却受到这样热情的对待，几乎使我感到有点惊讶。

老师可能听到了我俩的脚步声，吉姆还没有敲门老师就给我们开了房门。我们进了老师的房间。

老师满脸微笑地望着我们，她说：“吉姆，你是个好孩子，我说的话你都明白了。”接着老师又时我说：“吉姆说了，你不用道歉也行，往后你们能成为好朋友就好了。来，你们两个人好好地握握手。”

我觉得这样有点过于随便了。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占姆高高兴兴地拉起我垂着的手，紧紧的握着。我不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喜悦，只是害羞地笑着。吉姆也满脸笑容，心情十分愉快。

“昨天的葡萄好吃吗？”老师微笑着问我。

“好吃！”我的脸涨得红红的，只好如实地回答老师的询问。

“喜欢吃的话，那就再给你们摘一点！”说着，老师从窗口探出穿着洁白细纱布衣衫的身体，摘下一串葡萄。她把带着白霜的一串紫葡萄放在白皙的左手上，用细长的银色剪刀从中间咔嚓一下剪成两段，分给了吉姆和我。

至今我仍能清晰地回忆起那种美丽的情景——老师那白皙的手心上托着颗颗相连的紫葡萄。

从那以后，我成了一个稍有进步的孩子，好像也不那么腼腆了。虽是这样，可我所最最崇敬的老师却不知去了何方。我清楚地知道再也不能见到她了，但我现在总觉得她如果还在的话那该多好啊！

一到秋天，一串串葡萄总会着上紫色，挂有白霜。然而，无论在哪儿，我再也没有见过那托着紫葡萄的、大理石般洁白而美丽的手。

张国强　译

一年级一班的白雪公主

长崎源之助

（一）

“我不想去学校了！”和也对妈妈说道。

妈妈一听这话大吃一惊，急忙问道：“有人欺侮你了？”

“不是！”

“那么，出什么事了？”

和也低着头，不吭声，只是不住地玩弄着西服上的纽扣。

“你不说话妈妈怎么会知道呢？你说说，为什么不想去学校？”

“我……我不想参加班里的演出。”和也噘着小嘴嘟囔着。

“哟，你们要举办文艺演出！一年级一班演出什么节目？”

“白雪公主。”

“是吗，这个节目太棒了。那么你在这个节目里扮演什么角色呢？小矮人？”

“不对！”

“那么你扮演那个把白雪公主带到森林去的猎人？”

“也不是！”

“这么说，你扮演黑心肠的妖婆？”

和也还是摇头。

“对了，男孩子是不能扮演妖婆这一角色的。”妈妈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自己提的问题多傻啊。然后，妈妈有点难为情他说道：“和也，你演什么角色了，快对妈妈说说！”

“王—子！”和也吞吞吐吐地答道。

“哎呀，演王子多好啊！你为什么不喜欢演王子？”

“可我总说不好那些台词。”和也说着，脸上露出欲哭的神色。

“你在说什么呀，真没志气！怎么样，妈妈和你一起练习，你也努力奋斗！”

和也胆子很小，妈妈对此伤透脑筋。

“我不想去学校了。”和也说这种话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刚刚入学的时候、班主任吉野老师带领同学们参观学校。

“这儿是办公室，是老师们办公的地方。隔壁一间是校长室，再旁边一间是做饭的地方。”

老师一面解说一面把学生领到楼房的平台上。从平台上下来往回返的时候，和也看见三年级教室里一群学生正在用粘土捏东西，他看得发呆了。

当和也有所察觉时，四周已无一人。老师和同学们都到哪儿去了？他东张西望，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到处探头观看，还是没有找到老师和同学。不管他走到哪里，所有的教室都和一年级一班的教室一模一样，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班的教室。

和也终于哭了起来。

“哟；你怎么在这儿呆着啊！老师正在为你担心呢！”说这话的人是阿佐，她是个女同学，和和也在一个班里。

“快别哭了，你可是男孩子啊！”阿佐以姐姐的口气说着，拉着和也的

手向自己的教室走去。

阿佐在班里个儿最高，和也在班里最矮，俩人走在一起还真像姐姐和弟弟在同行。

和也哭鼻子了，觉得很难为情，所以第二天他缠着妈妈，说不想上学了。

阿佐的学习不怎么好，但非常活泼。无论是玩投球，还是垒球，阿佐所在的队准能获胜。阿佐还会弹钢琴，歌也唱得很好，她斗志昂扬，将来想当一个歌星。

在一年级一班，阿佐是个受到众人欢迎的学生。和也也想和阿佐成为好朋友，可这一愿望还从来没有对阿佐说过。

节目里的角色分配是由大家决定的，全体同学没有意见，一致通过由阿佐扮演白雪公主。这些角色中，最伤脑筋的是扮演妖婆的角色，谁都不愿意干。与此相反，想扮演王子的同学却有好几个，阿胜、阿英、阿明等男同学，几乎人人都想当王子。竹治同学站在椅子上，举手说：“老师，让我演王子吧！”没有举手的同学只有一个，这就是和也。为了争着扮演王子，那些同学都快要打起来了。

“照我看，倒不如让和也扮演王子！”阿佐在一边说道。

“好，这可太好了，让和也扮演王子！”同学们都鼓掌叫好。

和也不会玩单杠，跳箱也跳得不好，唱歌老走调，读书时候，声音小得像蚊子叫，怕难为情，还特别爱掉眼泪。即使算术、语文测验都得了一百分，他还是没有什么人缘。所以大家半开玩笑地让和也扮演王子。

“我……我可演不好。我……”

和也急得都快要哭了，可同学们的掌声却越来越响。

“和也，同学们都推选你当王子，打起精神来，好好地干吧！”吉野老师对和也说。

可是，和也仍然低着头，怎么也不说“行”这个字。

“那么，这样吧，老师扮演妖婆，和也扮演王子，咱俩比赛比赛，看谁演得好。”吉野老师又说道。

同学们一听老师也要参加演出，都极为兴奋。

其他的同学分别扮演树木。小鸟等。吉野老师是这样想的，让全班同学一起参加这次愉快的演出。

（二）

排演的日子来到了。

真由美担任朗读，她诵读着台词，练习开始了。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地方有一个名叫白雪公主的、可爱的小姑娘。白雪公主的妈妈生下白雪公主后不久就去世了。现在的妈妈并不是白雪公主的生母。白雪公主长得非常漂亮，继母对此十分忌妒。她命令猎人将白雪公主带到森林里，然后杀死白雪公主。可是，猎人觉得白雪公主太可怜了，没有杀害她。白雪公主向森林深处逃去，她在那儿发现了一座小房子。”

当真由美读到这几时，帷幕拉开了，舞台上出现了小矮人居住的房子。

一般的戏里面只有七个小矮人，可吉野老师为了让大家都能参加演出，将小矮人增加到了十四个。因此，小矮人家的桌子上放着十四个盘子、十四把勺子、十四把小刀，还有十四个喝葡萄酒用的杯子。

阿佐把每一个盘子里的面包都尝了一尝，每一个杯子里的葡萄酒都喝了一点。

“多美啊，我也想吃一点，喝一点！”贪吃的竹治嘴里含着手指说着。他出的这副洋相把同学们逗乐了，排演中断了一下。

“吃饱了有点发困。”白雪公主钻进了小矮人的被窝，睡着了。

正在这时，十四个小矮人有说有笑地回来了，今天的工作都干完了。有的小矮人扛着鹤嘴镐、有的背着口袋。有的拿着砍刀。

“有人在我的椅子上坐过了！”

“咦，有人吃了我的面包！”

“真怪，有人喝了我的葡萄酒！”

小矮人一个接一个地叫了起来。

“究竟是什么人闯进了我们的家里？”

一个小矮人叫了起来：“瞧，我的床上躺着一个人！”小矮人们一下子全围了上来，他们站在白雪公主的四周。

“她就是犯人，可是这个犯人长得太美了！”

就这样，从此白雪公主给小矮人的生活带来了欢乐。

再说说城堡里的继母——妖婆，她以为白雪公主已经死去，在这个国家里再也没有任何人比自己长得更美了。

“魔镜，魔镜，这个国家里谁长得最美？”妖婆对着魔镜问道。

丰司同学拿着一个用厚纸板做成的镜子，他说：“在这里您是一个大美人，可是住在山对面那个森林里的白雪公主比你要美千百倍！”

“你说什么？”

吉野老师扮演妖婆，她大动肝火，生气地反问道。

竹吉在一边细声细语他说道：“瞧，老师的这副模样和训斥我们忘了写家庭作业时的神气一模一样。”

妖婆把自己打扮成农民模样的老太太，来到了森林里，她让白雪公上吃了有毒的苹果。

白雪公主死了，小矮人们悲痛万分，森林里的树木花草力之哭泣，飞禽走兽为之流泪。小鸟们唱起了悲伤的歌曲。

正在这时，王子牵着马来到了这里——和也上场亮相了。

马由竹占和健一两个人扮演。健一带着一个用纸剪贴成的马脸的面具，竹吉扶着健一的腰，装成马背和后腿。为了不让观众看见竹吉的脑袋，在他头上蒙了一条床单，竹吉的臀部还垂挂着一条马尾巴。马走路的时候，竹吉大幅度地晃着屁股，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这么一来竹吉更带劲了，他借此助兴，抬起一条腿，装作马在撒尿的样子。

“马撒尿的样子怎么和狗撒尿的样子一样呢？”老师训斥着。

“嘿嘿……”竹吉从床单下面探出脑袋，逗得同学们捧腹大笑。

“啊，多美的公主啊！太可怜了，她已经死了。”说着，王子抱起了白雪公主。

刹那间，白雪公主睁开了眼睛，因为卡在喉咙里的苹果取出来了。

和也抱着阿佐，他觉得很难为情。再说，阿佐个儿也高，身体也重，和也不能照剧情的要求把她举起来。

苏醒过来的白雪公主环视着四周。

“我在什么地方？”

“你在我的身边。”

“你是谁？”

“我是邻国的王子！”

“你长得多么英俊啊！”

阿佐这么一说，和也的脸通红通红的，下面的台词也说不利落了。

“我……我一定很好地保护你，胜过爱护世界上的一切东西。我……我向你请求，做我……我的妻子吧！”

后面一句台词的声音特别小，简直就像蚊子叫。

“听不见，听不见！”同学们叫了起来。

和也的脸更红了，他只好重说一遍：“做我的……我的妻子吧！”

王子将白雪公主扶上马背，向城堡走去。

小矮人们、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全都唱起了庆贺的歌曲，这时幕布拉上了。

（三）

排演反复地进行了好几次，每练习一次，都有不少长进。可是，惟独和也的长进不怎么大，台词总是不很流利。

“声音那么轻，听不见！同学们都这么说。这样一来和也更紧张了，常常把台词背错。

妈妈和和也大下一样，干劲十足，每天都于到很晚，努力制作王子的演出服，甚至还做了一个带有野鸡毛的帽子。

“和也，加油干吧！妈妈也在为你拼命干啊！”

听了妈妈的话，和也都想哭了。

文艺演出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第一天是全体学生观看，第二天是家长观看。一年级一班的《白雪公主》演得非常顺利，至少白雪公主吃苹果到死去那一段演得十分成功。特别是扮演妖婆的吉野老师一上台，台下的掌声如雷鸣一般。

阿佐扮演的白雪公主穿着轻飘飘的黄衣服，可美了。这是姐姐出门穿的衣服，阿佐给借来了。

小矮人们也演得很不错，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及小鸟们的歌声、舞姿都非常感人。

又该王子上场了。

吉野老师也不卸装，穿着演出服，站在舞台的一端，屏气注视着和也，心里默默地祝愿着：“希望你把台词背得流利一些。”

健一和竹吉扮演的马上场了，观众哄堂大笑。这两个人都穿着茶色的衬衣和紧身裤，看上去像匹真马。

“和也，加油干啊！”和也自己鼓励着自己。然而，他脸上一阵发热，心怦怦地跳，甚至连膝盖都在不住地打颤。

和也横下一条心，说了句台词：“啊，多美的公主啊！”

哟！这句台词背得挺流利。

“接着往下说啊！”吉野老师在一边提醒着。于是，和也干劲猛增。

但是，不知怎么的，出了这么一件事。

死去的白雪公主应该一动下动，可阿佐却在不住地动着身体。和也虽然

抱着她，可她心里却在想着姐姐的衣服。原来啊，刚才倒下来时碰到了柱子上的一颗钉子，把衣服撕破了，这衣服好不容易才从姐姐那儿借来的，姐姐会怎样训斥自己呢？阿佐忧心忡忡，脑子里尽想着这件事，把该轮到自己背台词的事情都忘了。

“快背台词啊，快背啊！”和也催促着。

阿佐这才想起该轮到自己背台词了，但是她漏背了好几句。

“你长得多英俊啊！”

一听这句台同，和也愣了，他急忙小声地提醒阿佐，说：“阿佐，台词错了！”

这么一来，阿佐更慌了，她拼命地想着自己的台词，谁知越着急越是想不起来，她的脸涨得通红通红。

“你是谁？”阿佐好不容易才想起这一句，可是她又漏说了前面的台词。

和也毫无办法，只好挨着顺序背诵自己所记住的台词。

“你是谁？”

“你在我的身边。”

“我在什么地方？”

“我是邻国的王子！”

“你是谁？”

这些前言不搭后语的台词逗得观众放声大笑。阿佐感到自己背错了台词哇哇地哭了起来。

和也把哭泣着的白雪公主扶上马背。马摇摇晃晃地走着，因为阿佐的身体太重了。

演出结束以后，阿佐还是哭个不停。吉野老师说：“明天让爸爸、妈妈们看演出，加油干吧！别哭了，这可不像平时的阿佐啊！”

尽管老师这么说了，但阿佐还是不住地抽泣着。

回家路上，和也送阿佐一程。

“别哭了！噢，别哭了！”和也说着，他想起刚入学时在学校里迷失方向后得到阿佐帮助的事情。这时，和也感到自己仿佛已成了阿佐的哥哥。

一只小狗从拐角处的邮筒后面猛地窜了出来，并汪汪地吠着。和也吓了一大跳，一把抓住了阿佐。

“怎么啦，这么小的一条狗，有什么可怕的？”阿佐说着。她蹲下身子抚摸着小狗的脑袋，小狗突然驯顺起来了，还使劲地甩着狗尾巴。小狗把前爪搭在阿佐的膝盖上，亲热地舔着阿佐的脸颊，舔着脸颊上的泪珠。

“讨厌！”阿佐说着。她看了看和也的脸，笑了起来。

和也放心了，他说：“加油干，明天可别背错了台词！”阿佐使劲地点了点头。

“好，咱们一边练习一边走吧！”

“行！”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着台词。

“我在什么地方？”

“你在我的身边。”

同路行走的阿姨回过头来看了看他俩，但和也仍沉着他说着，并且大声地背诵着以往练习时经常卡壳的台词。

“我一定很好地保护你，胜过爱护世界上的一切东西。我向你请求，做我的妻子吧！”

这话不是对白雪公主说的，好像是对阿佐说的。

张国强　译

班长的侦察

川端康成

一

星期一，班上有一堂挺有意思的理化课。

上课之前，校工的儿子新吉在标本教室的旁边，给同班同学团团围住，简直成了个红人儿了。

新吉满脸透着得意的神情说：

“今天实验什么，你们谁知道？嘿，只有我知道！星期六那天，你们走了以后，老师的备课实验都给我看到啦！”

“你真的看到了？那可让人有点儿眼红！”

“实验挺有意思的吧？都用的什么仪器？说给我们听听好不好？”

大伙儿七嘴八舌地嚷成了一团。这个拉拉新吉的手，那个推推新吉的肩膀，乱哄哄地凑在标本教室的窗下。

在地理课上，看看各个国家那些美丽的风景照片和物产图什么的；在历史课上、欣赏那些古代英雄人物的肖像以及描绘战争的画卷；在生物课上，观察那些动植物的标本——所有这一系列的学科，跟他们在一、二年级时学的完全不同，难怪要引起孩子们的浓厚兴趣了。他们那孩提世界似乎一下子显得开阔起来了，这给他们带来了亲手触摸到漫长年月的历史和广漠无垠的自然界大门的喜悦；同时也使他们为自己真正成了高年级的学生而感到自豪。尤其是理科的实验，它那新奇的色彩，使得孩子们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把蓝色的石蕊试纸放在盐酸、硫酸和硝酸的溶液里，竟会“唰”地一下子变成红的啦！“哎呀呀，哎呀呀！”孩子们见了，个个都惊奇得愣住了。而这只不过是奇迹般的、不可思议的实验的开始。当他们看到光的各种实验，如：聚光燃着纸张的凸镜，到处呈现出七色彩虹的棱镜等等，他们的心就完全被这种变戏法似的实验迷住了。

所以，大家都急切地盼望着能知道下堂课的实验内容，哪怕提前一分钟也好。大伙儿拉着新吉，你推我搡地挤在标本教室的窗户下，踮着脚，一看到里面的仪器架，就问了起来：

“嗳，是哪个仪器呀？”

“电还像雷那样‘劈里啪啦’地响吗？”

“这可把我难住啦，”新吉说，“我确实记着是从右面数过来的第四个钵子。可现在摆了这么多，我也忘得没影儿了。”

“那，那是什么实验啊？”

“开头是把锡箔用火烧化了，再后就是用电热丝拴住一块炭烧得通红通红的。”

“这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这不正是上课时要学的吗？”

还没等他们弄明白新吉的话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上课铃就响了。

大家等待着，以为老师还会像往常那样，让校工和班长拿着实验仪器笑嘻嘻地走进来。可是，班长这一回却只拿来了三只电灯泡，所以大家都失望地看着新吉。新吉也有点儿莫名其妙，他在同学的耳朵边小声地嘀咕着：

“不对呀，怎么会是电灯呢？”

“永野！”老师严厉地叫着新吉的姓，说：“不许说话、肃静点！”

接着，老师用那从来没有过的、使人害怕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对大家说：

“上一堂课学的是‘电流’，今天应该讲‘电灯’，是吧？电灯是电流的应用，也就是利用电流发光发热的功能制成了今天的电灯。要说明这个问题，还是要做实验给大家看，看看电流是怎样发光发热的。其实呢，今天的实验，早在上个星期六就都准备好了。可是，过后不知是谁走进标本教室，把仪器弄得乱七八糟，把电他的玻璃筒，陶制的圆筒都打碎了，硫酸也流了出来，锡箔也没了。不仅如此，上学期给你们看过的凸镜也不翼而飞了。今天早上，在教师办公室问了一下，老师们谁也没在星期六进过标本教室。校工打扫的时候，我在场。这样看来，如果不是校外人干的，那就是我们学生闯的祸了。据校工讲，今天早上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可以肯定，小偷是决不会来偷这些东西的。因此，也只有怀疑我们自己学校里的学生了。明确点儿说，是怀疑六年级学生。只有现在学习这些科目的人，才喜欢玩玩理科实验仪器，或是摆弄个凸镜什么的。大家不愿意被人家怀疑，我也不愿意来怀疑大家。所以，你们当中是谁闯的祸，我希望他早一点儿出来认个错。”

押本老师这出乎大家意料的一番话，使得整个教室静得出奇。大伙儿有的不知所措地你瞧我，我看你的；有的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大概大家也都有这样的体会吧，当这种怀疑牵联到全班同学的时候，你虽然满腹委屈地说：“老师，这不是我干的。”可是仍像有一种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压抑气氛笼罩着整个教室。

“上星期六放学以后，还留在图书室里的人，请举起手来！”

数一数，七个人。

图书室正好在标本教室的隔壁。

“这当中，约摸是两点多钟，还留在那里的人，举起手来！”

押本老师稍微等了一会儿，然后说：

“一个也没有？！这么看来，当然不会有什么人进过标本教室的了！好，我相信大家，我的怀疑解除了。如果谁觉得在这儿不好意思跟我说，那就过后找班长谈。另外，木材！”老师叫着班长文雄的姓说，“你们自己好好地查一查。与其瞒着，倒不如趁早认个错，这样，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全班，都是有好处的。”

“知道啦！”

文雄的一颗心突突地乱跳，他一边答应着，一边心里在想：被大家怀疑的，第一个准是新吉，因为新吉既是校工的儿子，又在星期六看过老师的实验。接下来，就该轮到我了，因为班长是跟老师一起去拿仪器、放仪器的，是知道钥匙放在什么地方的。总之，放学回去后，得马上去找清一商量商量。清一虽然双目失明了，可是他却什么都能看得见！

这时，老师的声音打断了文雄的思路。

“由于以上原因，这堂课没法做实验了。所以，今天复习一下前面学过的内容。下面简单他讲讲电灯。我们是怎么知道电有两种的呢？冈崎，你来回答！”

二

清一虽然双目失明了，可他什么都看得见——文雄就是这样相信自己朋友的。

那还是清一失明后不久的事。有一次，文雄刚进门，清一就冷不防地问他：

“你怎么啦？哭丧着脸！”

“你怎么知道我哭丧着脸？眼睛治好了吗？那太好啦！”

“不，是你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告诉我的。”

“嗯，真的，我跟大川那家伙打架了。”

“这么说，挨打了吧？”

“可我决不服输！”

“不看也知道，你老实巴交的，怎么打得过大川呢！”

“就是输了也不服他！”

“这用不着说，连我这个失了明的人，也看得很清楚的呀！”

“嗳，清一，大川那家伙跟我说：‘清一不能上学，你当上了班长，乐坏了吧？’这一下把我惹火了，我就突然上去揍了他。像那样的事……像那样的事，我可连想都没想啊！”

文雄不知不觉地紧紧地握住了清一的手。

“清一，你是知道的，我会是那种卑鄙的人吗？从五年级开始，我一直落在你的后头，尽管我不服气，也想争个第一，可是，那样的事……那样的事“文雄，谢谢你。不过，我虽然双目失明了，可我也不甘心被你拉下。这不单单是你一个，我同样也不甘心落在任何一个视力正常人的后面啊！”

“是吗？好家伙，有志气！”

文雄被清一这出乎意料的昂扬情绪感动了，他的脸色也明朗起来了。这时外面街道上响起了马蹄声，大概是从田里传来的吧！

“啊，对啦！”清一听到马蹄声更加振奋了。“我过去学会了骑马，真有好处啊！只要骑着马，我哪儿都能去。明天我就骑马到学校去，吓唬吓唬大伙儿！”

九月的新学期开学已经三天了，看样子，清一好像还惦记着上学呢！

“你真的还想上学吗？”文雄怎么能忍心说这种话，朝那个一心渴望上学的清一头上泼冷水呢？他真想去向押本老师请求说，“真的，别看清一双目失明，可他肯定会比谁学得都好，让他上学吧！”

“嗳，上学期生物课上看到的海藻图、珍珠贝、蛏子、河蚌的标本，真漂亮呀！可是一想到我再也看不见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伤心透了。不过，我双目失明以后，记忆力更强了，妈妈每天给我念上一课书，我就复习一课。所以，地理、历史这类课本，我都能背下来了！”

“真的？”文雄惊讶地看着清一。

“我也要回去学习啦！”文雄反倒像是给清一的话打动了似的。

清一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干别的什么事，他都不肯落在眼睛好的人的后面。这种坚强的信心的形成，无疑是来自他那天生的上进心，另一方面呢，就是他想尽量不让妈妈为自己伤心。

清一家住在农村，每逢农忙期，也就是在水稻插秧和收获的季节里，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上学的孩子们都下田劳动，就是学校里也在农忙期里放了假。清一家里，爸爸妈妈加他只有三口人，他从小就是个劳动能手。在绿油油的水稻长得没膝深的时候，暑假开始了。有一次，清一下田除草，

在他想擦脑门上的汗，刚抬起头来的那一刹那，稻叶拉伤了他的两眼。这稻叶和芒草的叶子一样，对眼睛是非常有害的。但很少有人被弄瞎眼睛，只有邻村的一位老大娘被弄瞎过一只眼睛。可清一真是太不幸了，两眼竟全给弄瞎了。

过了两三天，清一问妈妈：

“妈，天早亮了吧？把门打开吧！”

“门全打开了呀！”妈妈漫不经心地说道，可是马上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就立刻改口说：“妈想到太阳出来会刺激你的眼睛，所以就在窗上挂了一张黑布帘子。”

可是，妈妈抽抽搭搭的哭泣声，清一不会听不到，而且，天总是不亮起来，黑布帘子也老是那么遮挡着窗户的情景，清一自己也不会察觉不到。为了这个，妈妈连眼睛都哭肿了。可是，不是妈妈来安慰清一，相反的，倒是清一来安慰妈妈了。他那颗勇敢顽强的心在剧烈地跳动着：

“妈，别看我眼瞎了，可我决不落在任何人的后面。”

清一要像眼睛好的人那样，干各种活儿给妈妈看看。他先是用手摸索着，用脚挪蹭着，顽强地从记忆屋里的火盆、橱柜、电灯、佛龛的位置开始。过了不久，当他刚刚能在屋里像从前那样行走自如的时候，就在一天早晨，他急不可待地走出去了，直到晚上才回家。

“唉呀！清一。我还以为你掉到河里了。你根本不知道妈是多么为你担心呀！你到底上哪儿去啦？”

“妈，我到学校去啦！”

“学校？是文雄带你去的吧？”

“不，我自个儿走去的！”

“天哪，那可多危险呀！磕着碰着的，怎么行啊！”

“不要紧，上学的那条道儿，以及在学校里。我就像呆在自己家里一样，都摸熟了。下课的时候，文雄又带我熟悉了教室和操场，所以，我就像能看见一样，可清楚啦！”

“这么说，你还上课了吗？”

“上啦！还是我最先会的呢！”

三

可是，押本老师把清一的妈妈请到学校，对她说：

“清一的学习精神，连老师们都非常钦佩，感动得掉下泪来。他自己学习得也很好。但不管怎么说，总归是眼睛不好，万一有个好歹，我们也对不起家长。另外，对清一本人来说，今后也会碰到这样那样困难的，所以……”

“是的，我很清楚。都怪我不好，只是想今儿个不让他去，明儿个不让他去，可是一到早上，看到孩子高高兴兴地去上学的那副样子，就不忍心。”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其实，我们的心情也一样，怎么也张不开口，说句‘你明天就不要再来上学了吧！’所以这才特意把您给请来了——孩子不到学校来上课，也是可以照样学习的。”

第二天，清一的好友文雄就急忙来安慰清一了，文雄说：

“你的事我已从押本老师那儿听说了，老师也很佩服你。从今天起，我打算天天到你家来复习功课。清一，我把老师教过的内容给你讲一遍，这样，

我自个儿也能加深记忆啊！”

“谢谢你，文雄老师！”

“什么老师，你要是挖苦我，我可不来了！”

文雄嘴里虽然这么说，可是看到清一没有那种因为上不了学而显得灰溜溜的样子，也就甭提心里有多么高兴了。

就这样，在文雄的帮助下，清一的功课越来越进步了、他脑子里也像长了眼睛似的，能看见哪儿是道路，哪儿是小河，他天天在外面到处走动着。

“听说清一今天在寺山池游泳了，大伙儿都吓坏了。”

星期天，邻居把这事儿告诉了家里。当天傍晚，文雄来了：

“婶婶，清一跳水可棒啦！就他一个人敢从岸上最高的地方往下跳，潜水比赛也是他游得最远。”

“文雄，怎么连你也吹捧起这事来了？你为什么不阻止他呢？以后再也不要带他去游泳啦！”

“这不是叫我难做人吗？清一他自己也长脚的嘛！”

文雄嘟囔着。

“就是嘛！妈，我有四只眼睛，无论是在水里还是在夜里，我都能看见！”

这以后，清一依旧像只敏捷的小鹿一样，跑遍了村里的各个角落和山野。总有一天，会像他告诉文雄的那样，稳稳当当地骑着马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的。要是有远方的客人到这村里来，请清一来做向导准没错儿。

自清一伤了眼睛以来，不久，秋天来了，稻子也接近收割的日子了。这时，孩子们到处攀登农民院里的和山上胸那些鲜艳美丽的柿子树。于是，清一又一次成了村里最灵巧、能攀最高树枝的能手了。

“就是成了像猴儿一样的爬树能手，又能怎么样？！柿子树容易断，枝子也干枯，你都能看见吗？”妈妈跟往常一样地责备清一说。

“不过，妈，我什么都不愿意落在人家后头。再说，我的手指头就是眼睛啊！是不是枯树枝，我只要稍微一摸，马上就知道啦！”

“你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可是你也该替我这个一年到头为你担心受惊的妈妈想想啊！”

她话虽是这么说，但看到儿子对双目失明毫不在乎的那股勇气，心里也非常高兴。

这完全是一种顽强的毅力和勇气。对双目失明的清一来说，爬上一棵柿子树，肯定要比别的孩子多花上十倍的劳动和勇气。最了解他这种敢闯精神的，当然是他的爸爸妈妈，其次要算是文雄了。

文雄曾经这样说，别看清一双目失明了，可他什么都看得见。可是，就连这样信任自己朋友的文雄，有一次也给清一的举动吓住了。自从清一不再上学以后，文雄就天天像上课似的，一直来清一家复习功课，其中只有三次学过的功课，他没给清一讲。那就是物理中有关光的三节课：光的反射、平面镜、光的折射。文雄不忍心讲给清一听，要知道，盲人就是看不见光明、失去光明的人啊！

“我不能讲！免得清一心里难过。”

可是，到第三回，清一却先开口了：

“最近，有关物理这门课，你一点儿也没讲给我听啊！”

这一问，问得文雄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接着清一又问：

“今天也有物理课，老师还给你们做了光的折射的实验看了，对吧？”

“唉，谁告诉你的？”

“谁也没告诉我。可是我有四只眼睛啊！我把今天学校里做的实验说一遍，错了你就给我纠正一下。能作为光的折射的证据，第一，把一根棒斜插进水里，棒就好像从水边被折断了似的；第二，把洗脸盆放在阳光下，把投到盆底的影子，在盆边上做个记号，再轻轻地往盆里倒上水，影子就会往盆边移动了。这是由于光透过空气射入水中时产生的折射，所以就显得离水面远了似的；第三，把一枚铜钱放在碗里……”

“你，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可真没料到！”

文雄不眨眼地盯着清一的脸，好一会儿才说：“请原谅我吧！是我不对，不该不讲给你听。清一，只要专心，心里的眼睛无论什么都能看得见啊！”

于是，他们复习了前三课，又把下星期老师要教的棱镜一课，也认真地预习了一下。

“有私进标本教室嫌疑的，第一个是校工的儿子新吉；第二个就是作为班长的我自个儿了；如果要找第三个怀疑对象的话……”文雄猛然间想到了清一。这也是毫不奇怪的。清一肯定看不见光的折射实验，可他又像亲手做过一样的了如指掌。加上他做过前任班长，同现在的文雄一样，是知道钥匙放在哪儿的。正因为没能在教室里看过实验，正因为那强烈的好学精神，使他越发想亲手做一下实验看看了。

“啊，要真是这位可怜的朋友清一干的话……”

想到这儿，文雄心里一阵难过。

四

少年侦探家们不但实验没看成，而且连全班也都成了怀疑的对象，感到很不是滋味。所以一下课，他们一个个就在转眼之间变成了不起的侦探家了。

“我觉得永野靠不住。第一，他是校工的儿子；第二，他不是说星期六还看过老师做的实验了吗？”

“要是让我进标本教室来个现场调查的话，马上就可以把犯人抓来给你们瞧瞧！”

“简直是在吹牛！”

“真的，要是把指纹拿来，一下子准能抓到！”

“指纹？怎么弄法？”

“在手指头接触过的地方撒上些面粉什么的……我在电影上看到过嘛！”

“会不会是耗子啊？”

“要是猫或是黄鼠狼可就好啦！”

“你见过偷凸镜的耗子吗？”

“是黑脑袋的耗子！”

“也许是小偷吧！”

“难道连门窗都不撬开就……”

“是像小耗子和尚[1]那样，使了什么隐身法了吧？！”

“星期六那天，是哪几个人留在图书室里了？”

“要是校长开会回来之前弄不清楚的话，那就麻烦了。”

争了半天，也没人能想出个高明的主意来。犯人究竟是谁？到底也没弄出个眉目来。

没有一个人会怀疑受人尊敬的文雄，更没有人会想到清一的身上去。就连侦探长文雄也没说出清一的名字。

文雄刚踏进清一家的门，清一就问：

“今天理化课做什么实验啦？我来猜猜看吧！把四角锡箔的当中部分切得像线一样细，再把连在电池上的铜丝结在锡箔的两端，使电流从那里通过，于是锡箔的细处就变红烧化了。随后，又在两根像铅笔大小的尖头碳棒上缠上铜丝，接上电池，把碳棒尖轻轻往一起一合，马上就燃烧发红了。就这样利用电流发光发热的作用，才发明了电灯。嗳，是这样吧？”

“其实，那个实验今天没做成，”文雄已经吃惊得在打哆嗦了，“有人不知是在星期六还是星期天，进了标本教室，把仪器打坏了，把凸镜也给偷走了。”

这回，清一“啊”的一声，脸色“唰”地一下变得铁青了。

“我头疼，明天见吧！”

文雄也不管清一在后面怎么喊他，一溜烟地跑回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虽说清一是出于求知心，可他却干了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我怎么能够揭发跟我好得像一个人似的好朋友呢？不过，作为一个班长，又怎能不为全班着想而知情不报呢？这一来，文雄可伤心透了。

由于不愿意见清一的面，所以文雄整整一个星期也没去他家复习功课。

---

[1] 相传此人是日本江户时代的一个著名盗贼。

好容易挨过这难熬的一周，待到下星期一上物理课时，文雄发现，押本老师的脸上又像平常那样快活、和蔼了，并且把打坏的仪器也全换成崭新的了。不仅如此，老师还微笑着亲切地对大家说：

“上个星期，怀疑了大家，实在对不起。今天早晨，‘犯人’自己坦白了，总算给大家澄清了嫌疑！这个‘犯人’不是别人，他就是校长！大家不要笑！校长为什么要做物理实验呢？这里头还有一段感人肺腑的事情呢！星期六，校长刚回到家，就发现自己要带到校长会议去的材料给忘掉了，所以又回到学校来拿。这时，他看到在标本教室的窗下站着一个少年，仔细一瞧，原来就是你们的班长清一。清一告诉校长，他是在看押本老师做实验的。可是那个时候，实验早就结束了，盲人是多么可怜啊！他也不知道我已经不在那儿了，还一个劲儿地在窗下站着。校长问他：‘你这么迫切地想看物理实验吗？’‘是的，先前我路过学校时，已经听过一堂光的折射课了。’清一回答说。校长被他这种好学精神感动得不得了，就把他带到标本教室，做实验给他看。过后，校长由于不当心，把桌子弄倒了，打坏了仪器，棱镜也摔碎了。今天校长开会一回来，事情就完全弄明白了。然而，清一这种专心是值得佩服的，这种求学精神也是值得视力健全的全班同学学习的。有了这种精神，眼睛坏了又算得了什么？！照样可以干出比正常人更出色的工作，照样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文雄飞也似地跑回去，紧紧地抱住清一：

“清一，原谅我吧！我真不该怀疑你！”

“是我不好。由于怕给校长添麻烦，就瞒起来了。这是要请你宽恕的。文雄、要是我失去了你的友谊，我心里的光明也会跟着消失的啊！”

曲明偌 陈文辉　译

猴公和八郎

椋鸠十

（一）

佐佐木长期过着狩猎生活，但生擒幼猴这还是第一次。这是一只还在吃奶的幼猴。

猴子越小、出售的价钱就越贵。因为小猴子非常容易训练，它很快就能学会钻圈圈等节目。可是，这只幼猴才生下来不久，佐佐木没有什么好办法喂养它，放了它吧，又怪可惜的。如果能设法把幼猴养到会自己吃食的话，那就可以出个高价把它卖出去了。

佐佐木把幼猴带回家里，准备和妻子商量一下喂养的办法。

妻子一听，忙说：“这还不容易？让幼猴吃我的奶不就行了。”佐佐木的妻子半年前生了一个男孩，奶水很多。她试着让幼猴吃自己的奶，幼猴就像一个吃奶的小孩一样，拼命地吮吸着，吃得那么香、那么甜。

佐佐木的小男孩名叫“八郎”，他给幼猴起了个名字，叫“猴公”。

猴公和八郎偎依在同一个母亲的怀抱里，各自含着一个奶头，就像是一对双胞胎。

过了三个月，猴公已经能在屋子里蹦蹦跳跳了。吃饭的时候，它跳上小饭桌，一会儿抓把饭团往嘴里塞，一会儿啃啃咸萝卜干。

一天，妻子对佐佐木说：“猴公已经能吃饭了，往后我只给八郎喂奶了！”说着，她便把跳到膝盖上想吸奶的猴公抱了下来。猴公像小孩似地又撒娇又生气，把手指含在嘴里，在草席上滚来滚去，还不时地发出“吱吱”的叫声。

“瞧，猴公多可爱啊，它好像真的把我当成它的妈妈了！”

“是啊，不管谁出多大的价钱来买，我们都不卖悼它！”

“对，我们绝不卖！”妻子把猴公紧紧地搂在自己的怀里。

（二）

一年过去了，八郎还只会摇摇晃晃地走路。猴公和八郎可大不一样，它已经能满屋子乱跑了。不仅如此，它还会爬到院里的柿子树上，使劲地摇着树枝。猴公已经成了一个淘气的孩子。

猴公很喜欢模仿人的动作，吃饭时它坐在八郎的身边，一会儿抓一把饭喂八郎，一会儿把掰成小块的白薯塞进八郎的嘴里。八郎大声哭闹的时候，猴公就急忙学着大人的样子，轻轻地拍打着八郎的背部，好像在对八郎说：“听话，别哭了！”

佐佐木家的庭院里有个小水池，佐佐木夫妇处处留心，生怕八郎走到水池边不小心掉进去。猴公很聪明，不知不觉地领悟到了这对夫妇的意图。猴公和八郎在院子里玩耍的时候，八郎总是一晃一晃地向水池走去，这时猴公总要发出“呜呜”的叫声，并在八郎的身后使劲地拽着他的衣服。看着猴公的表情动作，佐佐木夫妇深深地感动了。

“猴公好像八郎的哥哥。”

“猴公真聪明，比起那些保姆来可机灵多了。”

（三）

一天，佐佐木夫妇去田里除草。太阳快要落山了，草还没有除完。无论如何必须在天黑前把草除干净，夫妇俩目不斜视，弯着腰，不时地拨动着水稻的根部。

这时，八郎在田边棕榈树下的一张花席上甜甜地睡着。猴公在一旁兴致勃勃地玩着，它把花生壳当作玩具，玩腻了就迈着小步走到八郎的枕边，轻轻地分开八郎的头发，寻找头皮屑，然后把找到的头屑扔进自己的嘴里。猴公用这种举动来表示它对八郎的友好和亲热。

就在这时，一条蛇一边发出“咝咝”的叫声，一边向酣睡的八郎爬来。这是一条背部呈金黄色、十分凶狠的响尾蛇。

猴公耳朵特别灵，它听到了响尾蛇的响声。

金黄色的响尾蛇爬到了花席的旁边，像喷出一团黑火似的，吐出了它那细长的舌头。

猴公吓坏了，立即发出尖厉的叫声，猛地跳开，呆立不动，浑身直打哆嗦。

佐佐木夫妇正在聚精会神地除草，他俩没有听到猴公的尖叫声。然而，酣睡着的八郎却被猴公的叫声惊醒了。八郎猛地翻身站了起来，静静地盯着那条向自己逼近的响尾蛇，把它看成是一根美丽的绳子。他一面高兴地笑着，一面把自己的小手伸向“细绳子”。

响尾蛇看着伸向自己的小手，认为是一个强大的敌人要向自己发动袭击了，它急速地转动着身子，盘成一团，昂起那可怕的镰刀形的蛇头，拼命地甩着细尾巴，发出一阵金属般的响声，好像在说：“来吧，看我狠狠地咬你！”

八郎惊呆了，他猛地缩回了小手。可是，一会儿他又把小手慢慢地伸了过去。

响尾蛇使劲地甩着细尾巴，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响。

八郎的小手离响尾蛇越来越近了……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恐惧得浑身发抖的猴公向响尾蛇猛地扑了过去。响尾蛇也大显身手，它闪电般地咬住了猴公的脸颊。

愤怒的猴公迅猛地咬住了响尾蛇，用它那尖锐的牙齿把响尾蛇的脑袋咬得粉碎。

当佐佐木夫妇除完草走上田埂时，只见奄奄一息的猴公静卧在头部被咬得稀烂的响尾蛇的身旁……

曾丽云　译

大造爷爷和雁

椋鸠十

（一）

一个打猎的朋友邀我去打野猪，狩猎野猪的人们都聚集在栗野岳山脚下的大造爷爷家。爷爷虽然已七十二岁了，但腰板挺直，是个精神抖擞的老猎人。好像每个猎人都像大造爷爷那样，特别擅长谈话。他们把血管隆起的坚硬的手放在炉子炭火上方，给我讲述那些令人愉快的狩猎故事。这些故事中，有个距今三十五、六年前大雁飞到栗野岳山脚下沼泽地带时的狩猎的事情。我以此为基础，写了这个故事。

炉子里的大圆木熊熊地燃烧着，炉子上的吊钩和锅映照在纸的隔扇上。请你一边想象那笼罩着清新木头味道的山村人家的炉边情景，一边读读这个故事吧！

“残雪”是一只大雁的名字，由于它左右两个翅膀上都夹杂着雪白的羽毛，所以猎人们都这样称呼它。

今年，“残雪”又率领雁群来到了沼泽地。它好像是聚集在沼泽地雁群的头领，是只十分聪明的大雁。就连它的伙伴寻找食物时，它也毫不松懈，时时警惕着，决不让猎人走进猎枪射程范围之内。

大造爷爷把这块沼泽地当作猎取大雁的场所，可是自从“残雪”来到这儿以后，大造爷爷再也没有打到一只大雁，所以他心里非常恼火。

于是，当大造爷爷得知“残雪”来到这儿以后，他心里想，今年一定要逮住“残雪”，立即着手采用早就想好的特殊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在大雁经常觅食的地方，打上很多桩子，用小绳把带有田螺的钓鳗鱼的鱼钩绑在桩子上。老爷爷用了整整一个晚上，绑好了许多鱼钩，他信心十足觉得这一次好像进展十分顺利。

第二天临近中午时，老爷爷心情激动，去沼泽地看了看。他发现昨晚绑好鱼钩的地方有个什么东西正在叭嗒叭嗒地抖动。

“这次可逮着你了！”老爷爷一边说着一边飞快地跑了过去。

“哈哈，这太好了。”老爷爷情不自禁地像小孩一样高兴地欢呼起来。虽然只逮着一只大雁，但能够顺利地逮到活大雁，这使老爷爷感到十分高兴。

看上去这只大雁非常焦躁，慌乱地拍打着翅膀，四周散落着许多羽毛。

雁群似乎感到这儿有危险因而改变了觅食的场所，附近看不到一只大雁。然而，大造爷爷心想：即使鹰也不过是只鸟，过了一个晚上它们准会忘记这一切重新来这儿觅食的。于是，他又绑上了许多鱼钩，比昨天的还要多。

次日，和昨天相同的时刻，大造爷爷又来到了沼泽地。

秋天的太阳闪烁着绚丽的光芒。

当老爷爷的身影刚出现在沼泽地的时候，立刻响起响亮的拍打翅膀的声音，一群大雁全都飞跑了。

“哎，真新鲜啊！”老爷爷歪着脑袋想道。

绑有鱼钩的附近，确实有大雁在此处寻食的痕迹，可今天却没有一只大雁上钩。

定睛一看，绑着鱼钩的小绳全给拉长了。

大雁接受了昨天的教训，不立即吞食，先用嘴叼着，把它拉长看看，确

认没有异常情况之后才把田螺吞进肚里。这准是“残雪”指导伙伴们这样干的。

“嗯，原来是这样！”大造爷爷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声。

老爷爷现在深深感到：在鸟类中，人们都说大雁、野鸭这种鸟不怎么聪明，可是它们那小小的脑袋里却蕴藏着惊人的智慧。

（二）

第二年，“残雪”又率领一群大雁来到了沼泽 地，照例选择了便于观察的场所为觅食之地，在那儿寻找食物。

打夏天起，大造爷爷就做好了准备，积攒了五草包的田螺。他把田螺撒在大雁要寻食的场所，情况怎么样呢？夜里去看了看，不出所料，那儿果然有大雁聚集在一起拚命寻食的痕迹。

第二天，在同一场所又撒了很多田螺。第三天、第四天也同样撒了许多田螺。

雁群连续四五天吃到了意想不到的鲜美的田螺，虽是沼泽地带，但它们好像把这儿看成了最最满意的觅食场所。

大造爷爷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夜里，大造爷爷在离觅食场所不远处的地方搭了一个小棚，钻了进去，等待着飞离鸟窝而来到这一觅食之处的雁群。

黎明的曙光徐徐射进小棚。

向沼泽地飞来的雁群看上去犹如空中的一个个黑点，飞在最前面的那只雁准是“残雪”。

雁群飞快地向这儿靠近。

“太好了，再等一会儿。向雁群里打一枪，今年非要让你们瞧瞧。”

大造爷爷紧握猎枪，神情紧张，脸绷得紧紧的。

“残雪”一边毫不马虎地俯视着地面一边率领雁群朝这儿飞来。突然，它发现经常觅食的地方有一间到昨天为止还没有见过的小棚。

它的本能使它感到：不靠近情况有变的场所为好。于是，雁群立即改变方向，在广阔的沼泽地的最西头着陆，正好落在射程之外了。由于“残雪”的缘故，老爷爷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

大造爷爷久久地凝视着广阔的沼泽地的对面，长叹一声：“唉——”

（三）

今年，雁群飞往沼泽地的季节又来到了。

大造爷爷端着一碗活泥鳅走进了鸡棚。他一走进鸡棚，一只大雁一边拍打着翅膀一边飞跑到老爷爷身边。

这是老爷爷两年前用“鱼钩”之计生擒的雁，而今它和老爷爷相处得十分亲密，老爷爷还经常把它放到鸡棚外面活动活动。只要一打口哨，不管它在什么地方都会回到老爷爷的身边，停在老爷爷的肩膀上，已经驯顺到这种地步。

老爷爷一面看着大雁吃碗里的泥鳅一面自言自语地说：

“今年我要试试看，用这只大雁作诱鸟。”

凭着长年的经验，老爷爷深知飞在最前面的大雁的身后，总有一群雁儿跟着。所以，自从生擒到这只雁后老爷爷就想用它作诱鸟，以便捕捉“ 残雪 ”的伙伴。

当听说“ 残雪 ”的雁群今年又来了这一消息时，大造爷爷立即赶到了沼泽地。

大雁选择离去年老爷爷所盖的小棚有子弹射程三倍远的一个地方为觅食之处。那儿由于夏季发大水，形成了一片很大的水洼地，好像有很多大雁的食物。

“ 这回一定要干得很漂亮！ ”

大造爷爷仰望着蔚蓝清澈的天空，得意地笑了一笑。

那天的晚上，老爷爷把驯养的那只雁放到觅食之处，自己钻进去年盖的小棚里，等待着雁群的到来。

“ 战斗就要开始了！ ”

东方的天空一片鲜红，黎明降临了。

“ 残雪 ”和以往一样，飞在雁群的最前列，它掠过美丽的晨空笔直飞来。

不一会儿，雁群就飞到了觅食之处，发出了咕哇咕哇的喧闹的叫声。老爷爷心情激动，他闭上眼睛，等待自己平静下来，双手紧紧地握着冰冷的猎枪。

老爷爷睁开了双眼。

“ 今天我非要让‘ 残雪 ”大吃一惊不可！ ”

老爷爷轻轻地舔了舔嘴唇。为使诱鸟飞起来，它噘起了嘴想吹起口哨。可是，就在此时突然响起一阵猛烈拍打翅膀的声音。与此同时，雁群全都叭嗒叭嗒地飞了起来。

“ 这是怎么了？ ”

老爷爷爬出小棚看了一看，只见一个东西从白云附近笔直地冲向雁群。

“ 啊，是隼！ ”

在“ 残雪 ”的指挥下，雁群极其敏捷地避开隼的视线飞去了。

“ 不好！ ”

有一只雁飞晚了。

这是大造爷爷喂养的那只雁——诱鸟，由于长期喂养的缘故，作为野鸟的本能已经变得迟钝了。

隼没有放过这只雁。

老爷爷　　地吹着口哨。即使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这只大雁好像听出了主人的呼唤声、它改变方向朝主人飞来。

隼挡住了这只大雁的去路，叭地踢了一脚。霎时，雪白的羽毛闪闪发光飘散在黎明的空中，它的身体倾斜了。

当隼摆出架势准备发动第二次攻击再踢一脚时，只见一个庞大的身影在空中掠过。

“ 残雪 ”飞来了。

大造爷爷把枪托紧靠在肩上，瞄准了“ 残雪 ”。可是，他不知想起了什么又把枪放下了。

“ 残雪 ”的眼睛里既没有人也没有隼，只有必须抢救的伙伴的身影。它迅速地向敌人冲去，用那巨大的翅膀狠狠地扑打着对手。

受到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就连凶猛的隼也在空中东倒西歪地摇晃着身

体。但是，隼也不是好对付的，它迅速地调整姿势，向“残雪”的胸口飞扑过去。

“残雪”的羽毛像白色的花瓣在清澈的空中飘散开来。

就这样，隼和“残雪”扭打在一起，一齐掉在了沼泽地上。

大造爷爷跑了过去。

两只鸟在地面仍然激烈地厮杀着，但当隼看到有人跑来时它立即停止战斗，摇摇晃晃地飞走了。

“残雪”的胸口被鲜血染红了，它已精疲力竭。但是，当它感到第二个可怕的敌人正向它逼近时，它用尽剩余的全部力气，把脖子抬得高高的，狠狠地盯着从正面而来的老爷爷。

“残雪”虽是一只鸟，然而它却摆出了一个头领所应有的威风凛凛的姿态。

即使大造爷爷伸出手去，但“残雪”依然毫不惊慌。它觉得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似乎正在竭尽最大的努力不去损害作为一个头领的威严。

“残雪”的表现深深地打动了大造爷爷的心，他觉得这不是一只普通的鸟。

（四）

“残雪”在大造爷爷的鸟笼中度过了一个冬天。到了春天，它胸口的伤长好了，体力也得到了恢复，像原先一般健壮。

春天的一个晴朗的早晨，老爷爷把鸟笼盖子开得很大很大。“残雪”歪着长长的脖子，它似乎对眼前突然呈现的广阔世界感到惊讶。

叭—叭—，“残雪”发出了愉快的拍打翅膀的声音，经直向天空飞去。

烂漫的李子花碰到了“残雪”的翅膀，花瓣像洁白的雪花一样轻轻地飘落。

“喂，大雁中的英雄，我不能用卑鄙的手段伤害像你这样了不起的鸟。今年冬天，你再带领伙伴们来这块沼泽地吧！那时咱们光明磊落地战斗一场吧！”

大造爷爷站在花下，对“残雪”发出大声的呼唤。他脸上露出愉快欣慰的神色，凝视着往北方飞去的“残雪”。

老爷爷目送着，一直到很久很久。

张国强　译

太郎蟋蟀

今西祐行

我记得这大概是二年级或者三年级时的事情。

因父亲工作的关系，我曾经在山里的一个小学校里上过学，这个学校十分僻静。

确实是个小学校，走廊和教室之间用纸隔扇隔开，操场只不过是把土路稍加展宽的那么一个场所。做体操的时候，经常能听见牛的叫声，牛一边叫着一边拉着车子走去。

邻村的小学生们嘲笑这个学校，说什么：这是纸糊的学校。

我们班里有个非常淘气的孩子，他的名字叫太郎。太郎是班里的孩子王，十分神气，然而对于我这个从城里来的伙伴却表现得很热情。

“你听我说，如果有谁欺侮了你，你就悄悄地告诉我，一定叫那小子流点眼泪。”太郎有时还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太郎和一个名叫阿信的女同学邻座，他俩的座位下面有个秘密的小洞——课桌下面的地板上有个削去节疤的小洞。这木板上的节疤当然是太郎削去的。

太郎经常把炒豆之类的食物装在兜里带到学校来，在教室里偷偷地吃。这还不算，他把豆壳和削铅笔之后留下的那些木屑等都扔进那个小洞里。另外，他还在洞里藏了好几把用幼嫩的树枝削成的小木刀。一到课休时间，太郎就挥舞着木刀追赶女同学和胆小的男同学。谁都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怕太郎没有一个同学向老师说过这类情况。

有一天，阿信把一块带有小刷子的新式橡皮带到学校里来了。

“你带来的这块橡皮真不错，我来擦擦看！”说着，太郎拿过橡皮喀哧喀哧地擦了起来。谁知道，手一滑，阿信所心爱的新橡皮掉进了那个秘密的小洞里。急得阿信都快哭了。

“胆小鬼，别哭！我给你找回来。”说着，太郎便飞快地跑出了教室。

不知太郎从哪里进去的，他钻到了教室的地板下面。其实，地板下面一团漆黑，全是灰尘和蜘蛛网，怎么也找不到那块橡皮。这时，上课的铃声响了。

阿信不知所措，上课的时候老看着课桌。老师注意到了阿信的举动。

“阿信，你老是看下面，在干吗？”

阿信心想：把太郎钻到地板底下寻找橡皮的事情告诉老师这可不太好。就在这时，一只被太郎在地板底下驱赶的蟋蟀从洞里跳了出来。

“蟋蟀在叫！”刹那间，阿信的嘴里吐出了这句话。

“什么？蟋蟀在叫，它怎么叫的？你学一个，让老师听听！”老师说着，他让阿信学蟋蟀叫。

“　　——”

阿信学蟋蟀叫。同学们哄堂大笑，眼泪都快笑了出来，逗得大家前俯后仰。

可是，就在这时候，地板底下果真传来了“　　”的蟋蟀声。老师也好，同学也好，全都吃了一惊，大家侧着耳朵静静地听着这“　　”的声音。

所着听着，同学们全都嘿嘿地笑了起来。

“这是一只名叫太郎的蟋蟀！”有个同学说了这么一句。老师听了也情

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至今，每当蟋蟀鸣叫的时候，我总要想起太郎蟋蟀，那山中小学确实是个愉快的小学校。

最近我听说了这么一件事：太郎已经当上了村长，并在两三年之前建了一个钢筋水泥的、十分美观的小学校。

张国强　译

光灿灿的小金鹿

仁木悦子

一

小六刚要开门，忽听哗啦一声响，有人从屋里把门拉开，差点儿把她晃了个跟头。

“你这小家伙！”则之凶狠地一把揪住趔趔趄趄的小六，大声喊叫。

“饶了我吧，则之哥。”小六战战兢兢地赔着不是。

“往后小心点，小丫头。”则之克了她一句，便耸耸肩膀，走了出来。小宗紧跟在他的身后。小宗三天两头到他这儿来玩，两个人很有交情。小宗穿着带红蓝格的花夹克，还戴一副墨镜。

“哼！才十六七岁，就打扮成这个样子，真恶心。”小六的妈妈佐代，背地里常常这样骂小宗。

不过，小六并不怎么讨厌这高个儿、总好咧着嘴傻笑的小伙子，因为他对她并不像则之那么冷淡，那么横。就是刚才，他还隔着墨镜笑嘻嘻地问过小六呢。他说：

“刚下课呀？”

可是，则之却早把小六忘了。

则之对小宗说：

“浩平这家伙真不是个玩艺儿。他跟我说，你若是跟阿时好，那就饶不了你。哼，好像阿时姑娘只是属于他的。”

“说得对，则之哥。那个姑娘，当初还不是你找来的吗？”

“是啊。不过阿时也挺可恨，她对浩平总是眉来眼去的，真看不惯！”

“这可没办法。人家浩平有小轿车嘛。现在的姑娘们，只要有小轿车，别的都不管了。”

他俩嗵的一声把门关上就走了。

小六把装着拖鞋的小口袋扔在门口，正准备换下球鞋。“啊？”她突然发现有个东西掉在水泥地上。

它又小又扁。小六捡起来一看，心里想：“这准是小宗的。”

那是一个光灿灿的小金鹿。背上还有个小环。小六知道是挂钥匙用的。小宗的裤袋里总装着一大串儿钥匙。他自鸣得意，常常把钥匙串儿掏出来，抛向空中再接住。小金鹿就是系在那串钥匙环上的。

小六想拉开门，追上他们俩。可是她忽然哆嗦一下，缩了缩脖。因为，上次小宗来玩，小六刚刚叫了一声：“喂，小宗！”则之照着她的头部就是一拳头，说：

“怎么？你敢跟他好？你这小丫头，可别那么狂！”

则之的拳头真够硬的，再挨一下可受不了。虽然惹得则之发了火，可是小六一直不知道小宗的真名实姓，所以还是叫不出他的全名来。

小六又把手上的小金鹿端详了一番，心想：下次见到小宗再还也来得及。小金鹿真漂亮，金灿灿，光溜溜的，捧在手心上，感到有份量，恐怕真是金的吧。

“这可比真由美的小狗值钱多了。”小六长出了一口气。她想起了千贺真由美今天上学时戴在胸前的那个像小狗似的别针。

千贺真由美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今年四月上学以后，小六和她就一直挨肩儿坐，所以对她有什么都很熟悉。什么珍珠色的铅笔盒啦。画着白雪公主的纸夹子啦，连她的红色背包上还画着花儿呢。不仅这些东西漂亮，真由美本人也漂亮得迷人。她穿着粉红色的百摺连衣裙，像电影里那些小演员似地卷着发。

“人家是‘初音号’点心铺的独生女嘛！爸爸和爷爷本来想让她上大学的附属小学，可是她身体很弱，他们只好根据大夫的建议让她就近上了普通小学。若不然，这样的千金小姐怎么会跟咱们这号人家的孩子坐在一块儿？”这是小六妈妈和邻居阿姨们唠唠叨叨的话。

“初音号”，是个有二百来年历史的老铺子，专做羊羹。真由美的爷爷当经理，爸爸虽然年轻也成了专务董事。当然，这一切对小六来说都无所谓。小六高兴的只是真由美没有上别的学校。真由美是阔人家的独生女，有点小姐脾气，可是她对小六却很亲。小六把这位阔气的同学看成崇拜的偶像。但是她哪里知道真由美对她亲热，不过是出于某种怜悯心和优越感。反正，只要真由美肯搭理，小六也就感到幸福了。

有一次，真由美路过小六家门口，看见了则之，第二天一上学就问小六：“您们家有个哥哥，对吗？是个年纪大点的哥哥吧？”

别的小朋友都叫“小六家”，只有真由美规规矩矩地叫：“小六您的家”。

小六摇头说：

“没有。他不是我的亲哥哥，是我们的亲戚。”

“亲戚是什么呀？”

“亲戚就是亲戚呗。”

“你们住在一块儿吗？噢，我懂了，小六，您家房子一定是借给那个大哥哥住了。我们家也是。两间后厢房就借给了岛田先生。爷爷说：‘岛田先生没有地方住，怪可怜的’，就借给他了。”

小六一声也没有吭。因为借住房间的，不是则之，而是小六母女俩。佐代的大夫是个醉鬼，他跑掉了。被遗弃的佐代只好领着小六找到远亲的关原家，寄人篱下。关原的妻子有病，长期住疗养院，家中只有父子俩。父亲开工厂，则之上高中，自然就让佐代替他们管管家。与其说佐代这个人很温顺，不如说她与世无争。她对关原父子俩的所做所为一概不过问，所以他俩爱干啥就干啥。关原经常到离家两站远的姘头家去住。则之嘛，总旷课，跟狐朋狗友鬼混。

“小六，你回来啦？”

小六听见母亲的声音，猛地抬起头来，她正站在门口，一会儿攥着拳头，一会儿又张开手，玩着那只小金鹿。

“你在干什么，快进屋吧。”

“嗯。”

小六一只手攥着小金鹿，脱了鞋。妈妈好像没有发现什么。小六进了借住的这间小房，把书包放在墙旮旯的破桌子上，东张西望，看看有没有人注意，然后悄悄地把小拳头伸进裙子兜儿里。从此，光灿灿的小金鹿就在她的衣袋里“落户”了。

二

“噢？小六，你可真行！”

开口的是则之，后头跟着的照例是小宗。

正在扫地的小六停住了竹扫帚，心里又卟咚卟咚地跳起来。她悄悄用左手按了一下衣兜。啊、还在，确实在。隔着粗糙的合成纤维布，她摸到了很硬的东西，光灿灿的小金鹿在她衣袋里已经呆了三天了。

“你扫得这么干净，真不简单。”

则之用手抚摸着小六那剪着齐眉短发的头。小六却慌了神儿。则之抚摸她脑袋，还是生平第一次；把她称作小六，也是头一遭。过去，总是叫六子，这还得他高兴，平常只是叫“小家伙”。

“是不是因为小金鹿，他们要欺负我？”小六心里发虚，猜测着则之和小宗的眼神。她倒不是成心想把小金鹿藏起来，只不过是因为三天来一直没有见到小宗。但跟则之讲理是讲不通的。他大声一嚷，小六就会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小六又战战兢兢地瞥了瞥他们俩。

“你真乖。来，哥哥跟你玩。”

则之竟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小六的脸一下子热了起来。怎么办哪。则之那么凶，才不愿意跟他玩呢，而且现在妈妈还让扫门口。

“喂，玩玩嘛，你干嘛不过来？”则之的声音变得又像平时那么凶了。小六强忍着抽泣，低头望着堆在脚边的垃圾。

“则之，别这样。这么横，训小家伙，人家会吓破胆的。”小宗插了嘴。

“我怎么横了？”

“你这不是训人吗？你这种口气就不行。你别管了，我来。”

小宗突然把小六抱了起来。小六的心扑通通地跳着。衣兜里的小东西好像突然一下子变得像块大石头。小宗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小六的心事，紧紧地抱着她。

“小六啊小六，你听我说，”

“小六真乘，我让你骑在肩膀上。好不好？”小宗的口气甜甜的。一听让她骑肩膀，小六的心就动了。她更小的时候，和爸爸一起过。她内心深处还隐约记得爸爸几乎天天让她骑着肩膀玩。现在，小宗把小六连她手里的扫帚一起放到自己的肩膀上。他使劲踩着下水道的板盖，然后又轻轻地把她放在地上。

“来，跟我们上那边玩去。等会儿还让你骑肩膀。”

她确实很想再骑肩膀，但犹豫着。

“走吧。你磨蹭什么？”刚说完这句话，小宗就明白过来了：

“你还得打扫，是吗？来，我替你干。”

扫帚被小宗一把抓了过去，他漫不经心地几下子就把垃圾划拉进阴沟里去了。

“对啦，我这儿还有糖呢。咱们仨一块儿吃。”

小宗从蓝布劳动裤的兜儿里掏出一个小纸口袋，把很大一块糖塞进小六嘴里。则之两手抱着肩膀，在一旁望着，突然又横起来：

“好了，好了，快走吧！”

这话音又急又带刺儿，小六有点摸不透。

小宗半开玩笑地指着则之对小六说：

“老是这种口气，所以小六才讨厌你，是不是，小六。你可别讨厌他啊，他还想跟你交朋友呢。”

则之在一旁苦笑着。

“真的。则之哥哥说要教你做功课。走，咱们上他房间去。”

小宗又把一块糖塞进小六嘴里，拉着她的手走了。

和往常一样，则之房里杂乱无章。学习用的桌子上大模大样地摆着烟灰缸，塞满了烟屁股。则之只有十七岁，却抽烟，家里也没有一个人劝阻他。他的坐垫下；塞着大红封面的杂志，插图有各种姿态的裸体女人。有一次，则之不在家，妈妈进屋来打扫，小六跟着进来，偶然发现了这些玩艺儿。佐代看到小六正在翻看这些插图，气得用扫帚把子揍了小六的屁股，然后一把抢过杂志，扔到高高的柜子上去了。

“哥哥的书，不许你偷看！”

妈妈严厉地瞪着她。小六摸着刚刚挨过揍的屁股在纳闷：是因为哥哥的书便不能看呢，还是有别的原因？

这次，小六进则之的房间，再也没有心思去管那些红皮杂志。现在大难临头了。她根本没有想让则之教她，为什么则之异想天开，忽然想起要教她功课呢？小六莫名其妙，茫然地站在那里。则之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从笔记本撕下一张纸递给她。

“小六，你在学校都学过哪些字？写给我看看。”

“我不知道。”

小六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叫，她摇了摇头。小宗在一旁，似乎想缓和一下气氛：

“你会写字母吧？对！阿、依、乌……会写吧？”

那几个字，还是勉强会写的。小六拿起了铅笔。

“嗯，写得好，那么写个汉字试试。会写‘山’字吗？””

两个人热心极了。写完了“山”，又叫她写“川”，然后再写“水”。

“好。现在你用这张纸写。懂吗？”

则之又从笔记本里撕下一页。小宗说：

“别用笔记本，则之。若是‘漏了馅儿’，就糟了。”

“对，还是用普通白纸吧。”

则之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张白纸，放在小六面前。

“你按着我说的写。第一个写‘子’，六子的‘子’，会用汉字写吧？对，对。再写个草体字母的‘豆’，然后写一个‘毛’……写好了吗？下面写个‘那’字。再写……这个字，小六不认得，我给你写个样子，你好好看着。”

则之在刚才撕下的纸上慢慢地写了一个字。小六看了一会儿，她说：

“我认得，这不是先生的‘生’字吗？”

“噢？你认得？”

则之和小宗，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小六以为他们俩会夸奖她，可是他们却一句也没有夸。

“写好了吗？下面一个字，你准不会写。”则之写了一个很复杂的字。小六照着它，聚精会神一笔一划地用铅笔描下来。

“还可以。凑合着能看懂。下面再写一个字母‘嘎’。”

小六按照则之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写下去。这堂“功课”没完没了，她烦透了，真想扔下铅笔，可是那两对眼睛不准啊！一开头，小宗的眼睛还算温和，现在也变得和则之一样，闪着一股凶光。小六眼眶里含着泪水，她绝

望了，也许永远也无法从这间屋子逃出去了。正在这时，则之却好不容易地放了她。

“好，行啦。你可以上外头玩去啦。”

当小六像要逃跑似地急忙拉开房门时，小宗向她扔过一个纸袋，说：

“剩下的糖，全给你。可是不许你说在这里做功课的事。若是说了，当心掉脑袋！”

他好像早已把刚才让小六骑肩膀的诺言忘得一干二净了。

小六回到自己的房间，悄悄地掏出了衣袋里的东西。窗外的夕阳，照得她手掌心上的小金鹿更加光灿夺目。

“小宗还不知道我拿了这个小金鹿。他可能还以为丢了呢。”

这么一想，她感到一丝快意。

三

小六听到千贺真由美被绑架，是星期五的傍晚。回头一想，这天和头一天，真由美都没有上学。本来学校有个规定，请假时必须事先给老师打电话，或者由家里人来学校打招呼。但是，昨天早晨真由美却私自旷了课。第一个发现真由美未到的是小六。因为她俩的座位紧挨着，点名的顺序也挨着。

“千贺真由美。休息了吗？好，下一个，津川六子。”广崎老师在点名。

真由美身体弱，经常请假。但她请假时，学校总会接到电话通知。昨天却没有电话。第三节课时，广崎老师说：

“真由美不知怎么啦？没有请假就休息，这可不好。同学们记住，休假时不要忘了告诉学校一声。

今天，真由美还是没有来上学。第一节课刚开始，工友叔叔来到小六她们一年级三班的教室，探了探头说：

“老师，千贺真由美有事请几天假。刚才她家里来电话啦。”

孩子和老师当时都没有留意她这次请假是“因事”而不是“因病”。

原来她被绑架了。

“是谁绑架的？什么时候呀？”

小六拉着妈妈的手，刨根追底地问着。穿着像公主式的衣服、卷着头发的真由美，是小六崇拜的偶像。偶像却被绑架了，这可是件大事！

“昨天早晨，小姐没有去学校吧？她说要去上学，这以后就没影儿啦。”

佐代只把真由美一个人称作“小姐”。

“从真由美家到学校只有半里地，这种事也不知道是谁干的。听说她家还以为真是上学了呢，一直到下午才感到不对头。”挎着篮子的老太太也挨过来搭着话。

这件新闻早已弄得满城风雨。面包店的老板，从玻璃橱柜上探出身子说：

“是呀。一直也没看见真由美放学，问学校，学校说没有来，这下子可热闹了。但是‘初音号’，却一直没有把真情告诉警察和学校。这也难怪，像上回小雅树案件[1]那样，如果搞得不好，万一出了人命可不得了啊。到了深夜，他们家收到了一封用快件送的恐吓信。太太当时就发了神经病，要死要活的。忙着去请医生，弄得个底儿朝天啦。左邻右舍全都知道了。这么一来，

[1] 名叫雅树的小男孩被人绑架。犯人几次向父母敲诈勒索。父母通知了警察。结果雅树被惨杀。

警察也不能看着不管喽。”

面包店老板说得有声有色，好像一切他都亲眼见过似的，人们也听得入迷了。连平时一声不吭、不引人注意的佐代也开了口：

“真的吗？恐吓信是怎么写的？”

“还不是那一套：‘若是怜惜孩子的生命，就送来二百万元’。字写得很差，用的是铅笔，勉强能看清楚。”

“二百万元？送到哪儿？”

“什么咖啡店之类的吧。详情恐怕警察不让发表。听说‘初音号’照数准备好了钞票，送去了。等了好久，对方还没有露面，小姐也没有回来。”

“是不是已经给杀了？”一个穿长裤的姑娘不怕忌讳地说。

被杀？小六夹在大人中间，像听电影故事那样呆得出了神。她怎么也想不到千贺真由美会被人杀掉。她又想：如果真由美真的被人杀了，那些珍珠色的笔盒、画着白雪公主的纸夹子该归谁呀？

“比起过去的绑架案来，这次要二百万，数目倒不算大。何况犯人知道这姑娘是‘初音号’的。”提着挎包的老太太叨咕着。

面包店老板笑了笑：“是啊。如果咱们碰上，这个数可就够要命的啦。”

“说得对。”

“咱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看到那么多钱哪。”

人群里喊喊喳喳地在议论。不少人皱着眉头，好像很同情，实际上在“痛心”的表情深处却隐藏着瞧热闹的情绪。千贺真由美，她毕竟是人家的女儿啊。

“二百万，二百万。”小六在喃喃自语。她刚入小学一年级，想象不出这个数目究竟有多大。“二百万元？”小六突然咬了一下嘴唇，想起了一件事。疑团像一块黑云，突然在她心中膨胀起来。

小六放开了妈妈的手，向家里跑去。跑到夕阳斜照的小胡同口，她捡起一块木片，在地上划着：

“若是怜惜孩子的生×……”

这一句，她记得。×这个字，对小六来讲是太难了。她是照着则之写的字依样画葫芦的。下一句，她可记不清了。只是零零碎碎地记得几个发音字母。但其中有几个字，她还记得很清楚。那就是‘二百万’。‘万’这个汉字，小六不会念。不过因为笔划少，它的形状仍然保留在记忆里。

“也许……也许……”

小六用球鞋底擦掉了刚刚写的几个字。不知怎的，她很怕，不敢不擦掉。这时妈妈来了。妈妈是想该做晚饭了，于是离开七嘴八舌正在议论着的人群，依依不舍地回家来。她两手抱着蔬菜，连看也没看小六一眼，便急急忙忙地走了过去。

“妈！”小六喊着。

“什么事？小六。”

“妈，这是什么字呀？”

她一边问，一边在地上写。妈妈瞥了一眼，随手推开后门，说：

“那是万字。”

一句话，把小六吓得浑身颤抖。

上学校，必须路过派出所门口。即使绕道走胡同，也是一样。胡同口就在派出所旁边，出了胡同口，走过派出所前面、顺着大马路一直可以通往学校。

小六双眼盯着红球鞋的鞋尖走着。她很怕抬起眼帘。万一扬起了头，和警察的视线碰在一起——他是同班同学小幸的爸爸——小六一定会沉不住气，拔腿就跑。一跑，警察就会追上来，把枪口对准她。小六通过看电视片，知道凡是警察都一样，坏人在人群里装得没事那样走着，他们什么也发现不了。可是坏人一跑，他们就马上掏出手枪去追。则之和则之的爸爸如果回来晚，小六便常常在他家的餐厅里看电视。

小六挪动着紧张得有些发僵的身体，勉强走过了派出所门口。一想到小幸爸爸的那双大手会从后面抓住她的脖子，小六就从头凉到脚。究竟怕什么？她也说不上来。小六自己做了什么呢？做了没有？这倒不是个问题。可她还是怕得不行。秘密，有时给人以一种快慰，有时却给人带来无法形容的恐怖。

在学校里，从一年级学生到最高班的同学，没有一个人不议论绑架的事。晨报用醒目标题登了这个案子。广播也好，电视也好，不断他讲着千贺真由美的名字。

“你瞧，她就是和千贺真由美同座的。”梳着黑发辫的高个子姑娘，用下巴颏指着小六说。

另一个也把蔑视的眼光投向小六：

“哼，看来这是个穷人家的孩子。”

“我妈妈说，家里有钱并不好。像我们这种小职员家的孩子反倒安全。”梳小辫儿的姑娘无忧无虑地说着。

一个带眼镜的细高个儿的男孩，模仿大人的口气，也插了嘴：

“做案的犯人看来也不是大家伙。听说恐吓信是用铅笔写在一张粗纸上的。警察局正在查指纹。”

一个小学二年级模样的女孩子，穿着和辫子姑娘一样的花连衣裙，看来她俩是姐妹。她问道：

“什么叫指纹哪？”

“傻瓜，怎么连指纹都不知道？瞧，手指头‘肚’上不是有道道吗？我们摸哪儿，这些道道就会在哪儿留下痕迹。把那封恐吓信放在机器上一查，写信人的指纹就显出来了。人家马上就能查出写信的是谁。”

小六悄悄地看了看自己的指头。又小又嫩的指头“肚”上，确实有着用放大镜才看得见的细纹。“难道这些道道已经留在那封信上了？怎么会呢？”小六心想。我只不过用铅笔写了字，没有留指纹的痕迹。可是，他们说警察要用机器来查呢。小六眼前出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一个像火盆儿

似的机器……小幸的爸爸身穿蓝色制服，腰系警棍，拿着小六写的那张信纸，正在机器上烤。很快地，纸面上出现了像法国面包那么大的咖啡色的指纹。这是她从上次逛庙会时央求妈妈买的加热显字纸联想到的情景。可是这对小六来讲，并不是笑谈。假如小幸的爸爸真拿着这张显出指纹的纸来找，那又该怎么办？

钟声响了。孩子们走进破旧的木造校舍。

“同学们恐怕也都知道了。我们一年级三班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千贺真由美同学……”

小六一边听广崎老师的讲话，一边望了望旁边空着的座位。绣着小鸟的红色绒布坐垫仍然铺在小木倚上。看着看着，小六突然感到一阵难过。她感到真由美确实不在了。真由美到底上哪儿去了？小六想啊，想啊……现在她已经知道带走真由美的是谁，也知道写那封勒索二百万元的恐吓信的是谁。

突然，小六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广崎老师目瞪口呆，停止了讲话。也许是被小六的哭声所激动，教室里有好几个孩子也跟着哭了起来。

“同学们，不要紧的，别哭……真由美会回来的。警察局的叔叔正在拚命地寻找，不久她一定会回来的。”老师着了慌，急忙安慰着。

孩子们哭了一阵，心也定下来了，有的带着哭腔在嘟哝，擦着眼泪。只有小六一个人仍然趴在书桌上，嚎陶大哭。

“小六，行啦，别哭了，啊？”老师从讲坛走下来，抚摸着她的肩膀。

“小六和真由美是同桌，又是好朋友。老师知道你比谁都难过。可是不要着急，警察叔叔会一听“警察”二字，小六倒抽一口冷气，她哭得比先前更厉害了。老师手足失措，抱起了小六。她的小脸苍白，连老师也感到可怕。

“小六，今天你不用上课了。回家吧，好吗？”

老师让小六背上了书包，把她领到工友房内。

老工友拉着小六的手回家去。一路上，小六还是哭个不停。当要路过派出所门口时，小六紧紧跟在老工友身后。

“你怎么啦？不舒服吗？来，爷爷背你走。”

老工友背起小六快步走着。

在家门口，老工友把小六交给了她的母亲。他刚走，则之就进来了。平时和他形影不离的小宗，却没有露面。今天，则之规规矩矩地穿着高中的制服，还戴上了帽子。小宗原先是附近一家铁工厂的工人，后来他变成小流氓，辞掉了工作，在家闲混，所以白天则之上学的时候，就不能一起行动。

“忘了东西了。大娘，你上我房间去拿世界地图来。”则之说着，忽然发现小六正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

“怎么啦，小六、这时候就回来了？”

“‘初音号’的小姐不是被绑架了嘛，小六这丫头和她是要好的同学，在学校听老师讲起这件事， 这丫头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人家给送回来了。这么小还能犯什么虚脱病？”

佐代在别人面前，总是说小六。在关原父子面前更是这样。好像不说，她就对不起谁似的。

“小六跟那孩子是好朋友？”则之吃惊地望着小六。小六一抬眼，正好和则之的视线碰在一起，连忙垂下了眼帘。因为她从则之的双眼中看到了一种异样的光——疑心和恐惧搅在一起的一股狰狞的凶光。

“是呀。而且她俩从一上学就同桌。也不知道老师是怎么想的，让阔人家的小姐和咱家这个穷丫头搭伴儿。这丫头平时总是真由美长真由美短的，这一来可受不住啦。”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则之似乎放了心，在自言自语。但是他的眼光仍然在“说”着他内心的话：“小丫头，你若敢透露出半点风声，那就不饶你！”小六凭着一种近似动物的直觉，可以清清楚楚地感到则之的不安和敌意。

则之拿着地图走了。佐代没有理睬小六，自己忙着去洗衣服。别人被绑架，自己竟引起什么虚脱，这在佐代看来简直是太娇气了。

没人理，小六反而高兴。她最怕人家来盘问。她在小屋里，伸直两腿，一屁股坐下去。她一想起刚才则之那一双眼神，心里就发抖。现在，则之不在眼前，她的憎恨心逐渐胜过了恐怖感。小六恨则之，也恨小宗。是他们绑架了真由美，是他们欺骗了她，骗她写了那封信。

蓦地，小六站了起来。还是到警察局去，告发他们。小六趁着妈妈开动的洗衣机轰轰作响，便溜了出去。

一站在派出所门前，小六的双腿又软了。也许人家会责备她为什么写那封信。可是，“我没有罪呀！”她在安慰自己。有罪的是则之哥和小宗，是他们骗了我，说什么“温习功课”。小六毅然决然地往前跨了一步。偏巧，有个警察从旁边撞了她一下。这是她不认识的一个老警察，不是小幸的爸爸。警察急匆匆地走进派出所，掉过头来说：

“喂！掉了东西啦！”

小六发呆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原来警察的话是对她说的。她失神地看了看脚下。一个亮晶晶的东西掉在地上。小六拾起来就跑。热血冲上了面颊，她的心跳得好像要蹦出来。

小六完全忘掉了兜里还有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偏偏让警察看见了。从早晨就一直袭击着她的恐怖感，这时又涌了上来。“我成了小偷了！”小六在想。就像则之他们偷了真由美一样，小六也“偷”了光灿灿的小金鹿。如果让警察知道了，说不定也会给关起来的。

走到看不见派出所的地方，小六才把紧紧攥着的小拳头放松，光灿灿的小金鹿虽然被汗水弄湿，依然很美。不过，它现在只能使小六感到讨厌。小六在想：扔了吧，可是它身上恐怕也留下了指纹。如果警察捡到了小金鹿，一定会拿去检查，结果会怎么样？……小金鹿还是不能扔啊。小六真是被搞得欲哭无泪了。

五

则之的爸爸关原房次郎，今晚又没有回家。他是经常在外面过夜的、所以小六并没有感到稀奇。不过，则之最近一反常态，表现得很老实，这倒使小六放心不下。

则之放学回来后，谁也没有问什么，他却没头没脑地说起来：

“我们学校是两学期制，明天开始期考。”说完就钻进自己的房间，再也没有露面。

晚饭后，小宗来了。则之并没有像平时那样，叫他进屋，大放爵士乐唱片，只是在门口站着跟他嘀咕。这时，小六躲在门口旁边的小屋子里屏住气在偷听，吓得浑身直打哆嗦。两个“犯人”在密谈。在小六的心目中，电视片或侦探漫画里的“犯人”们倒是挺神气的。可是，真正的犯人又是多么可怕啊！

“你是怎么回事？怎么不去把钱弄回来？没想到你这么没有出息。”小宗低声说着。

则之很不高兴：“你说得那么简单。我一去，警察就在柜台那儿盯着。打扮得像个普通职员在看报。可是，没有错，准是警察。你尽把冒险的事推给我，我不干。”

“什么呀。我这儿也不轻松啊。那个小丫头，老是哭哭啼啼的，我都烦

啦。”

“哭声不会叫人听见吧？”

看来则之心绪不定。平时总跟在后头拍他马屁的小宗，这时反倒厉害起来：

“你别担心。小姑娘哭声不会太大，藤川那地方。短时间不会有人去。实在弄不下去，就把她收拾了。可是，则之，你若是装得太老实，人家会怀疑你的。”

“懂啦，我会小心的。”

“好，那我走啦。”

密谈结束了，门被拉开，马上又关好。则之的脚步声消失在他的书房里。小六妈妈在厨房做完活儿，用围裙擦着手走进屋来：

“小六、妈给你铺被褥，快点睡吧。明儿上学又是那个样，可不行哟。”

叫她早睡，她也睡不着。小六感到上气不接下气，想翻身又不敢翻，好像浑身长了刺。妈妈用紫色的包袱皮遮住电灯，在灯光下做针线活儿。小六悄悄地仰头看了看妈妈，感到很纳闷。真由美都被绑去了，妈妈怎么还能这样心平气和地做针线活儿呢？……何况“犯人”就在我们这间房子里……。

弄得满城风雨的那封信，不是别人，正是我小六写的啊……。

一种强烈的孤独感突然侵袭着小六的心灵。她好像孤身一人被抛弃到广阔的荒野上去，感到阴森而又孤寂。小六把头钻进被窝里去抽泣，硬是憋着不敢出声。真由美现在干什么呢？她也是一个人孤单单地在哭吗？也许小宗脸上露出可怕的狞笑，正在旁边监视着她呢！小宗说弄不下去就收拾掉。是要收拾到什么地方去呢？小六想：真由美也许同那条煎饼薄的破被子一块儿会给收拾到壁橱里去吧。她可怜真由美，泪水终于流了下来。

妈妈站起来去锁门。即使房次郎不回来，佐代也一直等到十一点左右。她认为这是自己的义务。过了十一点，她就锁门睡觉。小六平时睡得早。她对这一切，都不知道。

屋里关了灯，一片漆黑。小六觉得空中好像蠕动着无数的小黑虫，可怕得很。但是闭上眼还不到一分钟，她又不耐烦地把眼睁开了。

在一片漆黑中，又浮现出那头光灿灿的小金鹿。对，把小金鹿还给小宗吧。还给他，我就不再是小偷了；不是小偷，我就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了。

这是小六所能想出来的最好的道理，也是把小六从难忍的折磨中解救出来的唯一出路。

妈妈在旁边，睡得呼呼的。外头狗在叫。好像这是个信号，小六从床上站了起来。

她蹑手蹑脚地出了门。月光下，她看见一条野狗从前边的拐角溜过去。刚才，可能就是它在叫吧。除此以外，看不见什么有生命的东西。秋夜的空气潮湿而阴冷，小六只穿着一件睡衣，不免感到凉气逼人。

六

月光下，小六继续走着。她不认得小宗的家。深更半夜，上哪儿去找小宗呢？但是非把他找到不可。一定要把小金鹿还给他。六岁的小六，除了这个念头以外，什么都没有想。她感到，偷着拿来的小金鹿似乎已经膨胀成大

动物，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

小六像梦游病患者似地，蹒跚地拖着步子。小宗说的“藤川”这两个字，深深留在她那幼稚的头脑里。

藤川纸器工厂设在马路尽头的那块空地的另一边。这一带还挤着许多小工厂。藤川工厂算是大的。它占了一大块地皮，有好几幢厂房，还有不少仓库。这个厂子本来生产各种厚纸盒。自从春末以来，生意越来越坏，陆续把车床典当出去，最后弄得个山穷水尽，进退两难。半个月前，厂主一家老小连夜逃跑了。将来，总得由债权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吧。不过目前这座工厂还是空荡荡的，连个人影也没有。

正当要拐进藤川工厂附近的丁字路口时，一个黑影突然从前方闪过。小六立刻藏在旁边的垃圾箱后头。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深更半夜一个人跑到街上来，可是她一点儿也不害怕。她只是不愿意见到人，任何人都不想碰见。

等人影不见了，小六才继续前进。

在藤川工厂的宽广的厂地里，没有一盏灯亮着。黑洞洞的，全厂好像在沉睡。小六像迷了路的“小妖精”，沿着厂房走去，只能听到哒哒的脚步声。在月光下，凡是能辨别出来的门，她都试着拉一拉，但没有一扇能拉得开。小六浑身上下都让汗浸湿了，但她并不怕。一定要这样做——这个念头在促使她行动。

从厂房尽头的地方往左一拐，又有一扇门。也许是由于惰性，小六去拉门，门吱吱呀呀地响着，勉强给拉开了。这时从那黑窟窿似的四四方方的房屋深处传来了微弱的声音，像是啜泣，又像在呻吟。

屋里真黑啊。小六用手摸索着，向前挪着步。好几次，她撞上了空箱之类的东西，跌倒了。堆在那里的东西哗啦啦地掉在地上，发出意外的响声。哭泣声止住了。

“真由美！”

小六使劲叫喊着。她又听见呜呜的哭声。

“真由美！真由美！”

小六朝着声音的方向跑去，突然被一个柔软的东西绊倒。虽然看不见，可小六知道这是什么。她紧紧地抱住了她。

“真由美！”

这柔软的“东西”呻吟着，紧紧地偎倚着小六。

突然间，出现一个光亮亮的圆圈儿。小六还没有觉察到有人进来，嘴里塞满破布、浑身被麻绳捆着的真由美和紧紧抱住她的小六，就被“套”进这亮光光的圆圈里。

“这个臭丫头！”

原来是小宗。他拿着手电，岔开两腿站在那里。他的表情刹那间变得杀气腾腾：

“你这家伙，我看你不想活了。”

小六想大叫，却喊不出声来。连吓带冷，她浑身都凉了。

一个高大的黑影，悄悄地走近小宗身后……。

在警察局的一个房间里，小六刚刚清醒过来。房间和走廊里，人来人往，挤满了穿着制服的警察和穿着西服的神秘的人们。

“真叫人吃了一惊呢。这完全是碰巧。”一个老警察在胖墩墩的长官模样的人物面前，高兴地说。

“我白天在派出所门前看见这个小姑娘。她不大像小孩子，站在那里发愁。我一问，她就跑了。我感到有点怪，可是她毕竟那么小。万万没有想到和这个案件有关系。”

长官斜着眼瞥了一下小六说：

“小姑娘知道真相吗？”

“好像不知道。她吞吞吐吐，说不很清楚。不过，看来她由于被迫写了那封信，觉察到川添宗一和关原则之是犯人。犯人可能是觉得她那么小，不懂事，才叫她写的。”

“幸亏她上藤川工厂去了。”

“那是因为她听见川添不小心说出了藤川两个字。小孩的第六感还是挺灵的。她一心一意想救小朋友。我呢，是在那儿的丁字路口看见这小家伙的影子。差一点儿想叫住她。小姑娘一个人半夜三更穿着睡衣在街上走，当然要问，对吗？可是她一看见我，就躲到垃圾箱后头去了。我心想：这里头准有文章。这时忽然想起她很像白天见过的那个孩子。于是我就在那里悄悄监视，看着她走进藤川工厂。假如我不是偶然碰上了她，恐怕这孩子和千贺真由美现在都遭了殃了。真是老天爷保佑啊。”

“这叫丈八灯台照远不照近哪。按照过去绑架的规律，我们以为犯人总在远处。万没有想到却近在眼前。”长官苦笑着，摇摇他那半是白发的头。

这时，门开了，一个女人跟在穿着制服的警察后头，战战兢兢走进来。她不是别人，正是佐代。佐代看见小六坐在屋角的长凳上，就好像自己犯了罪似的，神情很沮丧。

“这是她母亲。”带佐代来的警察低声在介绍。

“她只不过是借住在关原则之家里，对于案情一无所知。我们去的时候，她正睡得很香。所以她大吃一惊，很紧张。”

胖子点了点头，站起身走近来，对佐代说：

“你是她母亲？受惊了吧？现在不用担心了。恐吓信，据说是你女儿写的。但她还是个孩子，而且受了骗，这不算什么罪。当然，小姑娘若是早一点报告警察，事情会解决得顺利一些。不过，被害者现在也平安地回到父母身边了。你不用那么痛心。”

佐代那副愁眉苦脸，引起了胖长官的同情，他尽力安慰着。但是佐代还是那么愁容满面。她向四周弯腰鞠躬后，拉着小六的手，心情沮丧地走了。

母女俩一露面，立刻被满走廊的人们包围了。摄影机强烈的闪光灯咔咔地响个不停，闪了又闪。拖着长尾巴的像根棍子似的录音机话筒，捅到了小六的嘴边。

“你是津川六子吗？你什么时候觉察到关原和川添是犯人？”手拿铅笔和笔记本的年轻人死追不放、大声地问着。有人拉住佐代的衣袖在问：

“据说两个犯人的家长对他们都采取了放任态度，你认为他们在家里的生活怎么样？”

在走廊的尽头，有人抓着话筒，扯着嗓子在喊。一个个问题骤雨般地提了出来，更搞得战战兢兢的佐代无法开口。

佐代活像一只受了伤的小兔，她搂着女儿的肩膀，赶紧离开了警察局。拂晓前鱼肚白的晨曦映照着她们母女俩，路灯的光似乎也有点倦意了。

“小六，你怎么干出这种事来？”佐代刚一迈步就问，她的声音在颤抖。

“发生了这种事，你悄悄跟妈妈说一声，自己装着不知道也就好了。现

在咱们已经被关原家赶了出来，可到哪儿去是好啊！”

小六憨头憨脑地扬起脸，望了望妈妈。

突然，她松开妈妈的手，不知想起了什么，又跑了回去。

她终于把紧攥在手心的光灿灿的小金鹿，郑重其事地放在警察局门口的台阶上。

等小六再跑回妈妈身边的时候，佐代连问一句为什么的气力也没有了。她垂头丧气，深深地叹息。

在渐渐发白的晨光中，母女俩走着，走着……

陈真　译

电　报

黑岛传治

一

源作的儿子已到城里去投考中学的消息在村里传开了。源作的家境贫寒，是一个连村里的普通户都不如的自耕农。要是地主，或是酱油厂老板的少爷啥的，就是到东京去上大学，也都是理所当然，压根儿就不算什么稀罕事儿，也不会成为话柄；可是穷苦农民源作叫儿子到城里去上学这件事，却引起了村里人们的好奇心。

每当源作的老婆纪野到邻家借浴室洗澡，或出去念经拜佛的时候，总是受到别家主妇们的奚落：“哟，不是说啥，你们家的孩子要上中学念书吗？有的是钱，念啥学校还不成啊，嘿嘿嘿！”

二

纪野从没跟人家提过儿子去投考的事，可是儿子刚走了一天，村里街头上遇见的人们就都晓得了。

“啊，你们是想叫儿子成一个有出息的人，才让他升学的吧？”纪野起初给人这么一说，还觉得似乎是抬高了自己的身分，倒也满高兴。

“孩子他爹，孩子走，你告诉外人啦？”吃晌饭的时候，她这样问源作。

“没有，我啥也没说呀！”源作用一种郁闷的声调回答。

“是吗？可大伙早就知道啦。”

“嗯。”源作沉思起来。

源作十六岁上死了父亲，就一个人独立地辛勤劳作，攒下四段[1]地和两千块左右的现款。如今，他已经五十岁了。年轻的时候，曾一心想攒下两三万块钱，省吃俭用，一直干到眼下。说来，积攒这两千块钱，已经耗光了气力，用尽了办法。再想多攒，看样子说啥也是不成了。他自个儿感到，人生的下坡路已经过去一大截子，精力衰退，越来越不能劳动了。打十六岁到而今的经验告诉他，自己靠着艰苦的劳动才点点滴滴地攒了一些钱；而酱油厂老板和地主，并没有干啥艰苦的活儿就赚了大宗的钱财，过着富裕体面的生活。一个跟他同岁的地主三儿子也并不像能做啥学问的家伙，还是仗着有钱升了学，如今却当了金毗罗[2]寺的住持，正在狡猾地骗取人们的大量钱财。跟源作同岁，或者比他还年轻些的小伙子，在学校念书的当儿，成绩远比他差的，只为的是多读了书，能写会算了，眼下就有的当了酱油公司的经理，酱油厂的掌柜，或者小学校长，在村子里摆架子。这么一来，他对这些人就不得不低三下四，受他们的支配；因为他们当上了村会议员，可以随意规定村民的捐税数额。

庄稼人如今是整年干活儿还不得不饿肚子。农产品卖价低廉，而捐税和生活费却都很高，来回一折腾，总是有亏空。不光是这样，就是到酱油厂，也是活儿累，工资低。然而事到如今，丢下庄稼活儿，既不能立刻变成商人，

---

[1] 一段为三百步，约合九九一·七平方米。

[2] 金毗罗是保护航海的神。

又不能当上酱油厂的掌柜。话虽这么说，要叫儿子再走自己的老路，他也是不忍心的。两个孩子，去年把姐姐嫁到邻村去，后头只剩下这个弟弟了。幸而手里有钱可以供他上学，就想让儿子住在城里经营伞铺的堂弟家里，能够走读，省几个钱。

“能够顺顺当当地考上就好啦。”源作撂下饭碗说。

“喏，一定会考上啊，打从一年级就总是考第一嘛。”纪野说着，望了望源作那张横宽的脸，斑白的头发足有一个多月没理，又长又乱。

“不，尽管是这样，可到城里去的有本事的家伙多着哩，那可说不准哪。”

“天天早起，我都向观音菩萨祷告，求他保佑，一定能考上呀。”

源作没再答话，心里却想象儿子将来中学毕了业，再进高等工业学校，一出来就当上工业试验场的技师，一个月挣一百二十块钱。

三

城里的堂弟寄来一张明信片，说他们的儿子身体好，精神头儿足。还说，报考县立中学的非常多。城里小学毕业的孩子，打半年前就由老师辅导拚命作好投考准备，一到考场毫不着慌，凡是会的题目都能稳稳当当地答上；可打乡下来的，在这一点上就要吃那么二三成亏了。不过，听说这孩子功课好，考是会考上的吧。

源作把明信片念给老婆听了。接着说：“要是考上了，那可是真有两下子哩！”

“那我就该为他多祷告祷告啦。”

源作一向认为，像这种事情，祷告神佛也不会灵验的，但这时也并不想反驳老婆的话了。

源作到田里去干活没在家的时候，纪野的叔父来了。

“都说是你们把孩子送进中学了，这到底是想干啥呀？”叔父坐在磨平了棱角，又光又滑的廊沿上向纪野问道。

“俺是想，这会儿就是不再让他念书，出去干活，也挣不了几个大钱。这么干，到他这一辈子还是没出息，过穷日子。不如眼下多花几个钱，好歹送他上学，也许会成点儿啥气候呀。”纪野回答说。

“嗯，那，倒是可以的。可就是上了中学，也不见得会成个大人物呀。”

“俺家的老源，说是还供他再进上边的学校哩。”

“嗯！”叔父把头歪了一阵子。“村长老爷很讨厌穷人家的孩子上城里的学校；要上，也得瞒着点儿，可千万不能说出去。”他放低声音用力地说。

“说的是哪。”

“有谁问到，就说是到县里去当学徒了。”

“是了。”

“可一定要留神哪……”叔父叮嘱着，站起来，走过去看猪圈了。“这口小猪，不眼看着直长膘嘛！”叔父指着那口小母猪这么说。老母猪在一个月以前就卖掉了，只饲养着一公一母的猪崽。

“是啊。”纪野说着也往猪圈走过去。

“养十来口猪，可也挣出孩子的学费来了。可是在咱们这儿，穷人是不能上城里学校的；那就得说是去当学徒了。”叔父重复地说。

纪野就按照叔父的嘱咐，有人问到儿子，就说是到伞铺去当学徒了，村

里的人们却不相信她说的是真话。可她还执拗地坚持说：“不是吗，像俺们这样的人家，哪有办法送儿子到城里念书呀。连饭都吃不上哩。就非得当学徒不可嘛。”

可是人们反而嘲笑地说：“你家到底有多少这个（说着用拇指和食指做成个圆圈），连自己都数不清，为啥会叫个独生子去当学徒呀！明明是上了学，还真会扯谎。嗳呀，还是你家的孩子有出息 呀，将来说不定要当老爷哩。嘿嘿嘿嘿……”

纪野遇到的人们，说的都是这类讨厌的话，使她难受，有时就对源作说：“莫如索性叫他别上学，去当学徒吧？”

“当学徒？”源作脸上泛起淡淡的冷笑，烦躁地说，“看来，俺们这一辈子算完了，可孩子才刚刚开步走哇。给他攒下点钱，还不如让他受足了教育，那好处有多大可真说不清呀。村里的家伙们咋说，有啥打紧的？一不是要村长老爷替俺们出钱，俺自个儿送孩子上学，为啥非看人家颜色不可呀。”

纪野听到叔父嘱咐的话，又受到村里人们的嘲笑，就感到送孩子上学不大妥当；可听到源作这么一说，又觉得也有十二分理由，简单明了，似乎没有别人说三道四的余地了。

四

考完试，该回来的那天，纪野到车站去接儿子。村长的女仆、酱油厂的太太和绸缎庄的少东家，也都来迎接考完试回来的小少爷们。纪野避开她们，站在车站外面等候儿子。她由于地位低贱，不能同那些富人站在一起，而自觉卑微。实际上，她确实也被当作臭庄稼汉的老婆而被人小看。

一会儿工夫，火车进了站，村长家、酱油厂和绸缎庄的小少爷们都下了车。

“妈妈！”酱油厂的小少爷一下车，立时看到自己的母亲，就叫着奔了过去。纪野从角落里望着这般情景，心想如果是自己的儿子这么亲热地叫她，那该有多么愉快啊。

“少爷回来了！”村长的女仆，向着那总是呆呆地张着嘴，有点傻气的村长的小少爷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接过了布提囊。

纪野仔细注视着从收票口走出来的每个旅客，也没有发现自己的儿子。千真万确，儿子是该同方才下车的那些小少爷们一起考完，同车回来的。到城里去尽管不是一个日子，可考的却是一个学校。她担心儿子也许会坐过站，就依然站着不动，盯盯地察看站台的每个角落。

“我数学有两道题不会算，语文满分。”酱油厂的小少爷用天真的声音跟他母亲说着，领先走在通往村里的公路上。接着，下车的旅客们也都分头向自己的家走去。

“谷元说他都答对了。……”她还听到这位小少爷说这话的声音。谷元就是源作的姓。

纪野向前跑了几步，想打听一下儿子的情况，又想到自己的男人源作正在他家的酱油厂里作过工，就又自卑起来，停住了脚步。

站台上，人都走光，只剩下站员了。纪野无精打采地往回走。她想向慢步走在最后面的绸缎庄小少爷打听一下儿子的情况，那位小少爷正跟他哥哥少东家在谈着什么——多半也是关于考试的事情，边谈边笑。纪野心里盘算，

等他一谈完，就走过去。“自己的孩子并不会迷迷糊糊坐过站的呀，可……”这个念头也在心里闪动。

她一直注视着那滔滔不绝地谈着话的小少爷的脸庞，估量着谈话稍微一停，就赶快走过去问了儿子的情况。

“谷元说他还得呆几天。”小少爷这么回答她。

“他是不是也都考完了？”

“啊，跟我们一块儿考完的，可他说还要考别的学校。”

“是吗？真是谢谢您了。”纪野行了个礼，她觉行自己的面孔给少东家看到很是难堪。

第二天下午，堂弟又寄来明信片。原来是说县立中学多半是考上了，不过为了万一不成，再叫他投考私立中学，所以先多住几天，把孩子留下了。

“要是考不上，就不要单为上中学再叫他考私立的了。像俺们这样的穷户把孩子送到城里去上学，上头看着不顺眼，给咱提高纳税等级就糟糕了。”纪野跟源作说。

源作没有吭声，提起进私立中学来，他也是不大起劲的。

五

二十八日，村政府送来了纳税通知单，刚巧那天是星期日，源作就在二十九日从银行取出存款送到村政府去。仿佛是昨天，或者是前天，村里人大都缴完了税，别人谁也没有来。收款员正在高声朗诵着钱数，让两个事务员打算盘。于是，源作就等着他们打完算盘。

“喂，源作！”突然，响起一种嘎哑、粗壮的声音、听起来有点耳熟。说话的是那个有事正坐在村长助理身旁的姓小川的村会议员。

“是！”源作发觉是小川，就答应了一声。小川素爱仗着自己的势力刁难穷人和不称心的人取乐。

一回，源作请会，拿一段二亩地作抵押，恳请小川做监督，小川说什么抵押品不足，硬给他驳了回来。打那以后，他就怕起小川来了。

“源作，过来嘛！”

源作顺从地战战兢兢地走向小川。

“源作，听说这回你叫儿子去投考中学啦？”肥胖的、长着三角眼睛的村会议员粗声粗气地说。

“是的，送去试试。”

“我可不是说不叫你送去，不过干力气活儿的人送儿子上中学可不好哇！人一上中学就只会变得骄傲自大，不干活，光抠道理，反而对村子不利。

不管怎么说，那种不干活，游手好闲，光抠道理的人是最糟糕的。况且你，你在这村里还够不上一个普通户，可还没纳过普通户的税钱呀！与其把孩子送进学校搞得骄傲自大，更要紧的还是先纳一个普通户的税钱，这样才对国家有利！”小川悠然地煞住话头，盯了一下源作。

源作的嘴唇不停地颤抖起来，看样子是要说点啥的。可是，本来他认为自个儿出钱供儿子上学，旁人不应该说三道四的；如今给小川这么一数落，却又觉得这种理由似乎是毫无根据的了。

“税钱带来了吗？”

“啊，是……”

“瞧，可不是嘛，像你这种不按期缴税的人，还要把儿子送进中学，真是岂有此理。只有对国家、对村子干净利索地尽了一个普通户的义务以后，才能谈到送儿子进中学的事——说起来，这是你的自由，总而言之，打今年起你要按普通户缴税，可要记住哇！”

小川继续用凶狠的眼光盯了源作一阵子，然后才摆出怒气冲冲的样子忽地把身子转向村长助理那边去。收款员和事务员打完算盘在望着源作。源作直感到仿佛是失去了知觉。

他把税钱递过去，就垂头丧气地离开村政府回家了。

“今儿是不是脑袋疼啊？”吃晌饭时，纪野望着他那阴沉忧郁的脸色问了一句。他一声也没吭。

“像俺们这样的穷棒子户，还送孩子进城里的中学，闹得村里开了锅似的，倒不如压根儿不让他去就好了。”饭后，他俩一起到地里去干活，纪野又这样对源作说。

源作在寻思什么。

“县立的若是考不中，也不用让他进私立的吧，赶快叫回来算了。”

‘嗯。’

“压根儿不该去，就是考中了，也不要让他上了。”纪野自言自语地叨咕着。

“那末就叫他回来吧？”过了一会儿，源作这么说。

“这么办好啊”。纪野立刻表示赞同。

源作放下地里的活儿，到邮局去拍电报。他匆匆忙忙写了这么几个字：

父病，速归。

归来的路上，他仿佛是卸下了重荷，胸中敞亮起来。

儿子吓了一大跳，连忙搭了十一点的夜车赶了回来。

过了三天，尽管收到了县立中学考试及格的通知，但也没再让儿子上学。

现在，他们的儿子正在酱油厂当小学徒哩。

李芒　译

两分硬币

黑岛传治

一

那是流行玩陀螺的季节。弟弟藤二不知从哪里找到健吉玩旧的陀螺，用两只手掌挟住三寸扁头铁钉作的轴，使劲地搓。然而，因为他手上还没有多大力气，不管怎么使劲，那陀螺也只站着转那么几转，很快就倒下来。

健吉从小就有股子钻劲儿，买了个陀螺，擦得溜光，还用根三寸铁钉把原来那根细铁丝般的轴替换下来。这样，就转得快，跟人家赛起来很少有敌手。因而，它虽是十二三年以前用过了的旧东西，却依然连一条裂缝都没有，黑黝黝，沉甸甸，看上去木质煞是坚硬。原来是上了油，打了蜡。同如今在铺子里卖的比起来，那木质就好得多了。

可是，陀螺越重，对年幼的藤二说来就越难转动。他在廊沿上搓了半天，也总是转不灵。

“妈妈，买根陀螺绳儿嘛。”藤二缠起妈妈来了。

“问问爸爸看，叫买不。”

“说行哩。”

妈妈对所有的事情都很小器，一个原因是家里的日子难过。尽管是答应给买了，还要把堆房翻腾一遍，看清楚是不是还有健吉玩旧的绳儿。

这沿河的小村庄的孩子们，都聚集到庙门前去，把新绳儿缠在新陀螺上使它转动起来，两个人一组撞陀螺，比输赢。孩子们把这种玩法叫作“撞嘎嘎”[1]。缠好绳儿使劲一抽把陀螺撒出去，就飞快地转动起来。两个人一起撒，轮流让自己的陀螺去撞对方的，直到一方的陀螺停止转动，先倒下来的就算输了。

“瞧，不是光俺一个人用这样又黑又旧的陀螺嘛。陀螺也给俺买个新的吧。”藤二缠着妈妈。

“陀螺，不是有一个嘛，不买也行了。”

“这个，瞧，不都这么黑了吗？……人家都是新的！”

“净说傻话，这个陀螺还不好！”健二说，他深信自己从前用过的陀螺好，同时总觉得舍不得拿钱给弟弟买陀螺。

“嗯。”原来，藤二是哥哥说啥都相信的。

“这个陀螺好呀，不信跟他们比比看。能够打败它的陀螺，谁也不会有的。”

说到这里，陀螺用旧的，算是说通了。可一到跟妈妈两个人去买绳儿时，藤二却又贪婪地摸弄起铺子里装在木盒中的涂得红红绿绿的新陀螺来了。

“阿藤啊，不要那么摸人家铺子的东西呀，都给弄脏了。”母亲边请杂货铺的老板娘拿出绳儿来看，边嘱咐藤二说。

“不不，摸摸也不妨事的。”老板娘和气地说。

绳儿一共有几十条，都剪得一般长，其中只有一条比起别的来短那么一尺左右。那是按尺码量着剪下来，最后剩了那么一条不足尺码的。

“多少钱一条哇？”

---

[1] 嘎嘎原是陀螺相碰时发出的声音。

“一条一角钱呀，那条短的就算您八分钱吧。”

“算八分钱……”

“是啊。”

“那末，这条短的就中啊。”

说着，母亲拿出一角钱，找回来两分钱硬币，就仿佛是赚了两分钱一般感到高兴。

赶到催藤二回家，他还在玩弄那盒子里的新陀螺；看起来，是十分爱惜的样子。然而，却也并没有硬逼着给他买，就跟着母亲回来了。

二

邻村庙前的广场上，来了串乡的摔跤班子。孩子们都结伴去看热闹。藤二也想去，但是正赶上收割稻子大忙的节骨眼儿上，而且牛棚里上了套的牛，也正拉磨磨粉，团团地围着中间的柱子打转，得让藤二看着。

“连看牛都讨厌，那该咋办呀！”不知咋的，藤二讨厌看牛。他把绳儿拴在牛棚房檐下的柱子上，两只手攥住绳头儿用力抻着。“那末，你就去赶麻雀吧？”

“不。”

“你这么任着性子怎么行啊，粉得磨，麻雀又来吃稻子！”妈妈带着生气的口吻说。

藤二似乎在跟柱子拔河一样，转过身子去拉绳儿，过了一会儿，低声说：“大伙儿可都去看摔跤的了！”

“像咱家这样子的穷棒子，哪儿能够去干那样的事啊！”

“哩！”藤二失望地喊着，还是一个劲儿地抻着绳儿。

“那么抻，绳儿可要折了。”

“哼，比人家的都短呀！”

“抻也长不了——那么抻要摔到后面去的呀！”

“嘿，一抻就长了。”

这时候，爸爸回来了，盯着藤二说：“阿藤，你嘟囔什么呀！”

“瞧，这不是挨说了吗？——喏，看着牛啊。”妈妈乘机安顿好就下田去了。

爸爸把小麦倒在漏斗里，看清了温驯的牛正在望着人脸，慢腾腾地拉着磨，就出去了。

藤二自从买了陀螺绳，到孩子们中间去转陀螺，就慢慢发现自个儿的绳比别人的短很多。这使他感到不开心。把绳儿的一头并齐，一比，他的绳儿比谁的都短。他才六岁，跟上了学的大孩子搞“撞嘎嘎”，就总是输。他觉得绳儿短，再比还是要输的。于是，他以为揪住绳儿的两头一抻就会变得跟别人的一样长了，所以他总是不断地抻绳。他一面看着牛，把绳套在中间的柱子上，揪住两头用力神，嘴里仿佛在念叨着：“绳儿啊，长长了吧。”牛就在他身后团团地转着。

三

健吉正在割稻，去看摔跤的许多孩子成群结队地回来了。他们在归途中，

到处停下来玩着陀螺。

后来，一家三口人又割了一会儿稻子，太阳就眼看要落山，才担着稻秸回家来了。

“牛棚里怎么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哇？”

“嗯。”

“藤二上哪儿去玩了吧？”

妈妈放下稻秸走上前去往牛棚里一瞧，吓了一大跳，颤抖着叫了起来：“阿健啊，快来！”

健吉扔下稻捆，赶忙跑过去，发现看牛的藤二一手握着陀螺绳儿，躺在阴暗的牛棚里，脖颈断了，满头是血。

黄牛呆呆地背着套站在那里，仿佛是在守护着孩子。夕阳穿过竹窗棂，照着黄牛的眼珠。一两只苍蝇在黄牛身旁嗡嗡地扇动着翅膀……

“畜生！你干不出好事来！”

黄牛吓得口吹白沫，在牛棚里跑来跑去。

牛套打烂了，六尺扁担也打断了。

从那以后，三年过去了。

“那时候，叫他去看摔跤的就好了！”

“不给他买那么短的陀螺绳儿就好了，可是——他是把陀螺套在柱子上用力神，一只手伸脱，栽倒在地上，给牛踩死的。不给他买那根短绳儿就好了，可是——省下两分钱又顶什么用啊！”妈妈一想起藤二，就这么叨咕起来；直到如今，还要流泪哩。

李芒　译

二十四只眼睛

壶井荣

日本濑户内海岸边，有个海角村。这个村很穷，迫于生计，人们不得不终年劳动。交通不便，小学一至四年级只能在分校上课，五年级以后，才到总校。在这儿任教的老师，只有两名，于是，男的称男老师，女的称女老师。男老师可以享受养老金，十分安心工作，女老师则不然，一年，至多二年就调走。

那时，任教的小林老师要结婚，辞去了工作。同学们对新来的老师十分关心，问长问短的。小林老师说：“她叫大石久子，个头矮矮的，不过，比老师我可强多了，你们可得好好用功，别淘气啊！”

第二天，村里人头一回见到了一位骑自行车的女子，身穿着西服，跟一阵风似的吹过来，她就是大石久子老师，师范毕业，给总校派到海角村。漂亮女老师来临，村里人评头论足地议论起来。

上课了，一年级新生共有十二个学生，大石老师点完名，发现这些学生都富于个性。回家路上，大石老师逢人便打招呼，应她的人却极少，村里人对女老师那模样看不惯。

新学期开始，由于台风，村里好多家屋顶刮没了，海里卷起的砂子阻塞了道路。“女老师，矶吉同学家让风给毁了。”“竹一同学家碰上了小偷！”一上课，同学们急忙向大石老师汇报。上完音乐课，大石老师不安地带着孩

子们，上受灾同学家去访问。来到杉江同学家时，不料，她父亲却用挖苦来回敬女老师。“来晚了，要不，请带孩子们去把砂子扔到海里吧！”大石老师只得忍了。

这天，大石老师率领学生，来到海滨，大家一起唱着歌，心情别提多舒畅了。他们回家时，大石老师不留神跌进了一个坑里，脚扭伤，怎么也起不来，同学们都不知所措。大石老师强打精神，吩咐他们快去叫男老师来。听到消息，竹一同学的爸爸第一个赶来，大伙忙把女老师送上阿正同学家的船，直驶医院。

十天过去，仍不见女老师回校，村里人开始有点后悔，当初不该这么冷淡大石老师。最为难的要数男老师，他不懂音乐，原先女老师的音乐课，现在理所当然由他来代，每晚只好加班练。但是，同学们听到他那走调的领唱法，忍不住要发笑。孩子们十分怀念大石老师，盼着她能早一天来校。

有一天，同学们听说大石老师已出院，正在家休养，小鹤同学提议去看望女老师，竹一，阿正、仁太都赞同，唯独早苗和琴江二人没吭声。要是家里人知道了，肯定不会放她俩的。

“我们都别告诉家里人，要不然，准去不成！”竹一同学的建议孩子们一致同意，十二个孩子一声不响地离开了村子。村里人不见孩子们回家，全急坏了；他们忙着四处打听。孩子们沿着海湾走，他们像一群出笼的小鸟，又蹦又跳，一路上七嘴八舌地谈论个不停，纷纷猜测女老师的病情。从海角村到女老师家一棵杉，只有 8 公里，想想很近，走起来却很费劲，晌午了，仍没走到。没带吃的，肚子又饿，琴江等几个女同学都急哭了。这时，一辆公共汽车开过，同学们无意之中一瞧，大石老师正坐在上面。“大石老师，女老师！”汽车停下后，孩子们向老师扑了过去。大石老师见十二个孩子来看自己，又惊又喜，忙把他们引到自己家，让妈妈下面条请他们吃，还请了摄影师，同孩子们一块，在一棵杉前留了影。从此，大石老师的声誉一下子提高了。第二天，送货员给大石老师拿来好些小口袋，里面是米和豆子，全是村里人寄来慰问女老师的。

这天，大石老师正在家看照片，校长来了，对她说，可以到总校教书。妈妈听到这消息，喜出望外，赶忙道谢。这时，大石老师反倒有点恋恋不舍。“行了，你脚不行，还是到总校吧！后藤老师会来代你的。”

第二天一大早，大石老师坐着小船，来到海角村。“女老师来罗！”一直在码头等候的孩子见老师来了，欢呼起来，他们陪伴着女老师，向学校走去。一路上，村里人不住地问候女老师。“同学们，今天，我是来同大家告别的！”一听这话，孩子们谁也不吱声了，早苗一哭，吉次和仁太等同学也都眼泪汪汪的。上课的梆子声响后，大石老师领着孩子们来到海滨，他们一同唱起了大石老师教给他们的歌（山里的乌鸦》。

一晃四年过去，这期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上海事变。海角村的孩子们已到总校来上学。杉江同学的母亲生孩子，因病死了。大石老师结了婚，仍继续在教书。妈妈去世后，杉江再没来过学校，大石老师非常惦念她，特地写了信，劝她快来上学，但仍杳无音信，她那个座位始终空着。为了生活，她在一家小吃店当招待。

转眼，同学们升到六年级。有一天，大石老师走到办公室，发觉气氛有点异常，原来片冈老师让警察带走了，还搜查了他的办公桌。大石老师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副校长悄悄告诉她，片冈老师是作证人去的，附近

小学有位稻川老师，常向学生们灌输反战思想，被当局关进了监狱。

马上要毕业，同学们在谈论着自己的理想。早苗想当老师，增野很想去唱歌，琴江和富士子因为家庭贫困，只能任命运摆布了，琴江怨恨自己不是个男孩。男同学们对当兵很感兴趣，大石老师听了不以为然。“老师，你不喜欢军人？”“不，会死人的，怪可惜的呀！”当时，报纸、电台整天在宣传忠君爱国，到处是白色恐怖。大石老师看不惯这套玩艺，打算辞职，她把这想法对妈妈讲了。新学期刚开始，大石老师辞职了，海角村的孩子们都充满了泪水。

八年过去，大石老师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

有一天，她正要坐车回家，偶尔碰见了从车上下来的仁太他们五个男同学。他们是来征兵站检查身体的。他们全当兵去了，临走那天，大石老师特地把以前照的照片放大，每人一张，叮嘱他们：“别为荣誉而死，要活着回来啊！”这期间，增野为了唱歌，几次出走，都让家人追回来。在一次出逃时，她邂逅了一位男子，并同他结了婚，现在，替代母亲，经营酒店。琴江准备出嫁时、害上了肺病。为维持一家人生活，富士子被卖了。小鹤和早苗却意外地健康，早苗师范毕业留校工作，小鹤产科医院毕业后，立志回家乡。

日本战后第二年，大石老师再次坐上小船、来到海角村教书。阔别十三年，这次是早苗来信请她去的。战争中，她失去了三位亲人，丈夫战死了，接着母亲去世，一年以后，小女儿八津也死了。战后粮食紧缺，饥饿威胁着人们，孩子们饿极了，去采没熟的柿子吃。从此，大石老师一下子衰老，增添了不少白发，简直像个老太太。

走进学校，校舍的窗户有八成毁坏了，一种失望的心绪涌上心头。开始上课，大石老师照例点名，她认出好多新生家长，都是过去的学生，这又勾起了她无限联想。

四月的一天，听到大石老师重返学校教书，美佐子特意来看望她。“大石老师，早苗要我转告，原先海角村的学生，打算开个欢迎会，和老师聚聚。”随后，她痛苦地说，“战争中三个男同学战死，琴江病故。我们去扫扫墓吧。”大石老师和美佐子二人站在墓前，只觉得内心阵阵发疼。

欢迎会定在水月楼里举行，大石老师赶到那儿，五个学生早到齐了。矶吉在战争中失去了双眼，戴了一副墨镜。席间，大家一起回顾了往事，大石老师感慨万分。

李耀年　译

奇怪的包裹

前川康南

（一）

山麓下有个小镇，小镇的边上有个车站。这个车站在山麓下的小镇边上，那自然是个小车站了。

车站里只有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是站长，一个是值班员。

一个夏天的午后，这个车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火车从车站开出以后，年轻的值班员在候车室打扫卫生。

“哟，谁忘了包裹了？”他看了看座位底下，自言自语地说着。一个座位底下，有一个漂亮的深绿色的包裹。他又看了看四周，候车室里没有一个旅客。

“噢，知道了。这是刚才上车的哪位旅客忘了带走的包裹！”值班员把手伸到椅子底下，捡起了这只包裹。包裹布有点发旧，里面好像包着一个四方形的盒子。大概是木板盒子吧，显得不怎么重。这是一个长和宽均为二十厘米左右的正方形包裹，令人感到十分奇怪。

这个包裹里装着什么呢？年轻的值班员把耳朵贴在包裹上，并轻轻地晃了晃，但是什么声音也没有。要是装着饭盒的话又显得太轻了一点，大概是点心盒吧．要不里面装的是水果。不，从这个包裹的大小和重量来看也许里面装的是陶器。年轻的值班员翻来覆去地思索着：说不准里面装的是一件十分珍贵的宝物。

好奇心驱使着年轻的值班员，他真想解开包裹看看里面究竟装着什么东西。

“不行，等一等，我不能随便打开旅客遗失的行李！”

年轻的值班员抑制住自己的好奇心，他拿起包裹径直向站长室走去。

“站长，这是旅客遗忘在候车室里的包裹！”

站长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银边眼镜，他目不转睛地打量着这只包裹。

“里面装的是什么啊！噢，想起来了，刚才下车的旅客有七人，上车的旅客有五人，火车已经开出十分钟了，如果这个包裹是下车的旅客丢失的，照理也该来认领了。嗯，这么看来，这包裹一定是上车的旅客遗失的。”站长歪着脑袋在那儿苦思苦想。

“会不会是玩具啊，和那种魔盒一样，一打开就会蹦出一个弹簧人来！”年轻的值班员接着又说了一句令人心惊胆颤、毛骨悚然的话。

“站长，这里面不会有什么类似炸弹的东西吧！要是魔盒的话，那倒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包裹里面装着定时炸弹，一打开盒子就会轰轰地爆炸的。”

“哎呀，你别吓唬人好不好！可是，话又得说回来，最近的报纸经常登载炸弹爆炸之类的新闻。”

“是啊，这种恶作剧现在很流行，只要有一枚炸弹就可以把咱们这个小车站送上天！”

站长和值班员把交叉着的双手放在各自的胸前，在那儿绞尽脑汁地想着。

（二）

“站长，您瞧，这儿夹着一张纸条。”年轻的值班员从包裹的一个线缝处抽出一张纸条。

“噢，这是行李标签！”

值班员抽出的纸条是一张带有细铁丝的行李标签，它被折叠得小小的，塞在包裹的线缝处。

“快看，上面还写着这样的话呢！”

“马上打开这个包裹！”行李标签上这样写着。

“‘马上打开’，这么说包裹里面也许是食物。不快点吃的话就会变坏！”站长边说边看了看行李标签的背面。

“不要在屋外打开！”背面写着这句话。

“这真是个奇怪的包裹！‘马上打开’、‘不要在屋外打开’，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说不准这里面会有什么危险的物品。”

站长和值班员好像在猜谜，苦苦思索着。

“‘不要在屋外打开’，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要在屋里打开包裹，不能让里面的东西见到阳光。”

“嗯，你说得不错！”

可是，不论他们俩怎么琢磨，还是不解这两句话的真正含义。

“喂——”站长把头伸出窗外，大声地叫了起来。驻当地警察所的一个警察正在本站前的一条路上走着。

这个警察的鼻子底下留着小胡子，身体胖胖的。他听见站长的叫声后便径直向车站走来。

“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包裹，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站长对警察说道。

“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警察一边点头一边听着站长的说明。

“这么说来，这件遗忘的行李还与众不同，上面有行李标签，可标签上却没有写姓名和地址。是炸弹的话那就危险了，但从重量来看不太像炸弹。行李标签上写着‘马上打开这个包裹’，那么咱们三个人一起打开看看吧！”

“不会出什么事故吧？”听了警察的话，站长忧心忡忡地说。

“我以为这里面装的是小动物！要是动物的话，又是什么样的动物呢？是松鼠、小鸟、青蛙、鼹鼠，还是小兔呢？不，要是小兔的话这个箱子又小了点。”

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三个人猜来猜去。

“站长，这里面也许装的是蛇吧，如果是蝮蛇的话那可就糟了！”年轻的值班员说道。

“喂，你今天是怎么了，尽说些倒霉的话！”站长好像有点怕蛇，他不禁往后退了两三步。

“放心吧，如果是蝮蛇的话，我会一下子就捉住它的！”警察说完这句话后就摘下了手上的白手套，解开包裹上系得紧紧的结头。

小木盒露了出来，盒子盖上钉着小钉子。警察开始开木盒了，他小心翼翼，脸上露出一副严峻的表情，慢慢地撬着小木盒的盖子。

（三）

木盒打开了。

“啊！”三个人同时尖声惊叫了起来。

小木盒里发出一阵轻微的沙沙声，这声音就像人们走路时踩着干枯的树叶时所发出的声音。

就在这一瞬间，一个浅褐色的昆虫在三人的眼前掠过。

“啊，一个大蜻蜓！”

木盒里飞出一个大蜻蜓。小木盒的底部垫着一些草，草下面还有一封信。信上这样写着：“哥哥：今天奶奶去看你，我托奶奶带给你一件礼物——一个大蜻蜓。希望你早日赶走病魔，尽快康复。这个大蜻蜓是在牧场的沼泽地里捉到的，请哥哥把它从木盒子里放出来，让它在东京的上空飞翔。弟弟新吉写”。

大蜻蜓在三个人的头上方盘旋了两三回，随即便从站长室的窗口飞了出去，然后笔直地飞向高高的蓝天。

张国强　译

国王当侦探的故事

寺村辉 夫

（一）珍宝被盗

我给你们讲个关于国王当侦探的故事。

这个国王是个贪玩不爱学习的国王，因此大臣经常苦口婆心地劝他："国王陛下，您不学习的话会变笨的！"

国王不听劝告，仍然迷恋玩乐。

"国王陛下，愚蠢的君主将会被人们嘲弄，您还是努力学习吧！"大臣仍不厌其烦地苦苦规劝。

国王听了这番话心里难受极了，他想："我是一国之王，脑子并不笨，我要让你们看看我的智能！"想啊，想啊，他突然想出了一个高招。

"嗯，还是我聪明！"国王十分得意。他想起了什么高招呢？原来啊，他想起了有一天电视播演的侦探的故事，决定自己也当一回侦探。

国王写了封信，信上这样写道："我是个大盗，羊圭圭是我俞的。我把它放在出成右 2 树 3 左 8 下 30 处，你们来取吧！"写完信，他得意地笑了。

"这一下我可要让大臣刮目相看，叫他大吃一惊。"

国王很认真，打算由自己充当这个犯人，挑起一件偷盗大案。尽管他的信里有许多错别字，他还是很得意。接着，国王从他房间的架子上取下一个洋娃娃。这个洋娃娃是邻国的公主送给国王的一件珍贵的礼物。国王把洋娃娃装进一个塑料袋里。

"喂，大臣，我要出去骑一会儿自行车，运动运动。锻炼身体比学习更为重要！"国王说道。

"陛下，您又不用功学习了！"大臣说着。

国王把大臣的话当作耳旁风，若无其事地骑上自行车出了城堡，把信塞进邮局里的一个信箱里。他把自己写的信寄给自己。然后，他把洋娃娃藏在了一个地方。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国王返回了城堡。

"不好啦，我那珍贵的洋娃娃被人偷了！"一回到宫殿国王就大声地喊叫起来。

（二）国王大怒

刹时，宫殿里人声嘈杂，乱成一团。

"快给我抓住犯人！"大臣下了命令。于是，卫队们东奔西跑，开始紧张地搜捕犯人。

"把可疑的家伙都给我抓起来！"

最为可怜的是那位打扫宫殿的阿姨了。卫队长向她厉声地叫道："洋娃娃是你偷的吧，快给我交出来！"卫队长为什么怀疑那位阿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可以进入国王房间的只有两个人——大臣和阿姨。

"不，不，不是我偷的。我打扫陛下的房间时还看见了那个洋娃娃。"阿姨浑身颤抖，哆哆嗦嗦地说着。

犯人是国王陛下，不管你怎么找也是找不到那个洋娃娃的。

"犯人准是趁我骑车出去运动运动之际溜进我房间的。大臣，那时你在

干什么？”国王气冲冲地问道。

“陛下，当时我正在工作，没有注意这一情况。”

“撒谎，那时你正在午睡吧？”

“臣不敢妄为……”

“那么，你是知道小偷溜进我房间的啦！”

“臣实在不知，望陛下息怒。”

（三）大盗来信

第二天早上，国王收到了一封信，他故作惊讶地说道：“哟，大盗给我来信了！”他让大臣给他念信。

“这是什么信呀，字写得真差劲儿！哪有称自己为‘大盗’的，洋娃娃写成了‘羊圭圭’，偷字写成‘俞’，……这个贼一定是个白痴，准是一个不爱学习的小人。”

听了大臣的话国王吃了一惊，他暗暗叫苦，心想：糟了，我有那么多字不会写，挨了顿臭骂还不算，大臣们可能也知道这是我写的了！尽管如此，国王仍故作镇静，他从大臣手中要回信，并说：“这个贼实在太蠢了，是个脑子发呆的家伙。什么‘出成右 2 树 3 左 8 下 30’，我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

“陛下，您知道这其中的奥秘？”大臣深感惊讶。

“当然知道了！你好好听着，出城向右拐，第二个拐角……”

“噢，原来如此，这个‘成’是城啊！”

听了大臣的话，国王又是一惊，他把城堡的城写成了“成”字。

“别罗唆，好好听着！在第二个拐角处拐弯，然后在第三棵树处向左拐，在第八棵树处向下挖三十公分，洋娃娃就藏在那里！”

国王继续说：“咱们马上去那个地方看看。”

“陛下，你不能去，犯人也许躲在那儿用手枪袭击您，让卫队去逮捕犯人吧！”大臣说道。

卫队出发了，有手枪队、步枪队，还出动了飞机。

“犯人一定会到藏东西的地方来取洋娃娃的，你们替我认真地搜索四周。”卫队长向士兵们下达了命令。

大臣随士兵们一起走了。

国王心想：我还是要去的，不然士兵们找不到那个地方可就糟了。

国王从一个只有他才知道的洞口溜到了城外，虽然他没有照着信上写的路线走，但由于那棵大树就在城堡附近，因此他比卫队提前到达了那个地方。

“躲在这儿看看情况吧！”说着，国王钻进了草丛。

不一会儿，卫队赶到了。

“就是这个地方吧，果真有挖过的痕迹！”大臣说着，他们在这儿真的找到了洋娃娃。

（四）犯人亮相

“国王才智过人，他出色地识破了盗贼的暗号！”大臣极为震惊，不住地赞叹着。

国王听到了这句赞美的话语，十分兴奋。“不出我所料，大臣重新看待我了。”想到这里，国王得意地笑了起来。

“谁藏在那儿？”士兵问道。

“犯人果真来了！”

“快抓住犯人！”

士兵们一拥而上抓住了犯人，细细一看，犯人就是国王。

“糟了！”国王不禁说了一句。

“陛下，什么‘糟了’？”

“不，不，找到了洋娃娃那可太好了！”

不知什么缘故，从那天起国王就开始认真学习了。

张国强　译

匿名信

寺村辉夫

（一）

“哎呀，又是一封匿名信！”

友二好像在夺取什么似的，从信箱中取出了一封来信。

“真叫人不痛快！”

和前几封信一样，这一封信上又没有写寄信人的姓名。这是第五封信，每封信肯定是每月八日左右收到。友二用剪刀剪开信封，抽出信纸看了看。信纸里包着三张一百元一张的纸币，还写着这么一段话：

“从那件事情以来已过去六个月了，暑假里你去哪儿玩了？虽说是玩，但因脚不太方便玩得一点儿都没劲吧？脚恢复得怎么样了？祝你早日康复。你所认识的一个朋友Ｘ”

友二都快忘了脚的疼痛，然而读了这封信后仿佛感到这种疼痛又在向他袭来。

六个月之前的三月八日，友二被三轮摩托货车撞倒，脚骨折了。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因要参加文艺节目的会演排练，友二在学校里一直留到四点左右。傍晚之前，大街上买东西的人特别多。回家路上，友二一面走一面模仿着自己在节目中所演角色的动作，并不住地和小川同学开玩笑。正在此时，一辆三轮摩托货车飞快地冲着这边开来。友二被车身撞了一下，倒在了马路上。三轮摩托货车嘎地一声，来了个急刹车，在五六米的前方停了下来。

“你留神一点！”

年轻的司机也不赔礼道歉，一下车就大声地吼叫起来。嗓门挺大的缘故吧，司机越来越激动，瞪着充血的眼睛，对围过来的人们说道：

“这小孩子冷不防地窜出来，都没法开车了，真叫人没有办法。”

这时，一辆小轿车从三轮摩托货车后面开了过来，一个胖胖的人下了车。

“喂，你是丸信运输公司的司机吧，有你这种人吗，撞了人还这么神气活现！”

说着，这个胖男人急忙把友二抱进自己的车里，送往附近的一家医院。

交通警很快赶到了现场，其中一个一面询问司机一面在本子上作记录。别的交通警用粉笔把友二倒下的地方画了个圈，并用卷尺测量了友二倒下之处到停在前面的三轮摩托货车之间的距离。

司机用呆滞的目光注视着交通警所干的一切，他好像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过失，脸色铁青铁青的。

（二）

这场交通事故发生之后的第一个月，也就是四月八日，友二收到了第一封匿名信。信上这样写着：

“友二，你好，脚上的骨折处已经接好了吧，额头上蹭破的那个伤口怎么样了？还疼吗？我不知你喜欢什么东西，随信附上的钱虽然不多，你用这些钱买些你所喜欢的东西吧！你所认识的一个朋友Ｘ”

四月初正好是新学期开学的日子，友二已经六年级了，他天天拄着拐杖

上学。

这是谁写的信呢？

友二不时地把随信附来的三百元一会儿包上，一会儿打开，绞尽脑汁地猜测着。

是那个司机写的吗？那个青年人神气活现，他不可能写这种信的。

丸信运输公司的经理来医院探望过友二，这信好像也不是他写的，因为他连该赔偿的费用还没有付清。

会不会是交通警？不可能，交通警不会每次事故之后都干这种事的。

是医院的医生吗？这也不可能，医生不会给这么多的病人一一写信和寄钱的。

护士会这样做吗？如果她是一个很热情的人，也许会这样做的。但这封信里有些词女性是不使用的，因而写信的人肯定是个男的。

对了，会不会是那个把友二送往医院的胖叔叔，他可能性最大了。那天，他把友二送到医院之后连自己的姓名都没有说就回去了。

“多高尚的人啊，默默无闻地做好事，连姓名都不告诉别人。”妈妈这样说着。

爸爸和妈妈几乎每天都要说这样的话：无论如何要找到这个做好事的人，应该向他当面致谢。这一点友二当然是知道的，可是问了许多人，大家都不知道做好事的人是谁。要说这是一个谜，那倒一点也不假，再加上写给友二的信，又多了一个谜。

“写信的人准是那个胖叔叔！”友二这样断定着。

（三）

第二封匿名信是这样写的：你已经能拄拐杖走路了吧？行动不太自由吧，要是允许的话，我真想天天用车送你上学。可眼下工作太忙，无法送你。写于五月八日X”

这封信是用笔记本上的纸写的，友二一个字一个字地，一遍又一遍地读着。

“真是个好人，还要用汽车送我上学，这是真的吗？”友二兴奋地说着。

但是，妈妈读了这封匿名信后的体会和友二的全然不同。

“我说友二啊，你看看这个字，写得可不怎么样。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大人都能写一手好字的。”

爸爸的观点和妈妈的看法大体一致，他说：“这些钢笔字写得软弱无力，轻飘飘的，不太好看，这封信好像是个平时不大写字的人写的。”

可友二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争辩道：“那个胖叔叔是一家大公司的经理，平时写东西总是有人代写的，所以他的字就一点一点地差劲了。”

第三封匿名信、第四封匿名信，随着信件的增多，友二也情不自禁地感到自己的看法好像是错的。

第三封信上有这么一句话：我想和你一起玩，练习棒球投球技术。

第四封信更奇怪了，信上说：这个月的零花钱花得太多了，只得寄去一百元，请原谅。

原来友二总以为写信的人就是那个胖叔叔，但他现在也怀疑自己的判断了。五十多岁的人还要练习棒球投接球技术，看上去挺有钱的人还会把零花

钱用光，这些事怎么能叫友二不产生疑问呢？

（四）

六个月过去了，从“你所认识的一个朋友 X”那儿寄来的钱一共有一千二百元，友二把这些钱全部存进储蓄箱。用这些来历不明的钱，友二的心里不是滋味。那个胖叔叔不知在哪里，这仍然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该打听的地方都打听了，还是一无所知。

一天，友二下定决心，去了邻市的一家警察局，说起了那个胖叔叔的事情。值班警察对友二这样说道：“真抱歉，我们这儿只有干坏事的人的相片，没有做好事的人的相片，凭你刚才的那些话我们无法帮你查找。”

“可是，我希望你们无论如何也要帮着找一找！”

山口先生是担任报道交通、治安方面的新闻记者，他见友二言辞恳切，便代替值班警察和友二聊了起来。这位山口先生把友二所谈的事情写成了一篇报道，登在了第二天的晨报上。标题是：“佳话之谜牵人心，何人写信不署名——一场交通事故发生前后的故事”。

看到登有自己相片的报纸，友二不知怎么的，觉得怪难为情的。友二心想：学校里的同学们看到这份报纸一定会议论纷纷的，自己以什么神态去上学呢？友二有点迷糊了。

“喂，友二，有个叫山口先生的人要见你。”小川同学大声地叫着，迎着友二走了过来。

噢，原来就是那个新闻记者山口先生啊！

“啊，友二，你好！你要找的那位叔叔已经找到了，可是……”

马上就要上课了，在这短暂而匆忙的时间里山口先生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山口先生为了证实有关友二的报道的正确性，他拉着友二去丸信运输公司会见那个把友二撞倒的司机。司机的名字叫古见。但是，他们并没有见到古见，从那场交通事故之后，古见的驾驶执照被吊销了，公司还辞退了他。于是，山口先生便向古见的同事们打听友二所惦念的那个胖叔叔。一个司机说：“他呀，他是 R 镜片工厂的经理。古见这小子说什么他撞见了一个坏人，其实那个经理挺好的，我们也常去 R 镜片工厂。”

听了司机的介绍，山口先生急忙赶到 R 镜片工厂。经理的答复是这样的：“把孩子送往医院的人确实是我，但信不是我写的。”

（五）

“果然如此！”友二叹了一口粗气。他又一次读了来自 X 的五封来信。妈妈说这个字写得不怎么样，爸爸说这些字写得没有笔力，友二仿佛感到这些字确实不是经理写的字。那么，这些信又是谁写的呢？

一天放学以后，妈妈带着友二去 R 镜片工厂，向经理表示感谢。

经理挠了挠光秃秃的头顶，哈哈地大笑着：“哎呀，这么点小事不值一提！”

友二和妈妈要回家的时候，经理说了这么一段话：“把友二撞倒的那个名叫古见的司机被丸信运输公司辞退了，听说现在他住在面包厂，当了工人。

我和丸信运输公司的经理是朋友，因为这个原因经常让丸信运输公司运送我们工厂的产品。我的朋友吃了古见的不少苦头，他说古见是个不良青年，干活偷懒、开车超速是常有的事，怎么规劝他都不听。”经理把上身往桌子前面探了探，接着说道：“听说古见去了面包厂后简直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干活非常认真。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转变呢？这个问题还真不懂啊！”

听到这里，友二猛地站了起来，就好像跳起来似的。

“说不准是他！”友二心里这样想着。

（六）

两三天之后，友二突然被晚报的一则报道吸引住了。

“面包厂大白天起火，救幼儿一工人受伤”，标题下登着受伤工人的相片，清清楚楚地写着：“古见和夫，十九岁”这些字。工厂着火时，厂长的女儿没有及时地逃出来，古见和夫为了救这小女孩而被烈火烧伤，需住院两周。

看到这里，友二急不可待地推出爸爸的自行车，并说了句：“妈妈，我去看看就回来。”

自撞伤以来，这还是第一次骑自行车。

骑车到面包厂花了二十多分钟。只见火灾现场耸立着尖尖的黑柱子，宛如一块块燃烧着的煤块被水浇过似的，烧焦的被子冒起一股股白烟。制作点心的机器熏得发黑，堆放在渐渐昏暗的夜幕里。

“对不起，请问古见和夫住在哪家医院？”友二问站在废墟旁的一个男人。

这个人好像是面包厂的厂长，他连友二看都不看一眼，只回答了四个字：“塚田医院”。

友二赶到了医院。躺在病床上的古见对友二说道：“我想一辈子都保持沉默，不让你知道是我写的信。”古见还说起了自己被丸信运输公司解雇以后在面包厂工作的情况，每天梦见自己受到友二的训斥，想道歉赔礼但又怕难为情而只好写信等等事情。

古见继续说道：“起初我怕梦见你，我是怀着安慰自己的心情写那些信的，次数多了心情也就有点愉快了。不知怎么的，还觉得自己做了件很好的事情。在这之前，我是个不良青年，父母亲对我一点也没有办法，后来我就当上了司机。因为撞了你的缘故，我这才开始有所转变。说真的，应该由我向你表示感谢。”

古见紧紧地握着友二的手。

（七）

半个月之后，面包厂在废墟上盖起了临时厂房。古见的伤势幸好不重，很快又能干活了，他的胸中燃烧着新的希望。因为 R 镜片工厂的经理说了这样的话：“请你务必到我们厂来工作！”不仅如此，还硬把古见去镜片厂工作的事情定了下来。

“你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你离开面包厂那太令人遗憾了。可是，工厂遇到了这场火灾，眼下连你住的地方都没有……”面包厂的厂长没有办法，

只好同意古见去R镜片厂工作。

友二所赠送的礼物使古见更加兴奋、激动。友二用古见寄来的一千二百元和从爸爸那儿要来凑数的钱给古见买了套衣服——衬衫和裤子。

“去R镜片工厂上班的第一天，我要穿这套新衣服！”古见激动地对面包厂的厂长说道。

张国强　译

少女之窗

大石真

风在使劲地刮着。

弓子顶着风，费劲地爬上坡道。头发被风一次又一次地吹到脸上，每一次她都要用手把头发向后拨开。

弓子心烦意乱。

“真无情，太过分了！”弓子嘟囔着。

这声音如果能随风飘进阿明他们的耳朵里就好了，弓子心里这样想道。

昨天，弓子的好伙伴朝子和道子对弓子说：

“这个星期天你骑车去清濑川旅行吗？古川和田岛君说他们也去。”

听她俩一问，弓子响亮地答道：

“好的，我去！”

弓子非常喜欢清濑川河边的景色，也很喜欢骑自行车去清濑川。而且，对古川明这位同学怀有好感，对爱逗乐的田岛一郎也不感到讨厌。弓子心想：在绿色的微风的吹拂下，和自己所喜欢的伙伴们骑车旅行一定是很愉快的。

听到弓子的回答，朝子兴奋地说：

“一定去啊，别到了那一天又说不能去了！”朝子叮嘱弓子一句。

可是，今天朝子的脸上带有对不起弓子的表情，她对弓子说：

“我对阿明他们说你也去，可阿明一听这话说他们不去了。”

一听到这句话，弓子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脸色变得苍白了。

“是这样的吗……”弓子漫不经心地说着，她想不让朝子发现自己的不快。

“那我就不去了，你们四个人去吧！”

“那多没劲啊，这样的话我也不去了！”朝子看了一眼弓子的眼睛，说道。

“这倒没有什么必要，你还是去的好！”弓子说着。她的话渐渐地有点刻薄了，然而弓子对此毫无办法。

“阿明他们为什么讨厌我去呢？一定是因为我是个瘸子，和长得很丑的我一起去，阿明他们感到讨厌吧！”弓子心里这样想着。以前，弓子一次也没有想过阿明他们竟会这样看待自己，因此她心灵所受到的创伤是巨大的。

爬上坡道后再走二百米左右，右手就是弓子她们所居住的大住宅区。弓子低着头，在场地中的水泥路上走着。

“我是个瘸子，我是个丑陋的孩子，我与众不同……”弓子的胸口好像被什么东西勒紧了，她感到心灵中的疼痛。

这时，突然一个黑色的小东西没有一丝声响地落在弓子的眼前。定睛一看，原来是只用布缝制的小狗。捡起来一瞧，只见小布狗的脖子上有条黄色的蝴蝶结，上面系着一张纸条。

纸条上这样写着：

“这只小布狗送给你，希望你喜欢它！”

弓子急忙看了看三号馆的建筑物，她发现四楼的一个窗口有一个一直看着这一切的脸色苍白的少女，这个少女弓子以前一次也没有见过。

“这是真的吗？我可以拿走吗？”弓子拿着这只小布狗，对少女问道。

少女点了点头，突然她好像感到有点难为情，身影从窗口消失了。

“她为什么要把这只小布狗送给我呢？”

弓子一面走着，一面感到这件事不可思议。

弓子把小布狗放在手心上，小布狗脖子上系着的小铃发出轻微的响声。

回到家后，弓子把小布狗装饰在自己的桌子上，她又一次感到送她这只小布狗的脸色苍白的少女不可思议。

“那个女孩子为什么要送给我这只小布狗呢？”

不管弓子怎样猜想，她还是不解其中的原因。

“小布狗，你的主人是谁呀，你为什么跑到我家来了？”弓子对小布狗这样说道。

小布狗睁着大眼睛瞧着弓子，那张天真的脸十分可爱，无法用语言表达。弓子觉得刚才那种心烦意乱的神情正在一点一点地驱散。

第二天放学回家的路上，弓子抬头看了看三号馆，四号楼的那个窗口上又露出了那个少女的苍白的脸庞。

弓子向她招了招手，看上去那个女孩子好像笑了一笑。

“对了，见见这个女孩子，感谢她送给我小布狗。而且还要问问她为什么把小布狗送给我？”

想到这里，弓子急急忙忙地爬上三号楼的楼梯，她敲响了确实是少女居住的那家人家的房门。

可是，不管弓子怎么敲门，屋里没有任何回答。

“这是怎么回事？”

弓子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女孩子确实是住在这间屋子里，这么敲门她却装作一无所知，她为什么要这样呢？

第三天仍是这样。弓子看见了窗边少女的脸，急急忙忙地上楼，又是一阵敲门声，然而还是没有任何回答。

那个少女是在嘲笑我吗？可第一次见到那少女的脸时，丝毫没有那种感觉，但是……

弓子被这种无法理解的情感束缚住了，她呆然若失地站在铁门的前面。这时，她发现门上有个小门牌，上面写着“矢口”两字。回到家后，弓子马上给矢口家写了封信：

“谢谢你送给我漂亮的小布狗，我把它装饰在桌子上，天天看着它，还给它起了个“阿黑”的名字。你为什么送我小布狗呢？为了向你表示感谢，我去了你家里，你总是假装不在家，这是为什么？请你告诉我这一原因。”

弓子把信装进信封，跑到三号馆的一楼，把信塞进写有“矢口”家的信箱里。回家的途中，她又抬头看了看三号馆，少女所住的那间屋子的窗户紧闭着。

也许我收不到回信，弓子有这样的预感。

但是，第二天弓子家的信箱里有封少女的来信。弓子读了少女的回信大为震惊，信上写的都是弓子想也没有想过的事情。信是这样写的：

“谢谢你的来信，我因病，两腿不能动弹，一直在床上度日。我尽受别人的照顾，不能为这社会尽一份力，这使我感到痛苦。

但是,我也这样想过：难道我不能为人们做些使他们感到高兴的事情吗？

我喜欢用布缝制娃娃、小狗，因此我想把自己缝制的礼物送给人们，也许有人会为我感到高兴。拾到我礼物的第一个人就是你。为了见我，你特意来我家里，当听到敲门声的时候，我多么高兴啊！但是，我无法从床上爬起

来。妈妈去上班的时候，为了防止出意外，总是把门锁好的。因此，我虽然听到了你敲门的声音但没有任何办法开门，请你原谅。

星期天，请你一定来我家玩，那天妈妈在家里。我等着你。矢口由子 ”

读完信，弓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弓子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 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 ”

星期天，弓子拿着一束石竹花去矢口由子家。弓子敲敲门，一个阿姨探出头问道：

“ 你是弓子小朋友吗？ ”

弓子点了点头。

“ 啊呀，从早上起由子就一直在等你。快，请进来！ ” 阿姨好像很高兴，声音响亮。

窗边放着一张床，白色的床单上躺着一个眼睛又大又亮。皮肤白皙的少女。当她们俩的视线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早就认识的朋友一样，亲密地笑着。

“ 我太幸运了！ ” 弓子说道。

“ 为什么？ ” 由子问。

“ 因为我得到了你的第一件礼物。 ”

听到这儿，由子嘻嘻地笑了起来。

“ 这孩子是个可怜的孩子！ ” 由子妈妈对弓子说道：

“ 三岁的时候，她得了病，后来就一直卧床不起。既没有朋友，又不能去上学，照理说现在该是五年级的学生了。 ”

“ 别说了，妈妈！那些事我压根儿不想。 ”

由子用愉快的语调说着，她想排除妈妈的烦恼。

“ 从这个窗口，我眺望那些走过这儿的人，这是挺愉快的。每天都肯定有人经过这儿，看到他们的脸，虽然没有和他们交谈，但我感到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你也是其中之一。看到他们幸福的笑脸，我觉得我也是幸福的，看到他们伤心的样子，我心里老惦记着，他们怎么了？这种感情真奇怪啊！ ” 由子说着，那双大眼睛一直望着弓子。

“ 有一天，我看你好像很难受，不像平时那样。我心里可担心了。因此，无论如何我要把自己做的礼物送给你…… ”

弓子想起了那天的事情，她的脸不禁红了。那时，弓子正为自己稍稍有点不便的右脚而感到难过。这时，弓子的眼前突然浮现出骑车去旅行的那四个人的身影。

第二天的早上，上学路上弓子遇见了古川明和田岛一郎。

“ 昨天你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骑车旅行去？可有劲了…… ” 阿明不无遗憾地说道。

“ 哟，亏你还说这种话，你们不是说讨厌我和你们一起去吗？ ” 弓子生气地说着。

“ 什么，你把那话当真的了？真蠢啊！ ”

阿明发出了惊讶的叫声。

“ 我们是开玩笑说的，五个人中三个女的，两个男的，吵起架来我们俩对付不了你们三个。把开玩笑当成真的了，对你们这些女孩子真没办法！ ”

“ 女的实在是不行！ ” 田岛一郎得意洋洋地点了点头。

弓子突然感到心中明亮了。这是个多大的误解啊，对弓子的脚他们俩并没有什么想法。一种喜悦猛地流遍了弓子的全身。

“可是，不管怎么说，昨天我是不能去的！”弓子的声音响多了。

“因为我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时，弓子心里想道：对了，下一次我要带着这两个伙伴去看望由子，这样由子将是何等的高兴啊！

张国强　译

修钟表的爸爸

大石真

垒球班级对抗赛在二月十日举行。

“这次对抗赛，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打赢！”四年级三班的班委秋本广同学心中这样想着。

阿广的小学里，四年级有五个班。一班和四班没有什么很好的选手，稍稍奋斗一下即可战败一班和四班。但是，二班和五班都有很好的选手，不顽强拼搏的话则很难取胜。

“对了，让福太郎担任投球手。让他担任投球手这场比赛可以打得很好。”

阿广想起了皮肤白皙，圆脸蛋的福太郎，他不禁拍了拍自己的膝盖。

有一次，阿广看到了福太郎的投球，他心里十分佩服。于是，课间休息的时候，阿广走到福太郎的桌子面前，对他说道：

“这次垒球比赛，你当投球手吧！”

福太郎的圆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点了点头。

阿广心里非常高兴，接着说：

“从明天起咱们就开始练习，时间是三点到六点，地点是公园里的广场，行吗？”阿广的声音响亮。

“阿广这么一说，福太郎的脸色霎时就变了。

“三点开始练习？这样的话我就去不了啦！”

“怎么，你要去上私塾？”

“不是的。”

“那为什么？”

“倒不是怎么也去不成！”福太郎说着，他脸庞上露出了想参加练习的生动表情。

“一班和五班的对手都比咱们班的实力强，不练习则不能取胜啊！”

“嗯，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可三点钟就开始练“那你说几点钟开始才好呢？”

“说不好啊！”

“哎，怎么了？”

秋本广问了福太郎后才知道三点钟不能去练习的原因。事情是这样的：

福太郎的家里是开钟表店的，他爸爸特别爱挑剔。最近福太郎的数学成绩有所下降，他爸爸看到这种情况后心里老是惦记着。

不知什么原因，这位爸爸特别崇拜算术这门学问，他深信：算术好的孩子，脑子一定聪明。因此，当他看到独生子福太郎的算术成绩不好的时候，心里急得要命。由于这一原因，他为福太郎买来了《算术实力练习册》，命令福太郎每天做一页练习。福太郎每天放学回家，一定要趴在桌子上致力于解答这些算术题。

做出答案后，福太郎就把练习本拿去给爸爸看。

爸爸取出放在保险柜里的练习标准答案，和福太郎做出的答案一一对照。

哪怕是错一道题，爸爸就会敲一下福太郎的脑袋，并命令福太郎：

“再好好想想！”

全部答案如果和标准答案不一致，那么爸爸是不会放福太郎出家门的。

“就是因为这件事，所以……”福太郎不住地眨着眼睛，不快地说着：

“三点钟我没法去公园的广场啊。”

“哎，真古怪，你的爸爸！”秋本广听了这番话着实吃了一惊。让福太郎参加球队的事看来有点绝望了，这样一来，三班可能在比赛中会打败仗，不行，一定要想办法让福太郎参加比赛。

“如果把那些算术习题快点做完，答案和标准答案全部一致，三点钟你就可以去练球了？”

“是啊，可是不会如此顺利的，我的算术成绩又不像你那么好。”

秋本广沉思了片刻，突然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际。

“那么这么办你看如何？”

阿广在福太郎的耳边悄悄地嘀咕着什么。刚才还是愁眉苦脸的福太郎一下子喜笑颜开，他极其兴奋地叫了起来：

“嗯，这样也许一切顺利，妈妈是向着我的！”

那么，秋本广究竟为福太郎献上了什么样的锦囊妙计呢？

第二天，阿广放学回到家里后扔下书包直奔福太郎家的后门。在后门口打了个口哨，于是福太郎学习用的那间屋子窗子就开了，福太郎招了招手，意思是说：进来没事。

秋本广就这样从后门悄悄地走进了福太郎的家里。

妈妈在厨房里，她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秋本广一上二楼就和福太郎一起解答（算术实力练习册）上的习题。

阿广的算术成绩比所有学科的成绩都好，福太郎无法对付的难题一到阿广的手里瞬间就解决了。阿广还把福太郎的答案全都检查了一遍，错的地方全都改了过来。

“这样应该得满分的。”

阿广这么一说，福大郎把自己写答案的那本练习本拿去给爸爸看。

福太郎的爸爸正在店里修钟表。

“爸爸，我全做出来了！”福太郎说着。

“真快啊，都会了吗？”爸爸的脸上多少带有点不可思议的神色。他从保险柜里取出标准答案，一一认真对照。

“嗯，全对，没有一点错！”这说话声好像有点遗憾的感觉，这下无法敲打福太郎的脑瓜子了。

“这样，我们可以去外面玩了吧！”福太郎说着。

爸爸的脸上露出不痛快的神色，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儿子所做的答案全对的话，父亲应该高兴才是，可福太郎的爸爸一点也不高兴，他真是一个怪人啊！

福太郎和阿广吃了点妈妈拿来的点心后，直奔公园里的广场。正如阿广所估计的那样，福太郎的投球棒极了，制球力相当起作用。

持续练了三、四天，秋本广和所有队员的心里都充满了希望：

“这样练下去的话，三班也许能获胜！”

但是，比赛的前一天秋本广无论如何也不能去福太郎家。因为班委会有事，秋本广三点以前必须呆在学校里。

“明天我不能去你家了！”阿广这么一说，福太郎的脸上露出困窘的神色。

“这下可糟了，你不来的话，答案不会全对的。这样不论到什么时候我都无法去公园里的广场啊！”

“就这么一天，你悄悄地从家里溜出来不要紧吧！”

“这不行的，爸爸对我的脚步声特别敏感，即使想悄悄地溜出去，他马上就会发现的。”

“真难办啊！”

比赛的前夕，都到这种时候了福太郎要是缺席的话，全队的情绪就乱了。

俩人十分为难。突然，福太郎问道：

“你家里有坏的表吗？”

“坏表？”

“对，坏表，怎么修也修不好的坏表！”

“打算干什么，那样坏的表？”

“我爸爸只要一修表他就上瘾，越是难修的表他越带劲，这种时候我溜出去他不会注意的。”

“是吗，我爸爸有一块怎么也修不好的手表。”

“这可太好了，明天你把那块坏表带到学校去，我让我爸爸给修一修。”

那天回到家里后，阿广让妈妈找出爸爸那块已经坏了、不再使用的手表。

“这块表让哪家钟表店修都修不好，用一会儿马上就出故障。”妈妈说道。

“修不好才好啊！”阿广太高兴了。

第二天，阿广把表带到学校交给了福太郎。福太郎让爸爸修表，和预料的一样，福太郎的爸爸对这块表的修理还真上瘾。

福太郎借此机会溜出家门，直奔公园里的广场。

次日的校内比赛大会上，四年级三班的福太郎和全体队员斗志昂扬地投入了这场比赛。刻苦练习终于结出了硕果，三班以 4 比 2 力挫敌手四年级二班，决赛时速战速决又以 2 比 0 力克四年级五班。

这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福太郎的爸爸满脸喜悦之情，这种兴奋平时很少见的。他对福太郎说：

“你叫我修的秋本君的那块表终于修好了，这次可不会出现什么故障了。”说着，爸爸盯着福太郎的脸继续说道：

“说起秋本君，他的算术成绩很不错吧！你也要努力学习，像秋本君一样才好啊！”

“咦，爸爸知道秋本君？”福太郎惊讶地说着。

“比赛结束以前，爸爸一直忍着没说你就是了！”爸爸说着，古怪地笑了起来。

张国强　译

二〇五教室

大石真

体育课后，福田老师让大家把跳箱等器械搬到仓库去。友一、健治等四个同学来到了仓库。友一因为腿有点瘸，所以使不上劲，遭到健治的嘲笑。友一很恼火，不顾一切地向健治冲去，在黑暗的仓库里，两个人扭打在一起。结果自然是瘦弱的友一输了。健治急忙走出仓库，把门“　”地一声关上，他认为等漆黑一片时，友一一定会吓得走出来的。

但友一把身体靠在水泥袋上，一个劲地哭。“为什么呢？”友一一边哭，一边想，“我是瘸子，我为这件事哭。”

不久，友一揉揉眼睛，环视四周，朦朦胧胧看到了仓库的模样。这时，友一感到脚底下有一股冷风吹了上来，似乎下面有个洞，于是他试着把脚伸向洞里，好像踩着了楼梯。友一战战兢兢地向下走去，果然是又小又窄的土阶梯。“真吓人，学校的下面居然会有地下室……”突然，在黑暗深处烛光很亮，并且有个人影，向友一喊道：“谁？”——一个小孩的声音。

烛光旁边有张小男孩的脸浮现出来，脏兮兮的圆脸，淘气的眼睛——多半是一年级的孩子。“多不好，不用暗号，一声不响地闯进来，吓了我一跳……”男孩说。

“暗号？”友一不解地问。“这地下室除了你还有别人吗？”

男孩已经消除了对友一的戒心，他告诉友一，他叫吉川明，地下室还有一个伙伴是位六年级的哥哥。小明和他是偶然认识的。

大约在三天以前，小明从学校回来，一个人在大街上遛达。因为即使回家，家里也没有人，爸爸妈妈都出去工作了。

“小孩，”突然有人拍拍他的肩膀，一个脸像狐狸的中学生亲昵地对小明笑着，“帮我们把店堂里的那个垒球偷出来。”从他笑着的眼睛深处，小明看到了针样的闪光。小明的身体逐渐哆嗦了。中学生刚走进店堂，小明就转过身子拚命逃跑。中学生觉察到了，立刻去追。小明几乎要哭出来。迎面走过来一个大个子小学生的身影。“哥哥！”小明猛然抱住那个小学生。等中学生追上，拉住小明胳膊时，周围走过许多行人。中学生感到不妙，灰溜溜地走了。那少年领着小明往前走，知道小明回家后一个人也没有。“那么和我玩吧！”说完，他们一起回到学校，他指引了这个地下室。“从现在起，放学后，你就在这儿等我。”

前天、昨天，都在这儿等，那个六年级学生随后就来，跟小明一块玩。

他究竟是谁？友一下了决心，要等他的到来。

那六年级学生叫洋太，他正病着呢！他躺在床上，烧已经退了。老呆在被窝里，苦闷极了，一看表，两点钟。顿时洋太想起了学校。必须会见吉川明——洋太意识到这一点。小明一定在地下室等着他。

走到半路，遇见陆续从学校回来的同学们。洋太走过去之后，纪子和英美子等在背后议论起来：“准是逃学了。”

“真是，也许成了不良少年。”

一直沉默的英美子说：“洋太的妈妈还活着的时候，我和洋太十分友好。那时他功课好，待人又亲切，是个开朗少年。但洋太的妈妈死后，他的性格却变得跟以前不同了。”

大家听了，都沉默不语，陷入了沉思。

洋太来到仓库，迅速朝地下室走去。“哥哥……”小明看见他，跳起来说。可洋太马上警惕地问友一：“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我一个人发现了这地方，才来的。”

洋太觉得很遗憾，因为是他最先发现的。他要友一保证不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友一答应了。三个人，吹熄了蜡烛，在黑暗里，走上阶梯。他们刚刚在地板上走了五六步，发出了“啊”的一声。因为健治站在他们面前。健治因为来找友一，才发现他们的。“你们藏在哪儿？”再也不能隐瞒啦，洋太下决心，告诉了健治地下室的秘密。

现在友一、洋太、小明、健治四个有了一个共同的秘密——地下室，这个秘密使他们结成了伙伴。健治保证，再不会嘲笑友一；友一也原谅了他，并且答应帮助小明补习数学。

从地下室出来，健治和友一先回家了，可洋太却不想回去。“小明，到你家去吧？”小明答应了，他真希望洋太能和他一起玩到妈妈回家时再走。

洋太跟着小明进了房间，屋里铺着豪华的地毯，有最新式的立体声录音机、电视机。洋太感到意外，他曾想，连妈妈也外出挣钱的小明家，一定是破旧的。“我可以玩录音机吗？”

“不行，你要是玩，我就得挨骂！”

“是你爸爸使用的？”

“不，谁也不使用，爸爸看见别人有，就喜欢买下。”说完，小明不好意思地笑了。

世界上真有各式各样的家长，这儿的父母也许是为了购买新物品，才每天出去干活。竟把自己的孩子扔在一边不管。

“小明，你觉得有妈妈在家，比有这些物品要好吧。”洋太期待小明点头。不料小明的回答出乎洋太的意外：“还是有物品的好，买了新物品，爸爸妈妈都笑嘻嘻的，我也能快活。”

从小明家出来，洋太在漆黑的夜路上朝家走。拉开纸门，父亲和母亲都在屋里。

“这么晚，干什么去啦？”

洋太抬起头，盯着父亲。想说什么，又忙闭上嘴。“这个家里，没有一个人了解我。”他的脑中突然浮现出学校的地下室。地下室，对现在的洋太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在有电话亭的十字路口，友一和健治分手了。友一回到家，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学习。友一在家中，除了学习外，没有什么可干的事。

母亲进来了，拿着点心。“很快要考试了，希望你能坚持。”母亲很关心友一的竞争对手。听说洋太因为死了妈妈后，成绩不如从前了，母亲脸上露出了轻松的表情。

友一脚不好，他的跳箱成绩总上不去，勉勉强强能跳过三层。健治为这向福田老师请求给友一补考。老师同意了。这几天，健治、洋太、小明三个每天放学都留下来，帮助友一练习。因为他们四人小组有一个相互帮助的约定。

补考的一天到来了，第三节是福田老师的体育课。大家练习完跑步后，福田老师打开记事本，叫了四个孩子的名字，最后一个是友一。

哨子响了，友一顺利地跳过了四层。

“好！这一次，五层。”福田老师喊。

友一跳过四层跳箱，对全班同学发生了巨大的震动。如果友一跳过五层，那可真是奇迹。

大家高声喊道：“加油——加油——友一！”从教学楼的窗户里，许多双眼睛朝这边张望。

哨声猛地响起，友一用力起跑，他不顾一切地蹬了下踏板，轻易地跳过了五层跳箱。霎时间，传来了全班同学发出的海啸般掌声。听着背后的声音，友一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自从友一的体育成绩得了 5 分以后，他们更觉得地下室里的友谊珍贵；小明在友一的辅导下，数学解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地下室的规模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没有谁的命令，地下室被整理得十分干净，这是他们四人喜爱地下室的证明。他们努力使地下室成为舒适的碰头地方，为此有了三个烛台。洋太还把一只旧半导体录音机放在地下室，于是阴暗的地下室不仅有了光明，而且也能听到垒球广播、音乐了。

四个人在四点钟学校关门前，总要在这里，不仅是玩，作业也在这里完成。他们绞着脑汁，互教互学，觉得很有兴味。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们把这地下室称作“二〇五教室”。他们学校共有二十四个教室，这地下室该是二十五号教室，可他们把它加以夸张，不知不觉叫成了 205 教室。

刘晓亚　译

鳄鱼老师

大石真

南部的一座岛上有一条会变成人的鳄鱼，它变成人后干了许多的坏事。

（1）早晨的问候

天空阴沉沉的，好像马上就要下雨似的。

在这种天气里，光一家总要有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发生在出门之前，已经成为一种惯例。

“上学带伞去！”妈妈对光一说道。

“不要紧的，过一会儿一定会晴的！”光一说着。

今天又是一场争论。

“我偏不带伞！”光一说道。因为刚才新闻节目播完之后广播了天气预报，播音员说“今天阴转晴”。

可是，妈妈却这样说：

“天气预报有时不准！阿光，你不是听了新闻广播了吗，有个国家在大海中央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这场试验是以前的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十倍那么大。这样的话，就影响了天气，天气肯定会变坏的。”

原子弹在大海中央爆炸，日本的沿海城市——光一家居住的地方是否会下雨，对这一点光一丝毫不了解。

“不带伞，我不带，就是不带！”光一重复了三遍这句相同的话。

“好吧，随你便！被雨淋了，伤风感冒的话妈妈也不管你了。”妈妈气乎乎地说着，她失望了。

然后，妈妈穿上自己的雨衣，提着手提包和一把红伞。

“走吧！”妈妈推着光一的肩膀，走出了公寓里的屋子。

锁好门后妈妈把钥匙放在光一的手心里。光一像往常一样把钥匙塞进自己的裤兜里。

走到公寓的大门口，像雨点似的冰凉的东西打在俩人的脸上。

“你瞧！”妈妈望着灰色的天空说着：

“这样子就是要下雨，还是带伞去的好。”

“不会下雨的！”光一说着：“那一边的天空挺亮的，肯定是晴天！”

低垂的云间有条细细的缝，从那儿可以看到一小块蓝色的天空。这种蓝色和平时所见的蔚蓝天空中的蓝色不一样，是浅蓝色的。

这块蓝色的天空刚刚诞生，不一会儿就会向四周展开。光一心想，这些黑云一定会被驱散的。因此，他接着说道：

“妈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咱俩就打赌。天晴的话，妈妈就输了，那您就给我买一样东西。如果下雨，我就输了，我给妈妈买样东西……”

“你给妈妈买什么呢？”妈妈用一种似乎带有嘲笑的目光看着光一。

“当然是买一样好东西，现在说不出具体的名字来！”

“好，说话算数！”妈妈兴奋地说着。

“要是下雨的话你可不准耍赖啊！”

“我可不干那种卑鄙的事情，我身上确实带着钱哩！”说着，光一按了按兜里的钱包。钱包里确实有六十五日元。

走到通向车站的大马路时，妈妈说道：

“今天妈妈也许晚一点回家，肚子饿的话就吃面包吧！”

“又要加班？”

妈妈点了点头。

听妈妈说要留下加班，光一马上想起了学习不好的同学放学后经常被老师留下来加班学习的情景。

那些留下来的学生们羡慕地瞟一眼愉快地踏上回家归途的同学，然后又慌慌张张地往作业本上写些什么。老师站在讲坛上，盯着每一个同学，脸色比平时更加难看。

妈妈留下来加班是否也是这种情景呢？当然。公司里是不会有老师的。但是，公司里有经理、副经理、董事等等，他们会狠狠地盯着想早点回家的妈妈吧！

“干吗要加班啊？”

光一忍不住问了一句。

“公司里现在很忙呀，正好是清理账目的时候。”

“留下加班的只有妈妈一个人吗？”

“不，大家都留下。男的还要住在公司里干活哩！”

听了妈妈的话，光一终于放心了。

不一会儿，俩人来到了十字路口，笔直往前走的话五分钟左右就可到达车站。往左拐就是光一的学校。

“妈妈走了！”说着，妈妈拍了拍光一的肩膀。这时，妈妈那条路线的绿灯亮了，她穿过了人行横道。

信号灯从黄的变成红的，又变成绿的，光一可以向左拐了。光一的妈妈在马路对面一直看着光一过人行横道。从一年级的时候起，妈妈就是这样做的。现在虽是三年级了，但妈妈担心光一会看错信号，仍然一直看着光一走过人行道为止。

走过人行横道，光一向马路对面的妈妈招了招手。妈妈也挥了挥手，一边挥手一边笑着。在光一的眼睛里，穿着白雨衣的妈妈显得特别漂亮。

光一和妈妈之间隔着一条十米左右宽的马路，翻斗车、公共汽车、小面包车、自行车等川流不息地在马路上穿行，妨碍了光一和妈妈的早晨的问候。

妈妈的身影已看不见了，因此光一迈开脚步向学校走去。

突然，光一的脚步放慢了，他看看左面看看右面，看看上面看看下面。反正是走得越慢越好，走到学校时间越长越好。学校是八点半开始上课，而现在七点还不到。

光一的妈妈不这么早出门的话，就来不及赶到位于东京的公司上班。但光一的学校就在自己居住的区域里，在这个时间里可以在家里看看电视什么的。

然而，光一觉得与其一个人呆在妈妈不在身边的公寓里，还不如和妈妈一起出门为好，这样更加愉快一些。但是，除光一以外这么早上学的学生一个也没有，马路两边的商店还都关着门。

不管光一怎样东张西望，能吸引他停住脚步的东西一样也没有。

眼看就要下雨了，光一不能比目前的速度走得再慢了。如果参加“慢走竞赛”的话，这种速度准能获奖。

跨进空无一人的校门，光一总要产生一些奇怪的想法。好像觉得老师、

同学们屏着气隐蔽在什么地方等着他的到来；或者觉得老师和同学们被吹上高高的天空后惟独自己一人来到了学校。

把鞋放在鞋箱里，换上拖鞋上楼梯时，自己的脚步声听起来特别大，稍微出点小声整个校园里都会有回声，而且声音还特别响。

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光一特别害怕走进空无一人的教学楼里。于是，一个人在操场上的沙子堆上玩沙子；或者久久地站在鸡棚面前看小鸡刨土，等待同学们来校。

上二年级之后，光一不那么害怕了，因为从春天起樱老师来到了这个学校。

樱老师是个年轻的女老师，十分活泼，而且干劲十足。樱老师来校也很早，比光一只晚十分钟左右。

有一天，樱老师看见了光一，她惊讶地说道：

“哟，光一已经来了，老师还以为自己来得最早呢！”说这话的时候，总觉得带有一种后悔的心情。

因为樱老师早到校的缘故，光一走进空无一人的学校不再感到那么害怕了。在校园里稍等片刻，樱老师一定会来的。一看见樱老师的身影，似乎觉得整个学校一下子变得明亮起来了，还产生了勇气，大步走进空无一人的教室。

樱老师在教员办公室看书、检查学生作业的答案、刻蜡纸印考试卷子。还经常走到校园里，和独自在校园里的光一聊天。

樱老师说的一般都是有关动物的故事，什么熊啦、长颈鹿啦、狼啦……

这些故事光一以前都没有听过，每一个故事都使光一感到出神、惊讶。樱老师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好像是在讲自己所熟知的朋友的事情。

“这些故事有趣吧！老师很喜欢动物，有那么一天老师还想去非洲探险呢！”有时老师目光炯炯他说着这些话。

光一在大脑中这样描绘着：樱老师戴着白色的遮阳帽，抱着枪钻进了密林。这好像是电影里出现的令人激动的一个场面。但是，万一豹子从密林的树上扑过来，吃人的土人拿着扎枪出现在樱老师的面前，那该怎么办呢？想到这里，光一还真为樱老师感到担心。

到了三年级，光一最早到校已经不感到可怕了。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光一所最喜欢的樱老师成了自己的班主任；二是出现了一个和光一比赛谁早到校的伙伴。

这是新学期刚开学时的事情。

一天，光一像平时一样大步地走进空无一人的教学楼里，当他推开三年级二班教室的门时，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啊！”

为什么呢？

一个光一不认识的女孩子坐在教室中央的一个座位上，她正在看书，脸上带着一副一本正经的神情。

起初光一以为自己犯迷糊走进了另外一个班的教室，但他马上纠正了自己的想法，不可能走错教室的。

“早上好！”看着发愣的光一，女孩子精神饱满地向光一问好，那语调就像对老朋友说话似的。

“早上好！”没有办法，光一只好回报了一句。

尽管互相同好了，但光一仍然不能解开这个谜。他一直盯着女同学的脸，

好像要找到这个谜的答案。

在学校里以前一次也没有见过这个女孩子。

“你是什么人？”光一不得不这样问道。

“我叫早川真由美！”女孩子用清脆的声音答道。

“昨天转学来的。”

“原来是这样啊！”现在一切都弄明白了。

“昨天我没来上学，不知道你的事情。”

“是啊，昨天你没在班里。”

“我叫光一，星野光一。”光一急忙自我介绍。光一心想，必须热情地向这位刚刚转学而来的女同学介绍一下学校的情况。于是，他说：

“这个学校八点半开始上课，你不用来得这么早。”

“我知道。”真由美说道。

“我喜欢第一个到校，在以前那个学校就是这样的！”

听真由美这么一说，不知怎么的光一感到特别高兴。

“我也是这样，以前我总是第一个到校，从一年级起一直到现在，就今天是第二个到校。”说完此话光一对自己成了第二名感到有点懊恼。

真由美没有理会这一点，她说：

“我这么早上学是因为每天早上和爸爸一起出门的缘故，爸爸在东京的一家公司上班，每天出门都特别早。”

“怎么回事，和我家的情况一样。我妈妈也在东京上班，早上我和妈妈一起出门。”

“是吗？”真由美笑了起来。

然后光一和真由美又聊了很多事情，真由美以前那个学校的情况，现在住的地方，还有真由美自己家的许多事情。

真由美和爸爸在一起生活，这一点光一也知道了。

“咱们俩什么都是一样。”光一惊奇地对真由美说道。

（2）黑色的旋风

光一走到校门口的时候，看见真由美从马路对面走来。

“喂——”光一急忙举手打招呼。

真由美看见了光一也挥了挥手。

在这之前，光一和真由美每天早上都在教室里见面，看谁来得早。像今天这样在校门口等对方的事情一次也没有过。

光一在校门口等真由美走来，当她走到校门口时光一高兴地说：

“今天下分胜负，这种事很少啊！”

“不错，平局的日子不多啊！”真由美也说了一句，她手上拿着一把黄伞。

“真由美，你以为今天会下雨？”光一问道。

“肯定要下雨，瞧这天空的模样。”真由美说着，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可是，天气预报说今天天晴，阴转晴。”

“天气预报可不能相信。”

“是吗，果然要……”

光一担心地看了看天空，天空更暗了，刚才看到的那块小小的“蓝天”已不知去向。这种天气如果不下雨那才叫怪呢？

光一和真由美走进二楼自己班的教室，拉开了窗帘。他们俩一边开窗一边俯视着校园。

“樱老师快来了吧？”

这时，一阵汽笛的声音随风轻轻传来。光一所居住的城市位于海边，有时候因为风的缘故，可以听到在大海行驶的汽船的鸣叫。

“要下雨的话，我可就糟了。”光一把两只胳膊支在窗台上，两手托着脸颊说道。

就在光一说这话的时候，几股黑风卷着漩涡在校园里的单杠附近不住地转动着。一圈、两圈、三圈，简直就像个在不停地转动着的陀螺。

“咦，那是什么？”光一叫了起来。

鸡棚里的小鸡们也惊奇地叫了起来。

一会儿，几股黑色的旋风互相碰撞着，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漩涡，以更快的速度旋转着。

光一和真由美惊讶地看着。

“阿坎布，阿坎布！”

突然不知从哪里传来了这种声音，霎时黑色的漩涡消失了，那儿站着一个男子。

这个男子的脸是什么长相？站在二楼窗口的光一和真由美并不知道。穿着黑西服的男子大步地走进了学校的大门。

“真由美，你看到了吧？”光一的声音都有点嘶哑了。

真由美一动不动地看着校园，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然后她用打颤的声音说道：

“光一也看到了吧，这不是做梦，是真的。”

“那当然，是真的，咱们俩都看到了。”光一说着。但是，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光一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为什么从那黑色的大漩涡中会发出“阿坎布”

的声音呢？又为什么大漩涡中会走出一个男子呢？光一聚精会神地思索着，但不论他怎样绞尽脑汁，都无法解开这古怪事情的谜底。

“刚才那个男子进学校了，咱们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怕……”真由美接着说：“等樱老师来了再去看也行。”

这话有道理，那个男子使人感到可怕。如果俩人下楼去看那个男子，不知那男子将会使他俩尝到什么样的苦头。想到这里，光一想下楼寻找那个男子的勇气也烟消云散了。

光一和真由美在空荡荡的二楼焦急地等待着樱老师的到来。

可是，惟独今天不同往常，不管怎么等总是见不到樱老师的身影。

这时，下起了细细的、像银线似的小雨。光一望着这场雨，心里觉得实在可恨。

“有人快来就好了！”真由美嘟囔着。她感到自己和光一仿佛置身于大海中央的一座孤岛上，这了辈子都不会有人来到孤岛。感到如此胆怯，以前可从来没有过。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终于可以看到稀稀落落地打着雨伞来上学的同学了。红的伞、黑的伞、黄的伞……

整个学校好像从沉睡中醒来伸了个大懒腰似的，然后生气勃勃地沸腾了起来，整个校园里充满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朝气。

“啊，太好了！”真由美说着，她恢复了朝气。

“行了，咱们去找那个男子吧！”说着，光一和真由美冲出了教室。

他们俩在一楼的长长的走廊上跑着，跑到教员办公室打开门一看，谁也没有。打开隔壁的接待室一看，还是谁也没有。推开校长室的门，里面也没有人，只有两张非常漂亮的椅子面对面地摆放着，妈像在聊天似的。

广播室、卫生室、二楼的图书室，全都推门进去看了一看，到处都是空空的，哪儿都见不到穿黑西服的那个男子。

在他俩寻找男子的过程中，学生们接二连三地来到了学校，校园里渐渐地热闹起来了。

“那个男子也许是个怪人，可能是为了抄近路而穿过校园的吧！”光一说着。

“是啊，一刮风灰尘飞卷，也许那个男子碰巧经过那里。”真由美说道。

“可是……”光一突然吃惊地说道：

“那时咱们不是听到‘阿坎布，阿坎布’的声音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呢？”

“阿坎布，阿坎布”真由美的嘴里重复着这句话。

“我也确实听到了，可是也许当时有一种声音听起来像‘阿坎布’这种声音。”

“是啊，阿坎布阿坎布这种奇特的声音以前没有听到过。”光一说着。然后，他一边重复着“阿坎布，阿坎布”一边回到了二楼自己的教室。

已有一半的同学走进了教室。女同学们嘁嘁喳喳地议论着什么，就好像教室里放进了一千只麻雀。男同学有摔跤的、有在地板上又蹦又跳的、还有追逐嬉闹钻进桌子底下藏身的。昨天打扫教室时好不容易摆放整齐的桌子已经弄得东倒西歪了。

“你们俩去哪儿啦！”看见光一和真由美，他们的好友小川同学问道。

“我走进教室，看见你们俩都不在大吃一惊啊！”

小川同学也是很早就到校的，不是第三就是第四名。

“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去查了一下。”光一对小川说着。

“什么？奇怪的事情？”小川同学立即把脑袋伸了过来。

于是，光一就把刚才俩人看到的怪事告诉了小川。

“真是愚蠢！”小川君笑着说道：

“你们俩上学来得那么早，还没睡醒吧！”

“也许是这样，”光一老老实实地作了回答，他接着说：“可那黑色的旋风可真有其事，三、四股，滴溜溜地转着，挺可怕的。”

“我老是在心里祈求‘樱老师，您快点来吧！”可老师根本就没来，真可怕啊！”真由美插了一句。

“好像樱老师还没来学校。”光一说道。

“我看了看办公室，樱老师不在。”小川说着。

“老师怎么啦？以前老师可一次也没有请过假呀！”真由美担心地说着。

（3）3＋4＝5

不多一会儿，上课的铃声响了。

今天本是有全校晨会的日子，因为下雨晨会停了，改成自习课，自习课一完就马上上课。

第一节课是社会课，同学们把课本和笔记本放在桌子上，等待老师来上课。

一阵很响的脚步声传来，声音之响好像使整个走廊都在摇晃。教室的门推开了，一个大高个儿男子迅速地走进了教室。

“哇——”整个教室响起了叫声。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三年级二班的班主任老师是大家所热爱的樱老师，可现在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古怪男子却走进了教室。

这个男子一走上讲台就环视着全班每个同学的脸，并说：

“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樱老师因为有事，要请几天假。因此，在这期间我代替樱老师给大家上课。从今天起，希望大家听从我的教导努力学习。听明白了吗？”

“听懂了！”全班同学异口同声地答着。

但是，在此之后大声的喧哗就开始了。因为樱老师向学校请假，这对同学们来说是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再说，这位代课老师也确实令同学们感到胆颤心惊。头发带点褐色，还打着卷儿；眼睛不仅长得小，还凹进去，并发出金色的光；鼻子尖尖的，鼻子下面留着一撮小胡子；那张嘴则大得惊人，不知怎么的，这位老师还穿着件皱皱巴巴的黑色的晨礼服。

“静下来！”正当同学们叽叽喳喳地喧闹不休的时候，老师突然叫了起来，声音之大令同学们吃惊。然后，老师的眼睛闪着金光，狠狠地盯着大家，并说：

“我最最讨厌瞎嚷嚷！从现在起，谁再说一句看看，我就用这鞭子狠狠地揍他！”说着，他拿着鞭子叭地一声抽打在讲台上。

同学们听到这种抽打声，霎时缩了一下身子，从此，教室安静下来了，好像空无一人似的。

看到这种情景，老师似乎感到满意，他说：

“这样就好，只有这样才能好好地学习！”

接着，他从胸口的那个口袋里抽出一条雪白的手帕擦了擦嘴的四周。

“今天从第几页开始讲起？”老师问眼前的一个女同学。

“第三十六页。”女同学细声细语地答道。

“行，下面由坐在最前面的男同学朗读一下。”

于是，被老师指到名字的松山同学站了起来，读起了课文。但是，他语塞了一下，有的字不认得、显得张惶失措。

“混蛋！”老师大声地骂道，并把鞭子叭叭地朝黑板上抽去。

骂声和鞭子声响彻整个教室，震得玻璃窗都在哗哗地响。那些胆小的女同学光听到这种声音就会浑身哆嗦，眼看着泪珠就要滚落下来。但是，一哭出来的话，也许老师又会大发火，因而她们紧咬着嘴唇，强打精神睁着大眼，忍受着这种恐惧。

“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松山同学读完之后，老师环视着大家的脸问道。

可是，万一提的问题不合适，也许又会遭到训斥和一顿臭骂，因而没有一个人举手提问。

“不错，我把你们都教会了！”老师得意地说道。

“好，往下念。那儿的第二个女同学，你读一下！”

老师就这样讲课，一节社会常识课学习了三十页。第二节的理科课也同样如此，让同学们读完课文之后只说一句：

“有什么问题吗？”

但是，因为谁都没有提问，这节课的进度也相当快，一节课学了二十八页。

这种课多么奇怪啊！

如果是樱老师上课的话，每一页的内容都要让大家思考，相互讨论，相互提问，一节课最多只讲两三页。而且，樱老师的课同学们都感到特别愉快，所讲的知识大家都记得住。然而，这位新老师也不知道在讲些什么，也不管大家有没有听懂，只是一个劲儿往下讲。

第三节课是音乐课。

去音乐教室的途中，光一从走廊的窗口眺望着外面的情景，雨越下越大，天空犹如夜晚一般漆黑，甚至有时候还能听见远处轰响的雷声。

音乐教室里也是一团漆黑。光一走进音乐教室的时候，上课铃声还没响，可老师却早来了，他靠着墙站着，津津有味地望着窗外的雨点。

同学们都感到有点可怕，一个同学急忙去按电灯的开关。

“不准开灯！”老师又急忙吼了起来。然后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场雨下得多痛快啊！下这种雨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真正地苏醒过来了。”

说完，老师坐在钢琴前面，用他那粗壮的大手弹响了钢琴。

钢琴的乐曲不可思议。无边无际的蓝色的大海，海浪的涛声，火辣辣的太阳，绿色的群岛，岛上茂密的椰子林和芒果树。突然，大雨倾盆，动物和植物都为大雨的降临而感到庆幸。这乐曲使同学们在脑海中描绘着这样的情景。

同学们全都听得入迷了。

这时，雨越下越猛，四周一团漆黑，闪电射进教室，教室里一会儿变成蓝色、黄色、白色，地面摇撼，轰隆隆的雷声不住地传来。

然而，老师对这一切都不屑一顾，他热情地唱着：

“逃跑了，逃跑了，从这小镇上逃跑了，

逃跑了，逃跑了，渡过大海逃跑了，

逃跑了，逃跑了，逃到了南方的国家。”

老师那咯吱咯吱作响的歌声响彻了整个教室，椅子、桌子、窗子几乎都在咯嗒咯嗒地晃动。因为老师使劲过猛，整个钢琴都在左右摇晃，琴键眼看都要散架了。

看到这种情景同学们更加感到恐惧了，全身都在出冷汗。于是，有的同学两手捂着耳朵，趴在桌子上。

然而，老师精神振作，用越来越大的声音继续唱着。

第四节课是算术课。

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3＋4＝”几个字，这些字蹩脚得令人发呆。

“谁会做这道题？”老师问道，声音依然是咯吱咯吱的。

同学们面面相觑，这道题对三年级的同学来说也未免太容易了，出这道题好像是瞧不起三年级同学似的。但是，也许这道题里隐藏着什么圈套。同

学们不知所措，似乎有一种不能马马虎虎举手的感觉。

“会这道题的人一个也没有吗？”老师又厉声叫了起来。

于是，十来个同学战战兢兢地举起了手。

“好，这个同学来解这道题。”老师指着光一前面的青野同学说道。

“等于 7。”青野同学回答。

“不对！”老师生气地说着：“错了，不等于 7。”

这样一来，全教室又炸了窝。

“太闹了！”说着，老师又叭地挥响了鞭子。

鞭子的声音太响了，震得同学们几乎要从椅子上跳起来。

“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都不懂？”老师贼头贼脑地环视着同学们的脸。

但是，任何一个同学都不再举手了。

“真拿你们没办法，我把答案告诉你们，都给我好好地记住了。”

“3+4＝5，都记住了吗？”老师说着，他从讲台上环视着每个同学的脸，同学们又开始喧哗起来了。老师用鞭子抽着黑板、大声叫道：

“安静！这么看来你们并没有听懂，都是一些长着木头脑袋的孩子。这样吧，我让你们看看 3＋4＝5 的证据。”

“你们都看好了！”老师站在讲桌前面，从皱皱巴巴的右面的那个口袋里掏出几个好像是打乒乓时用的红球，把它们放在讲桌的右端。

“有几个红球啊？一、二、三，有三个吧！”接着，老师又从左面的那个口袋里掏出几个白球。

“有几个白球呢？一、二、三、四，有四个吧！”老师一面说着一面把四个白球放在桌子的左端。

“左边的球和右边的球放在一起就是 3＋4 的意思,咱们看看把这些球放在一起是几个球，你们都好好地看着！”说着，老师把两端的球放在桌子中央，把它们掺和在一起。

“一个！”

“一个！”同学们跟在老师的后面数着。大家都认为 3＋4 肯定等于 7，这样就可以征服这位把错误答案告诉同学们的老师了。

“三个！”

“三个！”

“四个！”

“四个！”

“五个！”

“五个！”

真是不可思议，数到五个的时候，桌子上一个球也没有了。同学们惊奇地瞪着大眼睛。老师得意地说道：

“怎么样？只有五个球吧！也就是说 3＋4 等于 5。都懂了吗？明白的人举起手来。”

一半同学举起了手。老师可恨地盯着那些不举手的同学。

“还有同学认为这不是真的，这样吧，随便你们怎么试，看看 3＋4 到底等于几。”说着，老师的眼睛里闪出一丝亮光。

听老师这么一说，同学们急忙用铅笔、橡皮等着手进行实验。有的同学用三块橡皮、四支铅笔，有的同学用颜色不同的彩纸，有的同学则用藏在口

袋里的玻璃球……

但是，做了实验一看，大家不禁失声地叫了起来，不论怎样实验，总数都是 5。无论你怎么揉眼睛一次又一次地看，答案都不是 7。

“怎么样，这下都懂了吧！3＋4 等于 5……”说着，老师咧嘴笑了一笑，一排雪白的牙齿在老师的嘴里闪着光芒。

“弄懂的人举起手来！”

整个教室又喧哗起来了，然后一只只手一个一个地举了起来。

“那个系蝴蝶结的孩子还不懂吗？”老师对没有举手而不知所措的女同学山本说道。

山本吃了一惊，急忙举起了手。

“那个男孩子，你怎么样？”老师问全班学习成绩最好的武田同学。

武田同学那张发青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他也举起了手。

“3＋4 等于 5，武田同学真的以为这是正确的吗？”光一心想：3＋4 绝对不会等于 5。

光一用铅笔盒里的铅笔验证了一下，本来应该是七支铅笔的，可不管怎么数，只看到了五支。尽管如此，答案也不可能是五，要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以前老师所教的那些知识不都是错的吗？因此，光一下定了决心，不论老师怎样训斥决不举手。

武田同学一举手，刚才那些犹豫不决的同学们也都举手了。因为学习成绩最佳的武田举手了，同学们心想，这答案准没错。

“懂的人把手举好！”老师仍用咯吱咯吱的声音说着，教室里所有的玻璃窗都被震得哗哗地响。

光一四周的同学全都举起了手，犹如一片手的树林。然而，唯有光一压根儿就不想举手。

老师的脚步声向光一一点一点地逼近。

“3＋4 等于 5，你不懂吗？”老师的声音在光一脑袋的上方轰轰作响。

“不懂！”光一说道。

“那么你以为 3＋4 等于多少呢？”

“7！”

“混蛋！这么教你都不懂？真笨！”老师一边大声地训斥一面向教室的后面走去。

“你也不懂？”还是老师的训斥声。

“不懂！”回答老师问题的是小川同学。

“嘿，你这个呆头呆脑的小东西！”接着，又传来了老师发怒的训斥声：

“你也不懂吗？刚才不是做实验都让你们看了吗？”

“不懂！”真由美这样回答。

光一有点高兴了，小川、真由美同学和自己的观点一模一样。

“3＋4 等于几的实验自己没做吗？”

“做了！”

“等于几？”

“5！”

“难道 5 这个答案不对吗？”

“是的，我认为还是 7 这个答案对！”

“哎呀呀，你们这些石头脑袋，简直是无可挽救！”然后，老师面对全

体同学兴致勃勃地说道：

“行了，可以把手放下了。全班共四十二名同学，已经弄懂的同学是三十九名，还不懂的只有三名。由此看来，你们这个班的成绩是相当不错的。”

接着，老师把目光转向光一、小川、真由美，又说道：

“可是，这三个人听不懂我讲的课，实在太难办了，让他们继续跟着大家一起往下学会成为包袱的。对了，你们三个人去走廊上站着，给我好好想想 3＋4 这道题。如果明白了答案是 5 而不是 7 的话，就到我这儿来，我再让你们三人回到同学们中去……”

（4）午餐时间

被罚站在学校走廊里的同学只有他们三个人，其他教室里不断传来了响亮的读书声。

光一突然想起了樱老师。当樱老师看见他们三人因回答 3＋4 不等于 5 而被罚站在走廊里的情景时，樱老师的脸上将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呢？又将说些什么呢？当然，樱老师肯定会说“你们三人的回答是正确的”，而且还会把这个奇怪的老师赶出教室。

樱老师怎么会向学校请假的呢？出什么事了？为什么替樱老师代课的竟是如此奇怪的老师？光一想着这些事情。

光一呆呆地看着窗外，心想：樱老师快来学校那该多好啊！

不知什么时候，雨已经停了。天空一片晴朗，夏日的云儿逍遥自在地浮在空中。

“刚才那场雨可是一场倾盆大雨。”光一琢磨着。

“早上和妈妈打赌，究竟谁胜谁负呢？下雨则是妈妈获胜，晴天则是我胜，雨后天又晴了，这么一来就是平局。”

光一马上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不对，不可能平局。妈妈说的是放学时要下雨，不带伞的话会成落汤鸡。而我说不带伞不要紧，看来还是我获胜了。”

“这种道理妈妈能懂吗？因为下雨了，妈妈什么也没买，妈妈回家不说这种话就好了……”

光一想马上给妈妈的公司挂个电话。

这时，一阵尖叫的警笛声传进了光一的耳朵。从窗口往外看，只见警车以飞快的速度驶过校门前面的那条马路。

“真是不可思议，不知是怎么回事，3＋4 怎么会等于 5 呢？”

这时，小川同学嘟嘟囔囔地说了起来：

“也许还是老师说得对，我用铅笔做实验，确实是 5，也许 3＋4 等于 7 这是错的。”

“没有那么回事，不可能！”真由美的声音很轻，但斩钉截铁。

“3＋4 肯定等于 7，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不然的话那就糟透了。”

“那么老师和我们做的实验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 3＋4 不是 7 而是 5 呢？”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说着，真由美急忙从口袋里抽出有花样的纸。

“你们瞧，这儿是 3 张，这儿是 4 张，加起来一共是……”

真由美轻轻地数着，光一和小川也在嘴里数着。

“1、2、3、4、5、6、7、……”

“7 张！”

“7 张！”

三个人的眼睛里闪烁出喜悦的光芒，他们互相看着对方的脸，露出奇异的神情。

“怎么回事，这不是 7 张吗？快去告诉老师吧！”小川同学说道。但是，真由美却摇了摇头。

“不行，在老师面前数的话，准又是 5 张……”

真由美看着他俩，轻声地说道：

“……也许……”

光一和小川一惊，看着真由美的脸。真由美那长长的睫毛动了几下，她一面深思着一面说：

“我们好像被那个老师骗了，所以才会有这一系列古怪的事……”

光一猛地想起了早上所发生的事情。黑色的旋风中传来“阿坎布、阿坎布”的声音，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男子。

那个男子不就是教我们的那个老师吗？

想到这里，光一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他额头上渗出了汗珠。

第四节课下课的铃声响了，平时听起来这铃声好像老是在说：“肚子饿了，太饿了！”然后马上就是大家盼望已久的午餐时间。

下课后教室的门开了，学生们像一窝蜂似地冲到走廊上。

“嘿，被老师罚站了！”四年级的同学们一面说着一面走过他们三人的面前。

五年级的同学皱着眉头，好像在看什么脏东西似地盯着他们三人。

“这三个人怎么了？”

教导主任一边望着这三人一边惊讶地说道：

“那样亲切的老师都叫学生站在走廊上，可见这三个学生是何等的淘气……”

教导主任在走廊上走着，叽哩咕噜地自言自语：

“今天樱老师怎么啦？早上的教师会也没有出席，以为她休息了，可去教室看了看却有人在上课。课间休息时间，在办公室也没见到她的面。”

三年级二班的同学们也冲出教室，看着这三个人。

“你们快去老师那儿，对老师说 3+4 等于 5。”有的同学在他们的耳边窃窃私语，然后走了过去。

“这三个人真犟！”有的同学用惊讶的目光看着他们三人。

有的同学嘻嘻地笑着，好像是在说“活该，活该”，冲他们伸伸舌头，嘲笑着三人。

武田同学夹在大伙儿的中间，他看见光一他们三人的时候，脸刷地一下红了。当他的视线和光一的目光碰在一起的时候，他好像要说些什么。但是，他仍低着头从三个人的面前走了过去。

光一真想冲过去问问武田：“3＋4 等于 5，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不一会儿，午餐值日生把饭菜送进了每一个教室。当走过他们三人身边的时候，一阵香味刺激着他们的鼻子。

去洗手的同学们回来了，教室又恢复了宁静。每个教室里都响起了“我吃了”的说活声。

“怎么，不让咱们三个人吃饭？”小川哭丧着脸说道。

“喂，你们三个笨蛋进教室！”老师用咯吱咯吱的声音说着。

老师坐在椅子上，他把面包撕成一块块的，一面往大嘴里扔面包一面看着并排站在他面前的三个人。”

“你们三个人都懂了吗？3十4的正确答案是多少？”

老师一面说着一面把杯子里牛奶一口饮尽，牛奶沫子都弄脏了老师的小胡子，但老师却不想擦一擦。

“如果回答正确就可以吃饭，回答不正确的话你们三个人的饭就由我保存。”说着，他看了看小川同学的脸。

“说吧，3＋4等于……”

“嗯——”小川不知所措。

午餐的香味从教室的各个方向向他们飘来，小川同学一闻到饭菜的香味似乎马上感到已听见了肚子里的哀鸣：我饿了，我俄了！

如果回答3＋4等于5的话，那就可以和同学们一样，吃到素色拉、炸鱼、面包和牛奶了。说5不是很好吗，只要我心里认为3＋4等于7就行了。正当小川同学要回答正确答案是5的时候，旁边的真由美故意咳嗽了一声。

小川似乎感到真由美的咳嗽声仿佛在说：不能回答是5。

“3＋4等于7。”小川同学闭着眼睛说着，他感到眼睛深处涌出了一点眼泪，这是肚子太饿的缘故。老师听到这种回答多生气啊！想到这里，小川胆颤心惊地抬头看了看老师的脸。

但是，老师一点儿也没有生气。不仅如此，他脸上流露出极其喜悦的神色，大声说道：

“回答得真棒！喂，哪一个同学把这个学生的饭菜端到老师桌子上来。”

小川邻座的一个女同学把小川的饭菜端来放在老师的桌子上。

“这个学生回答错了，因此不能让他吃饭，老师代他吃这份饭。”说着，老师猛地张开大嘴，三、四口就把素色拉、炸鱼、面包吃了个一干二净。

“行了，你可以回座位了！”

老师把牛奶一饮而尽，然后问真由美：

“该这个女同学回答了，你怎么样，3＋4等于多少？”

真由美抬头看了看老师的脸，老师那金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就好像眼眶里装着什么灯泡似的。

“3＋4等于7！”真由美果断地答道。

“嗯，这个同学也答错了。”老师高兴地叫了起来。

“哪一个同学把她的饭菜端过来！”

听到老师的说话声同学们哄堂大笑，真由美邻座的那个胖胖的男同学把饭菜端了过来。

老师的嘴张得很大很大，两三口就将真由美的午餐吃了个精光。

“回座位去！”

老师一边津津有味地喝着牛奶一边说：

“这次该你回答了， 3＋4等于多少？”

刚才光一一直瞪着大眼睛看着老师以极快的速度吃饭的场面。那张嘴多大啊．那副牙又是何等的厉害！

光一心里想着，不由得忘记了回答，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师的脸。

“快点回答！”老师突然粗暴地大吼起来，两只眼睛闪射出光芒。

“还是7！”光一急忙答道。

老师高兴异常，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他叫了起来：

“快把他的饭菜给我端来！”

听了老师的话，这次没有一个人发笑。因为大家觉得除了吃自己的那份饭菜以外，还要把三个人的饭菜也吃完，这样的老师使人感到有点可怕。

教室恢复了宁静，老师很快地就将光一的那份饭菜吃完了。然后，当他看到那一张张恐惧地望着自己的同学们的脸时，急忙辩解他说道：

“嗯，我是有理由的，因为已有三天没吃饭，肚子太饿了，太饿了！现在终于吃饱了，肚子饱饱的，那种心情多愉快啊！我好像又苏醒了。”

老师似乎十分知足，他用手抚摸着隆起的肚子舒适地闭上了眼睛。

下午第一节课是语文课。

同学们仍然战战兢兢，心想又要被老师训斥、或是挨鞭子的抽打了。

然而，第五节课上得非常简单。

“穿蓝衣服的那个同学朗读课文！”老师说着。

被老师点到名字的同学是阿林同学，他声音颤抖地朗读着课文。不管阿林同学读到何处，老师从来不说“行了，就读到这里”。即使读错了，他也一句不吭。

阿林读到第十页，他瞟了一下老师。老师坐在椅子上，用金色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阿林。但是，老师一句话都没有说。

没有办法，阿林继续往下读，念到了第二十页。尽管如此，老师还是什么也不说，一直注视着阿林。一声不吭，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对阿林来说实在是太可怕了。

阿林仍继续往下读，他的声音都有点哑了，好像得了感冒似的。他眼睛里涌出了泪珠，然而仍拼命地往下读着。

三十页过去了，读到三十八页，一本教科书全都读完了，这下再也没有什么可读的了。

可老师仍然一直盯着阿林，眼睛里依然闪着光。

“老师，没有什么可读的了！”阿林有气无力地说着。可老师仍然保持沉默。

没有办法，阿林悄悄地坐了下来。脚都麻木了、无论如何再也站不住了。

老师还是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盯着阿林。

同学们越来越感到可怕。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教室里响起了同学们的小声议论。

这时，突然响起“呼呼”的一阵异常的声音。

“呼呼——呼呼——”

这谁是老师的鼾声，老师睡觉时眼睛睁着。

鼾声越来越响，整个教室似乎都在这巨大的鼾声中晃动。

这时，一阵响亮的警笛的尖叫声从校门口那儿传了过来。

在这一刹那间，老师猛地扭动了一下身体，眼睛不住地眨着，然后张开那张大得吓人的大嘴，“哈哈哈”地打了几个呵欠。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说着，他站到了讲台上。

听老师这么一说，同学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们早就盼望早一点下课，

这种迫切希望下课的心情以往从来没有过。

“老师再见！”

同学们急急忙忙冲出了教室。

“咱们一起回家吧！”光一一边背起书包一边对真由美和小川说着。

“喂，你们三个人……”老师叫住了他们，接着又说：

“你们算术不行，三个人都要多学一点，把这本习题集做到第三十页。”说着，老师把一本全是练习题的书递给了他们三人。

（5）出逃的鳄鱼

光一、真由美、小川走出了校门。三年级二班的伙伴们一起走出校门的，可没有一个人搭理他们三人。不仅如此，还有人故意说风凉话让他们三个人听。

“这三个人也太辛苦了，作业那么多，肚子那么空。”

“胡说什么？”光一生气了，他瞪了说坏话的同学一眼。真由美拉着光一的手腕，在那些同学的面前走着。

“别走那么快！”小川的声音有点忧伤，他从后面赶了上来。

“一跑步肚子就咕咕直响，肚子空空的。哟，眼睛还有点花。”

“小川，别说泄气话，挺直腰板，昂首前进吧！我们的回答是正确的，应该比那些同学更加神气！”

“可是，因为我们说了正确的答案才吃了这些苦头，有点不合算啊！哎哟，肚子真饿啊！再说，还要做这么多的算术作业。”

光一听了此话生气他说道：

“什么肚子饿，什么作业那么多，这一点事情是征服不了我们的。刚才我们不是勇敢地把正确的答案说出来了吗？往后咱们还要用刚才那股勇气干下去！”

这时，武田同学从后面赶了过来，他的脸红红的，表现出十分难为情的样子。

“你怎么了？”光一问道。

“我想对你们说说！”武田说着。

“我也一样，有些事情想问问你。”光一继续说：

“你说 3＋4 等于 5，你真的这样想吗？”

武田的脸越来越红了。

“我是个胆小鬼，因为怕那个老师终于答了个 5，说实在的我想和你们一样答 7 的。”

“果然是这样……”光一放心他说着。

“但是，如果你照自己所想的去说那就好啦！在班里，你学习最好，因为你回答是 5，所以有不少同学慌慌张张地同意 5 这个答案。那个时候你要是答 7 的话，班里一定会有一半的同学举手赞成 7 这个答案。”

“都是我不好！”武田的脸上显出痛苦的表情。

“从那时起我对自己所说的答案感到十分后悔，太对不起你们了。面包我也吃不下去，你们肚子饿了吧，虽然只有一块，你们吃吧！”说着，他把午餐时的面包塞到光一手里，然后像逃跑似地走开了。

“小川，你吃这块面包吧！”

光一把武田给的面包伸到小川的面前，小川飞快地接过面包，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对了，你们也肚子饿了，我吃了不少了。”说着，他把剩下的半个面包还给了光一。

光一和真由美把那半个面包一分为二，送到了嘴里。

“我说这个算术作业怎么办，刚才我数了一下，”有一百多道题啊！要是一个人做的话，做一个晚上也做不完的！”真由美忧心仲忡他说着。

“什么，有一百多道题？”小川惊讶地喊了起来。

“哟，有一百多！”光一生气极了，使劲一脚踢飞了路边的一块石子。小石子打在躺在路边的黑狗的身上，它摇着尾巴惊恐地逃走了。

“对了，就这么办！”光一一面看着逃路的狗一面说着：

“你们都到我家里来，在我家里做作业，三个人齐心合力干，那是很容易的，再说我家里还有点心吃。”

“行，就这么办吧！”真由美表示赞成。

“嗯，三个人干准行！”吃了面包小川有了点精神，他说道。

三个人来到了十字路口。

警察在十字路口的中央吹着哨子指挥交通。

“信号灯坏了吗？”三人心想。

突然，警察使劲地嘟嘟地吹着哨子，十字路口的汽车、行人全停了下来。

正在这时，警车鸣叫着，驶了过去。

“从刚才起，警车就来回地转个不停，出什么事啦？”

真由美自言自语他说着，宣传车从她身后驶来，车上的人用麦克风大声地叫着：

“市民们注意，现在广播通知。今天早上，鳄鱼从动物园的笼子里逃了出来，目前还没有发现它的踪影。如有市民看到过鳄鱼，请马上通知警察局。

鳄鱼是非常危险的动物，在草丛中或河边行走的人请多加注意。”

宣传车一面继续宣传一面跟在警车后面驶去了。

“哎——真可怕啊！动物园的鳄鱼逃了出来！”

小川说着，他的眼睛瞪得圆圆的。

“动物园的鳄鱼，就是那条大的‘伊利埃鳄鱼’吗？”真由美说着。

“嗯，就是那条鳄鱼，已经有一百岁了，是条老掉牙的鳄鱼，总是一动不动，看上去好像死了似的。它为什么要从动物园逃出来呢？”光一一边不解地想一边说着。

只要是动物园的动物，这三个人全都了如指掌，因为樱老师特别喜欢动物，经常带他们去动物园，并给他们讲解动物的事情。

“找不到这条鳄鱼可就危险了，这是鳄鱼中最危险的吃人的鳄鱼啊！”小川担心他说着。

“一定是往海边方向逃去了，伊利埃鳄鱼是生活在印度和马来西亚的，可能朝那个方向游去了。”光一说道。

“可是到海边有一公里多的路程，那么大的鳄鱼慢腾腾地在路上走一定会被人们发现的。我认为鳄鱼一定躲在这个城市里！”小川说着，他不同意光一的看法。

“我越想越可怕，别再说鳄鱼的事了。”真由美惊慌他说道。

三个人来到了光一家。

光一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想打开自己家的房门时，他的心里突然浮现出大鳄鱼藏在家中的情景，不禁感到毛骨悚然。带来了两个朋友，这实在是太好了。

“进去吧！”

光一把小川、真由美请进屋子后，从柜厨里取出绿颜色的放紫菜的罐头盒子。光一的点心就装在这里面，但里面装的是什么点心，在打开盖子之前光一是不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点心都是妈妈前一天晚上下班回家途中买的，等光一睡下后再放进罐头盒子里，这是一条规矩。

今天这绿色的罐头盒子里装的是两块牛奶糖。六块饼干、三个果子冻。

“每人两块饼干、一个果子冻。牛奶糖只有两块，三个人不好分啊，怎么办呢？”

“要是那个老师的话，也许两块牛奶糖分给三个人每人可以得到一块。但是咱们就没有这个本事，我不要牛奶糖了。”真由美说着。

三个人津津有味地吃着，还从厨房里端来了茶，美滋滋地喝着。

“还有面包呢，不吃吗？”光一问道。

“够了，谢谢光一的款待。咱们快做算术作业吧！”真由美说着。

三个人把题目分了分，立即做了起来。过了两个多小时，一百多道题全部做完了。

“唉呀，真不简单，没想到这么快就全做完了。”真由美的声音。

“作业是做完了，可肚子又饿了。”小川说着。

“确实如此，还是吃面包吧！”说着，光一便从厨房里取来了面包、黄油和果子酱。

“我去沏点红茶！”

真由美熟练地沏好了茶，给每人倒了一杯。

“我和爸爸两个人生活，所以做菜、搞卫生、裁缝等活儿都会做。”

三个人一面吃着一面聊天，话题一转，又说起了樱老师和那古怪的老师。

“唉，真讨厌，明天还要去学校上学。”小川叹着气说道。

“樱老师快点办完事回学校就好了，这样就再也不用那个老师代课了。”光一说道。

“是啊，真的是这样。樱老师决不会说 3＋4 等于 5 的。哎——，樱老师怎么还不回来呢？”真由美说着。

“怎么样，咱们给樱老师家里挂个电话，问问樱老师什么时候来学校。”

光一的话音刚落，小川和真由美表示赞成忙说：

“这个主意不错！”

电话在公寓的入口处，光一从自己的钱包里掏出十日元的硬币，投进了电话机里。

“喂喂——喂喂——，是樱老师的宿舍吗？”光一向道，真由美和小川也把耳朵贴在听筒旁认真地听着。

“是的，有什么事？”

对方的声音很轻，软弱无力，像是个老奶奶。

“樱老师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来学校上课？”

“喂，你在说什么呀！”

老奶奶的耳朵好像有点聋，光一所说的事情似乎一点儿也不明白。

因此，光一必须大声他说话，声音大得几乎全公寓的人都能听得见。老

奶奶好像终于听明白了光一的问话。

“没听樱老师说有什么事情，她像平时一样出门去学校上课了。”

“什么，没这么回事！樱老师没来学校上课，其他老师说樱老师有事要请几天假。”

“什么呀，你说的我一点儿都不明白。喂，喂喂——”

光一所说的事情老奶奶好像一点儿都听不明白，光一失望了，咔嚓一声挂了电话。

“奇怪，今天早上老师出门来学校了。”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真由美和小川互相瞪着眼睛问道。

“老师不至于被鳄鱼吃了吧！”真由美的声音在颤抖。

这时，公寓前又响起了警车的警笛声，警车后面传来了宣传车上的麦克风的广播声。

“市民们请注意，现在广播通知，从动物园出逃的鳄鱼还没有找到。如有市民发现了鳄鱼，请立即向警察报告。另外，晚上一人走路时请多加小心，晚上家家户户要注意关门，也许什么时候鳄鱼会向人发动袭击。”

警车和宣传车开走之后，三人仍一声不吭地呆在那儿。

真由美的身体突然哆嗦起来了，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也许那个老师是鳄鱼变的，你们好好想想看，脸和体型怎么看都和鳄鱼一样……

“你这么一提，确是很像。可是……”说到这儿光一沉默了。

“你要说什么啊！”小川问道。

“现在科学十分发达，向月亮发射了火箭，今天早上新闻还说比以前厉害十万倍的原子弹也制造出来了。鳄鱼变成人这种事根本不可能有的。”

“可是，今天早上咱们俩不是看见了那奇怪的场面了吗？”

“黑色的旋风中出现了一个男子。”

“后来又听见了阿坎布阿坎布的声音。”

“阿坎布阿坎布。”光一不住地重复着这几句话，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今天清晨他和真由美俩人所看到的不可思议的怪事。

（6）城市和大海之夜

真由美和小川从光一家出来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了。

晚霞把天空染得通红，鲜红的霞光洒遍了整个城市，看上去全城好像在燃烧一般。

“总觉得这个城市的模样令人可怕。”真由美说道。

“可是大家都在漫不经心地走着，和平时根本就没有什么两样。”小川说着。

“因为大家都一无所知，鳄鱼变成了人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真由美想得太多了，鳄鱼怎么可能变成人呢？大人们听了你的话要笑你的。”

“可是警察这么卖力气地到处找鳄鱼，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说真的，那么大的动物不可能不会被人们发现的。”

在香烟店的拐角处，真由美和小川分手了。她一个人走着，边走边自言自语：

“连原子弹都有的世界上，鳄鱼变成人逃出公园这种事不会有的。”

这是刚才光一所说的话，现在想想此话好像是真的。

这么说的话，任何人都会表示赞同，说：“确实如此！”

真由美把那句话出声说了二十遍、三十遍，不论她重复多少遍，脑海中不断地旋转的那个谜还是无法解开。

“这样想的话又怎么样呢？”真由美自言自语：

“因为现在是原子弹都有的世界，所以鳄鱼也会变成人来到人间……”

这么一想，真由美眼前紧锁着的铁门无声无息地洞开了，她仿佛感到自己看见了对面无限宽广的景色。

“对了，这么想不是也可以的吗！这么一来，我以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全部可以得到解释。”真由美对自己所创造的理由感到十分满意。

真由美一边想一边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自己家的公寓前。从窗口望去，可以看到各个屋子的灯光，惟独真由美家的屋子一团漆黑。因为真由美和爸爸还没有回家的缘故。在这种时刻，真由美总是感到寂寞。

“没有妈妈真冷清啊！”每次真由美都是这样想的。

但是今天不同，真由美运用刚才自己所创造的理论这样说道：

“因为没有妈妈，所以很愉快。”

确实是这样！

做些自己所爱干的事情，打扫屋子、做晚饭。如果有妈妈的话经常会听到“去干点事情”、“别老看电视去学习”之类的话。没有妈妈这不是很愉快吗？

不、有妈妈的话肯定是很愉快的。但是，没有妈妈也确实是有许多愉快的事情。

真由美走进漆黑的房间，开亮电灯，然后热情地打扫屋子。不知怎么的，真由美兴高采烈，产生了想吹吹口哨的心情，其实真由美不会吹口哨。

真由美还想为爸爸做一顿美味可口的晚餐。

“对了，做鸡素烧！”

和邻居家的家庭主妇一样，真由美提着买东西的袋子向蔬菜店和肉店走去。

“还是孩子比大人管用！”真由美又嘟囔开了。

过了一个小时左右，爸爸从单位回来了。

“爸爸回来啦，今天晚上吃鸡素烧！”真由美说道。

“真的，那太好了，鸡素烧是爸爸最喜欢吃的菜。”爸爸高兴他说着。

在洗澡间，爸爸洗了洗手和脸换上和服走了出来。真由美把小炉子放在桌子上，煮了煮肉。

“今天的真由美心情特别高兴啊，有什么好事值得你那么高兴？”爸爸嘲笑他说道。

“爸爸，以前我以为没有妈妈挺寂寞的。可现在我这样想，没有妈妈也很愉快。这种想法不对吗？”

“你，你说什么？”爸爸以惊讶的表情看着真由美，然后他急忙问道：

“稍微等一等，爸爸喝点自己所喜欢的酒行吗？”

“行，请吧！”

爸爸把威士忌放在桌子上，舒适地喝了一口。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真由美又说了一遍。话音刚落，爸爸说：

“你的想法很好，爸爸非常赞成。”

“那么大人不如孩子伟大这一点爸爸是怎么看的？”

“这点我也同意，因为大人不能像真由美那样想到这些问题，仅仅是这方面小孩比大人了不起……”爸爸一面把一块肉放进嘴里一面说着。

“爸爸，还有一件事……”真由美双眼直视着爸爸说道。

“下面我要说的事情爸爸相信吗？”

“啊，那当然相信啦！爸爸也信奉这种主义：不相信大人却相信孩子。可是，你究竟要对爸爸说什么呢？”

“鳄鱼变成人的事情。”

“什么？鳄鱼变成人？”

真由美的爸爸瞪着大眼睛望着真由美，他看到真由美那张认真的脸庞时，果断他说道：

“好吧，你说吧，爸爸认真地听你说。”

“嗯——”

真由美猛地觉得心头一阵发热，她把今天早上所看到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五一十他讲给爸爸听。

在这同一时刻；光一一个人在家等着妈妈下班回来，可左等右等还不见妈妈回来。

“今天打赌是妈妈输，大概会给我买些什么东西回来吧！”光一特别操心这件事。

等着等着，渐渐地光一的肚子饿了，再也不能等妈妈回来再吃饭了。

“肚子饿了就吃柜子里的面包。”

光一想起了早上妈妈说的这句话。于是，他取出剩下的面包，一面抹黄油，另一面抹果子酱，三片面包叠在一起，一次塞进了嘴里。

他又想起冰箱里还有牛奶。

光一一面喝牛奶一面嚼着面包、看着电视。

到了八点，可妈妈还没有回来。警车的警笛声不时传进光一的耳朵。

“鳄鱼还没有抓到，果真像真由美所说的那样。鳄鱼变成了人吗？”

光一猛地想起了那个古怪老师的身姿，凹进去的金色的眼睛，大嘴，尖鼻子下面有小胡子，尖锐的牙齿、皱皱巴巴的晨礼服，吃饭吃四个人的，说3＋4等于5……”

这个老师确实可疑，越想越觉得他是鳄鱼变的。

不仅如此，光一还非常担心樱老师的事情。

怎么办才好呢？光一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他急忙推开房门，从二楼跑下去。

对了，在这种时候还是听听老师的意见好。光一给二年级时的班主任奥田老师打了个电话。

“怎么啦，光一？给我打电话有事情吗？”话筒里传来了奥田先生亲切的声音。光一想起了奥田先生的脸庞，眼镜后面有一双像大象一样细细的眼睛。

“老师，不得了啦！鳄鱼变成了人，好像在我们教室讲过课……”

“在说什么啊，鳄鱼……”

“是的，确实好像是鳄鱼，可是……”光一把今天教室里所发生的事情

全都告诉了老师。话筒里传来了老师乐呵呵的亲切的笑声。

“光一，你妈妈回家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啊？”老师同情他说道：

“因为一个人在家，你以为逃出动物园的鳄鱼也许会闯到你家里来，所以很担心吧。这大概是你打盹儿时做的梦吧！光一，你放心好了，鳄鱼会被抓住的。”

“老师，这不是我做的梦，是真的！”光一急忙说道。

然而，老师仍沉着他说：

“你妈妈快要回来了，在妈妈回来之前读点愉快的童话等着妈妈吧！”

光一失望了，他放下话筒，觉得老师讲的有道理。说真的，就是光一自己也不相信那位老师是鳄鱼变的。

九点了，电视报告新闻。戴着眼镜的播音员不无担心地开始报道：

“一个国家在南部海面进行了比以往大十万倍的原子弹实验，原子灰尘将会飘落到日本国土上。”

最后，播音员还报道了光一所居住的城市发生的事；鳄鱼逃离动物园，尚未捕获。

然而，这时的光一躺在电视机旁的沙发上熟睡了，因为今天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太累了。

美丽的月光洒在城市的上空。

上午那场雨的功劳，全城市所有的树木都吸足了水分，在月光的照射下闪烁出白光。

从这个城市往南走一段，大松树整齐地排列成一行，这排松树面对着大海。

大海沐浴着月光闪烁着银色的光芒。大海的中央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岛，没有任何人在岛上居住。以前这座小岛上曾有过灯塔，因此至今还残存着用水泥建造的已倒塌了一半的灯塔。

在这座灯塔里，有一个年轻的女人。

“救命，来人救命啊！”

这个女人对着大陆上的小小灯光拼命地呼救。但是，不论她怎样呼救全是白搭，因为这座灯塔到大陆相距很远很远，呼救声是传不到大陆上的。

“哎呀，这下可怎么办呢？”这个女人在嘟囔着。

“怎么会有现在这种事情的，真是莫名其妙。”

确实是如此。今天早上，这位年轻的女人像往常一样向小学校走去。天空一片漆黑，眼看马上就要下雨。

突然，这位女人的眼前出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令人可怕的男子。

“我有话想对你说。”男子说道，一个人独自笑着。

“阿坎布，阿坎布……”他大声叫着。

突然，四周的样子一下子全变了，还传来了海浪的涛声。不知什么时候，这个女人和可怕的男子已来到了这座岛上。

“你想说什么？”女人大吃一惊，但她仍狠狠地盯着可怕的男子。

“我必须去学校给孩子们上课，快把我带到原来的地方去！”

“别着急，听听我的话！

“不，我没有时间听你的废话！”

女人看了看手表，继续说：

“学校马上就要开始上课了”。其实，离上课时间还早着呢，她故意这么说的。

“唉，真没办法，你无论如何都要去学校给孩子们上课吗？”

“当然啦，孩子都在等着我！”

“这样吧，我替你去给孩子们上课。我在上课的期间，你就呆在这座岛子上。在我回来之前，你好好地想一想，是否能做我的妻子并和我一起去南面的岛屿。”

“什么，你说什么？”女人惊慌地叫了起来。

但是，这时那个可怕的男子已从女人眼前消失了，惟独留下了那费解的“阿坎布阿坎布”的叫声。

“用不了多长时间，那个可怕的男子准会回来的。那时怎么办才好呢？”女人望着闪烁着银光的大海沉思着。

就在这时，穿着晨礼服的那个男子一下子出现在她的面前，他手上捧着一束鲜花。

“请放心，我已经给你的孩子们上完课回来了。

完全是照课程表上的课。

“哎呀——”女人吃惊地叫了起来。

“孩子们不感到这一切不可想象吗？”

“哪里，要骗骗这些毛孩子还不容易？只要是老师说的，他们都以为是对的。但是，上算术课时差点露了马脚。我在黑板上写 3＋4 等于 5。唉，我以前就不怎么喜欢算术……”

“3 十 4 等于 5？那教室里的孩子们还不闹翻天？”

“没有，我用拿手的魔法把他们蒙骗过去了，这个魔法就是三支铅笔和四支铅笔合在一起等于五支铅笔。”

“孩子们都受骗了吗？”女人对此很疑惑，她继续问道。

“四十二个学生中有三十九人给我骗了。另外三个学生太固执了，他们不听我的话，硬说 3＋4 等于 7。”

“只有三个人？”女人感到窝心，她紧咬着嘴唇。

“这件事就说到这里吧！”男子安慰他说道。

“现在，你应该回答我了，能做我的妻子吗？”

“不，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女人用力地摇头表示反对，并且说道：

“你把我从这个岛子上放出去，你为什么让和你毫不相识的人吃这种苦头呢”

“不，我早就认识你了。以前见过你三十回，每见到你就对你越来越爱慕。”

“什么，见过我三十回？”女人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男子。

不可能的，以前一次也没有见过这个满脸凶相、奇怪的男子。

“当然有三十回了，你每次来看我时都带着孩子们。”

“什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女人一边说着一边恐惧地看着男子。

“你还不明白？我是城里动物园里的鳄鱼啊！”

“天哪——”女人失去了知觉，差一点晕倒在地。

“你要挺住，振作精神听我的话。”男子说道。

“我就是从动物园里逃出来的鳄鱼，但我希望你不必恐慌。为什么呢？

因为我以前是南国一座岛 上的王子。”鳄鱼撒谎说道：

“阿坎布是我的名字，我被人欺侮中了魔法变成了鳄鱼，并且被人抓到日本，运到城里的动物园。这一辈子我再也不能变成人了，为此感到绝望。魔法师说过，在南方的海岛沉入海底以前是无法破除这一魔法的。可是很奇怪，今天早上我突然变成了人……”

听了鳄鱼的话，女人心想：“也许用了比以前威力大十万倍的原子弹做实验，那座海岛已沉入海底的缘故吧！”

但是，女人不能把这话说出口，她仍装出莫名其妙的神情听鳄鱼的讲述。

鳄鱼继续说道：

“因此，我从现在起就想回到自己的海岛，回到岛上后我就是岛国的国王，国王需要有一个美丽的王后，所以我迫切地希望你能当我的王后。你只要听从我的话，为了你，我可以满足你的一切要求。”

泪珠从男子的眼睛里涌了出来。女人心想：要是他知道海岛已经消失时，他会感到多么惊讶。不能告诉他，不然的话他会发疯的，也许会把我吃掉。

女人这样想着，她一言不发地看着变成了人的鳄鱼。

男子双膝跪了下来，恳切他说：

“我求求你了，请你当我的王后。”

“谢谢你的好意……”女人沉着多了，她接着说：

“我不想当王后，在日本教我的孩子们学习知识对我来说是最最幸福、愉快的！”

“这太可惜了。当了王后的话你要穿什么华丽的衣服我都可以弄到手，还有钻石戒指、红主石、蓝宝石……”男子用眼角看了女人一眼。

“这么说，你无论如何也不想当王后？”

“是的，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愿意。”女人果断地答道。

突然，男子的眼睛闪出一道凶光。

“我明白了，既然你怎么也不想当王后的话男子站了起来，一步一步向女人逼近。

“我把你所喜欢的孩子们全都带到这岛上来！”

“你究竟打算干什么？”女人惊恐地叫了起来。

“我要当着孩子们的面再问你一次，如果那时你再说不愿意，我就把那些孩子一个一个地全吞了！”

“什么，你说什么？”

“一次吃四十个孩子这不算什么事情，以前我曾经把大象的孩子一口吞了下去。”男子说着，他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可怕的笑声。

“阿坎布，阿坎布！”鳄鱼变成的这个男子又叫了起来。霎时，他的身影猛地消失了。

（7）红色的降落伞

闹钟在枕边铃铃地响着，光一被闹钟惊醒，他睁开了眼睛。

环视一下房间，妈妈不在，只见枕头边放着一张纸条。

光一，早上好。昨晚妈妈回来的时候你已经熟睡了．怎么推你你都没有醒来。妈妈公司里的工作特别忙，今天必须比平时早走一个小时。因此，妈妈不叫醒你，一个人先走了。忍耐一点，就今天一天特别忙，明天不会这样

了。

昨天咱们俩就天气的好坏打赌，光一赢了，妈妈信守诺言，所以给你买了一件好东西。

打开抽屉看看，里面放着你想要的东西。

吃完饭之后把桌子收拾干净，好好地去学校上学。今天妈妈七点钟回来、那时再好好地聊天吧！

妈妈去上班了。

读完纸条，光一翻身起床，急忙打开抽屉。里面放着一个用红纸包好的盒子，还系着一个蓝色的蝴蝶结。

光一小心翼翼地解开蝴蝶结，再打开红纸，于是一个雪白的盒子呈现在光一的眼前。

“盒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呢？妈妈说给我买了件我所喜欢的东西……”光一咽了一口唾液，思索着。

光一所喜欢的东西有好几样，只看这个白色的盒子是无法猜出里面装的东西的，要猜出来可太难了。

光一打开了盖子。

“啊——”光一叫了起来。

盒子里稳稳当当地放着一个黑色的、闪闪发光的东西——望远镜。这是光一最最喜欢的东西。

“太好了，太好了……”光一一边说着一边把望远镜贴在眼睛上眺望屋外的景色。

夏天的云彩在灰白的空中闪烁着光芒。光一把望远镜对准了邻家，而后又用望远镜观看正在马路上行走的人们。

不管怎么看，光一都看不够。

“对了，不能再磨蹭了。”光一想起了上学的事情，他嘟囔着。

但是，要去上学就得和望远镜告别，这可让人太难受了。光一心里这样想着。

于是，他把望远镜装进了书包里。然后匆匆忙忙地吃早饭，去上学。

本打算早一点到学校的，可真由美却已在教室里了。

不一会儿，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早上好！”小川一边说着一边走进了教室。

“还没有逮到鳄鱼，也许果真是真由美所说的那样。”小川说道。

“我也总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没有抓到确凿的证据。今天一定要找到这一证据。”光一说着。

光一的话刚完，真由美接着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早就到校了。”

“我还带来了望远镜！”光一从书包里掏出望远镜，让两个伙伴看。

“是你妈妈昨天给你买的吧！”小川继续说道：

“昨天我也从哥哥那里得到了一样好东西。”说着，小川从书包里掏出一件像根长棍似的东西。

“哟，这不是花炮吗？很危险的！”光一惊恐他说着。

“这不是一般的花炮，是降落伞花炮。一点火，轰地一声响，会飞出一顶降落伞。”小川得意他说着。

“对了，咱们别在这儿磨磨蹭蹭了。昨天的那个奇怪的男子也许就要出

现在校园了。”光一说着，他把望远镜贴在眼睛上观察着校园。

真由美、小川也看着校园。

校园里一片寂静，看不到一个老师，也看不到一个同学。要是平时的话，这个时刻樱老师该来校了。

突然，一股黑风从攀登梯的附近卷起漩涡，滴溜溜地转着，渐渐地变成像条干鱼似的东西。瞬间就响起了“阿坎布阿坎布”的声音，一个男子在那儿出现了。

“哎呀，果真是……”光一一边用望远镜望着，一边惊叫起来。

“那个家伙就是我们的老师！”真由美和小川也用光一的望远镜看了看。

镜头里映出了老师的脸，头发卷曲，睁着一双金色的眼睛。

这时，三年级二班的伺学们零零散散地走进了教室。三个人把发生的事情全对大家说了。但是，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们三人所说的一切。

“你们这三个人在胡说什么啊！”大家惊讶他说道。

“昨天你们三个人被老师批评了，因为这个才说老师坏话的吧！”也有人生气他说这种话。

“信不信随你们的便！”光一说着，他终于生气了。

“我再也不理你们这些说 3＋4 等于 5 的人了！”

早自习的铃声响了，老师走进了教室。他和昨天不一样，微笑着对同学们说：

“今天的天气多好啊，这种天气还学习太没劲了！同学们，咱们到海边去吧，我带你们坐船去海岛。”

“太好了，去海岛太好了！”

同学们兴奋极了，情不自禁地大声欢呼起来。有的同学在地板上咚咚地跳着，喊叫着。可是，老师一点儿也没有生气，只是呆呆地傻笑，看着如此兴奋、激动的孩子们。

“我总觉得这种情况不正常。”真由美在光一的耳边轻轻他说着。

四十二个学生就这样跟着老师向城外的海滨走去。

这时，老师们正在办公室召开会议。

“咦，今天樱老师又没来，她怎么啦？”校长说道。

“昨天樱老师好像迟到了，我想代替她上课的，去了她的教室，谁知已经在上课了。”教导主任说着。

谷村老师说：

“可是，昨天一天我都没见到樱老师。”

“真奇怪啊，我也没有看到她。”

“我也没有……”

其他老师也你一言我一句他说着。

“这有点不正常啊，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给她住的地方去个电话问问看。”

教导主任给樱老师的宿舍挂了个电话。

“什么，她没有回宿舍……”教导主任的脸色都变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向三年级二班的学生了解一下昨天的情况吧！”

“我去！”奥田老师站起来说着。

奥田老师在走廊上走着，他突然想起了昨天光一给他打电话的事。

“也许……不，不会有这种可能的……”奥田先生急忙摇了摇头。

但是，奥田老师打开三年级二班教室的门一看，他不禁失声叫了起来。
教室里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
光一一边走一边悄悄地用望远镜望着老师的背影。
但是，只看到老师那卷曲的头发和健壮的肩膀，看不出任何异样的地方。
“怎样才能使鳄鱼原形毕露呢？”
光一焦急万分，他一会儿把望远镜倒过来看，一会儿来回地转着看，不管怎么看仍是一个人的形状。
突然，光一想起了早晨发生的事情。在“阿坎布，阿坎布”的叫声中，老师才猛地出现在校园里的。
“阿坎布，阿坎布”这句话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呢？
“阿坎布，阿坎布！”光一口中念念有词。他一边念叨着一边把望远镜贴在眼睛上。
突然，望远镜里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大鳄鱼的背影。光一的脸色都变了，不禁“啊”地叫了一声。
“一面说‘阿坎布，阿坎布’，一面看望远镜。”光一把望远镜递给了小川。
小川把望远镜贴在眼睛上一看，吓得身体猛地颤抖了一下，望远镜都差点掉在了地上。小川面色苍白，他把望远镜交给了真由美。
“果真如此！”真由美咬着嘴唇说道。
“怎么办，马上告诉同学们吧！”光一说道。
“但是，大家一乱鳄鱼大发雷霆也许要把大家全都吞掉的。”
“那怎么办才好呢？”小川惊恐不安他说着。
“不要紧的，别担心了，就这样去海滨吧！”真由美沉着他说道。
没多久，队伍穿过松林来到了海滨。”
海浪像白色的獠牙向海岸涌来，四周散发着大海的气息。
“那儿有个汽艇，咱们坐上汽艇，到对面那个看上去很小的岛上去。”老师的眼睛闪出亮光，他对同学们说道。
“全都上汽艇坐不下，先上一半！”
“好——”同学们都争相着上汽艇，一齐向汽艇跑去。
“不要上汽艇！”真由美突然使出全身的力气大声地叫着：
“这老师是大鳄鱼变的，他把大家带到岛上去准备把咱们全都吃掉。”
“你在说什么蠢话！”老师训斥着，叫声像打雷一样。
“我是你们的老师，决不是鳄鱼！”
同学们全愣了，目光全部集中在真由美和老师的脸上。
真由美又大声地叫了起来，这声音比浪涛声还大。
“不，同学们，咱们全上当了，这个老师是从动物园里逃出来的大鳄鱼。”
“一点没错，他是大鳄鱼！”光一和小川异口同声地叫着：
“这个老师是大鳄鱼，他是大鳄鱼变的！”
“别，别说这种蠢话！”老师的嘴张得大大的，牙齿像锯齿一样发出光芒。
“我是人！你们睁大眼睛好好看看，我哪一点像鳄鱼？”
“好吧，我就让大家看看鳄鱼的真面目吧！同学们，跟着我一齐大声他说‘阿坎布，阿坎布’！”光一和小川叫着。
“阿坎布，阿坎布！”

每叫一次，老师的身体就一点一点地发生了变化，渐渐地向鳄鱼变去。

第三次叫喊时，惊恐的同学们用足了平生的力气。

“阿坎布，阿坎布！”

这么一叫，老师已经变成了一条完整的大鳄鱼。

“哇——”同学们喊叫着，想夺路四处逃跑。

然而，鳄鱼挡住了大家的去路，它说：

“不错，我是鳄鱼，是从动物园逃出来的鳄鱼。我已经把你们的老师关在那座小岛上了，你们要是逃跑的话我就把那个老师吞了！”

一听这话，同学们吓得呆在那儿不动了，身体全都颤抖了。

“请你还我们的老师！”

武田同学虽然吓得脸色像一张白纸，但他还是鼓足勇气说了这句话。

“好的，你是个令人感动的孩子，我把老师还给你们。从现在起，大家坐上这条船一齐去迎接樱老师。”

武田点了点头，其他的同学也点了点头。

大家都在想：无论如何得让鳄鱼交出樱老师。

“不行，不要受骗！它花言巧语是想在那座岛上把大家吃了！”真由美又叫了起来。

“你这个多嘴丫头！”

鳄鱼用自己的尾巴使劲地拍打着地面，然后迅猛地扑向真由美。

同学们情不自禁地用手捂住了眼睛。

就在这时，近处猛地响起了“砰砰”的步枪声，连着响了好几枪。

子弹命中了鳄鱼的嘴，它啪嗒一声倒在地上，痛苦地转动着脑袋，一会儿就一动不动了。

“真由美，你干得太漂亮了！”

一个双眼十分慈祥的男人拿着步枪从松树后面走了出来，他拍了拍真由美的肩膀。

“这是我爸爸，今天请假来帮助咱们的！”真由美得意地向同学们做了介绍。

“好了，抓紧时间去救你们的老师吧！”

真由美的爸爸说道，他激励着发呆的同学们。

爸爸驾驶汽艇。二十个同学坐上去了，光一和小川也上了汽艇。

“樱老师要是平安无事，我就放花炮庆祝！”

小川从口袋里掏出花炮，对留在岸上的同学们说着。

真由美觉得自己精疲力竭，她在海边的岩石上坐了下来。

闪着银光的辽阔的大海，十分耀眼，映照在真由美的眼睛里。

同学们战战兢兢地走到死去的鳄鱼面前，拨弄着它的尾巴，触摸它的脊背。

有时巨浪哗地涌来，飞溅的海水弄湿了它的躯体。同学们仿佛感到鳄鱼马上要爬起来似的，哇地大叫一声跑开了。

但是，鳄鱼仍然一动不动。它闭着眼睛，嘴微微张开，看上去好像在聆听大海的涛声。

逃跑了，逃跑了，渡过大海逃跑了。

真由美想起了这条鳄鱼昨天在音乐教室所唱的令人费解的歌，似乎觉得好像是一个小时之前的事情。

“砰砰——”

这时，从那岛上突然传来了花炮的声音。

一顶小小的红色的降落伞在一股白烟之中向着蓝天腾空而去，然后又朝着海面冉冉下降。

“万岁—”

海边的孩子们齐声高呼，他们欣喜地跺着脚，互相拥抱。然后，大家又一起高呼：

“万岁——，樱老师万岁——”

他们围着有气无力地坐在岩石上的真由美，想再一次高呼万岁。此时，从松林那儿隐隐约约地传来了警车的警笛声。

“警察不知道鳄鱼已经死了，还在到处寻找呢，快去告诉他们。”一个同学说道。

正在这时，又传来了一个声音：

“瞧，都在那儿！”五六个人从松林向这边跑来。

奥田老师跑在最前面，后面紧跟着的是教导主任和谷村等老师。他们的脸上都带着焦虑不安的神情。

“看啊，老师们来了！”

同学们一齐挥舞着小手，跑上去迎接老师们。

（8）尾声

我再简单他讲讲这个故事后来的事情。

可恶的鳄鱼死了。樱老师又教光一他们学习了。光一和他的伙伴们十分幸福。因为，樱老师的课任何时候都给同学们带来欢乐。

十分热爱动物的樱老师一如既往，经常给同学们讲一些有趣的动物故事。不留神讲到鳄鱼时，老师的脸微微发红，并轻轻地咳嗽。然后看着同学们，像个淘气的孩子快活地一笑。

看到樱老师这般快活，光一有点担心：不久的将来樱老师准会走进非洲密林进行动物探险。

有一天，三年级二班召开家长会，光一的妈妈、真由美的爸爸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哎呀，是你啊！”

“哟，真少见！”

真由美的爸爸和光一的妈妈都大吃一惊，互相叫了起来。他们俩的孩提时代都是在乡下的镇上度过的，而且是很好的朋友。后来各奔东西，可相隔三十年后的今天俩人又见面了。

后来这两位家长各自带着自己的孩子互相来访，并在圣诞节的前一天结婚了。

真由美的爸爸成了光一的爸爸，光一的妈妈成了真由美的妈妈。为了四个人能在一起住，他们都从原来的公寓里搬了出来，住进了比原来大得多的一家公寓。而且，只有爸爸一个人外出工作，妈妈留在家里操持家务。因此，光一和真由美不必那么早去学校了。但是，这俩人仍然最早到学校，因为总觉得早一点去学校，也许又有什么好事在等待着他们俩。

张国强　译

巧克力战争

大石真

“喂喂——”

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猛地一惊，只见列车员站在我的身旁。

“终点站到了，请您下车！”

“这下可糟了！”我心里想着。旅行途中我搭乘这趟夜行列车，迷迷糊糊睡着了，竟过了站而到了终点。

我揉了揉睡眼惺松的眼睛，提着旅行包，站在终点站S站上。

等上行列车开来,必须要等三个小时。从现在起怎么打发这三个小时呢？这时我想起了学生时代的一个朋友，他在这座S市的一所小学里当老师。我在车站打了个电话，确认了朋友所在学校的地址，然后租了辆出租车，直驱那所小学。

“啊，欢迎你光临！”当小学老师的我的这位朋友，亲密地握着我的手，我们已有十五年没见面了。

“咱俩身体还都不错，这可比什么都强啊！”

接着，我们又聊了许许多多的事情。突然，我看见一辆汽车停在校门前面，从车上下来了两个带着厨师帽的年轻人，他俩抱着一块大得惊人的花式糕点走进了教师办公室。

“你们辛苦了！”我的朋友说道。。

年轻人微微一笑，放下糕点就离开了办公室。

“这块大糕点做得真棒，干吗用的？”我问道。

“这个学校的孩子们吃的，今天轮到三年级二班的孩子们了。”朋友答道。

“嗳，这是怎么回事？”我有点纳闷，急忙又问道。学校的全体学生都吃这种高级糕点，不是有点过于奢侈了吗？

“关于这件事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呢。”朋友笑了笑，想给我讲讲这段故事。可是，看看手表，开车的时间已经临近。

“这样吧，以后我将这段故事详详细细地写在信里，然后给你寄去，读了之后觉得有趣的话你再写到书里。”朋友说着。

“再见！”我们又一次握手道别。

大约过了十天左右，我的朋友恪守诺言给我寄来一封长信。

“嗯，这个故事很有趣。”

于是，我决定立即着手将这封长信改编成一个故事。

一、打 架

打架都是由一些无聊的事情引起的。

老师把算术考试卷子发给了同学们，这算术卷子是打架的最初起因。

老师抱着答卷一走进教室，霎时教室就宁静了。同学们的眼睛全都集中到答案上，无论是学习怎么不好的学生，无论是怎么不爱学习的学生，对自己的成绩好像都是很关心的。

平时，不到下课时间老师决不会把答卷发给大家的，不然的话整个教室就像捅了马蜂窝似的，准会引起一场骚乱。而这一天却有点特别，不知是刮

的什么风，离下课还有十五分钟老师就把答卷发了下来。

这么一来，群蜂就开始嗡嗡地鸣叫了，一场大骚乱开始了，喧闹声震耳欲聋。

“真棒，满分，一百！”

“这下可砸锅了，考得像上次那样就好了。”

啪地一声，说话的这位同学打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哎，你——多少分啊？”

嗒嗒嗒，发出一阵双脚跺地板的声音。

“我都要哭了！”

“嘿，你这家伙！”

“全是你不好！”

“行了行了，我的算术不好！”

“他妈的，这次考坏了，下次考试瞧我的！”

哗——，这是撕卷子时发出的声音。

对于这场乱七八糟的骚动，老师呆若木鸡，目瞪口呆地站了片刻。然后一脸窘态，干咳了几声，那脖子都红了。“安静，安静！”老师嘟嘟囔囔地说了两三次。

然而，这种作法丝毫起不了什么作用。

“把答卷发给大家好像早了一点。”老师对自己的失败之举有所察觉，自己生自己的气。

片刻之后，下课铃声响了，老师好像找到了救星。老师终于松了一口气，像逃跑似地冲出了教室。他在走廊上走着，一边走一边掏出手帕擦着尽是汗珠的鼻梁。一兴奋老师的鼻梁就冒汗，即使冬天鼻梁上也挂满了汗珠。接着，又擦了擦眼睛，就连耳朵孔也擦了。老师的心情可坏了，好像刚才的那场喧哗仍在他耳边轰响。

“现在的孩子好像都成了考试迷。”老师嘟囔着。

下课了，然而考试迷的考试骚动并没有因下课而宣告结束。

“嘿嘿，五次考试回回得胜，回家可以得到优胜奖杯了。金泉堂的花式糕点味道真不错。”小原同学一面大声说着这些使人感到莫名其妙的话，一面做了个打棒球时的投球姿势，那伸展的右手突然打在了阿明同学的脑袋上。

“哎哟，真疼！”阿明叫了起来。

小原照理应该向阿明道歉，说声对不起，平时的小原也许会这样做的吧！然而，眼下的小原和平时的小原截然不同，他考试五连冠，欣喜若狂，正在兴头上。

“哈哈——，别生气，别生气！”小原用这句话代替了道歉。

“打了人还要笑，向我道歉！”

“好好好，向你道歉。”小原一边说一边又笑了起来。

“这不能算道歉，你要向我鞠躬，规规矩矩地道歉！”

“对不起，我不愿意那么做！”小原翘起鼻子说道。

“为什么？”阿明的脸色气得发青了。

“不为什么！”

“行了，行了，别吵了！小原，是你不好！”这时，坐在阿明旁边的星野光一同学走到他俩的中间劝说着，暂时平息了一场战争。然而，战争的危

机却仍然潜伏着。

小原冷不防地伸手把阿明放在桌子上的卷子翻了过来。

“什么，就得了个六十分，嘿嘿——”

小原大笑着，好像在嘲弄阿明。

一股血唰地涌向阿明的脸部，愤怒和羞愧使得阿明头晕目眩。当他有所清醒的时候，举起右手使劲地扇了一下小原的左脸颊。

“你还挺厉害，你这小子！”小原的脸色也变了。

一场战斗开始了，好像有一面无形的铜锣在使劲地响着，催促双方交战。

阿明向前攻击，抱住小原胸部的两侧，用脚一绊，要把小原摔倒在地。小原被阿明的脚绊了一下，身体摇摇晃晃的，俩人全都跌倒在教室的地板上。

阿明迅速地骑到小原的身上，双手勒着小原的脖子，大声地叫着：

“怎么样，你还不向我道歉！”

小原的双唇微微蠕动，好像要说什么。于是，阿明松开了手。就在此时，小原的嘴里喷出一口唾沫。百发百中，唾沫击中了阿明的眼睛，唾沫战术获得了极大成功。

阿明情不自禁地用手捂住了眼睛。小原乘着这空隙猛地翻了个身。这么一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小原骑在阿明的身上，阿明被压在小原的身子底下。这种情况对颇有体重的小原极为有利，不管阿明怎么挣扎，骑在他身上的小原一动也不动。

阿明双手乱抓一气，两只脚瞎踢一阵，然而不管他怎样手舞足蹈，丝毫不起作用。

“怎么样，你这个小子！”骑在阿明身上的小原好像打了个胜仗，他叫道：“怎么样，怎么样……”

教室里的同学屏着气注视着阿明和小原，没人想制止这场战斗。为什么呢？因为光一同学像一名裁判员，站在阿明和小原的身旁，脸上的神情和平时一样沉着，他在观察这一战斗的发展趋向。如要打架，委托光一当裁判那是最好不过的。

“到此为止！”光一叫道。

对光一这种严厉的吼声，小原脸上露出不快的神色，勉勉强强地站了起来。阿明紧紧地咬着牙齿，也从地上爬了起来。

光一这位裁判并没有举起得胜者的手，相反用一种威严的声音下达了命令：

“快去！上厕所洗洗脸，两个人的脸都这么脏！”

二、君影草大街

放学回家路上，阿明和光一一起走着。

阿明一个人走着的时候，觉得后面有人在捅他的双肩背书包。回头一看，原来是光一。

“把手举起来！”光一突然叫道，他手上拿着爱玩的玩具手枪。

阿明不好意思地一笑。

“傻瓜，为那种事还打架！”光一说着，他好像在挖苦阿明。

“他看我的卷子，还说什么六十分……”

“因为你得了六十分他才说六十分的，假如你得了一百分他不会说六十

分的！”

光一这么一说，阿明无言以答。

“再说，如果你考了个一百分，即使小原的手碰着了你，你也不会发火吧？”光一的声音猛地柔和、亲切起来了。

“阿明，你要是感到委屈的话，那就争取得一百分！”

“嗯！”阿明点了点头。

“借我玩一会儿！”阿明从光一手中接过了玩具手枪。

“别扣扳机，里面装着子弹。”光一提醒阿明注意。光一所说的子弹是空气枪的子弹，他把玩具手枪加以改造，使它能发射空气枪子弹。

俩人来到了十字路口，阿明也好，光一也好，回家都要在十字路口向右拐。信号灯正好是绿灯，阿明正要往右拐的时候，光一站住了，他说：

“我要去君影草大街买东西。”

“哪家店？”

“噢，就是那家金泉堂。”光一含混不清地说着。

“什么，金泉堂？”阿明大吃一惊，眼睛睁得圆圆的。

“我也去可以吗？”

“那当然，没关系！”

信号灯亮了绿灯，俩人并肩在人行横道上走着。

顺着十字路笔直往前走五百米左右，就到了他们所居住的最最繁华的君影草大街。这条大街上，代表本市一流水平的商店相邻毗连，既有百货大楼，又有商场、银行、全都集中在这条大街上。

这些商店里，最为闻名的是一家称为“金泉堂”的西式点心店。金泉堂之所以闻名四方是因为他们制作的具有独特法国风味的西式点心——花式糕点、奶油泡夫等，其味道之佳无法用语言形容，舌头似乎也要被其融化。

“这么好吃的西式点心，即使是在东京也很难买到的！”

这个城市的市民们以金泉堂的西式点心为自豪。尽管有人认为不论什么东西都是东京的好，但相当多数的本地人都交口称赞金泉堂的西式糕点。由于这样的原因，金泉堂的西式糕点极受孩子们的欢迎。

吃过几块金泉堂的西式点心都成了孩子们互相攀比、骄傲的资本。孩子们发誓的时候也常说：“如果我没有恪守诺言，那就请你吃金泉堂的西式点心。”这句话已成了孩子们的口头禅。

妈妈们为了激励不爱学习的孩子，也常常对他们说：

“这次你要是考了个一百分，妈妈就给你买金泉堂的西式点心。”

这句话比任何一句话都起作用，一听到这句话多懒的孩子都会情不自禁地流下贪吃的口水，揉着睡意正浓的眼睛，坐在书桌前努力学习。

金泉堂的西式点心确实味美，但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这缺点不是别的，价钱和味美是成正比例的，味道越好价钱越贵。因为这个原因，孩子们吃金泉堂西式点心的机会是极少的。

“金泉堂的价钱太贵了。”阿明咽了一下馋水，又接着说：

“我已经有三个月没吃金泉堂的西式点心了，对了，上次吃的是阿姨作为礼物带来的。”

“阿美也没吃东西。”光一低声说道：

“阿美得了感冒，躺着呢，什么也不吃。如果是金泉堂的西式糕点她会吃的吧！”

“她想的挺美！”阿明说着。

“要是吃金泉堂的奶油泡夫，阿美的病马上就好！”此时，阿明突然想到了这一点：“今后如果我病了，我也用这一手，什么也不吃，天天躺着，妈妈再小气，她也会为我担心而买来金泉堂的西式点心的。等一等，我能像阿美那样三天不吃东西整天躺着吗？我能做到这一点吗？”阿明好不容易想出一个好主意，然而这好主意一下子就成了含糊不清的东西。

三、巧克力城堡

除去星期天，傍晚至夜里是君影草大街是最繁华的时间。而现在才刚过三点，大街上行人稀少，孩子们的身影除了光一和阿明外就再也见不到了。

不过，这条君影草大街如同城市的接待室，是专门供办完事回去的大人们使用的。

光一和阿明站在擦得铮铮发亮的金泉堂的玻璃门前，门自动地开了，把两位小客人请进了店中。

一走进店内，甜甜的西式点心的香味扑鼻而来。

“欢迎光临！”

戴着白帽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年轻店员向他们鞠躬。

店内聚集着很多人，如同一堆堆的发现了糖块的蚁群。他们俩钻过人群，来到了卖西式点心的小卖部前。

“买，买哪一种？”阿明打量着放在银盘子里的各种各样的西式点心，看得眼睛都花了，他慌慌张张、结结巴巴地问道。

“买一块吧！”光一答道，他的声音里带着欢乐的神采。

“买一块味道最最好吃的吧？”光一反问阿明。

“哪一种好呢，最最好吃的？”

“是啊，买哪一种呢？”阿明的喉咙动了一下，馋水咽了进去。

“说来说去还是买奶油泡夫吧，买奶油里面有草莓的那一种。”

“好吧，决定买那一种吧！”

光一对柜台对面的女店员劲头十足地叫道：

“买一块奶油泡夫！”

女店员用银夹子夹起一块大奶油泡夫。这时，看着玻璃柜台里面的光一不禁轻轻地叫了一声。

“啊，对不起，我不要奶油泡夫了！”光一慌慌张张地挥着手，不买奶油泡夫了。

女店员已经把一块奶油泡夫放进了一个小纸盒，正要用金色的纸包起来，她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怎么回事？”阿明惊奇地问道。

然而，光一只是一言不发，大步地朝入口处走去。自动门又打开了，在恭候要出去的两位小顾客。

“谢谢你光顾本店！”刚才那位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店员瞪着一双大眼睛狠狠地盯着他俩，尽管这样他仍然毕恭毕敬地鞠躬送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出店门阿明急不可待地问道。

“我以为六十日元一块，一看玻璃柜台，上面写着八十日元一块。”光一的眼睛瞪得圆圆的。

“什么时候提的价，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也难怪光一，他以前一次也没有买过金泉堂的西式点心，只是有一次从朋友那儿听说金泉堂的西式点心六十日元一块，他脑海里唯有这价钱惊人的记忆。

“因为这个你才不买的啊？”

“我只有六十日元啊！”

“等一等，如果只差二十日元的话，也许我有。”阿明说道。

“那好啊！”

“你等着！”阿明把双手插进口袋，在口袋里乱找一气，他从口袋里掏出的是从光一那儿借的玩具手枪、手帕、发皱的答卷、碎的磁铁、拣到的小钢球，一分钱都没有找到。

“我确实记得兜里有二十日元的……”阿明噘着嘴，他的这种说法就好像衣兜把那二十日元吃了似的。

“行了，行了，别找了！”光一劝阻着。

“可阿美正高兴地等着呢。”

“不，她不知道这件事，我本想瞒着她，好让她大吃一惊。”说完，光一突然感到胸口有点疼痛，妹妹因发烧而躺着，她那烧得红红的脸浮现在光一的眼前。光一紧紧地咬着嘴唇。

金泉堂的玻璃橱窗沐浴着秋日的阳光，在他俩的身旁闪闪发光。橱窗里有一座用巧克力制成的近一米高的城堡，这巧克力城堡是金泉堂的名产。

光一和阿明身不由己地走近了巧克力城堡。

巧克力城堡全部用西式点心的材料制作而成，窗框是用奶油做的，屋顶是用薄饼干铺的，尖塔是用红色果子冻堆的，城墙是用方块糖砌的，整个城堡制作得极为精致。

“哎——”阿明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他说：

“要是把这座城堡给我的话，我觉得自己可以吃掉半个城堡。”

光一的想法和阿明的一模一样，因而他沉默不语。

光一还这样想：

“把吃剩的半个城堡带回去给阿美。”

此时，突然响起啪的一声，声音还挺大。与此同时，眼前的玻璃橱窗发出破裂的声音。

阿明和光一睁大了眼睛，眼珠子都快鼓出来了。他们俩觉得好像有谁听到了他俩心中的愿望，从巧克力城堡的上方打碎玻璃，从里面走了出来。一会儿，他俩又感到一阵恐惧。

“快逃！”俩人异口同声叫了起来，正想马上离开这一现场。

然而，有人从后面揪住了他俩的肩膀。回头一看，那个胡子刮得一干二净的年轻店员气得浑身打颤，站在他俩的后面。

“这两个小子真是岂有此理，过来，上这儿来！”

“干什么？”光一——面甩开年轻店员的手一面说道。

“还说干吗，你们打碎了玻璃！”

“不对，玻璃不是我们打碎的！”俩人大吃一惊，都喊了起来：

“我们怎么会干这种事呢？”

“别给我来这一套！想骗我，可我不受你们的骗，刚才你们俩站在哪儿呢？在那儿站着的不就是你们俩吗？再说……”店员看见阿明手上的那把玩

具手枪后又说：

“喂，小东西，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你弄错了，我们没用玩具手枪打玻璃！”阿明觉察到店员的想法，慌慌张张地摇头否认。

“别装模作样！”

“你弄错了！”

以为我们用玩具手枪打玻璃，这种想法大错特错。他把我们看作打玻璃的人，怎样才能使他知道事情的真相呢？怎么办呢？阿明和光一心里想着。

这时，三人的周围有不少人在围观。

“发生了什么事？”围观中的一个人问道。

“这两个孩子把玻璃打碎了。”一个女人答道。

“这些孩子真够淘气的！”

“是啊，太不像话！”人声嘈杂，熙熙攘攘，好象这些围观的人都相信这种话。

“你们说什么都行，到这儿来，过一会儿再听你们俩所说的理由。”

店员抓住阿明和光一的后背，往金泉堂的后门拖。后门是店员用的出入口，一进后门旁边就有一个店员专用的小电梯。

年轻的店员把他们俩推进电梯，马上按了数字是 3 的那个电钮。电梯门自动地关上了，慢慢地向上开去。

“我们什么坏事也没干，对他们说了也许会弄明白的。”光一抓住阿明的胳膊，用故意让年轻店员听到的声音说道。

年轻店员干咳了几声。

电梯停了，门自动打开，那儿有一个办公室，给人的感觉是：这办公室有点像银行。

“上这儿来！”店员对他俩说道。

光一和阿明被带到坐在办公室最里面的管理员面前。

“发生了什么事？”胖胖的管理员一边用绸子布擦着米黄色的烟斗，一边用悠闲自在的声音问道。

店员像一把尺子似的挺直腰板，向管理员报告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什，什么？”管理员支起身子，看上去比刚才坐着时高了十多厘米。

“为，为什么，做这种蠢事？”

管理员的脸红红的，露出那种好像有人硬把苦药塞进他嘴里的神色。

“那块玻璃值十万日元，你们淘气打碎玻璃，那就必须让你们的家长赔偿。”管理员看着阿明和光一。

“我们没有打碎玻璃！”

“那是谁打碎的呢？”

“这就奇怪了，玻璃橱窗前除你们俩外，什么人都没有，再说你还拿着这把手枪。给我看看，这种手枪的子弹可打十米远，是很危险的玩具手枪，叔叔对这点了如指掌……”

“你说得不对，不对，我们没有开枪！”阿明用一种近似于哭泣的声音叫道。

但是，面前的这两个大人却坚信阿明和光一是真正的犯人。

“不是你们打的，干吗要逃跑？”店员问道。

“是啊，没干坏事干吗要跑呢，有这种必要吗？”管理员说着。

对这一问题光一想必须说几句，然而他却无法用语言来很好地表达这种意思。光一想说的话是这样的：我们想吃那座巧克力城堡，突然玻璃碎了，巧克力城堡好像在向我们逼近，我们俩吓了一跳，这才慌慌张张逃跑的。可是，说这些大人是不可能相信的。

“老老实实地说！”突然，管理员抬高了嗓门。

“不老实交待叫你们尝尝苦头，说玻璃是你们打碎的！”

光一和阿明一言不发，四只眼睛狠狠地盯着管理员的那张脸。

“干吗不说话！”

然而，光一和阿明仍然一声不吭。

管理员想无论如何要让光一和阿明开口，因此他又拿起烟斗，用丝绸手绢小心翼翼地擦着。

“说实在的，叔叔喜欢你们这样的孩子——淘气的、真正的孩子。叔叔小时候和你们一样，也非常淘气。淘气之后，老老实实地认错，叔叔是不会训斥你们的。好了，老实说吧，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老老实实地……”管理员尖着嗓子说道。

可是，阿明和光一依然故我，保持沉默。

管理员接着又说：

“你们俩如此固执，真令人惊讶。这么看来，我是无法处理这件事了。”

管理员长吁短叹，肥肥的肚子又鼓起了许多。

打碎玻璃所要承担的责任不能这样含糊不清地不了了之。管理员胆战心惊地向经理办公室走去，请求经理来裁决这件事情。

四、樱井老师

一个秃顶、瘦小的老人坐在大办公桌前，他就是金泉堂的主人谷川金兵卫经理。

金兵卫用醉眼惺忪的眼睛瞟了一下走进办公室的两个孩子，然后沉重地张开气得发歪的两片嘴唇，他说：

“橱窗对一家店来说如同人的脸面，必须十分爱护。打碎玻璃就好像踩烂一个人的脸，也就是说使金泉堂的名誉受到伤害。我说的话你们听懂了吗？”

金兵卫干咳了几声，办公室里一片寂静。

“许多人干了坏事都想隐瞒，说出事情的真相需要极大的勇气。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应该使自己的行为具有这种勇气。”

光一用焦急的目光抬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大钟，指针快指向五点了。

“你们知道富兰克林的故事吧，富兰克林小时候无意把他爸爸珍爱的一棵樱花树砍掉了……”

“这是华盛顿小时候的故事！”阿明小声地说道。

“是连环画的书名吧，谁都行啊！富兰克林，不，华盛顿的爸爸……”

“听你讲故事还不如回家呢！把玩具手枪还给我们！”光一不能忍受了，他说道。

“等一等，话不说清楚是不能还你们玩具手枪的，我最讨厌办事模棱两可。”

“我们明白你的话，我们也从来没有打碎过玻璃，问几十遍答案仍只有

一个。”

“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能相信你们。”

“那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呢？这样吧，让你们的老师到这儿来，这总可以吧！”

光一和阿明情不自禁地互相注视着对方的脸，两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不安的神色，因为俩人都不太信任班主任黑木老师。特别是光一，以前尽淘气，不知挨过黑木老师的多少回训斥。也许黑木老师和金泉堂的大人们一样，把光一和阿明当作犯人。黑木老师不可能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光一和阿明心里想着。

金兵卫看见他俩进退两难的模样，立即劲头十足地拨通了电话。

“喂，黑木老师在吗？”

黑木老师已经回家了，接电话的是年轻的女教师樱井老师。

“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

樱井老师把耳朵紧紧地贴在话筒上，脸色刷地一下就红了，然后又变成了苍白。

“那么我代替黑木老师马上去贵店。”

十五分钟之后，樱井老师赶到了金泉堂的三楼。

“老师，有一件事情不太好办啊！”店员、管理员像开机枪似的，把那些带有责备和气愤的话语全都向樱井老师射去。

“我认为这是涉及贵校名誉的一件大事。”金兵卫喷出一口香烟的烟雾，慢条斯理地说着，他睁着那细小的眼睛盯着樱井老师的侧脸。

年轻的樱井老师颤抖了，同时她又好像在努力地思索着什么。不一会儿，她好像下定了决心，对金兵卫说道：

“对不起，我要和这两个孩子在这间办公室里单独谈话。”

金兵卫同意了，他说：

“好的，谈话结束后请你按一下这个铃。”

经理走在前头，管理员和年轻店员尾随而去。

办公室突然恢复了宁静，从朝西的大窗口望去，夕阳西下，带有绯红色的傍晚的天空尽收眼底。

“星野光一，藤本明！”老师用发哑的声音说道：“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老师，你们没干打碎玻璃这种事吧？”

樱井老师瞪着大眼睛，全神贯注地看着他俩的脸。

“没打玻璃！”光一答道。

“砸玻璃这种事我们不会干的！”阿明说道。

“不知怎么的，看着樱井老师慈祥的脸，光一和阿明都想放声大哭一场。为了抑制住将要掉下的眼泪，光一的脸上布满了气愤的神情，而阿明的眼眶里却积满了泪水。

“是啊，你们说的也正是老师想的！”老师兴奋地说着，她紧紧地握住了他俩的手。

“店里的人说你们带着枪，藤本，你手上怎么拿着枪？”

“这……”阿明心情不快，他瞅了瞅光一，那眼神好像在说“说了不要紧吧！”因为学校是禁止学生把枪带到学校里来的。

光一点头表示同意，于是阿明便将前因后果全都告诉了樱井老师。

樱井老师一次又一次地点头，每次点头后那脸颊上的酒窝越来越大。

“这么一说老师全都明白了，你们受委屈了，吃了苦头啦！”老师说着。

“好了，老师要狠狠地批评这家店里的人。可是，星野光一，学校说不准把枪带进学校而你却把枪带来了，这一点老师也要严厉地批评你。”

“老师，我错了！”光一立即站了起来，脸上极其严肃。“老师，请原谅！”说着，便朝老师鞠躬。

光一如此老老实实地认错，这可能还是来到人间之后的第一次。

老师有力地按了按桌子上的电铃。

“你们谈完了？”金兵卫经理一面说着一面走进了办公室。胖胖的管理员跟在经理的身后，他脸上显示出很有趣味的表情。

“我充分地听取了他俩的说明！”樱井老师挺着胸，盯 着经理和管理员。

“这两个孩子没有砸坏玻璃！”

“什么，你怎么知道他俩没打碎玻璃？”金兵卫不快地皱着眉头。

“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吗？”管理员在一边插嘴说道，他的话带有嘲讽的口吻。

“听了孩子们的话，我就可以知道他们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

“嘿——”金兵卫哼了一句，接着说：

“令人敬佩。也有袒护自己的学生这种事吧！”

“有这样优秀的老师，是不会产生不良少年的！”管理员自言自语，好像故意要让别人听到他的话。

“听了你们的话，我觉得一开始你们就把他俩当作犯人，而且堵起耳朵不听孩子们的陈述。”老师不快地说着：“轻易地怀疑别人是不对的，因为对方是孩子，你们就可以这样做吗？”

金兵卫的嘴边浮起了一种奇怪的微笑。

“哈哈哈，老师，你还年轻，而且对严峻的社会你还不太了解。”金兵卫接着说：“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孩子我才不信任，对大人也是如此。社会是可怕的，说得简单点吧，我们店里的东西每天都有人偷，从偷的人来看，都是很有身份的绅士、淑女。让你看到被抓住的这种人，也许你会觉得这些人都不可思议！”

“社会上并不全是这种人，大部分都是诚实的、心灵美丽的人，正是他们维持着社会的发展。”

“是啊，你说得很对。”

“孩子们手上拿着枪，因而你们就以为是他们打碎了玻璃。然而，我听了他们的陈述，事实并不是这样。”樱井老师把从阿明那儿了解到的情况向经理和管理员作了说明。

“你说的不错，如果你所讲的都是真的，那么这玻璃又是怎么碎的呢？”管理员问道。

“可以设想有好几种情况吧，比如说有谁在远处扔石头或者用空气枪瞄准……”

“要是这样的话，过路人总会看见的，可我们并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报告。”

“老师，我从你的话里面越来越确信这两个孩子就是打碎玻璃的犯人。”金兵卫一动不动地看着樱井老师说道。

“你说什么？”

“准是买不起蛋糕而砸坏了玻璃，孩子们所干的这种事往往是无法判断

的。”

“好了，咱们走吧！”樱井老师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催促着光一和阿明，由于气愤，她的脸色都变成了青色。

“和你们再谈下去也是白费劲，我什么也不想对你们说了！”樱井老师狠狠地盯着金兵卫，接着说：

“以前我是很喜欢吃贵店的点心的，但是从今天起我决不再吃你们店的点心了！”

“那可太……”金兵卫挠着光秃秃的后脑勺说道：

“你住在这座城市里却不吃我们店的点心，这太不幸了。”金兵卫的嗓子好像被扎了一下，发出一阵奇怪的笑声。

五、平台屋顶上的望远镜

“一般的事情我是不大发火的。”第二天的回家路上，光一对阿明说着。

“马上就生气、发火这也太丢人了。”

“可是……”光一接着说：

“也真怪啊，昨天的金泉堂事件。过了一天了，别说忘了这件事，反倒越来越叫人生气，越想越发火，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我以为金泉堂败坏了我们的名誉。”阿明答道。

“完全正确；这就叫败坏名誉，你用词还挺棒！”光一激动地说着。

“因此我觉得我们不能就这样退下阵来，如果退下阵来，别人就会老以为我们是打碎玻璃的犯人。”

“那怎么办呢？”阿明的脸上露出猜不透对方的神色，他问光一。

“战斗，和金泉堂那些胡搅蛮缠的一伙人战斗到最后！”

“战斗？要干什么？”

“今天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老师讲的课什么都没听进去。难道就没有征服金泉堂秃脑袋的好办法吗？”

“你想出什么好办法了？”

“嗯，我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作战方案，一旦成功准会叫大家大吃一惊。”

光一眯着眼睛咯咯地笑了起来。

“什么作战方案？快说！”阿明心中大喜，他问道。

“告诉你也没关系。”光一不住地瞅着阿明的脸，突然他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说道：

“你能向我保证不告诉任何人吗？”

“那当然！”

“违背诺言的话你得请我吃金泉堂的……不，咱们拉钩发誓，你违背诺言的话我就用拳头使劲打你的脸。”

“行啊！”阿明挺着胸膛答道。

“可是我说的作战方案是十分重要的，这种地方可不能随便说。对了，咱们去茜草百货店的平台屋顶，坐在屋顶上的椅子上说，那最好不过了。”

茜草百货商店位于君影草大街上，是这座城市的最大的一家百货店。

阿明和光一乘电梯到三楼，然后换乘电梯到六楼的平台屋顶。

茜草百货店的平台屋顶上有绕屋顶一圈的游览小火车、像风车一样在空中旋转的观景车、令人眼花缭乱的旋转球穴等各种游艺设施。但是，因为今

天不是星期天，这些供人乘坐的游艺设施大部分都空闲着，只有载着两三名小朋友的小火车打着哈欠慢慢地爬行。

“这儿不错！”光一在面向君影草大街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当听说玻璃橱窗被打碎的时候，那个老头对我们发火说了些什么，这你还记得吧？那老头说，玻璃橱窗对店来说像一个人的脸一样重要。这话确实不假，一提起金泉堂谁都会马上想到那座巧克力城堡，这可是金泉堂最最宝贵的招牌啊！因此我这样想，如果某一天，这座巧克力城堡突然不翼而飞，那秃顶经理的脸色又会怎样呢？”

“这么说，你想……”阿明的喉咙处响了一下，他接着说：

“你是不是说把那座巧克力城堡偷走？”阿明的声音有点惊讶。

光一一边笑着一边点头，没吭一声。

“偷走巧克力城堡，这种事能行吗？”

“我觉得好像能办到。”

“不，办不到的！”

“没有办不到的事！”

“可是那座巧克力城堡是很重的啊，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可以搬走的！”

“那当然，需要有五个人，五个人就能搬走。”

“五个人，谁和谁啊！”阿明以为自己也是五人中的一员，内心十分激动，他想：我可不参加，我反对参与干这种蠢事。

“名字还不能说，我想由这五个人干的话，大家一定会高高兴兴地去干的。”

“我也是其中一员吗？”阿明战战兢兢地问道。

“你不行！”光一果断地说道。

“你说什么？”

“你不能参加这一行动小组。”

“为什么？”阿明叫了起来：“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你是个胆小鬼！”

“胆小鬼？”阿明说着，脸刷地变红了，他的心思好像被光一看透了。

“对不起，我说了句不中听的话。”光一的声音变得亲切起来了，他接着说：

“做这种事终归是要被抓住的，这一点你应该知道，这肯定会受到老师和家里人的严厉训斥，说不准也许会带到警察那儿去。因此只有对这些事感到满不在乎的人才能运走这座巧克力城堡，怎么样，你没有资格吧！”

阿明低着头，一声不吭，他知道自己没有资格。

“我经常淘气，老是挨老师的训斥，学习虽不怎么样，干这种事我准行。”光一说着。

“我反对！”突然，阿明板起脸吼了起来：“干这种事太愚蠢了，太冒险，你们干了准会马上就被抓住。”

“这一点我知道，但不要紧的，我想叫金泉堂的那几个大人瞧瞧我们的厉害！”

“不管你怎么说都不行！干了这种事金泉堂的人更以为我们是坏孩子。”

“你在说什么？你是不是说他们可以把我们当做打碎玻璃的犯人？”

“我没有这个意思！”

“那你想说什么？”

“瞧你，什么也不愿意想，对这种人我最讨厌。谁打了我，我就还他一拳，这是我的做法。”

“我再稍微想想，也许能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

“行啊，你怎么琢磨都行，可是你会像金泉堂老头那样变成秃子的，到那时你还是什么也没想出来。”话音刚落，星野光一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到设在屋顶一角的望远镜的前面。

阿明仍坐在椅子上，他非常生气，想一声不吭地回家去。但是，他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从椅子上站起来朝光一那儿走去。

“对了，昨天没花那个钱。”光一自言自语地说着，朝望远镜的投币口扔进一个十元的硬币，上下左右地调整方位。

“啊，我看见了！”光一突然叫了起来。

“阿明，你快来看！”光一催促着阿明。

阿明把眼睛贴在镜片上，一片黑暗之中突然浮现出金泉堂的那座巧克力城堡。

“嗯，我也看见了。”阿明叹了一口气。

这座巧克力城堡神气十足，充满威严之感。

“把巧克力城堡偷出来，这种事能办到吗？”阿明又一次嘟囔着。

六、电 话

阿明和光一告别之后向自己家中走去，他边走边想，如同牛儿吃草那样一次又一次地回味着光一的那些话，不时地叹气。

只要光一说干，那他肯定要实行这一计划。什么时候实行这方案呢？光一是个急性子，说不准明天或者后天他会采取行动的。

“哎呀，这下可怎么办呢？”阿明过于担心，心里咚咚作响。

“阿明！”阿明猛地听到有人在叫他。仔细一看，原来是本班的阿翠同学，她拎着买东西用的提包微笑着。

“什么事，太太！”

“别用太太这个词！”阿翠说着，鼻子上出现了几道表示不满的皱纹。

“拎着买东西的提包，越看越像一位太太！”

“少废话，你发现什么好的新闻了？”阿翠问道。

阿翠是校报的副部长，阿明是新闻采访部的成员。

“什么新闻都没有！”

“你对工作可不太热情啊！校报发行日期马上就要到了，你必须加油干啊！”

“嗯！”

阿明虽然嗯了一声，但眼下的阿明哪里顾得上采访新闻呢？阿翠一直盯着阿明的脸，她说：

“你今天怎么啦，有点不正常啊！我从对面走过来你都没有发现，走路时脸上还带着为难的神色，有什么事情值得你担心呢？”

“没那么回事！”阿明说着，他的脸红了。

“不是这样就好了！”阿翠担心地又看了阿明一眼。此时此刻的个儿高大、身体又胖、显出一副沉思模样的阿翠和她的“太太”雅号完全一模一样。

“那好，再见！校报的事情希望你多加努力！”

“好的！”阿明答道，对过于热心的校报副部长他感到有点厌烦了。

回到家里，阿明看见住在邻街的阿姨正在家里座客。“阿姨好！”阿明打了招呼。

“哟，短短几天没见，你又长高了！”阿姨说道。

“阿明的个儿和胜彦的个儿差不了多少啊！”

胜彦是阿姨的儿子，今年上中学一年级。

“不长个儿不长记性，真叫人犯愁啊，阿明要是像胜彦那样就好了！”妈妈羡慕地说道。

“哎呀，你怎么说这种话……”阿姨像鸽子似地咯咯地笑着，她为学习成绩良好的儿子而感到自豪。

“这不是在说笑话，我也想像姐姐那样把阿明送进儿学园学习，可从现在的成绩来看，根本考不上儿学园的。昨天算术考试得了个六十分，一生气和得一百分的同学打了一场。”

“这是怎么一回事？”阿明吓了一跳，他佯装不知道地说。昨天发生的事情他根本就没有告诉妈妈。

“你还想瞒着妈妈，我知道得一清二楚。”

“问谁啦？”

“小原同学的妈妈告诉我的，听她这么一说妈妈都感到难为情。”

今天中午的时候，阿明的妈妈在路上偶然碰到了小原同学的妈妈。

“哟，这不是阿明的妈妈吗？”小原同学的妈妈招呼道。

“啊，是小原的妈妈，好久没见到你了！”阿明的妈妈说道。

“昨天我家的那个孩子太失礼了。”小原同学的妈妈微笑着，微微鞠躬赔礼。

“发生了什么事？”阿明的妈妈有点愣了。

“哎呀，你还不知道啊！”小原同学的妈妈用手掩着嘴说：

“我那孩子和你的孩子打架啦！”

“是吗？”阿明的妈妈瞪大了眼睛。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事情是这样的……”小原同学的妈妈用手扶了扶眼镜，轻轻地咳了一下，说道：

“算术考试的成绩是他们打架的一个原因。”

“算术考试？”

“哟，你的孩子没把试卷带回家吗？”

“对不起，请不要生气。我的那个孩子算术考试得了一百分，五次连着得了一百，而你那孩子……”小原同学的妈妈又咳了几下。

“对你说这种事不会见怪吧！”

“当然没有关系，你接着往下说吧！”

“你那孩子得了六十分，他们不知怎么的就打了起来……”

在听小原同学的妈妈说话时，阿明妈妈的脸都羞红了。

“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道，太对不起你了。”

“不，也许是我那孩子不好。我原以为你知道了这件事，想简单地对你说几句的。”说完，小原同学的妈妈又用手掩着嘴笑了起来。

“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难为情的了。”妈妈说道。

“那件事是小原不好！”阿明气得鼓鼓的，他顶了一句嘴。

“行啦，那件事就说到这儿吧！阿明，这个是给你买的。”阿姨扯开了话题。

“是啊！”妈妈好像改变了想法，她问阿明：

“阿明，阿姨给你带来了很好的礼物，你猜是什么？”

“是金泉堂的蛋糕啊！”

阿明吃了一惊，刚才通过望远镜所看到的巧克力城堡猛地浮现在眼前。

“战斗，和金泉堂那些胡搅蛮缠的一伙人战斗到最后！”光一叫喊时的脸庞也浮现在阿明的眼前。

桌子上摆上了红茶，蛋糕盒的盖子打开了，就好像开宝石箱似的。一打开蛋糕盒，阿明情不自禁地流出了涎水，真没志气，嗓子那儿咽了一下。

“啊，好久没吃到金泉堂的蛋糕了！”

“你喜欢哪一块？”

阿明心惊胆颤地看了看蛋糕点心，他指了指那块奶油巧克力点心，好像是在干什么坏事似的。

阿明尽可能地张大嘴，把那块奶油巧克力点心塞进了嘴里。看上去有点硬其实很软，香味极好的奶油从点心里面流了出来。

太好吃了，这种奶油巧克力点心的味道太馋人了，好像舌头都麻木了似的。阿明闭上了眼睛，突然樱井老师那圆圆的脸庞像一轮明月浮现在眼前。

“樱井老师要是知道我眯着眼睛吃金泉堂的西式点心，她会说我什么呢？”想到这里，阿明感到内心一阵疼痛，觉得自己好像成了一个叛徒。

然而，阿明禁不住这又香又甜的奶油巧克力的诱惑，对这一口吞不下去的大点心阿明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每一次攻击他都要喘口气，眯起眼睛。

“我也讨厌金泉堂，但这和金泉堂的点心毫无关系！”阿明心里这样想着，他好像在为自己辩解。然而，樱井老师的脸庞又一次浮现在他的眼前。

“对了，这么办！”阿明似乎想起了什么。

“我干吗老是愁眉不展想这个想那个呢？把星野光一的事情告诉老师是最好不过的事，樱井老师一定会替我保守这一秘密而不向任何同学泄密的，再说老师肯定会制止星野光一的行动计划的。”

这确实是个高明的主意。一吃完奶油巧克力点心，阿明马上站了起来。看了看钟，时针指着五点。樱井老师现在肯定不在学校，阿明确认自己衣兜里确实有十元硬币之后立即向公用电话亭走去。

樱井老师是位于绿町的樱井医院院长的女儿，这一点阿明是知道的。一走进电话亭他马上查阅电话号码本，很快就查到了樱井医院的电话。

阿明拿起话筒，在投币口塞进了一枚十元硬币。

“喂喂——”不一会儿，听筒里传来了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阿明心想，这准是樱井老师。

“老师，我是六年级的藤本明！”阿明接着又说：

“老师，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星野光一同学计划偷走金泉堂的巧克力城堡。”

“哎，这是为什么，你到底在说什么啊？”话筒里传来了对方颇感惊奇的声音。

“星野光一说，金泉堂的那个秃老头损害了咱们的名誉，因此他要这样做。我反对他的偷走巧克力城堡的计划，可他不听，说无论如何也要干下去。

干这种事肯定是要被抓住的，那样一来光一和他的行动小组的伙伴们可就要吃苦头了。老师，您无论如何一定要制止光一的计划，拜托老师了。”

“噢。老师，我对您说的事情请您保守秘密，我对光一许下不告诉任何人的诺言，他才把行动计划告诉我的。”说到这里阿明喘了一口气，接着又说：

“老师，我刚吃完金泉堂的奶油巧克力，是阿姨给我买的。我也想过，要像老师那样往后决不再吃金泉堂的奶油巧克力点心了，可我做不到。老师，您真的不再吃金泉堂的奶油巧克力点心了吗？一辈子也不吃了吗？”

听筒里传来了一阵高昂的笑声，接着是说话声：

“哪有这种事？我都想天天吃奶油巧克力。喂，我不是樱井老师啊，你叫藤本明吧，你可是个冒生鬼，电话号码拨错了！”又是一阵笑声，电话挂了。

哎——，阿明咂了咂嘴。

“怎么回事？她不是樱井老师……”阿明似乎感到自己蒙受了重大损失。然而，现在已经不能给真正的樱井老师打电话了，因为衣兜里已经没有十元硬币了。

七、谷川经理

金泉堂的主人——谷川金兵卫一家的一天是从早晨七点钟开始的。

七点钟，全家人聚集在就餐室，互相见面，问好：

“您早！”

“嗯，早上好！”

谷川经理一家共有七口人，谷川、夫人春代、二儿子健二、二女儿百合子、三女儿菊子，大儿子健太郎在法国学习西式点心的制作，大女儿真理子已经出嫁不在家。

五个人在就餐室的餐桌前面对面地坐定，保姆端来了金泉堂工厂刚刚做好的一堆西式点心。金兵卫夹住其中一块点心，放进嘴里尝了尝。这样一来，他马上就可以知道当天的面包是否烤得合适，鸡蛋、黄油、糖的比例是否正确。如果点心做得不好，他马上给厂长打电话，雷霆大作似地发一顿火。

“今天的奶油冻点心的比例太大了吧，做出这种点心真叫我发愁啊！”

“今天的蛋糕太粗糙了，这种质量怎能拿到店面销售！”

所谓比例过大是指糖放多了，太粗糙是说蛋糕放进嘴里没有光滑爽口的感觉，有时候金兵卫下令叫工人重新制作。但今天早上制作的西式点心却使用舌头来严格评分的金兵卫感到十二分的满足。

“这才是金泉堂的真正的西式点心，顾客们会交口称赞的！”金兵卫十分喜悦，本来就很小的眼睛都快眯成了一条缝。他喝了一口香喷喷的咖啡，把一块刚出锅的小甜饼扔进了嘴里。刚刚出锅的馅饼和小甜饼是最香最好吃的。

不一会儿，金兵卫点着了一支香烟，他一面抽着烟一面无限感慨地说：

“我的情况真想让哈里先生好好地看看，哪怕是一天也行啊！”

金兵卫对面的墙上挂着一个玻璃镜框，里面镶着一张五十岁左右的一个外国人的照片，这个外国人就是哈里。

当金兵卫处于十分满意、没有任何怨言和牢骚的精神状态时，他一定会

想起哈里先生，并且想马上就见到哈里先生。

这是距今大约四十年前的事情。

一个青年，事业惨败，孤零零地来到了东京，那身打扮像个乞丐。他想，到了东京总能找到糊口的工作吧。然而，在那经济萧条的时代里，哪儿都不雇佣无亲无友的乡村青年。

毫无办法，这个青年只好在东京繁华车站的路边设摊擦皮鞋。擦皮鞋这种活只要有鞋油、刷子、挥发油、布条等就可以马上开业，是一种很省事的买卖。

跨越公路的铁路桥下，有五、六个擦皮鞋的，在人行道上排成一列，他们都是情投意合的伙伴，很热情地把擦皮鞋的技巧教给了这个第一次从事这种职业的青年。

“擦皮鞋不能太用力，呼吸要均衡，好像用力又好像没用力，这是比较难的。”

“鞋油用得多并不一定亮，薄薄地打好鞋油就可以擦得很亮。”

青年点了点头，一周以后他的擦鞋动作就像一个真正的擦鞋匠那般熟练了。他擦鞋从不马虎，非要擦得亮铮铮的直到自己心满意足为止。

“我们已经擦了三个人的，可你只擦了一个人，真蠢！腾出时间来学习要领，不然的话你挣不到什么钱的。”擦鞋的伙伴嘲笑他。然而，青年根本不想改变自己的这种做法，他心想：既然我当上了擦鞋匠，那就要成为日本最有名的擦鞋匠。

没有多长时间，青年的认真工作态度得到了顾客的欢迎。只要让青年擦一次鞋，第二次再擦鞋时决不找别的擦鞋匠，仍然让青年擦。

这样，青年的生意兴隆起来了，别的擦鞋匠没有顾客而感到为难时，青年的面前等着擦鞋的顾客却排成了一队。

“和这个青年在一起干活，咱们要丢饭碗的，让他滚吧！”那些擦鞋匠们开始对青年冷眼相待。

青年的熟客中有一个管理员，他是一家大饭店的。管理员从青年那儿听说了此事以后感到十分高兴。

“那太巧了，你到我的饭店来给客人们擦鞋吧，这就帮了大忙啦！”

在饭店干活那可比以前忙多了，每天都有很多外国人和日本人光顾这家饭店，青年仍像以前一样毫不厌倦地、热情地给这些客人们擦皮鞋。

青年来到这家饭店以后的第二年的夏天，一个名叫哈里的法国人光临了这家饭店。

哈里是个大财主，他的钱一辈子都花不完，但是哈里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一点令人喜悦之处。他脸上总是带有寂寞的神情，孤身一人继续他的环球旅行。

在这家饭店留宿期间，哈里把装有许多钱的钱包弄丢了，他感到钱包不可能物归原主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钱包又找到了，管理员拿着钱包走进了哈里的房间。钱包中的钱分文不少。

“是谁捡到的，我要好好地谢谢他！”

“不，用不着这样，是我们饭店里的人拣到的。”管理员急忙说道。

“那么请把他的名字告诉我！”

管理员告诉他，是在饭店里干活的擦鞋匠拣到的。哈里想起了那个在地下室暗淡的一角，目不斜视、聚精会神热情工作的青年。

第二天，哈里故意把自己打扮成一身寒酸相，穿着一双破皮鞋，还特意让鞋上沾满泥土。

“劳驾，请给我擦擦这双鞋！”哈里走到青年面前用刚学到的日本话说道。

青年看了看这双鞋，没有一丝厌烦的感觉。他好像对这双满是泥土的皮鞋倍加热情，抠掉了鞋上的所有泥土，使劲地擦着。

对青年的这种工作态度，哈里又一次感到佩服。擦完这双鞋大概用了一个小时左右，哈里掏出比价格表上多一百倍左右的擦鞋钱。

“不，不！”青年为难地摇了摇手，大概是无法找零钱吧。

“不，不用再找钱了！”哈里比划着手势说道。

青年好像生气了，他把钱塞了过去。

“除规定的合理收费外，我不能多拿一分钱！”

哈里一听脸刷地红了，他为自己小看了这位青年而感到羞愧。这位青年以一种自豪感从事着这一细小而简单的工作。

这件没有估计到的事情温暖了哈里那颗已经冷却的心。这天晚上，哈里把这个贫穷的青年叫到自己的房间里。

青年胆怯地踏进饭店第一流的豪华房间，就像一个孩子脸上露出好像搞错了地方、又好像迷了路似地表情。

哈里微微地笑着，接待这位青年。

“诚实、勤劳的日本青年，请坐这儿！”哈里说着。

因有管理员的翻译在场，哈里和青年开始交谈。

“你是个大有前途的青年，今后你打算学点什么吗？”哈里热情地问道。

“我父亲是制作日本点心的，事业失败，他老人家去世了。如果能行的话，我想继承父亲的事业，做一个生产日本点心的手艺人。”

“做点心？”哈里在想着什么。

“做个生产点心的手艺人，那么你现在的擦皮鞋可是走错门了。怎么样，到我的国家去学习西式点心的制作方法好吗？这样，日本人也可以吃到很多西式点心了，我国的西式点心在世界上是最香甜可口的。”

好事的哈里把这位青年带到法国，让他学习西式点心的制作技术。

青年在法国生活了六年，精益求精地学习西式点心的制作方法。得到了手艺人的营业执照之后，

青年返回了日本。

回到日本之后，青年在两、三家西式点心店工作，但工作时间都不长，他想生产自己在法国所学的那种西式点心却遭到了反对。因为西式点心价钱太高，没有可能在当时的日本得到畅销。青年想降低西式点心的价格。创造一个合适的生产流程。

然而，任何一家有名气的西式点心店都没有显示青年的真正才能之处。

一气之下，青年离开了东京。

不服输的青年回到了故乡，在车站前面开了一家小小的西式点心店。

“在这里照自己的想法生产西式点心！”

这家小小的西式点心店就是金泉堂的前身，这位青年就是谷川金兵卫。

“有机会去日本，尝尝你店里的西式点心。”哈里常常给谷川金兵卫写信。然而自那次离开日本后再也没有去过日本。他大约在十年前离开了人世。

“我想告诉爸爸一件事！”二儿子健二突然说道，他的话打破了就餐室

的宁静气氛。

“什么事啊！”金兵卫一面用汤匙把奶油甜点心送进嘴里一面看着二儿子的脸。

有人企图从玻璃橱窗里偷走金泉堂的巧克力城堡。”

“什，什么？”金兵卫情不自禁地尖叫起来。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缘故？”

“您给我点零用钱，不然我就不告诉您详细的情况。”二儿子狡猾地说道。

“现在不是说零花钱的场合！”

“那您答应给零花钱啦，就这么定了！”

“爸，健二在骗您！键二的话没正经，肯定又在胡说八道。”三女儿菊子说道。

“嗯，准没错，有干这种蠢事的人吗？”细长脸的谷川夫人一边用手巾擦嘴一边生气似地盯着健二。

“要是不相信那就随你们的便，不过要是闹起来可别怪我啊！”

“健二，说话口气别那么强硬！究竟是为什么企图实行如此愚蠢的计划，好像有人对金泉堂怀恨在心。

健二仍然嘻嘻地笑着，一言不发地喝着咖啡。

“老头子，你是一个好人，被人家记恨的事情一次也没有过啊！”谷川夫人字字有力地说道，她想打破这种不安的气氛。

“开玩笑也要适可而止！”

“是啊，我想这种玩笑不能随便说的！”

二女儿百合子从水果盘里拿过一个梨，她说：

“爸爸真顽固，我以为爸爸有不少敌人。”

“百合子，胡说什么？”谷川夫人皱起眉头。

“好啦，零花钱的事情呆一会儿再商量，把刚才说的事情详详细细地告诉我。”金兵卫对健二说道，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脸上浮出一种不安的神情。

真的给我零花钱？”

“当然，爸爸不骗你！”金兵卫不痛快地点了点头。

“好吧，我告诉您，那您让别人走开。”健二看了看妈妈、菊子，接着又说：

“事情十分重大，光咱们两个人说，我和爸爸两个人……”

作为交换零花钱的条件，健二把从朋友阿美那儿听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父亲作了汇报。

阿美就是阿明把她当作樱井老师并用电话向她泄露光一行动计划的那个女子。

八、秘密策划

要把巧克力城堡偷运出来，除自己以外还需要四个人。光一心里这样想着。

这四个人必须具备下列资格：

第一，气力大，跑得快；第二，勇敢，而且喜欢淘气。即使被老师批评

了也满不在乎，不然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第三，嘴紧，能严守秘密。爱好神聊的人绝对不能加入这一小组。

上课时，光一打量着班里的男同学，心里琢磨出这三点要求。他好像觉得自己成了一个老师，颇感心情愉快。经过光一的选拔、淘汰，结果下例四人通过了光一的考试。

松田兄弟俩（双胞胎，松田一郎和松田二郎），高山实，近藤晴男。

光一心想，这四个人准没错，要是自己是老师的话准会给他们每个人打个一百分。眼下正在上课，可光一却想尽早地把录取通知告诉这四个伙伴。他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给四人分别写了一封短信，并在收信人的姓名下面用红铅笔画了一条线，这条红线表示此件是特快邮件。躲过老师的眼睛，特快邮件从这个同学的手迅速地传到了那个同学的手，一分钟以内分别送到了四个人的手上。

顺便说一下，这个班里还有“航空邮件”，也就是说把要传递的信叠成纸飞机，然后向收信人直接投去。但是，“航空邮件”比较危险，容易被老师发现，有时还不能飞到收信人处，却掉在一个并非降落的场所。因此，一般不轻易使用“航空邮件”。

光一给伙伴的信中是这样写的：“紧急通知，下课休息时间，在银杏树下集合！”

银杏树在校院西面的一角，那儿晒不到太阳，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因此很少有同学在那儿聚集。当然这也并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因为厕所离那儿特别近。

“光一，什么事！”

四个人故意摆架子，问着最后才来的光一。

这四人全是可以值得信赖的伙伴，光一打量着他们坚定的脸庞，不由得嘿嘿一乐。

“请你们帮着办件事！”光一说道，并在银杏树树根处坐了下来。

四个人对光一的这句话感到吃惊，光一喜欢别人托他办事和照顾别人，平时从不主动地请别人帮他干点什么。这四个人好像被光一吸引住了，他们围着光一坐了下来。

“有这么一件事……”

光一把和金泉堂的经过告诉了伙伴们，然后又和盘托出自己要从玻璃橱窗里偷出巧克力城堡的作战计划。

“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把你们召集到这来的，想请你们帮我实行这个计划。但是，不必勉强，不愿意干的就说不干。”光一说着，环视着四个伙伴的脸。一瞬间，快要爆炸的空气笼罩着银杏树。

“太好了，我同意，我最喜欢干这种事了！”晴男使劲地拍着额头，一口气说完了这句话。这是晴男感到振奋的证据。

“不用说，我也同意！”另外三个人也不甘落后。

闹剧越大，人的心情也就越愉快。光一的作战计划远远超过了这四人以往淘气、恶作剧的程度。如同要和金泉堂进行一场战争似的，这将使整个城市为之惊叹，使老师为之目瞪口呆。这四人全身充满了激动之情，大概是大战临阵前夕有点紧张吧！

“那么，什么时候动手干？”松田一郎问道。

“今天不动手吗？”弟弟二郎匆忙地接着问道。

出色的计划很容易像肥皂泡一样破灭。

“不，匆匆忙忙上阵可不行！”光一说着：“这种事首先要制订切实可行的方案，着急容易导致失败。失败了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耻辱。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首先侦察敌情，必须调查一下玻璃橱窗背面橱门的情况，其次我们要考虑一下，怎样才能把巧克力城堡偷运出来。”

“嗯，你是说把巧克力城堡偷运出来后咱们走哪一条路，又怎么运走？是不是这样？”阿实说道。

“完全正确！”

“那么，今天咱们就开始侦察敌情吧！”晴男说着。

“放学回家路上我去侦察。”

“我也会！”双胞胎一郎和二郎、阿实同时叫了起来。

“不像话，太不像话了！这些孩子真让人感到可怕！”谷川金兵卫听了健二介绍的光一行动计划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要偷我的巧克力城堡？好吧，你能偷的话那就试试看吧！”

对金兵卫来说采取防范措施那是太容易不过了。然而，金兵卫所感到的恐惧并不是这一点。这些孩子知道会被抓住，但他们仍铤而走险。抓住以后，这些孩子就会对市民们胡说他们在金泉堂吃了许多苦头。金兵卫最害怕这一点。

市民们虽然会责备搞恶作剧的孩子们，但另一方面会认为是金泉堂把孩子们逼到这一步的，简直是十恶不赦。一旦出现这样的结局事态就严重了。金泉堂的名声一落千丈。想到这里，金兵卫真的感到头疼了。

金兵卫在金泉堂三楼的经理办公室用两手抱着胳膊，一次又一次地苦想。但是，不管他怎么想，仍想不出一个好的万全之策。他脸上浮现出焦急忧虑的神情，按响了桌子上的电铃。

“经理，您有什么吩咐？”系着蝴蝶领结的管理员走了进来，镜片后面的两只眼睛不住地眨着。

金兵卫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在地板上踱来踱去。他们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些孩子，为他们如此忧心忡忡实在有碍面子。金兵卫虽然觉得这些孩子可恶，但又不得不商量一个对策。

“万一……”管理员说道，他想消除经理的那种担心。

“孩子说的事情能相信吗？不可能干这种傻事吧！”金兵卫说着。

“现在的孩子很可怕，他们经常干些大人也想不出来的事情。”管理员接着说：

“要不是孩子，他们还不会想出偷走咱们店的巧克力城堡这一计划，如果孩子们扛着巧克力城堡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的话，这倒是替我宣传了金泉堂。嗯，这太妙了，哈哈哈——”

“什么？”金兵卫听了管理员的话感到惊讶。

金兵卫的粗眉毛抖动了一下，他说：

“你说什么太妙了，孩子们把我们店的招牌都扛走了，妙在何处？”

“是……”管理员笔直地站着，好像一年级的学生受到了老师的训斥。

“对不起！”管理员一下子低下了头。

但是，就在这一刹那，不知怎么的金兵卫突然愉快地大声笑了起来。

“照你这么一说还真有些道理，让孩子们把店里的招牌扛出去倒也不错，这么一来就等于让他们为我们做了一次义务广告……”

金兵卫的心情突然愉快起来了，他在管理员的耳边嘟嘟囔囔地说了些什么。

“嗯，对！不愧是经理啊……”管理员鼓掌叫好，好像非常佩服经理，当然这并不是完全出于一种什么礼节。

九、侦 察

“首先要了解敌情！”星野光一说道。

四人对这句话都表示赞同，在这场战争中如不了解敌情那是不可能克敌制胜的。于是，他们决定放学回家路上去金泉堂侦察。

现在三点还不到，君影草大街上的行人还不多。四人朝着金泉堂的方向，开始了别有风味的进军。

当他们四人刚刚把脚跨进君影草大街时，突然传来了一阵响亮的“警笛声”，这警笛声似乎是对这四人侵入君影草大街的一种警戒通知。一刹那，他们四人脸上的肌肉变硬了。

君影草大街上有一家店名叫“三光堂”的钟表店，刚才的“警笛声”是这家钟表店报告现在已是三点的报时声。

他们来到了金泉堂的前面，打碎的玻璃橱窗已经镶上了新的玻璃，巧克力城堡依然如故高高地耸立在橱窗里，它像一个神气十足的女王高傲地打量着这四个人的脸庞。

“等着瞧吧，我们就要把你带走了，还要把你的身体都吃了……”松田一郎心里这样想着。

松田二郎想法大概和一郎的想法一样吧，好像听到了他那急促的咽回口水的声音。

“大约有十公斤重吧！这巧克力城堡。”高山实说着，他在大致地估计城堡的重量。

“不，有十五公斤！”一郎说道。

办事一丝不苟的晴男取出笔记本，把高山实和一郎说的数字来了一个平均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重量为十二公斤左右”几个字。反正看来很重，但五个人搬运肯定是能搬得动的。

“进去看看吧！”四个人鱼贯而行进了金泉堂。自动门使晴男感到兴趣，他两次进进出出，又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有自动门”四个字。

他们又转到橱窗后面看了看，如果后面有锁紧紧地锁着的话，好不容易制定的计划肯定不能轻而易举地实现。

然而，这又是多么幸运，玻璃橱窗的背面竟是一个玻璃橱门，用手一推就打开了，好像在对他们说：

“请吧，请你们把巧克力城堡运出去。”

“好，没有问题，行动可以很顺利！”四个人充满了自信，挺着胸环视着店里的情况。

店里一如既往，顾客照例熙熙攘攘，店员忙得目不暇接，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支四人侦察小分队。

话说另一头，此时的藤本明正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匆匆忙忙地写东西。阿明是校报新闻部的成员，其实也只不过是挂个号罢了，他又偷懒、什么新闻都没有写过。

校报一月发行三次，十天一期，收集报道、版面设计都是部长武田同学和副部长阿翠同学俩人干的。不巧得很，武田因感冒要休息一个星期，这下阿翠可乱了手脚，校报发行日已经临近了。

“阿明，这次你可要努力干，收集点新闻什么的！”阿翠上次已经告诉了阿明，可到现在为止阿明却什么也没有干。

“收集新闻了吗？”阿翠问道。

“啊，糟了！”阿明挠着后脑勺。

“上个星期你说这次一定要采访到好新闻，说的时候还神气十足的，忘了自己的诺言了？”阿翠怨恨地说道。

“对不起，对不起！”

“真不负责任，这种缺乏热情的记者应该解雇！”

“你手上有什么新闻搞！”

“气候异常干燥，感冒流行，西村老师结婚了，还有公务员叔叔的家里生了五只小猫……大概这些吧！”

“光这些没法编校报啊！”

编是能编的，但这些新闻没有什么趣味。因为部长武田同学感冒休假，校报就没有什么可看的，这对我们新闻部来说可是个耻辱。”

“这可太差劲啦？”阿明又挠了挠头。

“真叫人为难！”阿翠用两只手托着下巴，脸上带着欲哭的神情。

这时，在金泉堂受辱的情景突然浮现在阿明的眼前。对了，把这件事情登在校报上怎么样？让同学们都知道金泉堂那种粗暴的行径……

“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有一件十分有趣的新闻！”阿明精神大振地说道。

“也许仅仅对我个人来说是件有趣的新闻。”阿明渐渐地又失去了信心。

“什么新闻？”阿翠问道。

于是，阿明把两天以前金泉堂所发生的一切从头至尾全都告诉了阿翠。

“金泉堂太不像话了！”阿翠叫了起来。

“金泉堂是这种店吗？听你这么一说都不想吃他们店的西式点心了。”

“阿翠也是这样想的吗？”阿明想起了樱井老师的话。

“对金泉堂来说，我们这些孩子是他的最主要的顾客，可他们竟然对孩子们如此粗暴，真让人感到意外。”阿翠生气到了极点。

“这件事可以成为一条新闻写？”

“当然可以！”阿翠扶了扶眼镜说：

“这也是一个社会性的大问题，一定要在校报上大写特写！”

听阿翠这么一说，阿明心里可乐开了花。

“好，我马上就写这条新闻！”阿明干劲十足地说着。

“啊，对了，有个好主意，让本市所有小学的校报全都刊载阿明所写的新闻，这样一来一定发挥极大的作用。阿翠说道。

“这种事行吗？让所有的校报都登这条消息。”

“前些日子，全市各小学校报新闻都举办了一次集会，会上商定，对孩子们来说如是重要新闻的话，所有的校报全都刊用这一新闻。”

“校报新闻部还真来劲呀！”在新闻部干活偷懒的阿明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

阿明走进空无一人的教室，立即着手书写有关金泉堂事件的报道。但是，

要写一篇向自己的成千上万个伙伴控诉金泉堂的文章，这对作文成绩一向不错的阿明来说还确实有些困难。写五个字，擦去三个字；写十个字，擦去六个字。作文纸的四周全是橡皮屑，都快堆成了一座小山，好几张作废的作文纸迭在一起。

花了四十分钟，终于写好了大约满满两张纸的报道。阿翠看了看这篇报道，仅仅只修改了两三处。

“写得太棒了！阿明真有当新闻记者的天才啊！”阿翠给阿明戴了顶高帽子，然后接着说：

“快，咱们马上带着这一新闻去第三小学的校报新闻部！”阿翠说着。

“慢腾腾地可来不及啦！”阿翠催促着阿明，他们走出了校门。

阿翠并不想就这么走着去第三小学，她一直注视着道路的前方。

“瞧，车来了，咱们坐那辆车去。”

一辆翻斗车从对面驶来，阿翠举起手挥动了几下。

翻斗车停了，一个脸庞黑黝黝的年轻人从司机助手席旁的车窗伸出了脑袋，生气地看着他俩。

“求求你，让我们坐你的车，我们必须马上赶到第三小学。”

“嘿，真拿这些孩子没办法。”年轻人苦笑一下，他问坐在司机座位上的男子：“大哥，可以吧！”说着，他不太情愿地打开了车门。

翻斗车开动了。

“什么事，这么着急？”年轻人问阿翠。

“有关报纸的事！”

“报纸？报纸怎么了？”

“叔叔不知道学校里有校报吗？”

“什么，校报啊，这当然知道。我上小学的时候也有校报。”年轻人说。

“为了在校报上刊用一篇重要新闻才急忙去第三小学。”阿翠就像一个能干的新闻记者，她麻利地答道。

“重要新闻？什么内容？”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对我们孩子来说这一新闻极其重要。”

阿翠话音刚落，阿明得意地补充了一句：

“这条重要新闻是我写的！”

回过头来再看看金泉堂。

“没有来吗？”金泉堂的金兵卫来到一楼，询问那个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青年店员。

“三点左右，四个人一个跟一个地进了店里。”

“他们好像没有发现什么？”

“不会发现什么的！看上去他们在测算巧克力城堡有多少重量。”

“嗯！”

“好像还查看了玻璃橱窗背面的橱门。”

“没有偷出去的苗头吧？”

“嗯，一点也没有！”

“这么说，”他们是先来侦察情况的，这些孩子却如此老谋深算。当他们知道可以轻地打开橱门运走巧克力城堡的话，也许会提前动手实行他们的作战计划，孩子们一般都比较性急啊！恐怕明天三点左右他们就要开始行动，也就是说明天下午放学以后他们就要采取行动。哈哈，明天就要有好戏看

了！”金兵卫眯着小眼睛，环视着店里的一切，店里仍然顾客成群。

这么一来，金兵卫的眼睛越来越细了。

十、红色气球

今天是实行作战计划的日子。

临近冬天的天空，一片清澈，格外美丽。这使光一想起了一个月之前开运动会的那一天。

“那天的天气特别好，我得了第一名。今天肯定也会像那天一样，一切顺利如意。”光一心里这样想着。不论任何场合，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失败。

下午两点半，学校放学了，他们决定从三点起执行行动计划。

两点四十五分，参战的五名队员在校园里集合，围着运动场跑一圈，五人的脚步完全一致。

“不错，就这样！”光一十分满意地一边喘气一边叫着。

跑完一圈之后，五个人向着君影草大街迈开了脚步。不一会儿，他们就看到了金泉堂闪闪发亮的橱窗，他们的心胸里充满胜利的希望，他们像鼓满风的帆，加快了脚步。

阿实走在队伍的前列，五人跑到金泉堂的入口处时，自动门迅速打开，把他们迎了进去。

情况和昨天一样，入口处四周没有一个人。光一拉了拉右耳朵，这是“各就各位”的战斗号令。

二郎、阿实、晴男若无其事地靠近橱窗背面的橱门，装作从那儿眺望店外的样子。一郎一个人站在出入口的附近，他的任务是逃跑时不要让抬着巧克力城堡的人和门口的客人相撞。

没有一个人走进金泉堂，也没有一个人走出金泉堂，现在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准备战斗！”一郎举手示意。

一瞬间，光一打开了橱门，另外三个人的手一起伸向巧克力城堡，把它抬了出来。一郎站在自动门前，开着自动门在那儿接应。四个人抬着巧克力城堡迅速出了金泉堂的大门。从后面赶上来的一郎也帮着四人一起抬，五个人以最快的速度在眼花缭乱的君影草大街上跑着。

一切都照预定的计划进展顺利，然而，这又有点太顺利了，使人不免觉得毛骨悚然。往后看看，没有一个人朝他们追来，也没有人大叫大嚷，金泉堂仍像平时一样格外地宁静。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光一没有预想到的。

为什么没有一人追赶我们呢？光一一面跑一面觉得这种情况的出现不可思议，不应该是这样的说起不可思议还真是那么一回事，这座巧克力城堡竟像羽毛一般轻，我们使劲地抬着，可一点也不感到重，这究竟是为什么？

五个勇士好像宇宙飞行员穿过了同温层来到了一个失重的世界，五张脸表情不一。

寥寥无几的行人惊讶地看着这五个人。

“咦，这不是金泉堂的巧克力吗？”一个年轻的女子对她身边的男子说道。

“金泉堂太贪得无厌了，竟使用孩子为他们做广告！”男子气愤地说着。

“那几个孩子怎么一声不吭地把巧克力城堡抬走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上了年纪的经理夫人觉得不可思议，她向店员提出了质问。夫人在金泉堂买东西，她从头至尾看到了孩子们所干的一切，如坠五里雾中，感到莫名其妙。

“真正的巧克力城堡马上重新陈列出来，抬走的是假的。”店员笑嘻嘻地答道。

五个勇士按照预定的作战计划来到了市区边上的一个山岗上，他们放下了巧克力城堡，个个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

“这个怎么这样轻啊！”一郎怀疑地按着巧克力城堡说道。光一月手指这么按一下，巧克力城堡就像快要散了架子似地晃来晃去了。一郎慌慌张张地把按过巧克力城堡的那只手指塞进嘴里吮着。

“什么玩艺，怎么巧克力的味道一点也没有！”一郎叫了起来。

“是吗？真的？”

晴男、阿实、二郎模仿一郎的动作也尝了尝，得到的结论和一郎的一模一样。

“这究竟是怎么搞的？这么说陈列在金泉堂玻璃橱窗里的巧克力城堡是假的！”阿实觉得难以想象，他的两只眼睛一直瞪得大大的。

不可能是这样的，正因为金泉堂玻璃橱窗里的巧克力城堡是真的这才引起市民们的好评。

这时，光一突然想起了什么，他对松田一郎说道：

你再去金泉堂侦察一下，看看金泉堂玻璃橱窗里现在是空的还是又放进去了什么。”

十五分钟以后一郎回来了，由于气愤他的小脸憋得通红通红的。

“大事不好，玻璃橱窗里有个和这座巧克力城堡一模一样的城堡。”

“什么？”勇士们全都瞪大了眼睛。

“这么说……”光一像呻吟似地、轻轻地说着：

“这巧克力城堡是假的，所以咱们把它抬出来后店里的人也不追咱们。”

这时，光一好像听到了某处传来了金泉堂的大人们的狂笑声。

“见鬼去吧！”光一用尽气力向假巧克力城堡飞脚踢去。

于是，这座用塑料制成的假巧克力城堡一分为二，从里面升起了两只红气球。

这是广告用的气球，气球上印着几个大字：

“西式点心味道香，金泉堂名扬四方！”

五个勇士没有一个人想去拉住这腾空而起的令人厌恶的气球。

红气球晃晃悠悠地向蔚蓝的晴空飘去。

这红气球好像标志着这场巧克力战争中金泉堂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金泉堂的经理——谷川金兵卫的脸上布满了得意的笑容，那秃脑袋比以前还要亮好几倍。

“樱井老师！”他抓起电话的话筒说道，由于过于兴奋，两片嘴唇在颤抖着。

“樱井老师，你所信赖的那些孩子都是些可怕的强盗。他门把我陈列在玻璃橱窗里的巧克力城堡偷出去了。我说的全是真话，绝对不说半句假话。但是，我不想抓这些孩子，我是考虑到这些孩子的将来以及贵校的名誉才这样做的。

喂——喂，你在听我说话吗，你所信赖的那几个孩子……”

樱井老师把耳朵贴在听筒上，她的脸色变白了，头晕眼花，好像马上就要摔倒似的。

“我和校长商量一下，马上去贵店赔礼道歉。”

樱井老师好不容易说完这句话，她的声音就像蚊子的低鸣，很小很小。

十一、战争结束

在这场巧克力战争中，金泉堂果真战胜孩子们了吗？光一和他的伙伴们果真被这场战争摧毁了吗？这些都是不能轻率地作出结论的。

第二天傍晚，管理员脸色灰白，急匆匆地闯进了经理办公室。

“经理，有一个重要情况向您报告，”西式点心没有全部销售完，剩下了一百块。”

什么，竟有这种事！”听了管理员的报告，谷川经理的眼珠子不停地翻来翻去。

金泉堂有这样一条经营方针，为了让顾客尝到新鲜的美味点心，总是出售当天制作的点心。每天傍晚，当天生产的点心一定全部销售完毕，这是金泉堂引以自豪的。在这三十年间，还剩十块没有卖出去的日子一天都没有过。

“究竟什么原因，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的？”

“现在还没有找到原因。”

谷川经理和管理员面面相觑，俩人对情况都一无所知，尽管你瞧我我瞧你，仍然什么作用都不起。

“也许……”管理员嘟囔了一句。

“樱井老师说再也不吃咱们店的点心了，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啊？”

“笨蛋！”金兵卫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句话。

“一个女教师怎么可能每天吃一百块点心呢？”

“可是，别的原因又什么也没找着。”

第二天，卖剩了二百块点心。

第三天，卖剩了三百块点心。

这件事太严重了，这是金泉堂有史以来的最大惨败。金兵卫的脸上都没有了血色，秃顶脑袋也失去了明亮的光泽。

“怎么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呢？”滞销的原因还没有找到，金兵卫依然终日焦急如焚。

“这个城市的人们总不致于不约而同地讨厌西式点心吧？还是西式点心的味道不如以前了呢？”

金兵卫把卖剩下的各种点心一个接一个地扔进嘴里，他一面难受地打着嗝儿，一面嘟囔着：

“嗯，味道并没有变化，还是金泉堂的传统风味。那么滞销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这真正的原因终于水落石出，因为市内的五所小学都印发了校报，校报上刊登了金泉堂对光一他们态度粗暴、蛮不讲理的文章，孩子们知道这一点后十分气愤。

“在金泉堂赔礼道歉之前，咱们都不吃金泉堂的西式点心！”这一誓言在孩子们中间传开了，每个孩子都实践了这一诺言。

对孩子们来说，吃不到金泉堂的西式点心是件很痛苦的事情。然而，这却带来了另一件好事。

妈妈们总是说：“好好学习，这次考试得了一百分就给你买金泉堂的西式点心！”

而现在，孩子们听了妈妈的话却说：

“我不吃金泉堂的点心了！”或者说：“我不要金泉堂的点心！”

那些让孩子们拼命学习对付考试的妈妈们这下可犯愁了。

“那么给你买香蕉怎么样？肉包子行吗？”妈妈们想引起孩子们的食欲和情绪，可孩子们只是微微一笑，接着就是一声不吭。

金泉堂的西式点心比香蕉、肉包子可好吃多了，但孩子们现在就是不想吃西式点心。孩子们不吃，而大人倒吃，这就有点说不过去，这么一来，大人们也开始不吃金泉堂的巧克力点心了。由于这个原因，金泉堂的西式点心自然就卖不出去了。

金兵卫低估了孩子们的能力，可这些孩子们并不像点心那样甜得令人陶醉。

“我输啦！”金兵卫心中想道。

从管理员那儿听取了这一报告之后，金兵卫的脸上暗淡无光，他嘟囔着：

“打败仗了，彻底地输了！”

他从三楼来到一楼，店里的顾客少有的稀少。

“如果我不向孩子们赔礼道歉的话，金泉堂就不可能重振旗鼓……”

金兵卫把手伸向电话，想把樱井老师叫来。然而，顽固的金兵卫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

“没有什么可以赔礼的，都是孩子们不好，他们准是打碎玻璃橱窗的犯人。”

这时，市内一家门面狭小的面条店里，两个年轻人正在吃五十日元的一碗拉面。他们俩好像没有什么可聊的，把体育报摊在被面汤弄脏的桌子上，一面看报一面吃着面条。

“大哥，你瞧！”皮肤稍黑的年轻人冒失地叫了起来，他展开压在报纸下的一张纸，说道：

“这儿写着一段很有趣的事情，还记得上次叫我们停车，把他们带到第三小学去的那两个孩子吗？这准是他们写的。

年轻人把这张油印校报的内容念给大哥听。

“哈哈哈，都说一刮风玻璃店就会发大财，这个社会真不可思议啊！这些小家伙太可怜了，什么也不懂，尽瞎嚷嚷。”

“大哥，你忘了吗？我们的汽车轧着一块石子，石子崩起来打碎了金泉堂的玻璃，咱俩匆匆忙忙开车逃走了。这些孩子倒受了牵连，吃了不少苦头。”

大哥一面叼着香烟，一面看校报。

“阿角，咱们走！”大哥站了起来。

“马上就走？”被称为阿角的助手不解地打量着大哥。

“再等一会儿吧，我马上就要吃完了！”阿角慌慌张张地把剩下的面条全都送进了嘴里，那些面汤也一口不剩全倒进了肚里。

大哥名叫义治，他一声不响地把一百元硬币放在桌子上，走出了面条店。

已连着晴了二十天的天空，而今阴沉沉的，一场大雨好像马上就要降临。

俩人坐上卡车，车子开动了。目的地是位于市区北面的川原。

义治一面握着方向盘，一面回想着刚才的那张油印校报，他的眼前浮现着无数个孩子的脸蛋。义治紧咬嘴唇，加快了车速，好像要甩掉浮在他眼前的众多孩子的脸。可是，孩子们并不服输，送来了一阵叫声。这叫声好像在说：“求你啦，快去说出金泉堂事件的真相！”

义治闭上了眼睛，可是又一阵叫声传了过来。

“快说出事情的真相，这对我们孩子来说极为重要！”这是上次搭车的那个女孩子的声音。

义治的心中十分难受，汗水流了下来。如果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继续开车的话可能会发生可怕的交通事故，这可太危险了。他情不自禁地把车向右拐去。

“大哥，路不对啊！”看看前方的阿角急忙叫了起来。

“你给我安静！”

卡车改变了方向，向着君影草大街急驶而去。

“大哥，你到底把车开到什么地方去？你果真要去金泉堂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许我们要支付一笔赔偿费的。”

义治两眼直盯着前方，一言不发，双手紧紧地握着方向盘。

“大哥，去金泉堂真的不会有什么事吗？”

义治默默地点了点头，不知为什么，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为了孩子们我必须去金泉童说明事情的真相！”

君影草大街映入了眼帘。夜幕降临，性急的霓虹灯已把大街照得格外漂亮，看上去好像做好了迎接两位客人的准备。

十二、尾 声

巧克力战争以孩子们的巨大胜利而宣告结束。

“做了一件对不起大家的事情，不知怎样向大家道歉才好……”

谷川金兵卫站在樱井老师和孩子们的面前规规矩矩地鞠躬赔礼。

“我们有一件事要求你。”樱井老师客气地说着：

“希望不要再让司机支付打碎玻璃的赔偿费。”

“那当然啦！”金兵卫答道，他接着说：

“我很佩服那位年轻人，不仅不要他们赔偿，还想好好赞扬一番呢！”

“这可太好了！”阿明说着。

三人都乐了，大家好像都放心了。

“还有其它的要求吗？”

“没有了！”

“即使这样的话我的心情仍不能平静，为了表示歉意，我请全校的每一个学生尝尝金泉堂的西式点心。”金兵卫说道。

金兵卫说的并不是假话，打这以后每月一次向学校赠送金泉堂特制的巧克力奶油点心。全校的孩子们都能吃到金泉堂的点心，这太好了。

金泉堂因祸得福，又受到顾客们的好评，比以前更加繁荣昌盛。

巧克力战争结束之后，我想带着这本书去S市，和在书里出场的孩子们痛痛快快地叙谈一番，我高兴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并且，回来的时候还要买许多金泉堂的点心。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的问世小宫山量平先生、今江祥智先生、画家北田卓史先生给予了极大的援助，我想向他们表示一点微

薄的谢意。

张国强　译

后　记

本书收入 28 篇日本儿童文学作品，期待我国的儿童也能从这些健康的作品中获得阳光、空气、泉水，不断地展宽视野，在获得情趣的同时增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公德心、勇气，从小立志为美好的世界而作出自己的努力。

这本集子中的部分作品是新译的，选译时得到了日本东京书籍出版社会长小高民雄、社长丁子惇以及长崎源之助先生、大石真先生的夫人大石滋子女士等的热情支持，借此书出版之际谨向以上日本友人致以热忱的感谢。

编者